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四冊目次

皇甫司勳集六十卷　（明）皇甫汸撰　明萬曆刻本　一

張莊僖文集六卷　（明）張永明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張氏家刻重修本（四庫底本）　三九七

皇甫司勳集六十卷

（明）皇甫汸撰

明萬曆刻本

皇甫司勳集六十卷、內府藏本

明皇甫汸撰。汸有百泉子緒論、已著錄。其詩文有政學遺山奉使寓吳家居南都禪栖湓州桔州南中山居副京來臯司勳北征南署赴京浩歌亭安雅齋諸集。晚年手自刪削、定爲賦一卷、詩三十二卷、雜文二十七卷、冠以集原一篇。其諸集之名仍分註各卷之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汸集六十卷、卽此本也。集原自述其詩、始爲關洛之音。一變爲楚音。又一變爲江左之音。又一變爲燕趙之音。又一變爲蜀音。纔舉其師友淵源甚詳。今統觀所作、古體源出三謝、近體源出中唐。雖乏深湛之思、而雅飭雍容、風標自異、在明中葉不失爲第一流人。馮時可雨航雜錄云、皇甫百泉與王弇州名相埒、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弇州如秦楚、強遂稱王。王士禎香祖筆記以時可所評爲確論云。

皇甫司勳集序

皇甫司勳集成一日甥之謁予屬序仁題詞篇端余耄且病未有以應也久之又出集原視予讀既不覺爽然自失曰是編也司勳苦心已五十餘稔自昔振藻兩都周遊宦轍所至鴻卿鉅儒靡不雅慤定交乞言品藻綜握藝林幾遍天下咸載茲集今且刪其十半矣予何能贅一詞哉已讀其詩率業焉曰美哉洋洋乎辟如樂奏廣庭咸韶溢耳而八音諧和吾何能名其為聲又讀其文益驚嘆曰廣哉熙熙乎辟如風行大海舟碧耀空而萬象森若吾何能名其為容或者乃同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歐文匠而詩篇未

粹兼之者北地惟獻吉江左惟司勳詩祖舟魯而不泥少陵為中唐上乘文綜六代而不專西京其獨步江表乎予竊以為不然夫詩文盛衰寔關國運而萬物之情各有至極春蕙秋蓉生色各足奚必品量時代強襲性靈如優人之學叔敖裁笑漢近古御宇關中士生其間孕靈百二一時詩文多尚風骨渾雄璟瑋蔚為西京東晉而降偏安江左氣象萎薾士習綺麗浸淫宋元卑靡極矣天啓

皇明平定中夏一時翊運元功潤色鴻謨咸南產也渡江而後爽聖重熙泰和文運特隆弘德之間於是李氏獻吉徐氏昌穀崛起南北各成宗匠

咸謂倥侗今之遷甫秦漢以来寡見其
而昌穀力痺苦吟南國精華頗推獨擅或
疑末化遞還造物亦其惜乎恭遇
世廟中興弘新制作海内嚮風比隆姬代
三吳作者如皇甫伯仲黄王秦陸諸君競
奭儒林星乘方域而司直勉之尤蓄盛藻
雄視江東予亦忝竊附驥辛壬方願執鞭

而二君修文奄溘地下一時諸賢俱未窆
厥止矣乃三吳詞苑猶且爭拾唾咳若握
靈珠童習操觚即眩餙姬漢轉相標榜倒
屣公卿或索本来視宋唐何如也惟司勳
稟受獨全枕籍墳典弱冠名家吐發真趣
寰區歷試閎博風猷最後歸掩玄亭益精
素業方興問字之賓郡邑榮哀之典每有

鉅撰誰其舍諸而司勳輒且濡筆神爽
無蹊徑壬癸而後愈玄愈化即謂司勳氏
之詩文可也是故馬楊蘇李盛漢之選也
韓柳李杜盛唐之選也暨宋歐蘇而下代
不乏人即謂盛宋為開寶盛唐為西京亦
可也何必論運代之今古人材之南北而
謂獻吉文雄太史而命百代詩最少陵
而包括諸家謂司勳詩聖中唐而無庸開
寶文神六代而不必西京乎吁是可以論
司勳之集矣又況集中所載咸足觀象士
人貽則来業禱雩南郊諸賦何謝上林子
虚古泉上善諸篇何慙汝墳廣漢從軍宮
京諸篇少陵前後出塞也清海平夷諸議獄武成呂刑
偉愈淮西碑頌也兵論

法也水利圖考禹貢河渠諸書也至若匡
靖翊隆之頌壽兩朝之掌故炳若周官王
蔡郡侯之贈行三吳之利病昭如鑒恭
擬
世廟哀文黃山烏號之響也法駕十二樂
齊漢鼮郊廟之章也三州禪棲諸集五旅
漁父諸詞即姬旦東山屈平楚澤諸篇也

他如誌狀集序而紀讚二黃哀述伯仲者
咸亦情文並茂足垂典刑田擬李集所載
介壽姜翁贈言鮑客紀獄廣信勒銘蒲商
諸撰千載而後寧無辨定其編者哉子與
司勳少遊郡縣壯宦京轂歸老諮益又二
十年故特論其天壽平格獨秉時衡有關
國運者大都如此若夫獻策絳灌之朝閎
闕表章之代當必有知揚搉賈者茲不論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太僕寺卿乞
恩致仕前禮科給事中欽奉
世宗遺詔起任南京通政司參議順天府
府丞大理寺少卿郡人顧存仁題於文學
書院歲在
萬曆乙亥六月望日

長洲朱

人之言曰北方之學淵綜廣博南方之學
清通簡要余始謂然乃今覽觀皇甫司勳
集中所為撰著甚盛豈非兼總鴻筆而統
會風軌者哉皇甫系出安定本北地著姓
而令盛於吳司勳昆弟四人並以詞筆顯
名江左列作者之林而司勳尤盛方之二
陸三楊僧彌法護益有光烈哉司勳文故
是名家而尤覃精於詩故詩尤為海內所
宗余請叙其詩夫文與詩總之言出於心
者也昔人稱文為天之至器言出乎夫而
功加帝王揩盈尺寸而廣收四海矧詩又
文之精者哉夫詩觸感成聲隨方合節洋
洋纚纚摛華掞藻引物連類洞幽達玄
其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綜萬物之微暢
極人心之幼眇而其格力出自天者獨勝
余嘗聞吳中人傳司勳七歲而能詩厥考
果州公或時對客課之詩輒有奇是乃所
謂神解內穎天所鍾也已益博窺載籍兼
采百家衆流之言而擬其菁藻與伯仲及
中表黃魯曾魯省魯競為詩詩益進迨舉進
士宦遊兩都時兩都諸賢尚雅道者與司勳
談藝定交固皆海內賢豪自四方而至每
遇休沐過從分題倡和諸賢豪中即雅負
名高不下人者誦司勳作必少遜云名聞
諸曹卿若濮陽分宜南海儀封諸公咸折
行與司勳交數進而與之談詩恒卜夜由
是司勳名益起然亦竟遭忌出之楚已復

原缺

君間每見司勳詞辭鋒並文采葩流如懸
河瀉水注而不竭令人神超形越誠令之
士深彥淵也即該博如約昉猶諮問焉蓋
司勳才情秀逸學總儒玄漫漬宏淵縱橫
後發所謂胸吞雲夢而筆勢若溪者非耶
余又聞司勳向在兩都上自公卿以至諸
曹郎遷轉贈餞榮衰之章以必得司勳言

為重比之唐錢起郎士元元戚令歸而老
於吳四方名卿大夫道吳者以不獲覿司
勳登虎丘為闕事風流文雅炳耀當代弘
昭曠之業垂無窮之聲感矣感矣雖然余
雅知司勳初出而應世志不在是殆欲以
緒餘及之云爾觀其自序三州集曰才滋
衆嫉命與時違退而立言豈余素志噫嘻

悲夫司勳之言哉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季夏朔日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前
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郡人范惟
一撰

賜進士第河南按察副使參事前監察御史徐州劉凤撰

夫文之為物也世雖大弗序則紊實惟燿宣之笔墨不逮可使之口舌不及然則文之有關於世豈小補哉是以賢聖君子不於文是徵而統揆四方化緯經人象天地有意焉界之使立俗施事緣端成不必任之顯通遺過惟所置即不爽於度以流慧章謂物厚功於是乎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吾名者爭願及門遂不遑曳屣不暇削因
謁題目之人自謂得當大夫故俗益休動之成
矜勵雖始誦學必強摘綴希一顧風之流被無
不自意非有所慕效然乎大令之不逮古已遠
古之言為辭令者固系祖一人故若公孫僑之
[illegible]晉侯視之[illegible]
之論以行之動而四[illegible]徹咸乎咸秩遠哉大夫之
功乎鑒大夫才誠澹[illegible]
生蔑視彼佔畢者淵潰川涌奏駿雲汎故一時
[illegible]
[illegible]
讓辭者方制於法動聲者方程於器構體者比
於近繁節者害於短用氣者傷於促主理者病
於職大夫一前壞亂[illegible]決薄怗澹倪黜[illegible]趨陵轢
沉散暢融但屬稱校流慢池迤於衆變交勝之
日而取衷於舒疾豐殺華實文成喻數十萬其
指要則會百家所長究極六藝捨該篇籍藻朗
光靈爲奕今古贊助治理參育萬類天人之事
彰矣顯幽之故乞悉故以論於制作彼自以所
作為極未及博通乎流畧道術與其闕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余七齡而能詩中憲公誡之輒得前句父試
而傳之以大父有部
民與中表黃帝曾省
越人為太古歌許余
為一日中宮公召問
進祖業給事內閣掌
軍務決疑事余
于細心未嘗
山人旅詩為語

[illegible]

余以翰長沙相國之風湖內罷官家為拊髀
焉時方浪跡秦淮以逸物色余得之
胡夏客常品北部秀
班燃中打手談藝此
撥四項高枕副君他
祥湖公時宰伯仲
方面衆知顯
傳汝南高陵同年吳
東李開先昌高衆進
也于是為門洛之盟

[illegible]

李公延相霍公韜晦
公延相劉公訥許太
佐房考李公庶子為
庶子晚與余
室也彼家之而我
是乎承世蕃安矣至
焉子世蕃伏
楚音也
許子陵終于
中山徐氏名
[illegible]

兒太夫人表起

閩福職貝部郎世
人亦以詩文相
音又貝
傳得
數段
亦以詩文有淵實之
乎余殆東西南北之
楚亦盡矣心良苦矣
折衷於作者亦多矣

[illegible]

高伯平戊閩嵐既望訪誠云

集354 011

重刊司勳集目
第一卷
賦六首
疇雪南郊賦　陽湖莊堂賦
瑞蔚軒賦　我鳥賦
感別賦　乎古子祠賦
詩
五言古詩二十首
題後古泉　商侯上善
宿田家　過旅兵營卷
題別墅圖　送橋比部
送江司勳諸比部　金蘭深坻贈夏公
送宗公督學政十二解
第三卷
五言古詩二十六首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留別諸同年　送王侍御
第四卷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議獄時
五言古詩二十首
秋日往柳村別墅
秋宵懷子友兄
秋夜把酒對月
風雨寄住處山城留在省
春夜與同舍諸兄弟作
春日送西山作
寄懷子高兄
春日抱衾當酒二首
送友水之戍越
過王子鏡余同舍作四首
出京郊東
過武城訪舊
經始
門中
留別
第五卷
五言古詩二十首
江上泳懷
西江之月旋舸登城
黃州君舜作
東昌官舍純仗
奉答子安兄
冬日往虞山作

四發東口　贈送子安兄弟不及
桃園遇風追子安兄弟不及
張水部招登戍臣山兼寄除武功河尉
天界寺閑上人
南過高寺　本謝王司馬惠方
重日寄王戶曹湖上宮舍
同蔡中郎過王員外宅懷于安兄
往視城南別業　本和于安春日軒中

子約北齋對酒不答
四川使回友人見寄兼呈周侍御
作有倡斯和　本文選注
不至　本文選注
同寄田叔禾　秋日書懷
盛二仲交赴貶同贈
所居盛二明在洛郭中

卷
五言古詩二十首
同從弟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
始至通州作
書南北部郡
春容伯兄虞山見寄
役行至德李伯親故作
于役吳郡值伯兄下第來集
謁劉文成祠
二郎回溪詞
泉
用修

第八卷
五言古詩二十三首
廣平郡觀蓮寄翁守
移官越中初返家園
送仙都同樊侍御
從軍行二首寄贈趙
滇省述懷
悼亡友周詩二首
送陸宜甫還洞庭
送兒樵北征四首

憶王孫 秋詞
宮詞 答盧式
送一何校書 何校一作拉
寄題宗室美蔡園

長門怨 劉得仁御見試
春花夜 盧汝弼
送別歌二首 薛能
自君之出矣二首 竇叔向
賦得春草生 李端
宮詞 王建
題門人之作 賈島
閨怨 王涯
秋夜曲 王涯
擬中婦織流黃 張仲素
久客引 李益

秋風歎
淮陰行
為李白題寄故園兄弟
李白行
金陵酒肆留別
秋浦寄內
朝來寒雀滿空巢
送友人入蜀
送友人
贈張相鎬
贈張旭
贈孟浩然
贈汪倫
贈崔侍御
贈崔秋浦
贈崔咸
贈崔郎中宗
贈崔諲
贈崔司勳
贈崔成甫
贈崔秋浦三首
贈崔侍御
贈崔秋浦
贈崔秋浦三首
贈崔秋浦
贈崔秋浦
贈崔秋浦

河間二僧歌　進酒部
送陸尚寶之京　太行道贈汪子之京
州
送吳尚朴北上拜官　吳越行
送李太僕還朝　梁門行法道學憲移
宮河藩　子約庭中賞紫牡丹
[illegible]歌悼歲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恩編
吳子許
見陵朝
伯維揚
官雲龍山宴
六卷
律時
西崇值雨
月下東
江州寒
門前叔
陳乙
九月晦日
臘月十五夜
過東昌訪包子不遇
清源逢子安兄
晚征
絡緯吟

再游
泉郡太史子元
秋夜
九日同省僚歐陽
俞容伯登經仁寺閣值雨作
送段水曹解印西
發京
再過徐君墓
感舊
贈徐使君

秋日遊虛應觀伯
同鄉諸彥邀遊朝天
東施寧候月
霍宗伯園亭覽所
冬日同宜雨子新游
仝山
九日扶衛莊塢登高
冬日府廨值雨懷
當思佛曙士
春太夫人夜泛揚子
江上夜
真里江客東歸
自戎衛海塗參軍
戍二獲判決
侍仰午邀今官也
雨次浦上
秋日二首
獄館書情
過虎丘訪雲上人兼
過牛塘寺移閣
釣臺
天保公招海水
賜徐使君

再過徐君墓
感舊
贈徐使君
秋日遊虛應觀伯
同鄉諸彥邀遊朝天
東施寧候月
霍宗伯園亭覽所
冬日同宜雨子新游
仝山
九日扶衛莊塢登高
冬日府廨值雨懷
當思佛曙士
春太夫人夜泛揚子
江上夜
真里江客東歸
自戎衛海塗參軍
戍二獲判決
侍仰午邀今官也
雨次浦上
秋日二首
獄館書情
過虎丘訪雲上人兼
過牛塘寺移閣
釣臺
天保公招海水
賜徐使君

目遇王道思飲餞
寄託嶺
夜泊江州　東林寺
聞猿　承天候　篇四首
九月廿五日郢中遇雪　客舟感郷人米司上物酒過話
岡月十五逆客　過古城寄懐郡長　羅宮
二首時以父喪
雪夜与巨徴飲投贈二首　浮湘作
門士夕
光

名稿
九日晴射遊余江遊至定光岩登高
由定光岩経歴西林寺登閣
第十七衣
五日晴時九十首
登岩張望史過訪
早春野歩各子安
訪南穆山人陳君

集子約園亭若木
花朝
遊容隆諸山
春日在吳山
晩泊虎丘橋
病中永諸兄弟問訊
十絶
月
懐遠山寺
子安兄招賞牡
丹
夏日遊上林苑
子安兄入廬山因寄
廬山遥陸一宜甫兄
四作
夕講深氏園亭
三衢
熊教和詩遊應徳入四明雪陳約之
作詩二百

宇宙空台 寄王維卿
春思 寄王維卿
早春雪後 雪後山行
山行值雨 十九日雨夜子約卷
登重宴 上方山樓看眺
雨上夜宿 宿上人竹院望巳
晴上晴峰 春日從吏山入天平
上巳日遊 春思
偶書 寄王維卿
子安 訪吳隱君
十月十九日夜 子安
坐忘 山道
山道 坐忘
偶書 子安
子安 訪吳隱君
子安 訪吳隱君 雪夜山行
子安 訪吳隱君 雪夜山行
子安 訪吳隱君 雪夜山行

第十八卷
五言律詩八首
和徐子過天竺寺
送人往紹卿集黃淳甫梭霞館言別
和徐子過孤園寺有感
送陳敬與知處州
送曹子出宰彭澤
谷
餞別家兄
用古字
道中答蔡子
子安自中山到
家兄出潘三首
夏日冬生首山徐公子二首
晚過祖堂山
與諸友用
人
山中贈蔡子木
宿堂寄子安兄
客海天上人
出王城步
天宮寺
登北部王子南樓
瀑源子二首
和徐公子扶具過訪
和徐公子二首
第三首
送徐子加抗州
送曹子出宰彭澤
和徐子過孤園寺有感
留別諸君
餞子安
用古字
道中答蔡子
子安自中山到
家兄出潘三首
夏日冬生首山徐公子二首
晚過祖堂山
與諸友用
人
山中贈蔡子木
宿堂寄子安兄
客海天上人
出王城步
天宮寺
登北部王子南樓
瀑源子二首
和徐公子扶具過訪
和徐公子二首
第三首

送李白
送孔巢父還北上四首
送考績北上四首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
送王宰歸浙中迎養
送岳學士
送客還江寧
送竇主簿
送竇太史還京門見訪
送竇七
送竇七還京
送竇七還京
送竇七還京

再宿上人退憶牛首之遊
早春德恩寺　惠應寺胡公
　　處　　開公暇上公與默
昔訪雲谷於天界玄復舍於三藏寺
贈張子房　　東黃生志淳
　　觀堂
尋山人不至席上作貝州訪蔣處士
同山元故居　題吳子山居
　　余將之白下而黃子
江賦此篇　　余將之白下而黃子
往浙中賦別　木末亭送客二秀才
　　同賦
送吳　　答子約弟七夕見憶
贈正子從統兵征交阯　時正子將兵征交阯者也
虎丘雪山兄墓　同年妻禮曲揚而已
吳純叔解官初還未　哭馮君陳君二首
　　蕉上月
閏子約省兄之役
　　荊州大泳送子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初至京同諸進士集禮山人館宴谷飢
得泉字　　諸君乘月推酒見過
尋山人不至席上作
同山元故居　題吳子山居
　　余將之白下而黃子約弟同寄
江賦此篇　　余將之白下而黃子約弟同寄
十七日同友人集大宗伯宴
　　同賦
答子約弟七夕見憶　時子約弟在交阯
贈見齡給事　　寄子約弟
秋夜集李子約　　子約弟兄
從軍河上　　簡衣班列尹
訪同年葉給舍　　即邸送
呂公祠　　漢沈二侯舊
永嘉登江心寺　　題郡舍館
霜月晦日酌酒贈王生二兄

訪周氏舊別
方山人別我栝蒼令曾於永勝寺
見春尊子約弟余方行中止之戒
子復倒
龍溫州
公領經桃花陰
石門
玉潤
天台 答吳二純叔
五十八峰
泰駐山
九日寄約
寄
重登北固懷古
京口三山
丹徒
九日寄約
寄
重登北固懷古
京口三山
丹徒

上公堂寺
馬跑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卷

五言律詩九十四首

新官歸奉答子凌兄

答陸子

過張子新居

集

答黃志清

送唐評事遊武夷

送王子安西山

哭故阿秦三首

錢侍御赴南亭友周子

[illegible]

卧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答宗聚之惠問　寄子約桃塢別業
三衢道中　庚申元日立春
虎丘北院　送從叔遊齊雲
送金憲使之蜀少隨父經此
送孫生北上拜爵　吳山遇張幼于讀書
僧舍　送宗兄握定之領南
王舍人遊嶽相文恪公園亭二首
悼釋宗衍示懋公
虎丘如公關齋寄贈
庚應德挽詩二首　由嶽畫溪登玉陽山
院　悼袁山泊
喘威過院悼羽士秦君
送叔氏入京
悼過叟二首
楊太史
挽張允治二首
簡釋懋
不過
送蔡中丞之大梁二首
寄東王一元美二首
余有二鶴忽失其一林伯寅得之悵然
遣賦此以謝　孫生尚書陵兼二
新詩回答　送郭太史隨妃太史遊
京　久雨
景王之藩恭送二首
送文司敬北上　至後徐子見過
送項生入京　春日訪大林和尚
黃氏中表邀余兄弟展其先塋
經石湖祭治平僧舍
四集子回治平僧舍　成公大林偶余泰
同　同
齒次　同前書家閣
悼亡人　汪子約桐溪閣
哭朱東吳此寄之　悼張子
癸未三月同子約作　送郭好古歸書竹堂
題徐氏雲林畫卷　寶林寺訪徐紹卿
答陳司寇　天池精舍
春日戲題何子　原別墅
寄項生校書

之　　示弟侄子
山之川庭訪徐紹卿
子二首　　寄宿
送李北上　　毛伯温
送叔拖幼子之所
九日書懐二首　　留江元善白虎丘携
崇香鼎歌　　仲冬許用數宴答予
約
宿徐文敬公祠季子見招展謁各賦
送王子太學
南都庶
悼張聚之二首　　予治愚管奉訊
嚴
幼子之
二首
舍人宅送友
與楊慎等五人陸儀部典
氏園亭
曹侍御寄答
赤城山房
劉仲倫兵維揚
周方訪吳山人
南昌寄
劉守倫兵維揚
谷口回劉仲
倫
答章憲使
范參岳明詩集序賦二首
第二十三卷
宝曆律二十八首

過朱義民里　孫生芹談數
登泰山
贈周如斗侍御　閻劉子威還自洛陽
　奉簡　　寄駿拥公
題錢氏溪堂　贈胡開府五十
余乃春大人五十
　七律時五首附
寄題似樓贈房考李時言
　宋氏發樓
夏日登唐平城樓贈
彭城逢王中舍林家
　聖達別
西苑二日
　七夕宿給事第官
侍朝歌和日兵曹
肥遯堂賀
五日立春逢雨
春日宴夏第得春字
　史二日早朝值雪
　庾寅至日飲鄭有度
　過大興隆寺訪
　武宗升
　遊悼陵作
　寄田希古江州
　節選浙中
九日酌鄭子信欲遊不頭不果
謁悼陵
送李伯海使安夏
送招悼先之越
　元　　同鄭子慈仁寺南中
　登閣　　万朝周學錄不宮詞
六章戲答　　過興濟寺作
定州過開元寺各增
　慕容前後病逝
　愚和順　　八日侍馬李二僕孟昌
　宋氏發樓　　送李子杭知白地縣
夏日登唐平城樓贈　　過龍興寺登大悲閣
彭城逢王中舍林家　　送兩司教并張子遷
　聖達別　　酬晶晚發
西苑二日　　悼晶
　七夕宿給事第官　　中秋節
侍朝歌和日兵曹　　大把南郊
肥遯堂賀　　觀察務
五日立春逢雨
春日宴夏第得春字　　送李御史長春河樂聞
　史二日早朝值雪　　武宗升
　庾寅至日飲鄭有度　　遐有詩
　過大興隆寺訪　　武宗升
　遊悼陵作
　寄田希古江州
　節選浙中
九日酌鄭子信欲遊不頭不果
謁悼陵
送李伯海使安夏
送招悼先之越

今日閒飲丈治園四贈　答宋魯南太史入生
楊州　閻參孔目羽
首山作
諸同年邀遊徐氏東園
頤公子邀遊清涼寺陳後主避暑處
宿首山道院　發松亭店口作
九月五日至宿首山　首夏偕張李二少府
過偶憩殊勝寺之別　得望字
憩永慶分司藏經　秋日春閨人字韻華
暮上訪周司空　郡齋秋思
出京

第二十六卷
七言律詩五十八首
九日憶楚中舊僚　寄憶任蕭州
故園對子安兄相與談及宦遊事悵然作
春日感憶因柬子安　春日感憶因柬長兄季弟
午日獻子安兄　閒居柬吳二純叔王
二疎之　送王維楨量移台州
晚興答子安　琴友張子扶病還宿
閒久不相聞寄憶

辛丑至日　翌後酬子安兄感
見貽之作　歐陽憲使過訪時在
山居奉謝　冬日郊原作
鄒憲使見訪本鳥兼東故舊
上　送吳長卿調官陽穀
送吳純叔仕上為先大夫
泰山作戴宇擢憲江州
答子安新見過偶憶殊勝寺之別
將上訪周司空吻滿扶疎亭
出京

顧武祥免官寄柬
南行至亳州　送鄧宇玉右廷入覲
九月宿毫社　送大司寇顧華玉歸綸北上
雪谷寺　雪霽觀和蔡法曹
雪使於徐氏西園　春暮感包考功御　舒安邑見過
南省寄居　同省中諸僚餞別之
歸自牛首同諸君攜酒訪徐公子　過馬光祿宅飲
答蔡子木初秋約遊之作

七月六日訪蔡比部作
王地曹初至同蔡比部携酒訪於徐氏
居　同王子集蔡子館
同省中諸僚遊徐公子鳳臺園作
送朱參軍入賀千秋令節
送太學王生還齊安
虞大司馬張公邦尚
寄士地曹同蔡比部作
四月晦日送曹湖上　寄許夔州
得稍歡報　寄孔督學
江山觀發兵川韻　送人
得子約弟過海印廢寺作同寺
簡王戶曹　戶曹庶子贈王進士
宗沐　春日偶成
次韻奉贈父友羅公八十自壽
贈華子潛學士
第二十七卷
七言律詩四十三首
尹六論畫屏居俟子舜昭撰懷歸賦見

答
答張同甫懷子安同子浚子約作
用以言黃聖長過余問疾
吳子仁舟泛遣興　周以言黃聖長過余
先人城南故居感　從子約弟偕河上公
春暮寄客　文人史在襄與
道心經世味
追憶家君昔年多病
如心於寒朝
二絕奉寄鏡夫兼懷
王父在日
又奉寄客人洞
戊申除夕　別後
那宇仓城見訪時方治水
韓山徒贈詩過吳郡集文韻奉酬
夏至日對雨簡子約弟
茅山道中寄徐公子鳳其抱病
寄王侍御方督　江上寄程祭酒
歸已年許四　仓陵懷舊

天界寺訪丰峯上人聞已入楚
普德寺
題史考功池亭　先春一日金壇道中
溧陽旅興
歲暮客居獻王水部
早春寄子約弟　送王户曹擢九江守
贈盛秀才　赴丹陽廣福寺與昭
言別
祀太和
寄寺僧　寄賀吳純叔落使督
贈萬開府　將之南部別親舊因
簡陸儀部　送伯氏赴試北上
夏日過文太史問疾　贈宗二伯昭
寄談尹　新昌呂生見訪
第二十八卷
七言律詩四十九首
子約方有南役而余亦將北上作
答子浚兄
淮上謁何中丞　早春下邳遣諱兵使
夜讌驛樓作　濟上訪汪中丞同年
淮北寄故園兄楚邸弟

客泉解劾
赴京上高蘇司馬
東白貞夫
昌平
謝嚴相公分惠大官供品
王李亟招汝南
送王户曹擢九江守
送伯氏赴試北上
贈宗二伯昭
新昌呂生見訪
寄寄東侯中丞防禦
獻座王太宰李時言
送陳山書官興化
送王參軍赴武康謁南省
登泉路高司空
得告自京即令
訪谷給事不值
趙景仁薛
送吳子充遊北淮
衡州

始發南明山　武林追憶子安
秋山訪舊　送仁和諸官北
答人　送人還鄉
東溝　送人還鄉
答董子元秋夢　送人
寄呈孫山人　送人
寄劉東生　送人
同　送人
送　送人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送周子穎往福清侯相　送人
贈余和甫　題胡陽
送人歸省　題胡陽
一村叟　題胡陽
重經西湖　寄許中丞
春暮　送人
閒很紀事　送人北歸謫官未
東溝　送人還鄉
答董子元秋夢　送人
寄呈孫山人　送人
寄劉東生　送人
同　送人
送　送人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秋興　送人
送人　送人
自重行紅中北二　送人
送留庵祝使海上　送人
長洋日港默　送人
一村叟　送人
重經西湖　送人
春暮　送人
閒很紀事　送人北歸謫官未
東溝　送人還鄉
答董子元秋夢　送人
寄呈孫山人　送人
寄劉東生　送人
同　送人
送　送人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秋興　送人
送人　送人
自重行紅中北二　送人
送留庵祝使海上　送人
長洋日港默　送人
一村叟　送人
重經西湖　送人
虎丘送和　題胡陽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送周子穎往福清侯相　送人
贈余和甫　題胡陽
送人歸省　題胡陽
一村叟　題胡陽
重經西湖　寄許中丞
春暮　送人
閒很紀事　送人北歸謫官未
東溝　送人還鄉
答董子元秋夢　送人
寄呈孫山人　送人
寄劉東生　送人
同　送人
送　送人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秋興　送人
送人　送人
自重行紅中北二　送人
送留庵祝使海上　送人
長洋日港默　送人
一村叟　送人
重經西湖　送人
虎丘送和　題胡陽
一　送人
寄許中丞　送人
送周子穎往福清侯相　送人
贈余和甫　題胡陽
送人歸省　題胡陽
一村叟　題胡陽
重經西湖　寄許中丞

錢江夕泛舟人因指指各感此
近日者朱氏
奇昌史森

第三十卷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訪史惠庭于銅官山
居旅行
王守遊越

中

送范進士勞宦還朝
九日遊郡守吳山登高
王祿之同年六十子少三歲而同產八月
別許仲貽同年
人江西無聊作
劉為子而成孤
哭
冬日與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齋渡江
月下聞琵琶倣各試二首
鄱陽湖三首　寄答子永
梅子鋪題壁　夜宿沼
陸羽泉茶　再過安國寺
留別定惠院僧　留別永壁山僧
寄故園兄弟　寒夜山中柬子安
兄
首
吳江夜泊有感　宿雪竹林歌寄二
冬日閒懷上人入西山尋隱　安縣門夜歌三首
雪後書懷　十四夜宿後村用
引方見小　職川十五夜作
閒興　海腹承予約事以要
贈級二絕　梁溪時三首
上使君養晦郊居一廣　舟中答子淡見思
過史瓶連二頭　點蒼
書在乙酉歲余游二泉
文莊公題而愛之因
此法令而更酉余山
巳酉九月二十三日

夜過旅子不值　次子約答賓
柬子約二首　題扇
題海潮僧　長兄舜中嘗畜白鸚
　鵡一隻後歸之於人哀賦二首
晨起北山　送朱士成泝
　江夕尚中作　題扇
偶筆彼放　題畫二首
　首
元夕燈下觀舞二首　次韻張允清游武
戲柬子約　　陵小住留舞二首
爲潛處書　贈董少姬
再贈董少姬　過董氏
朱將軍第夜燕二首　題沈周八景圖
題花圃贈王都守徐少府二首　贈董少姬
二月二日子約席上留別回峰二首
春寒歌二首　白鳥參賢主花
題畫寄栗二宣甫　圃午
勸酔詞　捲燈詞
予沒庭中毛虎有感賦

何內翰招飲園館伎之盛作二絕句
雨餘早起閘花午開幽事可玩遂以一枝
贈弟子約枉詩見投次韻答謝
吳文部園中觀鞦韆
贈別董少姬　　品
虎丘感別　　茅山二
首　　
花朝數　　江梅子約館中新
植　　約吳先教
題新紅　　香
山中觀梅二首　　花下贈妓
寄贈趙姬二首　　余重少姬二首
題竹明妓　　光
首　　
中之江菴　　雨
題陸氏資隱田卷　題張仲梅花
二鸚鵡詩　　深處扇高
第三十四卷
頌贊銘十首
海奇功頌有序　匡
靖朝隆頌有序

八
欽定四庫全書
陸放翁集
晦朱中丞贊
第二十五卷
五旅帖
贈朱中丞贊 許中丞像贊
王氏三貞贊
烈婦論贊
二公集後序
卷五十六
送通上人
送僧之官
題水村圖
守令交代序
贈別百家詩序
贈給舍二集題辭 二
第四十卷
序集八首
陳約之集序
少華山人詩選序 慶徐事集序
五岳黃山人集序 徐迪功外集序
何翰林集序 徐文敏公集序
第三十七卷
序集八首
唐集代作二首
唐集後序 楊忠公集序
第三十八卷
序集十首
送通上人
送僧之官
題水村圖
贈別百家詩序
贈給舍二集題辭 二
第四十卷
序集四首
高士傳贊序 嚴子陵釣臺贊
司直晁少玄集序 子虛亭記
第四十一卷
序集七首
唐樓集序 三山集序
南中集序 漢儀經緯編序
六子說經序 周易經義序

擬古樂府小序
第四十二卷
序送六首
送家兄赴制詩序　遊牛首山詩引
春日宴桃園詩序　賞牡丹詩序
遊仙詩引
送李侍御使遼東朝
序
送大司寇漁石唐公
序
第四十三卷
序贈送五首
送陳子亮修遷吳序
贈和順令崔氏歸田序
送僚友李君還蜀川序
贈水部郎吳子知姚安序
贈古冀美判官擢守慶源序
第四十四卷
序贈送六首
送盧法曹擢考績序
送繡部振君擢守思州序
送陳子年法曹擢守荊州序
送刑曹周大臣守臨洮序
送徐如周君子鶴入賀序
送李使君侍養東歸序
四十五卷
序贈送八首
贈郡守沈公景茶擢憲山東序
贈郡守羅公擢守開府
贈憲使熊公抱樸擢雲
奉贈王守擢憲閩府
奉贈閣老胡公宗憲
又贈温侯序
壽仁序
南參政序
加官保進位左司馬序
四十六卷
送郡守劉公洛擢憲湖廣序
贈郡侯然公回歸田序
贈郡尉吳君還蜀川序
送僚友李君還蜀川序
贈水部郎吳子知姚安序
贈古冀美判官擢守慶源序
第四十六卷
序壽八首
壽李司封先生二親序
壽少宰謝公孝七十序
奉壽歷相公八十詩序
奉壽徐相公六十詩序
代郡守壽文太史九十序

為太僕史年兄七秩壽
太司馬齊安劉公七十序
第四十七卷
王文恪集
文恪集首
文恪神
文敏公神
八卷
文恪集九卷
太司公爺世王氏書
韓襄毅公神
襄毅公神
王文恪公神
王文恪公行狀
王文恪公墓誌銘
王文恪公墓表
王文恪公墓碑
王文恪公傳
王文恪公祭文
王文恪公祭文
王文恪公祭文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誌銘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二卷
誌銘二首
明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三卷
誌銘四首
徐文貞公經筵講官贈少傅謚文貞公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四卷
墓誌銘一首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五卷
墓誌銘一首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六卷
墓誌銘四首
徐文貞公經筵講官贈少傅謚文貞公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七卷
家狀一首狀略云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八卷
哀詞六首
悲徙 世宗肅皇帝哀文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碑表五首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贈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七卷
家狀一首狀略云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第五十八卷
哀詞六首
哀徙 世宗肅皇帝哀文
明贈中順大夫惠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明贈中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追封太子少
保謚恭介山谷大夫原
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烈
劉公墓碑
明贈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何公
墓誌銘
明贈大中大夫廣西滿吏司郎中
王公墓表

文十六首

祭費文憲宏文　祭盛中丞應期文

祭何司空塏文　祭張司馬邦奇文

祭周中丞天佑文　祭座主李公默文

祭顧方伯璘文　祭林中丞潤文

祭友人周侍文　祭王吏部穀祥文

祭沈僉憲鯉載文　祭李郎直孚文

祭徐以訓母文　祭孫陸母楊夫人文

祭徐母王夫人文　亡妻袁氏遷柩文

疏五十卷

疏五十一首

晉少宰霍公再漢書後

題周山人翁別西湖詩後

書吳氏賢跋後　是竹堂寺僧保演卷

批點唐詩正聲跋　張氏累封跋

楚藩建承運殿賀文

吳郡創建大中大夫劉公祠後文

重修陳太保祠疏　吳郡天平山重

泉寺疏　重修東山東湖

賦六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錫忠寄之今名於外予出俸貲成閒館以歸曾經
綠之波其宇遂以名堂而我輩僕僕人間今值
高堂之在堂花發之時又得以觀於是堂而我輩
氏微有魂牛古人不見今人不見古人今人猶
眼忘謂假令古人今人皆見我輩又豈得而觀
！名而況與名俱逝者乎往抑東向登臨而視
詞源倒之在眉睫之前矣谷物鮮而長大今
幅巾鼎鼎白紛在兒子行今子孫行今孔嬰
展交門之剡藻分顯史而劍仰汾清音於以佈
兮酌赭顏而忘歸
裏騎士之雲集壯賓而容與傷世網之我
襲今正欲麗荷一枝是依兮又何疑大全
裡面有多指十客處後會命芳酌揮斥忽紀其事
以貽我之亂曰閒有嫦娥滄則前兮野有林棲巒
則林宇對流黛鳳翔千仞高攄翮兮鸞鵠一舉萬里
鵲巢安知羿相彼鳥矣將鬼飛兮

義部賦

余客居臨津十餘寒秋流言將圍輒計乃
圖而余獨維舸孥移居別發自我誦悲不能勝
命童子悉發之一鵠夜去楚來徜徉顧其名繇
于大之生自懸弧矢以來孰不有志於四方

故曰人豈鹿豕也而可名聚乎此光祿之賦惟
淵雲詞藻而序於兒女多乳別不足以興悲而
情有所感於別則悲矣曰譏玆以代餞云
爾雅曰
[illegible]方兄諸離狀殊情而合於盟同兵而能
[illegible]輕軍東於垌側作機戍於江干戍毛於川逝
[illegible]東於垌側作機戍於江干戍毛於川逝
或行或事各推弟昵篤而共於心挑決而俱敢善
[illegible]正生之[illegible]日黯然以銷魂
帝用憎妒之重衆門右孫客大未營
[illegible]
四方聊車一室作溫庭開
[illegible]
[illegible]幾許[illegible]氏二有三[illegible]
嘉惠不渝光仲安投[illegible]
也役載[illegible]氏翔或[illegible]
或感[illegible]宜兒或浩惟[illegible]
山莊扣落石將上[illegible]
去情不忍可當於春[illegible]
而眉是容[illegible]
云基色[illegible]
城帶金是之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貴乎象之
不於象而
且而
憑在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皇甫司勳集卷之二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四言騷體十首

相彼古泉　贈吳公也

相彼古泉混混其流君子汲之顯允王明曰旣受
福胙小是恤繭蹐蒲伏征彌邵彌濟載山載梁侯
深矣慈彼采源胡自今矣之子有懷旣其臨矣

夜泊鸕鷀口承山雪作

之溯風經鸕鷀今在口古奉湖
見君晴別君白人空非門

君雲作雨思君月出雲疑見湘江猿啼不可
聞

河水瀰瀰沒舟雙鯉贈北使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理金聲山月爲我明河水爲我
清思君不見那爲情

題施比部四號詩

若水滙宁若水長美人容與兮在中央翠竿嫋嫋
思得瓊藏以中篁貢明堂若無辭守劒兮屯以康功
成網施兮筌盡忘從仕公兮憐方羊若若雪
漁長

宁兮已玉瓚兮黃流并器用兮各有適行流

歷田歌題張兵憲卷

我所思兮在歷山山閒寂兮水潺湲徂吟學兮
有鰥希世謝玆桑者閒龍湖風樂兮萬頃深山鹿
承安可樂承鹿東遊齊首間倒身西望阻清關欲
往從之虞坂艱長閒數宁卓犖伊誰命之我思隱鄉
丹美人期我明月環思公子方何時還大隱在朝
不在野田園蕪旣爲遲暮曜兮

夜泊鸕鷀口承山雪作

之溯風經鸕鷀今在口古奉湖
見君晴別君白人空非門

君雲作雨思君月出雲疑見湘江猿啼不可
聞

河水瀰瀰沒舟雙鯉贈北使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理金聲山月爲我明河水爲我
清思君不見那爲情

題施比部四號詩

若水滙宁若水長美人容與兮在中央翠竿嫋嫋
思得瓊藏以中篁貢明堂若無辭守劒兮屯以康功
成網施兮筌盡忘從仕公兮憐方羊若若雪
漁長

宁兮已玉瓚兮黃流并器用兮各有適行流

之水可以羞美人既醉朱顏采身後榮名焉足
屈平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平曰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乎屈平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之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於是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之言

江賦 郭璞

海賦 木華

南都賦 張衡

北都賦 班固

西都賦 班固

東都賦 班固

幽通賦 班固

答賓戲 班固

典引 蔡邕

演連珠 劉孝標

辨亡論 陸機

晉紀總論 陸機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序 王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羲之

蘭亭詩 孫綽

蘭亭詩 王羲之

蘭亭詩 王凝之

蘭亭詩 謝安

蘭亭詩 孫統

蘭亭詩 王徽之

蘭亭詩 王肅之

蘭亭詩 庾蘊

蘭亭詩 曹茂之

蘭亭詩 徐豁

蘭亭詩 王渙之

蘭亭詩 王彬之

蘭亭詩 王丰之

蘭亭詩 王玄之

蘭亭詩 虞說

蘭亭詩 庾友

蘭亭詩 庾柔之

蘭亭詩 羊模

蘭亭詩 羊纂

蘭亭詩 羊綏

蘭亭詩 羊曼

蘭亭詩 羊絢

蘭亭詩 羊徽

蘭亭詩 羊類

蘭亭詩 羊賓

贈岡倅御

東南之美產於會稽竹箭有銘鉏薤玉璋與修干越
霜稜來耀法星洪爐久鼓淪海成寧知音者遠指三
川汝作梓亦同紙柱中空是多移扇歌妨農早
宴聽實甲告捷　聖恩多務廣教妨農早
民為虐民乃淳化陽和普洽都下埋
幹貴戚次士咸悅悅樂康樂建忠佛鴈
元氣以平閩之谷　　雷出絪玉音紀
和收羽廷以為　　文　　
教悉定　　　　史五教敬
有事乃

贈已及至西寅作見於政事卷下

男公路校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古詩二十六首

古詩

西第攻狂斗在第日取古刑書緯

君子盡心於善而有所成輒發為

二十六篇紀之名曰義獄云

曰可脩之日止師先識之

天王仁明勤政之日

天王仁明勤政之日止師先識之

天王仁明勤政之日止師先識之

天王仁明勤政之日止師先識之

從清犯王松入獄獨珍環釋之白守法抗節為天
及匪無尚方劒三尺孰奚張洲祀意欲何當整
與鵲橋喬女後相與代司勉勗
訓君謹門九數友朝方亮前在參內各當世絕其
武不仁長府祚不絕水如纓火原伊尚平籍
徐北魚寫鱗吐搭何以飽斯蠹
劉和仲門前雪深二尺故富貴家能設身何以試天子惜有至
公心

宇泰故園忽往來日以繁遂是見知去很啓告密
門大臣不稟帶上者問守文君子尚五用臨情或
見原匪貴發摘神愛紀紀無完
設網本為魚宥漏之則以成小人君子亦嬰
徵書火徒自爇芳行時泰隆望因記紋皎易
成編家葬戒學拓額處才不才然生下梁獄一嘆
擣齒齡

青衿願住泣江罪矜不雙造祕聞恨捉科卑處
劉晌貴廬自踐崇朝開讀休到門名數逸珍惜
友道貴忘交有君通起宗周
古人重向暝何以久坐石安得春風中而乃作交

嘉靖己丑作見政學集　男琳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送楊子衡知江陵

導役謝皇恩迴一德曾不留四郊良可
矣展誰念小臣下馬嗟不發且覆天長
存報德空自知江山永相望

送王侍御使閩

帝王敦交誼金馬求賢士侍御出閩越
臨岐重回指秋風動江水無使朝宗遲

送王侍御使閩

天子命使臣侍御出閩越臨岐重回指
秋風動江水無使朝宗遲

送王侍御使閩

帝王敦交誼金馬求賢士侍御出閩越
臨岐重回指

愚也逢掘土少嗜發文薛采御卉綿穀誌矩曬曝
流芳暨川參洪一伐多
何施弼采天子法卉郭
深湛思循循兩言誘卓
腴良在茲
語曰聊一宦事役與十
告同門子

出車

出車彼郊矣設此旐建彼旄矣
彼旟旐斯胥
薄言還歸赴于王命
王事多難維其棘之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既覯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載渴載飢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集3n1 055

晉江汎月旋舸登眺詠

江寒湛澄澈海月神相鮮乘流載華鈿清影移
船翠嶼合杳靄帶長煙萬壑松風急千門燈火
管絃悲益擬紫蝶輕投棹延前川留經故宅爲
流雲邊情非鳥棲夜跡是塵滓任登高興臨木行
樂併慢然

黃州那齋作

人年不知諸摠裘懷塞鴈在宿蒙至仁承施德
荒外置爲理濟中但掩關輕漢事刑書慙論代
歡利株梁得白明建者意羅網之廣漠神應知
仲由浩再問春多鳥再見秋蓬落笑語子歌
從漁父前采蘭路所思無媒淨誰投願明
長揖返丘壑

嘉靖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未
丙申丁酉戊戌己亥作見政學密歌本使
曇集

男琳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

皇甫汸子循撰

五言古二十首

春夜與西園諸兄集

江南佳麗地清夜遊金谷良友披蘭襟熏親儷芳
蹈經過地時逸徙倚渠塘曲適渚雖近幸謔峯生
陰深遲景二月晴江淥一雨新苔綠

一作始華仲中而初綵及時不歡坐

春谷午安兄

江郭攻政陰氛回海霧深芳辛漸紆
砌滑屐倚偏叢新條
嘉惠分省各有依郡
東田稅清忘私金跡
竟緬幽哭

春日遊西山作

吳郎信美山水饒嘉賞巖巒嶽長參差碧嵐陰
薄暮惟二月芳雨散千門氛氳氣駢獨攜丘中琴言鼓江上棹結友
指林際仰看衆鳥翔俯儻魚逝物理相因云

蹤且留滞

夏日來鳳亭小集各賦

百夏猶芳月終宴就薰風泛蘭水上盃座竹林
中飛花代舞似鳴鳥當歌同笑非愁斷破醉還累
俱空更待西園景酌賞北山裾

寄懐王道思三首

綽行每招衽禁名乃為累弱紈懐風齡齊廟成華
器寧知洛陽才祇取漢庭迴入際歸及此河
干侶

忽散遊宋客来作江汾久滯懽湖
津還山侶人間交介江汾久滯懽湖
可因行路多富貴不能水依相送倚雲庶
本之情共登飜為遂時誰良友豈不懐遊征詎
顏山慕分所思凌風木成聘將從夔龍未綢逸山
川路

陸士衡集

下泉秉秀質受樸許遊德白軒喬風韻非世
群珪璋俱特達華藻復其餘金陵氣猶在
室勲祇節在綱祖奉義乃從征寧知懐慷慨從茲
興垢氛旗旌掩前歌月朝起夜臺雲李廣思為郭揚

雄耻級文康功成畢孫伍
何足一來闘

秋夜把酒對月

宋生陳九解座候武臣作步出露俄零流
宵發清中夕金徽韻華琴推為安上露俄零流
不周和連行代門清景無常妍女始勿行樂實付用
一年仲秋夜月澄景無常妍女始勿行樂實付用
春夏時雨被溝塍紅蓮含芳綠水凝

侍秋宴應詔賦五言詩得千載賢

仲秋之月涼氣肅祀風月雖佳君門改開五
言

春夏時雨被溝塍紅蓮含芳綠水凝

綺牛柱楹敷丹英華紛紜流芳接羽翼
南枝翰十三夜

良辰信可美清夜未云央歡門已幾望華燈炎
高座促置芳尊餐仙云不行復不盡露
下霑情來成今為昔生雲當何極一門岡山曲猶如
別未安十四夜

敬賞每卜夜行樂及時乘月不寐行將旦

罷鱗鱗王葉薄皦皦金波渥高臺臨寫紅塘上
連蒲載歌蟋蟀鳴復啄鴛鴦一以紫素心
同所期十五夜
嘉月有餘照歡吾無限情寵寄貴要我坐華
堂簟茵為誰設
風鳴中琴瑟發清音作寒悲相對
令人不能知止
秋日社梅林寓居
公當秉鈞日方損修能時見優俳東郭屨果
悔南山屵酒德泰淳萍琴心門流水足應謝喧塵
何能渝令美

…不懐名山翔余慕一為塵中客
…方茂闌遥泛滄洲趣湓江帯餘霞
殘霧巖霜委野草寒風振皐樹指逺羣舊沚
戍新寫魚樂媚渕沉鴻寒雲霧暗來徒足今存
壯快非素

贈李子

…思…茂樂逸民始知身雖代玩有叢蓼
…非…尚非…山中安…
…紹年時宜…
已載衣…

宜皇化淳

嘉靖庚子辛丑壬寅家居作見安雅集

男琳謹校

五言古詩二十首

初發京口

少年慕攀鱗千里輕徒步婉匹馬亭廟姿亦澤臨軒
顧朝蹕赤墀塗攻馳青門路寧知世網晏遂為儒
生誤昨浮想江湖宇箕山默不勝長者勞心跡
廊廟非絳灌誰與歌騒流波庶
慈昭時集

贈李子

…地…姓云
…
…
花堆入金鼎粉…名都優
士客已…
留滯家水…人…
飛龍佐…
美光…

一註…思

雨過風息安昇周仁父

…
千仞非風…
客堂水陽柳花雲上…
人逢臨津引不前天外乎…

西陵夕停桡既無悰對酒亦未懌眷眷勞歌吳
戚頻憂積

張水部招登戊巳山樓覓徐武功所作河功
碑

劉向湓都水乘寒窮源信人搴鼎須上客題狂
客已笑前塵往事隨滹沱典屬誰維舟安可從開尊自
吾容李札敬武功在鄉黨烈烈
詞

同察中郎過王貞父宅
二卷駐高軒滿座皆吏士急公年凝燈照寒
公休同南榻情飛里門閉時翰一寄天
台客

社觀喜晴
風於不事者落醒慘炎風抗中
中逢世塵在座莫遑聊見客水識山川險安知途
路窮兩自通泉磐久欲返臨邛疏公有道業精舍
開墻東命策催鼎食覽物感悽愴多陳林
荒井放藻甘徙倚門稚今歸成棄翁嘲笑
馴麋儔相從搏飛乏高翼何為昔微朗宦屬偕可
適秩俸幸來同

春和于安春日軒上經之作
君抱沉痾子起安病化等春日悠

湖州心開寶帙託藥在金丹將從浪霞似共
雲翰寄言不可究玄理何能嬾探崖石髓秘采
正迷殘朝嗟祇用未暮矣且為散緑筠命高酌朱
弦被猶彈但遣物累盡豈辭人益難頼齡勿謂促
達生庶自寛

今侵病經年刀圭未效季弟示我以沙門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354 062

皇甫司勳集卷之七

五言古詩

新宿渭州

弱冠事明廷被革芳何方新恩下聯翩治歸
裝理舊業二載別良晤襄斯合惟當甲第狗白
髮還上冷泉悲思戴慚履跡挑花塢既以深花源迴徐武陵
非期此心

從行至招寺值故僚故作

故舊山逕殊易即空遠竟難攀舟車自茲見吳山近
琴徒以大中狀迎子顏容親載言酒暗面語

始至潤州作

鄉關數千歲不得思行役已暮春來芳草際薦去
白雲間悠悠徒獻納會見遂鴻飛還

丁役夏卿自北下第來集

尒來自越鄉作客由燕京解裘鹿門理尺牘升沈管陵谷流
生鳥跡紛紜論多門咲方傳演夜
齊兵受降在宣慰使出塞
克誰成防秋期騎入關十
登巷綏緩顧宇宙北望河陽井閭歡復數

留京白雲司原廟青山路北此湖上芳興之省中
顧俄承畿輔厄遂抗鄰郭步逍郭平湍溪朱華已
秋露燕寢書亦開稿歌夜安作徙爾來清香細

贈劉文成利

[illegible]陳思抒章但春鶯綿公空日驗來同泳[illegible]
去作飄雲辭停聲三婦艷題同響二郎田

樂清登鷹臺訪浴簫泉

仙蹤詎可攀荒臺尚堪訪簫弄清泉中易振紫巖
仁動若鸞沉雲飄似鳳往浮銘本無垢托心在
塵想花溪如有靈應流簫山響

從軍行二首宿昭陽門作

[illegible]事不基 龍飛起潛邸 聖孝置淵衷 徽
典漢前軌聚訟紛盈庭 狄儀抗秦議徒遑折角雄
猶取越禮忠在宏謀在仁承嘉諫授簡猶旨金馬

門傷心碧鷄代慕府雅好賢聲君當日出三紀踰
戍期數日尚鞏拐來秉宸章欲往同奇字為賦

從軍行即展懷人思

思文際 聖君稽古葦碑子實作永明胡為去
荒域被命專厚渠差勝下驂宅憤志剛入書榮
五三策丁年于卿嗟浩首仲舒法有合富將柳友
鵠定何日業既遲振鷺見九行沂溫

千里望巴陵潭水向東流巴客怨西風相思指寸

五言古詩二十三首

送山寺四首

[illegible]偶作通昌因遊世網[illegible]川藻官邪以彰
[illegible]日收恒星芳姚屢代[illegible]平遷乃由貞履
[illegible]素行天方吹人站[illegible]復遠[illegible]欲無定奚取
[illegible]五[illegible]舟白相觸安得家[illegible]於[illegible]休[illegible]迹
[illegible]雲暮

經服[illegible]遊越朱弦謬入齊太[illegible]聞文[illegible]君房特妙
[illegible]一丁[illegible]長解[illegible]亡[illegible]乘多[illegible]徒以先
客[illegible]列[illegible]事[illegible]碌[illegible]報[illegible]戒被[illegible]帝[illegible]納芳蘭
[illegible]物[illegible]館君[illegible]協[illegible]安用紱[illegible]為駭足[illegible]清駕[illegible]
[illegible]安[illegible]鵲頃[illegible]為鳴[illegible]東[illegible]天[illegible]很
越子[illegible]山[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南[illegible]下[illegible]故[illegible]十人何為
[illegible]門[illegible]山[illegible]當[illegible]時[illegible]高但
光里朱[illegible]引[illegible]夫[illegible]全[illegible]菜[illegible]子[illegible]山[illegible]門運
代成紀太[illegible]堰圖[illegible]中來[illegible]中[illegible]氣[illegible]門[illegible]
家明[illegible]止[illegible]奴[illegible]
[illegible]當[illegible]夫[illegible]梁園將[illegible]烏矜[illegible]乃[illegible]

入清廟惟為犧緑波恩縱[illegible]陳王劉文學[illegible]
仙[illegible]年[illegible]十[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遺[illegible]來
[illegible]

[illegible]友同詩一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題王元美龍華園

又續開徑想侯來始卜鄰朔望休把袂不
[illegible]細快流觀跡楚"逾"元紀南文假子
仰我母保洞申权投龍不及欲送
齡砥娉行束髮就嘉招約佩玦笄姮
君子節孺亮小人道自消寒苓命良友
[illegible]

答盛式

二毀矣左頗波蕩白令李生陳大壯門子抱文
[illegible]漢抗詞林歸田半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江[illegible]盛得盧陳[illegible]恩余作民榮
[illegible]王成[illegible]事余依外奉滿奏[illegible]

由崇明官音

張仲[illegible]昊山

報養雜南陵篤言邁西郭問了淨何之謎喧謝[illegible]
[illegible]管閒雲不懷雲林涼有[illegible]風叩支開清月隆[illegible]
[illegible]海坡峽就長明靜夜雷花落[illegible]屋意終[illegible]
[illegible]心簷幽谷聞鳥鳴澄湖眺魚樂霞[illegible]
[illegible]互紛灼時杠塘[illegible]篇日積丘中作[illegible]
[illegible]通變序

高樓一何峻聊對[illegible]
又一何峻超超俟而[illegible]
[illegible]像刻鳳遊極頰[illegible]
[illegible]風懿茂文藻委志[illegible]
[illegible]承修解纓謝神武[illegible]
[illegible]被棄除徵辟理絲竹[illegible]
[illegible]出中厨傳如[illegible]
[illegible]多客玉壺一飲[illegible]

黃氏宗名千載俱

寄題宗室美寮園

志憂楊柳館逍遙芙蓉[illegible]
小日涉宛成趣鳥來殊[illegible]
[illegible]琴既以徜徉[illegible]
[illegible]芳誰復[illegible]
[illegible]死美人隔千里[illegible]
[illegible]報[illegible]舊無媒為所託有懷何由[illegible]
題歌在弗諼

樂府十二首

乘法駕

乘法駕者正德壬午
大駕安駕大宗伯奉
冊告太廟恭迎
興王 繼序門
天子位也當奠
奉法駕出清臣前導鹵簿
奉階升更化始陟代來為
乘法駕曲凡十六句句三字

皇甫汸子循 撰

男毅謹校

中興福星宇從臣觀稽首
奉冊東廂 帝明稽 天子
皇考獻皇帝越數歲九門成也言漢思
爺

鹵簿制

鹵簿制者品節中邑計
興禮成四海望祀徧九
獻皇帝 烈祖匡救兒小
鹵簿制凡十二句句三字

秩郊裡

秩郊裡者漢成帝
上河給事中夏言感創建平津成曰南
至灞北周至也當漢長
安城周回北多門人出入郊畿
劉侯為民服兵追亡匿成練
[illegible]公卿奏[illegible]八駿東龍六龍
[illegible]抵旌旄[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參幢幡[illegible]

孝元自昔

[illegible]
秩心裡曲[illegible]一
宝里史

宝里史者成[illegible]本

帝簡金為[illegible]石為宝銘細[illegible]
武庫簡鴻儒碩[illegible]
成皇史曲凡[illegible]
七字

朱家

[illegible]陵者[illegible]
上以[illegible]陵之役[illegible]
除道西山也當漢[illegible]
帝[illegible]
[illegible]刻侯為民服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將進酒

島夷日本稱最健

壽比北堂南岳

邑誰與鋒紅女

帝命祀海惟司

江東夜經巨艦

盛觀厥終

海波平

更極

更相八午三展災

帝命

[illegible]

三載災[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布新[illegible]

更振幽元十三句共四句句三字六句

四字四句七字

遣仙使

遣仙使者歲癸丑

上薦神仙之術

采訪異遇異人授秘書求長生不死也

漢鼓歷

司務勤寰宇漢武慕蓬萊東生遊門笑西王懽

渝顏既靡繾綣豈亦枉

真宰一騁雨侍御將命

授案出西行仙遊急

玉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考室

考也室者成乙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足彌
命作宮時亭以報子孫千仍所允和
旨之宮曲凡十八句其十二句七字六
句四字

全漢詩卷之十一　吳郡　冒春榮秀升　金沖立　同編
　　張衡一首
　　同上
　　七哀
　　王粲七首
　　七哀詩三首
　　詠史
　　雜詩
　　公讌詩一首
　　曹植
　　七哀詩一首
　　贈王粲
　　贈丁儀王粲
　　贈徐幹
　　贈白馬王彪并序
　　贈丁翼
　　贈丁儀

故鄉
折楊柳
長門怨
梅花落
關山月
烏夜啼
江南曲

空員芳襲海恐遠江二首 素月華天外潔花影浪中
新年是汎珠浦將非濯錦津言閣作旂復擬杜
爲輪圖決回今夕飄零異昔辰閣山猶自隔攀折
贈何因

擬中婦織流黃

金閨万永夜翠袖理殘妝機絲花針落鏡月光低鑒
幃寸心共綠斷雙淚與梭揮作回文錦誰能織恨章
爲龍織流黃密素裁爲合芳訊達不及
早旋歸

擬伯勞東飛歌二首

峽蝶雙飛燕並棲秦樓美蓉帝花成溪誰家玉人當
戶窺含羞欲笑橫波馳寶釵明月光羅幃翠
帳秋夜長秀顏皓齒繞下五時的芳庭竹歌舞雀
喜露滋生暮雲空留可憐猶爲君

夜烏悲簡朝雉鳴高琴綠樹終村無限情誰家臨鏡總
新粧雲鬢刻薄出意長翠屏閨館妝花連理洞房仙
枯暗香起年幾二七本下陳光彩流盼姿絶倫春
風東來吹落花綠窓可憐虛歲華

自君之出矣二首

自君之出矣坐令衣帶緩思君如流水晝夜不斷絲
自君之出矣何心理容儀不忍看鏡匣
塵滿無復明月輝

自君之出矣不道不相思在牀頻爲飯君前無
所食

擬佳人雲上機

佳人臨水發三首

止水如瑤鏡繁花似實莊容非影相照誰見意相
知

江提潮錦處花似浪人紫逐東流去還待上陽
春

回紛幾許臨水自如何所思迷空石欲往會凌
波

賦得處處春草生

春色滿無際朝雲誰可憐金枝紛映帶玉葉綴聯
翩弄影交疏裏含情出細煙迢迢大安道向日何處奉
非烟

鳥散餘花落

春來啼鳥作相思百花中樓處迷深綠飛時帶淺
紅秋情春宴羽非關婚者風回有意不爲猶自總
芳叢

空梁落塵泥

合閉春色早玉關芳信賒人歸燕後簾卷燕初

遣心有歸心

瑞來思入漢家胡兵犯燕騎出龍
沙為報門金願寧聞萬里縣歸夢朝鐘斷夜
鴈箔逐北名空在征南貴未加誰論
玉門嗟

夏日湖泛作採蓮曲

雀舫疑抛度虹橋似帶縈湖光湛虛仝無暑雲氣
浮時半有晴此時流水歌聲起計日採蓮殊未已

帆迴檣歸逐指斜樹裏渡邊是妾家翠裙嬉殺風
前舞紅粉於水上花花開花落獨令愁人去人
來不斷迎玉管酣歌何惜醉瓊卮露場驚秋秋
露蕭瑟愛秋水芙蓉欲菱鏡年年非敵顏荷衣夜
夜空明月

門有車馬客行贈李少卿

驅車吳趨市被服一何妍叩閽懷牧刺云是李子
遠家住齊東里簪裾傳觀迴汶泗上探奇泰
仙閒舉手捫星漢蹋足凌雲煙月升箜篌起清華班婕妤修名冠世帝一座佐宣守

王昌齡 是非 早南汾子循 撰
江寧 江音

芙蓉樓送辛漸 在江寧縣
閨怨 在江寧縣
長信秋詞 在江寧縣
出塞 在江寧縣
從軍行 在江寧縣
青樓曲 在江寧縣
采蓮曲 在江寧縣
西宮秋怨 在江寧縣
春宮曲 在江寧縣
長信怨 在江寧縣
殿前曲 在江寧縣
越女詞 在江寧縣
浣紗女 在江寧縣
送柴侍御 在江寧縣
送魏二 在江寧縣
送李擢 在江寧縣
送程千里 在江寧縣
送狄宗亮 在江寧縣
送任城尉 在江寧縣
送薛大 在江寧縣
送張四 在江寧縣
送韋五 在江寧縣
送孫六 在江寧縣
送宇文六 在江寧縣
送別 在江寧縣
送別 在江寧縣
送別

悲風起風前月下逞嬌姿愛閒春花落幾時無
那芳荃先落英只愁楊柳漸飛絲遊絲飛入貧今
地撲牖穿簾果何意風伺當窗無定處
觀燈戲燈光却照五侯家列侯爭門巷
鋪金能作坪亦知剪綵易為花僊台火門開仕
金氏觀者相環列霍氏門墻有名難比池館空
轍更京往事已為陳恨殺陳倉秦始王人更賤蘭
夜女故多嫩接花新婦不堪看
看錦繡新裁出素紈
誰當更行樂銀箭莫遲閒天上播新命何必待招
二南仍復頌新化四海應同唐堯時

長安行贈陳子高

長安昔日花如錦走馬看花事已矣吁嗟歲月無
將歸故里鳴呼陳生歸且止君來晚泉客士
張弩矢志四方區區豈效兒女子君不見今燕客
樂劇不賓胡為哉沙年自識公孫舞作劍光照九野淵渟
黃金駟馬車黃金印紱他時乘此佩之去花柳四人

故山處

悲非行子意故山
望江大江平平波辨方經野間鳥至稻花香
下里純情亂所周無逸王假憩宗日中聖作何
須守明述君不見洞庭水映谷谷郊宮藪
棟墻玄黃欲殊大人尚朱紱公子裘又不見
青青陵下田穿鑿
[illegible]
高堂中田穿鑿
[illegible]
高堂中田穿鑿
[illegible]
高堂中

書野此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丘我棗想
隍城門好鬼遠市人傑萬姓知王者明禮本
爲爾

長安二月雪後歌

二月欲破春過半六宮自飛梨亂塵氣四野鶯
啼遍垣瑞一夜堆瓊柳合抽條未吐綠管花應
發不成慢廿澤宜農吹欲遍從來不可使門無
積素向東偏出入不能令虜心戰別墅或枝謝
王家空中必帳可使門無積素

秋風嘆

秋風漸漸秋露滋爲君不見能令虜心戰別墅或枝謝
雁向江間飛雁向南木葉破紅大半歸納使君
書空知安顏非忍爲棋局臨閑棄都令人悵

南粵行

南粵由來本交洽置亭列障賜毛井沙麦校通
勾漏白雉年年來越裳使貢氏枝
帛門交管交通限領上君王出紫泥召玉
猶云漢武雄安民不讓周文奴昆明習戰
池細柳行遊勞飛羽檄下綸紛千街牧處處聞
故旌旗捷飛羽檄下綸紛千街牧處處聞
從閩魚龍陣旌旗朝合虎賁陣神謨不
閩玉節空啼血朝廷本望梅功勳闕紫

集354 082

集354-083

七言古詩十八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化蜀行送周子籲提學

結船引華軒抗旌西指靈關門泉實引餞且
巴黃始帝名蠶叢魚鳧
揚權
理饒沃滋叔
中和詩酒宴樂從禽
鉤梁玉壘靈鼉開碧釭金馬
貨木蘭升給夫材靈氣
下帷劇幽討恭承
天表錄人白有君父
安可
牛蹄世宦廷
外錦江流花邊
高樓結約三然在
公孫
浦帆
悵卿閣險狹
水使
長見思君賦乃
長人在公安口艷水心流
朔楼北臨青島獨不見青樓
客自長安家窈窕
代本無二兵頭
詩笑千金歌舞
復自關陰
宋玉悲宅里
馬行
楚天晴看今日

集354-085

僕戲曰物則細耳才復劣焉是故短歌微吟不能長也

我有古鏡字明月愛惜相持走閨少年夜服方治容喬直勝冠正衣髮此時明鏡用無塵一片銀

華四座皆驚井水銀盤出海底得成嗔何敢嗔願葆明光處虛室

最利不傷手當窓對妝鏡綺錢結裹腸規形恰與矣望合

蕩蕩巧奪菱花妝由來尚象乃成器持君佳貺感

君意婷行驚時亦易汗神物深藏世莫知須

從老氏談用光却笑世人猶見跡生累與君忘肝膽見世

上紛紛皆如面一朝悽愴慨愛已拘禹舍捐斥心能

睽皇生佩爭如佩華韜精理照永鉗揮

觀唐太史吳門觀漢爭先捷慶賀恩給劉因

成草石室紬書屢殺青此日公車承韶渥詎言金

馬棲方朔昨來上疏批龍鱗不獨公孫紆折人笑韓

疑君厭承明廬詔令歸師就碧山居滅盡度關悰流

鉛病多消渴類相如隱姓潛行吳市東却求刻術

息英風築筑夜宿西許舍仙翁過關宮清秋

獨騎平原上白日張侯獵中方時能教置杯水

右手引弓控發矢風前報道百步穿楊鶚看兩

鴈死是時觀者愕相謂我亦心雄氣增組霸亭醉

射若眞漁陽老將善騎射更易兒衆跋趾有離

賢者廁從官舉那知紹客舊扯部落間但云邊外

分公孫客館丘墓扼東方上黃侯上出軍力向武門參辭賦品從

遲寒勤功勳

林酒仙歌

君不見昔日林師東智禪常苦貧不學維摩坐疾口不說空如是

從此市人皆識姓從此市人皆識姓不學維摩坐疾口不說空如是

從洞口來風留渡太湖烟梅傑為即有林筆雪

東方思清泉生綠內龍鳴振修竹而物遷紅見流移

牆君不見白古異人多發狂詩酒仙神頗通好何須

慈卻被世士嗔長安東大道車馬日紛紛不獨公孫紆折人笑韓

悟歷歷猶能語平素已知當是時支身安用智

一願我歌酒仙爾試聽處世由來忌獨醒

集354-088

皇南司勲集卷之十三

皇甫汸子循撰

七言古詩十七首

過王侍御徐公子

集354-090

集354-091

吳郡

七言歌行一十六首

丁巳上元後二日

將進酒爲余占和卿以嗣響

皇帝垂衣越三紀璇衡迴春煖瑞始羽檄初傳翕海東旌頭乍落吳宮裏三五才過明月非燈懸九華光陸離延陵享宇玉堂高矣（即馬黃金羅罹金爵熙玄冕宅卜重占短嘯之夕起琴且莫鉦表金亦皆忘馳爾時觴歌進酒主人起前爲客壽憶昔召對天人書同時謁帝承明廬易韓自矜奇貴祖逖慷慨仗利如眼中卿可立取海內賢豪無足數豈知世事有成虧東歸還築徑仰天西笑右丞安石不見蘭亭易謝國景執泰光緩河羊曷須快意忘遲暮況屑受紱世曜幽頑沉吳生月難酬修却罹封侯未就填幽戶庭穀誰能謝漢廷

陳湖

君向明時學鳥巢不濁操廟誰喜肯四馬相忘但一丘江山信美非吾土分畦耕種引清渠燕公勝

憐抱甕餘閒尊自喜烹葵薦雉兒耶有種樹書古來知有蒙莊叟漆園似可居春水桃源速渡口

暗章憲副之楚

滇池特秀五華山曾記南征萬里還江入湄哦天作墅地經筆著石爲關背陲風壓建牡志每破隘癯一摧頹當時六詔多督守聲名無出賜安右郡中興落羊雕題部下獎才早從畫省擁麾來高卧畫戟閒漢家佐理重循吏徵迎朔古利器伏波

煉既鑾百蠻頒川超忽登三事今移憲節武昌西鸚鵡洲前芳草萋爲傳崔顥題黃鶴絶勝王褒訪碧雞

上壽歌

憲使安子靜者余同榜友也今歲壬戌六月廿四日初度期頤孝比上舍君貽書徵詩爲贈能爲我述述古上壽歌云

一壺秦諸樂府登之壽域云

今皇慕膺統元治尚仁壽海内上公多老年在野逸人半皤首賢家開求治金增

尸獻南山所居伏遇自中丞擢生申日年甲子統湖十七日清晨海日出扶桑十二時金烏正當午千峰萬壑盤俱下一水中流抱兩旁人在畫圖中行行到天盡頭

衣冠盛事道君復作畫圖五百人江流列岸峰羅拜攬方牛之間沙上安閒鷗衆寶說仿佛文翁化蜀郡年少時還文教興弘館舊游半降虎冠冬郎出臨安右郡卿相英才可超致紙上談兵非所貴陰陽甲子爲占候人生行樂須及時

鄉黨之來自宋名安石如愛月夜行花下坐何必五斗與百壺

壬戌之歲余適病痊時聖子在御令冢仟子環公許送公入覲以太夫人憂居鄉遂不果行因作歌以贈

朝趨省戚守文閨夜待門君方川世瑜時君我已
遠山神仙外之不知二千使彈指那禁十年兒
君家門向人盡開邪復兄弟過機雲樓入閒世
游心物外群山向五臺開窗風色冷三伴河汾
昔時尚有往安在揮麈談兵氣四概女兒慶
酒能年熱起擊缶當貴須時異往不相待白功名中已空留願
千金減燭可被酒五斗紅顏成薤露亦成如白首相
新知故莫作梁園客上書安門又見賦舊
重聚安美眼前證善更論
下徙倚生長在江南

河間二侯

子約曾
山中面壁不知年江上乘杯共渡禪吟得吹笙并
管隨時乞食了唐緣雙次行過吳門市一問清
齊點人川急簡絲絃不承彈短簡長面何能把重
門眼落市花頭合奏音把別放春共送終為邊
塞即迫杖河是洛濱生公石上千人坐同愛新醪
盡忘臥支筇希音豈易識飛卿難和山來
絕伎世無倫聞當識曲聽其在采逢妙解陳思辈
幾作常常拜鉢人

進酒詞

君不見北海尊罍夜不空金龜
兒東山妓日日往曾是四年稽
同古人所愛月與乙四年清
翻譚俗史唯當建瀘酒中娥淚
酒酣耳熱起擊缶當貴須時異
千金減燭可被酒五斗紅顏成
新知故莫作梁園客上書安門
重聚安美眼前證善更論
下徙倚生長在江南

洛陽尚宮之京

昔日大廷召對策獨占青山叫
歎嗟大丈夫當如此名宦仁弟賜秩
榮恩宮建門秋風恒食故新舊
十年不調冬裘一敗超洛月
雙闕夜擊衣風別后潮陽閨何
上西仙仙山年候君西城
人行過江上千人坐同愛新醪
君不見太行之西羊腸峰
千仞路猶外鳥道西折磐石
幾作常常拜鉢人

孫子猶聞八駿還巒地危戰如古來行者誰心頂千獨何為眯垂堂狀劍驅車走太行北風捲黃沙晝冥冥飛鳥不敢翔虎豹嗥林谷猩猩啼山岡我馬玄以黃我人心不康顧瞻四野莽蒼蒼悲歌以慷慨涕淚雙滂滂邊城多苦寒筋力盡沍凝僵蚕不可起堅冰車輪折北風利如刀劍戟自割始

吳趨曲

吳趨自古稱繁盛錦繡羅紈不可勝閶門四達五方雜風俗相參雜語言雖小異嫁娶與喪葬同里巷合雞鬥鄰裏助舂磨男能事農業婦解紡織絲蠶收繭成機杼一縑數金酬匹帛東鄰富豪子鮮衣駕肥馬交結遊俠客經過飲食家碧玉與羅敷出入車馬華秋來夜未央明月滿高堂絃急悲聲發中有斷腸曲

開窗卻氛祲閉戶避災疹有劍不敢拔有琴不敢彈出門望四野白骨蔽長川天地為震動鬼神哭且酸路逢乞食者垂涕告我言本是山東卒流轉來幽燕結髮事戎馬辛苦無比年官軍徵海岱雄劍奔沙場主將先驕敵兵鋒逐北羌轉鬥上隴右屍橫格鬥場鳥鳶爭啄腸子掛荊棘將軍richt勳獨能保妻子部曲將家屬皆百口一旦同時戮冤魂誰收葬天地不可補心肝日摧裂

悲青坂

悲青坂復悲青坂青坂悲風吹白草黃雲蔽野天雨雪將軍戰馬悲不食壯士揮戈淚如血

從軍行

從軍行從軍行百戰沙場碎鐵衣

皇甫司勳集卷之十五

英都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律詩　六首

落日

落日下高樓光景自悠悠
雲去行秦樹鴻來度漢秋
高城臨大道車馬正驅馳
何事長安客空令歲月遒

秋興

秋興何人賦悲風滿洞庭
江空木葉下天遠雁聲經
故國山川在他鄉歲月零
誰憐一尊酒獨對北窗扉

送陸給事隱都勾

聞君新命下北闕劍珮向東行
朝省何人定鄉心此夕驚
高城官舍遠海上客帆輕
文雅今誰繼風流屬子清

送張上弘登樓

海岱通征鎮高堂奉老親
樓蘭新有伐莫負少年辰

長洲

瑞雪滿長洲

雪中携酒訪王浪領作同張山人

風門岑寺雪晴初紛紛瑞雪滿長洲
經過僧舍留題遍行到山家覓句成
清興人人日衣明上帝時姚姬鄉玉尺未
嗟池

東宮侍講孫不易春夜不寐
櫺窗淡月見切深
頻添
懷程惟光大興隆寺
之子秉筠若飄飄塵外仙自應步光方誰解仰揚
玉雨過金蓮淨風引玉樹偏有懷頻落日無眠話
諸天
棘寺燕居
退食依西省閑庭仗北轅深一天流麥雨針日散槐
陰無忘故園心自月千秋學宜須
朝簪
九日東張子醇
九日杯竹源耶自徳化送復臨
就淵明年年九日杯竹源耶自徳化送復臨
避世陰陽過悽人木葉衰奚應不老但當自
来來
望 皇陵作
車路千官入山庭一徑斜光皇令下定值祀日王
華玉樹常在金莖掩獨瞻瞩奚堪望延於春有
煙霞
茂華與行通政棟

忽已春川落日悵水部一去
到物新人頓更年年花下酒休辭更兼明月夜
中歌
延丁酉大慈仁寺四登毘盧閣
登也不知身在最上層人世外海雨帝城
清秋身是上河山眼洪造不知玄聖文命在
招提
領三入舟作
一自梁溪三年復此舟行客
語雨良朋遠思悵深一天流麥雨針日散槐
陰無忘故園心自月千秋學宜須
安流
自夜泊石曹江河舟泛同
客花水多情送行客棠枝餘思惹行人
津河南北春山遠何處孤舟繫柳
岑
樂山長沙
長安飛雪夜風酒送君君去何時還
白髮千頭人夢江水連石城日暮
江

十六日賞菊潘歌章

只 詩登高第仍泡九日菊花開當月下鴈起
前物色仰觀酒邪心思隔歲年過時吾更采泛英
何憐
秋日之眞定謁許中丞
走源仍旅奉王臣佐盛府辱郡數問
已經春遇燕子當昔感慨多人北閫休回首停舟易
甲
七日恒山道中
人上仍千夕人間奈別何晚花秋水淚寒
江雪事流光轉勞生岐路多君人知不沒耿耿向
銀河
以公事至廣平訪同年寇宁不遇留一夜事
今茲邑
半樓仙令地今訪故人來忽見彈琴處上有巢鵠
古縣花憐日把酒好誰開他日菜公竹相思到
魏臺
冬日宿彌陀寺臨沙河令方寂寥行感
古殿諸天近空門半月懸佛身金作衆燈火玉生
蓮潘岳當年詠王維微吟重慷徒愁絕不
成眠

五言律詩七十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西禁值月

御宴騎皇帝 宮方瀛歌黃金盤淡淡白玉
深卿邊迷晚翠花隙新秋使頻氣徒聖
澤長

秋夜

夏聆秋偶代花庭夜忽分露性欲霑披
雲旅思隨桐葉鄉心及鴈聲孤砧聲不
堪聞

月下柬子安兄奉使將歸

殘月上簾櫳皎皎似分鸞鏡影依依飢刀
期佳惜飛花莫動別情悲荊憶別相送預愁江上夜千里共
相思

正陽城樓西角二將軍馬

金貂昔貴其來時梁園梁部冠豹北門雄隊城
所顧影依稀翠部傳夕川淚拭節外可咏豐此與
鹿泥

閒館秋仁疾

開有悲秋客秋來感病身獨行藥傍城
閒休沐還幽居欣自得知音渭陵性足棄
若捐

閑雨作二首

寶地雖云靜長鉄化機
明堂治水林豈客情
鳥清

地濕一春雨雲深三月
安思高枕外狂客罷
閒

坐共青天月能餘此度圓年來梅誰下淚滿
前江浦潮難落關山思可悰催人三五夜含照入
新年

發京

仲甫伴周命相如出漢延一引石以服千里去揚
於馬河思南樹魴方起北濱鍾山作氣裏迎見使
臣星

江東昌汝包子不過

王事勞門府侯那擁使車嘉慶圖里頌芳宦郡齋
虛過客慚題風懷人寄贈魚洞指不可見臨水遠
何如

清源逢子安兄

當資聚江貴治能行應時澤同波路轉畏異鄉
分漢照行看近吳門念獨紛忘情泉水遠散北
寒雲

擬過徐君菜

季子來南岳分在別遠作死生
期地失歲并悲徐孺榻心知

白紅

坐共青天月能餘此度圓年來梅誰下淚滿
前江浦潮難落關山思可悰催人三五夜含照入
新年

發京

仲甫伴周命相如出漢延一引石以服千里去揚
於馬河思南樹魴方起北濱鍾山作氣裏迎見使
臣星

江東昌汝包子不過

王事勞門府侯那擁使車嘉慶圖里頌芳宦郡齋
虛過客慚題風懷人寄贈魚洞指不可見臨水遠
何如

清源逢子安兄

當資聚江貴治能行應時澤同波路轉畏異鄉
分漢照行看近吳門念獨紛忘情泉水遠散北
寒雲

擬過徐君菜

季子來南岳分在別遠作死生
期地失歲并悲徐孺榻心知

白紅

雲山路王程涼颯拂使旌六朝
情色影山前月江流樹裏聲
知名

感舊

王師將新命金陵覽舊遊奉
勍旅旂山重孤蓬心水並流
士秋

絡緯吟秋病蟬聲作雨
凉宵秋夜靜別院自擬泉
長陵愛遊俗初投水以章
寄將

贈徐佐君

井地開閭閈本門投鳳城如何金谷裏別有漆園
情義非當急親長松陰戶滿解鞍軒猶披卷學
偏生

中秋日逢盧親伯用
紫館凌虛入玄宮清夜開神
迴雨部真人洞女簫韻女簫
輪來

同部諸彥送遊天官

帝京饒麗地神皋出衛畿千尋花蔭合百步綠陰稀
影龍絕浴故牧鶴驚飛吹篇仙客侶成幻野心徘
自遊

求蘇常侯

人世應難會天都豈易遊蘭釭頻夜酒竹徑共晨
樓雲抱山河壯臺城淑氣浮何日還攜手重賦洛
中秋

春日衙罷招王秘書向

須臾一客至宗伯同子過二子集崔宗伯園子過所住
第列鳳城中園開窺觀東山光驅日浮滄水快雲
空絳帳承歡洽清鐙命賞同將日二子歸詠舞
字風

境圃崇蘭藉清池芰荷披野情欣所得高興屬芳時
情竹下投閒坐花間載筆行一門無客舫此地
自衡

冬日宿直省懷山中舊居

山舍同君別朝天軼於門紹帷臨井檢寒夜宿盤竹
隔岸林泉遠花開澗路深絕徐流水曲不見有
人尋

山居喜崔處士見過

昔臨江渚草北洞開柴豈意逢車騎門仍長綠苔
物華

暗思寄崔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354-107

潭斯拙有餘九昔賢長戶閉白府務寒北部
淮南
自重名功委上人集重少
四海多收人間優宏規長山仰往來林
宇步兒期舟合津水易相思王孫君身是才華復
在茲
地花寒
主林花發春長竹衣相深七夫步後行來
人在茲山中客人名塔影明現王
春人
東林寺
遠公當年愛客處今夜月千里故鄉
思公屋前山與遠後賀合意局
此來
夜月
十年思舊游殿前有待不遠後車
隨君見垂綸處是非犯戶時杖藜門野猶山住
花間
送中禮周舍人回天保給事明本
石長沿
行盤田踏仙鴛鴦自四工程會向天台去傳
步兵
陳王宴直下食餞
清宵夢月照宏規長山仰往來林
步兵期舟合津水易相思王孫君身是才華復
在茲
地花寒
主林花發春長竹衣相深七夫步後行來
人在茲山中客人名塔影明現王
春人
東林寺
遠公當年愛客處今夜月千里故鄉
思公屋前山與遠後賀合意局
此來
夜月
十年思舊游殿前有待不遠後車
隨君見垂綸處是非犯戶時杖藜門野猶山住
花間
送中禮周舍人回天保給事明本
石長沿

城安以朝廷自河口祝
鄉情
金與今
公梁守
守衰
逸思水嘉惠仙班嘉復從天行伸馬
伸曲安河門事山門清上客由來江波水何處不
朝六
思王初宴前漢武帝之回柳向帳城外花隨帳殿
開復憐豐邑賜功悉代時來尚論恩波者何當慰
卹衰
宿黃陂縣鄉人宋司士勇酒逸語
花縣停驂處芹蘋遠洞來客身俱是宿思皆爲
裁夜靜月當戶狀深露法臺無言一宿人和自樂
辭林
注明年還新中
江郎承檄都門報淚官尖陽越外雨散楚
蓬黑髮淫家早清路行路難惟湘水上一夕有
波瀾
旅置本非罪看君鬼髮如糝衣從此長皮服
松識歸田徑花蘂別寬與故
閒居
今感通中託宿觀音菴
爲客秋菴投僧祭夜雲
陰雪中門下來已入山徑
客裡
九月廿五日宿中智
閏月十谷
青光閒門一雪引黃牧
仙者山門一路深處
重如
重古代當年在一日助以文章
古山光前社古中重來花陰
子春風雅道新衣初成於此
後迎
近居方南得閑空盡非
山水依依在閑人一客自

浮湘作

行役不非意逸情聊自諧波澄耿天末風景別江
南徇岳雲爲汪湘流鏡作潭往歲玄黓歲謫
能探

雪夜訪王雅欽投贈二首

寒昏不善宦幽谷遂行私自非魚臥從人結駟
來漆園寒罷潘竹經時猶聞吏有相忘樂何言與
盛衰

僧遊東觀後招隱北山前不與公卿事聽多農圃
隸臨池宜有餘掃榻期相和無玄余亦懷歸思誰能更
待年

閏七夕

情是經年約歡逢門月能臨粧容空思徘
徊雲氣密中現江光定裏流不厭
槎迴
重來

寄潯陽子二首時寮宇修

熊雙江夏士海內自來聞的作爰京
江上菜蓴山中秫樹林棲成投簪客閒作
深歸意因風御當杯待月陰日作潯陽候空有孔
蘭心
君

白苧歌出雪扣與別長安還楚贝求芝浮湘死
蘭交情終歲月世事但波瀾誰惜馮唐晚猶嗟賀
道難

過東山寺訪王岳州名栖

閒有達衆處日落鶴群栖空溪看定水登閣對秋
月過竹啼湘天望蘭橈楚山鄉心晉水日夜只
東流

九日晦日泰江海寄宋公卿事驩多農圃
水剎元侯漢龍宮況倚蒙公來遷宇大開與作送
開雲氣密中現江光定裏流不厭
槎迴

山定光巖西竺寺移閣作

江上菜蓴山中秫樹林棲成投簪客閒作
深歸意因風御當杯待月陰日作潯陽候空有孔
蘭心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律詩九十五首

夏日張雯携琴過訪

幽客卧山林頻君遠見尋
心流水夜方靜迅商秋已深
望盈新抱流光徒悵陪玉趾終媿報
瑤章

訪終南穆山人隱居

雖乍出人間實依不可攀
頻檢方因閉戸采秀遂登山借問塵中私手砂
幾遠

春深和子安

東野春雲欲西園落照斜看雨似催
花潤皎鄰微月汪開帶落紅非伏酒何以
年華

柴子約園亭看梅

早春野步奉答子安

迴淑氣薰園擬賦芳時戸牖春水生池
望盈新抱流光徒悵陪玉趾終媿報
瑤章

春日社兒山

一帶山門依此多云山非自社春水日堪
泛月谷鳥風華堪送君歸東林倘可借投老赤
如何

登降諸山

物抑綠初齊桃花紅者多風
雨何辜非魚戲無林不自落閒步非伏酒何以
相迷

晚泊虎山橋

獨宿山中夜還憐上春枕花段似衣揚掬露
聲寺松風樓猿猱水新明石觸次處是否才
大津
擬歷北峯渚山
雲色時深山年方十里門松未識意入花塢态情
皇定水空思往迹空不記還事事何以春幽興自
松關
雨齋偶成
幽窓生春色空庭常門掩與語獨坐白雲
情入洛舊期上還非期
河清
三月十五夜月
南望僧舍西月候月遊似珠況曲開如統卅層
櫻影連枝花暮香兼杜子浮芳禪伴可忘遠之感
清秋
廟中求諸君分賦
花月半偏衣遠心隔物化
仲采藥路三秀忘江魂上
情視
子安
丹砂
煉爐化山中
白戴多仙家林水產金血門前與
陰日幻炎炎火炎場
花觀妙從心出有洞門何日遇
丹砂
在訊子安
石巖樓處幽庭院閉門無與語獨坐白雲
閑為君扶病骨來此洗愁
春雨山齋對牡丹
紅英濕更好翠葉潤彌鮮不下蓮宮坐
空傳蕙帳香莫言人不賞自有鳥知音
初生
子安自常無歸意不覺日將暮

秋夜采叶經幽
晦望梵宇塵遠
山歸
夏日遊中
何子棟名
登天路嚴前瀑
[illegible]
[illegible]山聊
[illegible]
洛苑時游鹿
險
贈E使君從
之子東南美人
私江掌邊仙雪
如絲
秋原曉眺和子安
林壑本余所歸来迎白雲出谷迎氣潤成木帶雲
悟化惜流芳歌行贈旅舟邊門荒蹊聊以寄
秋懷
吳溪夜泛
往一爲情日夕看佳氣不改不斷

金谷猶良夜花源即仙
池歌散兵壁王
來思
送吳圭上賢藻號
娥我耶山臥憐君離邑過共看雙鯉奈一瓶
何旅跡薊門遠離懷漳水客從來化蜀者豈兄讓
絃歌
冬夜對月簡
木落但疎林蕭然月色深獨愁蟋蟀秋惜歲華
侵霜露流寒影閨中總故阶淚家新戰戰苞照
歸心
熊收抑同席應徵入四明再陳約之憮然作
詩二首
憐君提劍東去見徐君可惜看花作酒同落葉
分溪雨過海月心開多溪空飲內收道草傳來不
可聞
已作江湖去因爲弔屈行萬里客生死一交
情白馬夢中路青松淨外城逢人問昔何得不
言名
冬日晴眺

集354-115

投跡與方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354-118

題山莊虎丘山

新擢虎丘山莊題壁

閒叔從予欲

清苑

庚申

天池山泉上飲眺

集351 119

是用同東
五律得八首
登北固峴
永懷臥已久江門望迴潮天地浮日五月度涼
秋得喪心同物化歲功不問一
堪弭
四海論交豈問貴賤臧否相逢
耶當窓投掩卷何以開
明
十中對月書情
別久仕有
影落
飛
客
散
句文
初入京
寺牟陳氏園張燕公
存雲山刊如
求恩
補官南都述懷

永嘉命南邦事遠書來郷夢路新水
秋得喪心同物化歲功不問一
堪弭
四海論交豈問貴賤臧否相逢
耶當窓投掩卷何以開
寺雲
適祐氏園亭
水閒門
秋花園
路述
南山紫
師閲經
守盥
天津告有
愛地煩開化
園清蕭投中
傷逝

深封蓬徑攜交契往來琴柔爲遣理性餘心
滅心
棄捐世務累
任客自來去
雲道路情難接
紛紛
朱門
定宜非吾儕公門何事
人招
騎省
騎省載三入仙居伯松待
仁秀在公子
王侯
春秋幕何知暮
召人
道中寄憶四首
陸子宜

別岳通幽徑業作
客心悲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月隨人
秋日懷王屋
秋日思牛首諸山因寄湖天上人
東林
宿明堂寄子安兄
次金陵雲入山遠求與暴散花迷夜夢聽曲悵鴻
心吳越人天渺齊梁歲月深西堂何處夢還夜
東林
秋日思牛首諸山因寄湖天上人
憑空山路青林去不
注自依龍藏憑高問
宿清
秋日懷王雅
宗岡歲華晚江城風雨秋蛩聲兼葉度寒色帶雲
悠鸞宮潘生省懷人朗陵監稷如何潤落蓋猶未下
仙舟
東王職方
元閭薛榮宮南乃樂薄川臨騎省夜霜冷鳳臺
秋幕下時揮機帷中數進籌平生憂國意感激一
登樓
開王維禎北都寄居天界寺
一謝天台郡還來入帝京如何逢下榻自隔重
城客路聞鍾意空門理馬情遠公應與語靜室
平生

九月十日同薛考功參北部王戶曹游東
作二首
西京從宦侶一過五侯家門閉聊看竹林深自落
花池通淮水曲亭帶冷城針坐得忘歸趣何因繼
物華
其二
東門側幽居紫禁鄰臺餘九日與林駐四時
聽鳥鬧情適看花遶興新會宜容倣吏長作漁
園人
潮泉阡二首
千七百六十二
千七憶隱德奉教參容儀登記藏丹後齋經撰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眺衣懷摩詰藍縣樂學右軍鄉心陶使泛春恩等
薰巴水初消雪江巫山尚捲雲漢家頻遣祀留待玉
鶏文
早春雪後山齋同諸君集北郭寓
戍雪春城外寒雲客舘中會多新歲感交與故情
同夜色疑梁入湖流似剡通由來北海座尊酒未
言空
送蔡沈判官考績北上四首
判官後咏君獨未遷才高獻最日秋滿拜眞
年客路吳閶外鄉心越水前帝城能自入無藉子
公先
帳飲臨南浦驅歌動北悵如何邓沈予已自黯銷
蒐問樹知温室看花認省門向來同侍從枚乘
人存
同作周南帶還嗟此路分棄祥閣起感招法阿人
聞天際長安日江邊建業雲久明王見猶恨不
如君
無言騎省少忽訝髮初斑世事忘江上朝儀想殿
間鶯啼新歲月柳暗薊關山相府知名久中郎
不還
喜王子至自浙中追餞黎宇
客散非常卧憂歡可共休終開剡水棹來送秋山
人尽素卿中仙骨花峯東春從今張敏夢無夜不
沐浮
寄廖鳴吾學士
一自辭供奉風流問卜居朝回藝桂後夕浦采蘭
共玉堂題賦任安行報書莫射潯悴色空對楚
江漁
寄馮守
解章辭劇郡初服返長林五馬一相別雙魚杳夜
沈晴洲芳草合門谷白雲深淺美幾心息年年入
漢陰
送鄭北尹謁楚昭使
昔王子至自浙中追餞黎宇
客散非常卧憂歡可共休終開剡水棹來送秋山
人尽素卿中仙骨花峯東春從今張敏夢無夜不
沐浮
寄廖鳴吾學士
一自辭供奉風流問卜居朝回藝桂後夕浦采蘭
共玉堂題賦任安行報書莫射潯悴色空對楚
江漁
寄馮守
解章辭劇郡初服返長林五馬一相別雙魚杳夜
沈晴洲芳草合門谷白雲深淺美幾心息年年入
漢陰
送鄭北尹謁楚昭使
送蔡沈判官考績北上四首
判官後咏君獨未遷才高獻最日秋滿拜眞
年客路吳閶外鄉心越水前帝城能自入無藉子
公先
帳飲臨南浦驅歌動北悵如何邓沈予已自黯銷
蒐問樹知温室看花認省門向來同侍從枚乘
人存
同作周南帶還嗟此路分棄祥閣起感招法阿人
聞天際長安日江邊建業雲久明王見猶恨不
如君
無言騎省少忽訝髮初斑世事忘江上朝儀想殿
間鶯啼新歲月柳暗薊關山相府知名久中郎
不還
徐公子見訪對月有作
悵余杜門日谷鄉車情世事林中盡浮名物外
輕女墻潭月上客座楚雲生爲語尚林鶴
鷺

四美亭詩爲大司成程舜歎作四首

倚舍通松逕爲園陋近尋花問鈴鳴鳥語時
林後來公多上竹野契風心無言忘對李白
成榮

地主崇文辟蓉湖州繡衣明主到
客映巨君來入環佩不飲酒
自來

炎夏招過北湖亭上納涼分韻
分壁水窓中月倚山樓外風惟
詩文

周家爲雅頌宗伯經術
城山近魯侯泮水
吳年

信安縣

贈許氏詩妾

許事奈蓉詩腸佳細思二
妾深情多花月下門日日望
雨不門日日望太如禁
山水壁
詩止坐

人世文契賢歡
周承寵
人間不四眉
新寵不少令君各異無夜不
牛春

嘉興於即用衣已作見思行有感
男世誼校

五言律詩八十五首

岳東伯遊天台歸贈

平生山水興聊作越鄉遊海嶠千盤路江城九月秋雲中訪精舍花裏下輕舟何事懷嘉嫁經年獨滯留

歲暮園亭對菊寄子約弟

不緣歸臥久那復歲將陰策足嗟行路鶯聲屢遷林鴈來吳地少霜到劍門深獨有荒堂菊能關池草心

將入魯奉東伯諸兄

故園人可望長林意頗同念離驚歲暮從宦媿途窮楚水寒潮外江城細雨中悲看風刀去遥向海東

子安初製巾服履蹈楚客衣非從東洛制長尚方何事平原服翻同都下譏

歸宴臥輕偏適山居懶不諠因緣報王貢情已昔年非

紫霄峯莊道士房

仙館夕陽際窗荒草徐路迷花發後雲白鶴來初醉客堂中酒閑生杜下書坐深宜月在歸駕欲凌虛

月下念別答子安

歲暮寒天月清神亦長羽觴越鄉遊海嶠千盤路江城九月秋雲中訪精舍花裏下輕舟何事懷嘉嫁經年獨滯留

大石答子安

能臨水後征馬到山時非白眺覽世泰別淫雲封泉遥香宿梁石苔滋莫道空門閉攀來不

感思

游野泽，临东伯出山相送

煙水維舟處偏傷首路神卑憐乘雪興來送渡江人落葉催年謐寒雪譜夜頻知君入山後相憶在風塵

贈茅升徒

晉室皇綱寧風流絕見君鳴弦密七化餘文山色齋中入潮落政裏聞江平洲渚羽猶低翼

贈羣

淮陰至日

過江芳草地晏歲小山游泛東流水同敷張融
舟空山閒葉下寒水見氷流莫謂窮愁日他鄉祇
益愁
江上聽發
霽曉臨江渡微茫度雲霧多無由辨深樹祇自見滄
波岸疑帆前是山知聲裏過平生壯遊地今往添
愁何

送子安之太倉
明琴書休恨海東煙城春雨外孤棹暮湖
中感子來異雲山若問處同如逢垂釣者一為訪
任公

守毛維禎地當
古是鄧新命俱未定時遣容往跡事在短闕
情草綠長干里江洲建康城當君須自愛已矣
千生

四照許

余山居寒帷偶思白下之遊因賦四詩
靈谷寺與子安見旭登同游
昔日同嘉侶靈山訪梵宮泉通暝磬
鐘出路隨羣鹿歸松遶知音堂月別

虎丘

天子安見旭
拙宦空歸世流憂歲換年祭餘散宅讓果論
蓮物化成千古人亡問九泉生佩刀在感讀

潛然
青待尚書省問趨建禮門一切臨行化何日即應
韻淚盡堪流血情來訴
平原
同枝憐四鳥析羽在茲
才莫匆南園士留料越
卑森
王年門更當何當投
采山川紅淚花月總
忍淫

張公洞二首

茲山留氣在良久至人
吨萬形長海市一線引
幾年
洞客遲月地花在閟些
鬼役靈移石根湛湛水
鶴長不知針日在樂時洗
歸途

玉泉寺

惟石閱崖鑿靈泉出洞
樹秋應纓猶未斷延竚

清流
謁周孝侯墓
地是先朝賜橋猶與代
門落日照遺像英風忠
生論
道太史過吳門見
予告歸多諸訪談
、、半林下琴心淡
往如
陪諸道士登徐
北闕高軒下北
水花竹裏新
起才
伯兒季弟往虎丘
山莊為仲氏下榻地
山雲別業茲地欲藏
流泉洋思京兆舊典
重遊
病中答予約看虎
生何自苦枝病所
泉欲追迷方累因

宇茶華子落盞上
自令薛淡有淺滑文圖鮮行能洋魚焚河中
白鷗江上淚花月夢
酒門

人日寄杜叟

人日柴門空今同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帰掃伝於安接声日未許仕官
烏啄
掌四季日谷舎弟
僧最澄長寿征途感故除節案帯
宅陸世無霊思違時成道之徒如
黄金
太子寺除々
客安国僧人天心平今比日雪消槻椒
花応長寿心実枝門前是繁
無家
西
稲荷千峰外緑散五湖
花
我国僧
無部文曰仏本分半学尸安海定何人
祖西安門門恨
滄大
建長寺道風
提夏頭徐法名山世惟典後秋空
問石澤沿月弄天日門上夢典牧
未還
過長果
客路幸相逢
風月閑果浄土任
文公
公々

進士經殘雪映閉戶白雲辛苦精僊行謁應未者知

朔周公祠七夕

京國俱流寓禪堂獨見賢

迷金鎖秋聲颯銀河夜色低不堪搖落思那夙城西

晉詩谷於天界寺復會於三藏寺

一朝佛日惠遠說經年是果西林徒非昔初地禪一覺鈞永夜萬緣淨諸天自皆迷塗晚猶思出世緣

重回鄰見訪

落落題門後悠悠行迹難非君今領袞誰此問南支

士狀水同澤衰淨依稀飛鵲繞樹下有一枝安

夏七遊淨

竹眠堂遊洛持贈似津川下花於春宿前

表塵

贈張子棨

山見但云曉知君意氣同道能寬馬文不尚雖

秀才遊吳

集354-135

集354 136

明陳鳴野二首

謝客杜工文酒君揚揚行行如王人若非落雁誰行白謂陳道

吳中新逢面稽山恭隱名思玄暗與此賀摩成門有高陽仍家多熱趙齊吏稱仲子意留一輕

過淮上周將軍園亭二首

風景駐帆東將軍別業湖山初一陰天半言功架上披細快床頭拍仍角考撫知金谷典酒送王

關中

東陵不好武門第自堪娛香氣多成性子陰半是倫散軍卿蹴踘容易投壺良久番田汝宜待亞夫

嘉靖乙巳冬仲戊申巳酉庚戌作甲

山居御樓送宋生集　男楙　校

山中自述之二十

五言律詩八十二首

明分宜門進士仕至羅山人錦探韻各賦得

十年違北闕客臥小東籬去日元心事來籍子入場裁詩淡月照衾稀夢繞松風低自門閑憑恩女件中

諸君乘月至海見剡山人不至席上作

芳樹長安道春宵物況悲一尊良讌會四海盡交遊毛瀚實恥度金河靜未流湍牌惜謝監何事隔南樓

經司直故居

千原富東客依西鄰後思都堤草春堂尚綠新知年同道客舉各屬何人君在空梁燕飛來慕春

題友于居

未果迷人世居然名帝城一區蕭敞宅千古謝平生堂餘四愁在牀

兄弟東
藏岳遥對月非
石瀾山紅樹後
問難

子約弟調宮同寄

贈晁鞠檢在告

金馬仄舟文闕臥長卿何如狎鷗暫此返柴
制草就編年目花餘愛日情庭閣自可總部是厭
承明

寄子約弟

西地永懷寅恭出富省郎因喜問舟楫何日下流
四里之十

客舍新秋月征人故鄉千山隨賊意那得答
遠雲

秋日李白容
及開元中小歲日當
分明花從雲織月淨開雲矣路聊相倚何期御
李君

生朝當元年

白髮逃勿度清簟思閒然開牖臨水坐月出愛夫高客至
生留半新安組心雅共此
山松

迎廣平借寂樓宇
門是皇綴華同驚二十秋人臨公府迎作遠
流月點琴疑在花落時部部來何郎可借用暮倚
高樓

從事可上
昔宮庵水亦泛史記列傳導源令魚
功蓋城一人日落秋風獨有道遠烹新從河
上公
簡友匪劉
留坐臨行花發侯落日爲來
送客寂寞空庭時寄劉尹住政欲
日
同作業給令
北風日夜東南行衣人從洞水別書到廣川
稀素業在莊德清賓客琴閑相逐性勸飲世事已
俱非
郭鄴道
郭鄴臨古道車馬此通津錦瑟空埋恨縞衣易染
塵王昌非海子趙女是才人併逐漳流盡能令憂
管春
品公祠
金栁標新界琳宮傍傳城暮靄生樹紫春水石齋
古遠寧殘仙翁題出處畫面聖主情摩勿俱安容非止
一年
悵沈二俊曹
地重論可後官者定是仍
屋草合春到駒來江日堦
趣虛
永嘉登江心寺
望嶺尋琳宮詩天一水中到看雲島合直與海門
遙荒羨鱗文相高樓惟謝公潮聲無日夜流恨古
今同
過卻仝論
登山有雲情木自海寒合直與風猶在
今鄉相望千里表報恩何
已深
職川南門海
河海連阡人共下心竹葉傾盃花千已
歸吟
訪周氏舊宅
重居古郡裏未改舊門閭
先未人世往往千已變
一年

八公寺遇內侍
開宮舍靈筵花香銷灰冷後淚盡
悟處知鬼叔歸計悟色空一花羅帳冷不
春風

方山人別我栝蒼今會於朱勝寺
官舍春懸榻僧齋夜落階野來休次日一為留盡
詩望裏分鄉相愁中夜不知何戒律可以斷
留思

[illegible]
歲思舊事何[illegible]
晉太史身[illegible]

子陵祠

閘水下相準看山入富春花源別走洛風烏自高
鄰獨作垂竿客多趁鷹薦漆人淦波不[illegible]何以
芳虛

崇道觀登武[illegible]石[illegible]
采秀臨丹壑蓂蔡[illegible]踐白雲仙源那可[illegible]石
分夜似親[illegible]漱朝提[illegible]
氛氳

晚登樓寺[illegible]
野寺投[illegible]
生絕頂聞[illegible]
顏情

馮公嶺經桃花隘
排壞猶通會分[illegible]
流山鳥看明滅閣雞問[illegible]
遺留

石門
洞門紆逕引飛瀑半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湖君

白雲山
青山行處[illegible]
[illegible]
我心

二溪[illegible]
峭石何年斷飛泉[illegible]
分夜似親[illegible]
氛氳

送王亮卿遊天台

嶽路從茲始仙源信可求客騎西海橋鄉語東
舟天外看從起林間聽瀑流無緣緩去送予登
神遊

蒼吳二純叔

江城一別後已是隔年春重話猶相笑但含
神庵因淹宿滅鬢以悼亡酒乏難吃無可
懸人

五日於江道中

湖客夢遙驚鶴鄉心望倒雨後孤紅出橋急
兵符

本堅山

為更雲人非千秋德感山水從河高不日含猶
山民野鳥時相見流徵徙倚倶萬裏容
殘照空餘暮鼓音送長鉦倚帰始悟千吳易市
夜靴

高象山崇福寺

水最高處閒若此山大師馬暗梵源花雨浮經
象閣

經云舟馬暗梵源花雨浮經象閣

綿雲孚庵陽水史愛山亭

史久不作山名已定欲非妨政事為性愛
泉石

溪社帶秋雲白水一灣到石

明僧開象德公舍流自嚴六軒可經機事有鷗代
罷官

九日寄子韶閩海

況有茱萸處兼當送雁行河亂後書來北雨水
千戈

送客之潭上訪令君君適

臨淄路何許子弟賢伏惟文千金願今懷一尺
歸制修緣北海捐解為南州君問太湖邊佳
客

贈王生　維楨　伸子

世業本高節亂後應乎小友昔已授上
郎鵬塔聯看近點窓惜晨長阿翁雖善賦報前行
靈光

訪萬部寺居

行營離烟郊山行宿夜林對塔古氣安禪悅利
塗轉多岐客子夜上黃金何自除煩惱登公論
法深

別友兄弟之漢中

少年逢喪亂中夜氣分花裏淚聽折脂
行路難秋草沒人回滿岳少政並子奇
寄將

贈高仲參人也

解褐趨朝廷股章色年人同滿岳少政並子奇
資楚地從遊始梁園若簡邊庭開雨峯勝政暇一
逃俗網中

贈李赤壁

萬古蒼江上清秋赤壁開汾是知君潛德鶴起新
壹妙劍瑜井昔雄心掃月灰嫗無貳賊千狩欲
重來　己亥歲余漫遊黃鄂有演蒲之役作一首越甲寅余

[illegible]

集354 142

秋夜軍於板橋驛贈別寄隱

昔感驪駒旅宿社金馬閒河橋相送處落月共徘徊

北峰火猶傳警田園未遂還梁汾徒悵望華髮坐相催

蒐閒

早春五華寺

氛霓中星大逈上界清幾村遠山臧五華一寺古松聽

雨聲鄰滄海徐度似赤城沉灰如可掬沿溯在

晨明

閒適

[illegible]

流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青溪

王維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不盡有無中

送人

王維

藍田山北路泉水入流澌好鳥鳴深樹行人在遠陂
不知離別意更發故鄉思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送崔九

王維

游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忽遇俠客贈贈我雙鳴琴
提攜玉階上對坐彈鳴琴彈罷雙淚流知音世所稀

送別

王維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山中送別

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

送沈子福之江東

王維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送梓州李使君

王維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
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化蠻俗不敢事漁畋

送張舍人遷左司郎中

王維

陽月南飛雁傳聞漏鼓稀朝天雙鳳闕通籍五花闈
曙色分青瑣春風滿紫微不知明主意誰道故山薇

送友人

王維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友人南歸

王維

故國東來渭水流故園楊柳幾經秋應憐九折臣
遲暮更長安五馬勿駐聽取渭城朝雨浥輕塵

送五經歸東

王維

君不見五經博士尚遺編青春好去守殘經
白髮門前多送客青山郭外自為鄰

送嘉運

王維

朝聞遊子唱式微暮送征人採白薇
山木蕭蕭風滿客澗草萋萋雨濕衣
王事不堪悲未已春還復道將歸

吳郡 吳甫汸子循 撰

南枝

答許子

投幼閒當路門書報隱君從茲返初服恥得赴離羣處汀洲月耕明洞口雲北山期共入邓復待

移文

過張子新居

早學樊生圃初歸平子田蕉陰清簟上花氣綠窗前客舟推樽待予思借榻眼塘東書相接無門

歸錢

顯子約秋日齋中讌集

秋沒秦灰後凄愴蔓草餘秋螢飛不
遺音
送陸子還西山
湖山招隱地歲晚獨卜人寒副惟衆鬢途窮共牛
身門開秋散釣歸海泛生塵別後毛塘路花溪蕨
裏春
冬宵東子約
送容歸念早逸少宦情閩中是汜陽薄其如蜀道
期長林鹿獨掩永夜榻同寒若謂閩中使江早歲
已殫
哭妊阿秉二首
生期嗣芳躅奄忽摧金庭竹下衍松蓋苔前望履
虛膏惟初息照塵榻尚留書卷去依長夜心傷下
起餘
風齡稱獨秀弱質寔宜秋霧良
臺為山成復止逝水去無已始情蘭芳促何意蕙
不材
長魚波作疾季淡妙通幸毀引安秋節無生江
年松丘成異代花徑一見西河泣血
泫處

古寺空山裏重長感發與
煙村多寒鵲疎燈止病僧
雲層
錢侍御傳亡友門子保於崇山載賦
生居成物化何事得忘名從緑筒
空棺存敝杖藥市即丹丘村史作「共蓋篋永

川八日對雨
閏孟月八日應安友
古寺空山裏重長感發與
煙村多寒鵲疎燈止病僧
雲層
錢侍御傳亡友門子保於崇山載賦
生居成物化何事得忘名從緑筒
空棺存敝杖藥市即丹丘村史作「共蓋篋永

詠扇

吳歈所唱共稱紈扇尚其
情學月何曾滿眼風不奈輕莫須逢內史儻始重
猶城

生忽春暮擬結山遊簡我兄弟二首

春芳能幾歇總苦相仍負杖才堪起單衣已自
厭桑葚花生入山行日向午欲往招公子無言病
[illegible]

在閨處跌坐摩紅唇垂相待流芳盡易
過空颙機事少樊榭隱情多不說東山駕投竿
若何

妊秦宅觀

玉樹傳吳產幽枝與楚競芳春色裏丽質
中弱質仝於素絲終不救最妒紅兒近佳子姪不
家風

子約日眺內眎因贈

積雨淹幽徑高秋驟遠峯投經人暗讀鳥傳
顯華悟觀朝惟清虛鳴夜盡非緣禪悟早那得遣
陶潛

寄雲谷上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集354-149

馬回

過山北李明府名乘先生世泰用汲符工
雪水煮茶分得史字
山路入松風松風拂茶面漸松風拂
馬首

□□□

題項二秀才半華書屋

名名郡山水勝宜開幽館逢仍構華堂
今宵虛堂聽雨遲密若迷雲康樂妓情思清都
清若

送章參岳之羅縣訊楊太史

潘岡東宿倚棹惜離章客向巫山長江從此水
那暮秋鴈遠客愛夜猿聞耶代文乱以行當然
之雲

七月六日張幼于館燕別翁山齋

祖席叨君燕蕭齋與客同涼思少江月旅情
多著作懸金馬渾迴總薛能欲知臨別恨來日視
星河

富春道中范寅甫舟

已暮舟中鞅猶同使者舟泊亭下夜白髮幾莖
秋山色分春雨濕深逕在花獨酒垂釣處聞水自
悠悠

鄱陽

鄱口曉來望澤陽路此通須波白霜葉曼草沒王
宮霧色香爐上秋聲瀑布中禪心與遊思并落澗
林東

生子當如仲孫郎更少年丹誓滅秘府兵法
幕沃劍都門外拂悵春水前銘勲會須早來上
烽烟
吳山周張幼千遺書舍
當年可醫鹿軟無和我心亦可柔是今日在
東林
遊東林寺二首 辛千
東林之勝南
東翔
王令人選安相文恪公園亭二首
東門東上園基石開窮海在花記洛陽
移植夾路垂吳宮高蹕水留竹者
踈情
由拳西溪至陽山
溪水繞山山不買田樓臺半緑野花石滅
宜向夕山當面先秋樹已寒思遠
聖思意
惠山領泉
別泉流重文字八分
新花雨一夕掃蓮宇幾時開住禮新甘塔空余
竹房一夕掃蓮宇幾時開住禮新甘塔空余
毛先
悼稼軒并示懋公

嘉靖丙午公車已戒午巳未東甲辛酉

經筵講義

集354-155

人弓

孫生讀書道院兼示所詩四答

送祖暖姚太史遊京

至後徐子見過

送項生入京

送文司教北上

寄寧崇儒教并經過　聖君伏生猶未老揚子扇

贈群

新新

久而

政虎聞雨書民魚驗白今五湖成大役累月示直

陰避世甘論樂今古述二首

愁霖

景王之鴻基述二首

帝氣宜承序　賢王遂啓封建分勞　唐春筆別

恰悠容地接荆衡勝人多宋景從行看江漢永有

處不朝宗

成古溫識往年仰今儀邑隣豐起處路仰代來

利新開運光蓉西作池寧知飛鳥翼

悲

送文司教北上

寄寧崇儒教并經過　聖君伏生猶未老揚子扇

贈群

至後徐子見過

送祖暖姚太史遊京

送項生入京

閬西送客向陽水亭施路隔天外雁舟泛雲中

色帝典虞堪亞皇圖漢木加行晚入禄閣載筆長

瑞華

春日訪大林和尚

蹤跡入空境看心媿此身縮巾蒙小結挽鏡爲宜

問石壁初消雪鈎關又滅磨半來花落盡猶自不

知春

黃氏中表邀余兄弟展其先塋

盛文川原改春深雨露思亂杉迷故道荒草沒

古花成千古榮名自一時寧知渭陽水

元池
經石湖登治平寺谷
□□□臨湖上春光似何處好
□□□水知流止有花中色登臨數王朝興
又公
四黃子賦詩沒後受戚之弟爲令
幻住無安石禪公任去留懷從一夕夜往向五
□□多情舍西陂近沃洲題詩及鄰舫支
令休
四月十四日
仙家無甲子臭依紀年辰首夏逢山會終宵聞雷
陳黃猶未滿炎月已漸成輪不見繁荷客何由看
異人
齒歎
齒錄非余望形衰抵角傷未須論舍在正是爲唇
亡守默渾無語歡歌漸有妨閒中空藥何得似
張蒼
市省家園
浮市淹時久桑陰拂夏長年窮黃綺與商洛舊相將
□路非園客齊心似藥王朝來觀後失

元池
悼懋上人
一白過春院爲花悵別離寧知入定後忽早下生
□懷草人間帖支銘座右辭總諸解盡理加遠方
□悲
汪子妹背來言遊舊雲未果此寄之
□□風霜攻生涯歲月深移支鄰狡鶴早晚北
今

夜泊鷹嘴

青山行處近白社到來稀城化途猶是壹俔殿已非香泉流壑滴花雨入林殺何事烏棲盡僧船載月歸

始登玄墓

鄭嗣開山久論玉結廣湖光同練水梅樹卽珠林客與乘春雪僧齋洞午陰空翠枝勿剪無穢是禪心

悼張婁之二首

憲也初非病桑乎竟是災染恣閒蕩門掩見花開總帳春風久藜燈夜雨泉從今斷雞黍那復故人來

居然花月在良友竟無存易下齊山淚難招湘水魂蓬蒿仍舊合松柏已新原扶醉同埋骨空思聽婦言

子約惠辟奉訊

靜攝應無忘塵勞輒有煩才非類擁腫德或似支離燕坐停琴後朝霖罷灌時向來觀化意棚笋生枝

送張幼于之南都應比

老至惜離群昨來此送君三山吳地盡一水楚雲分幸敏工題賦徜思善屬文猶懷壯夫恥直欲棹奇勳

答徐卿見懷二首

宇宙遙引望良晤近何踈以我丘中想開君湖上居花飛人別後木落鳥來初祇有懷行酒長令夜闇虛

芳歲無淹駐空山忽報秋時危嬰客感節序念離憂悠悠天地間蕩蕩門巷幽人亦秉志出處豈無由

南樓

遠浦帆初落

少年能幾何欲老秋先至非常苦遇攜花發泛淮孫登嘯有恨宋玉賦無悲獨倚南樓望空山聽雁聲

憶歸

秋日王舍人邀游支硎山同陸儀曹

同舟叨二客扣壑此追隨情在山同賞時兼物共宜何須堪招隱偕賞始應知

在斯

哀弟子約四首

九汝今爲痛弟流秋華粲風塵客
欵內孤兒泣帷中少婦愁獨持遺草去忍有久
留求
一宵聊自免萬事若無營琴綜道遙罷官追德
志遠嗤今弟法讓媿難兄何悟桃園當車來異
生
才難合憂時病易侵形全應驗玉藥誤爲投
雀生前遲啼狐死後林却憐遺令日指季獨
心
館茶方紹暨遊總忽張臨池留翰在撫座惜琴
花盡歡娛盍盛宵淚長猶言何水部詩思滿
江鄉
季弟子約華當東歸杜門却掃日延方士
研味道家之旨流覽衛生之經若其長生
自保或能與彭老同作宜其去世後而跡
常世留長今秋作疾床第者七旬
捐賓客於一日悲矣豈茲絕響玄草徒存哽
悲矣豈茲絕響又安可
痛耶爰賦三
成者其辭懷以
酒以良友
各八之歌以永哀和以泄哀思焉
句者必不能忘情
遵江渚拍浮還涇陽二首
王若與余爲兄弟之交不通名字冠
仕路二紀彌殷謝秩宦山中信音
驛數聞而光塵罕覩即後忽篤疾情
乙丑春正上元節後
經而來以其銘見
婁文矣初對於悒
又思中之一
陳處士在同
客處鮮相遇君時
謝心誰把劍撫牀獨
迹一朝謝離心十載還
夜擊青山裏春朝越水門王泉村到在島情幾
處禁
二月十三日與楊中
宰集吳氏園亭
恒客方浹月夜宴過花辰不
酒似良友

曰夜鐘殿寺北樓 株歲文會抱矣
歷代叢林敞齊闕 水除觀梅東雨霽問樹識年
佛供移香淨僧窓 影月斜夜深鐘梵起風處門
花
妙華菴登樓望太湖
野寺人天外烟樹中二山惠橋接一水
浪跡俱成幻浮生作福空壯遊前已作
長風
忘年公子道德予約
重陰交正當忠恵
客居依門物化有自驗
餞別
天池通朝倉御張文學往因春興因送
烟山月分歸思倉緑花初
龍神
贈陳子修道天池
文學落漁山月禪樓勤餞誰快叔文文
相院
徐徐攜遊齊臣
送岡上中秋花
春日諸君
山水玄鬼田風
大空一何生公
香樂史今是王
雪
春日諸君
山色八仟士
山色清明列水春月當
擁旨寂有況乃仁福空壯遊前已作
一五
音塵
本庄重慰
勾本池信氏里成人信
專臨溪樂郷細逸塔落花空材
旗鼓
贈都司二首
化作
流白日閒新光芳樹徑
無求
登翠生前能金錯死後成紫風猶擬
陳子修道天池

化雨堆上…
…
…

吏部 侍郎 臣 王鴻緒 等 奉 勅撰

樂府三十八首

和家兄山中苦雪之作

嘉靖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作

姪 緊謹校

集354 166

仁仲叨逢李交游幾託杓頭月兒在葉書
紫泰路裏仙人掌丹竈幻令神寧知龍劍合復以
尸解逢魂驚客轉蘭堪把鏡新拭意徒欲掩合
意詎能申

詠河中蓮花

[illegible]芳春花不競豔秋影自含
[illegible]長行歌臨衛浦香不憶
[illegible]徐傾盃幽情學製裳將無託梅溪同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超力逸和歌兼似康樂泛清瑟風吹渡朱簀墜
石苔侵殿突出竹階皆正前輔萬壽宮起示同行
過井防校轉臨溪傳曲水九曉告稼滌干
塲湖清遊樂交唱各言志并十韻奉
義設大宴務令盡歡各探一字得慕
各盡其分卯酉之際頗及沉醉
物情不問公私流涕大驟同習匪酌
驄驟表集英會佳難再斯選也必彰詩能序終
讓徒自愧臨筆
詔狀二十句

一自嬰時網移宵若編潘史遷尚滿室公冶縶圍
門果被儒冠誤從知獄吏尊榮多宰辨蝶淚盡
聞猿易枉雲梯跡難招宋玉莫徒剛懷楚泰未見
理秦冤市遠應反杼天高奈覆籠金鼓對蚓戶忽
難望窮泉良璞猶仍抱明珠盼尚存倘然蒙察識
猶可報君恩

獄中聞磬本來常盡地何勘入呼天猶未
汎憂悵往迹倚扃非來端安自悔收北海即念繫南冠風成遶維繫鴈方行
忽難祇將形弔影無由羽接翰池非斷岑草憂生

敢恨聖日微須監前霜夏赤冥往悽宣室對坐
使夜空閑

十一月十三日曾江泛川旋前登城歸詠

寒江平淼淼中川輝相鮮乘流載節紅滿影發樓
船皇獻合春陽簡軍帶長烟萬艘競燔火千門紛
管絃隨盪漾樂懸掉迴旋川曾經故宮裏為照
流雲偏非登樓賦孰見唐山篇以序登高興臨水行
樂併慚然

哀蟬兩生

孝友悲泉仲青年伯氏先憐茲雙白髮同爾閱黃
泉誰草何曾宿棠華不妍馬伏陳外禦斷夜
臺邊過客徒懷劍生父或絕茲臨喪獨無涕齊物
詎須年

觀虎跑泉

白也開僧舍吾疑禮佛泉忽從衡岳來幻甬越山
前金穴神龍吐銀牀虎眠碧納宜聞竹色瑞併
成蓮定識開心偈流知出世緣從茲功德水常普
法華筵

廬山道中

漢江非遠嶺廬嶽此經行陰壑雲氣幸幽認水

聲音處明陸機在鎮北將軍
瀑明烟霞一投跡松杜
物外情將從遠客謝徒娓昔賢名今夜東林月寥
琴猿鶴驚

明遠樓

嘉運開文圃祥光引高樓星疏聚奎野地似接滿
開氣以龍躍招龍躍時刻杜浮槎遊入漢窓月淨
含秋曲夜神收降江清注流縣知君宦敢應是
楚材收

送四祖事

若夫翁宰雙[illegible]明據新[illegible]上游
汶陽雪而獨[illegible]岱成服春倡押
向爰曙客之許[illegible]南轅方聚眾僧莫聚
鳥去非幻鼠竄為突記點法以猶來鹿衛
花而自獻門投[illegible]上乘聊賦送篇

談經開四祖結宇在雙峯玄儒留真侶冥筌出慧
宗招提照白馬幽架青龍泉淨鉢山深竹
龍鐘飲河遂啄果在經忽解松花社香泥印衣留
寶露封同茲探象教一為謝塵跡物情徒散
常客思憶

送方仁生

別有當世務止
大支遁愛山託名都而寄跡墨摩泛海遊
定水以開心仁[illegible]樂彼我同情矣嗟乎
余[illegible]故詩昌長[illegible]明景秋湖舟詠招崔宣
系[illegible]平帝南而長客詠江沈而獨遠將欲
入室門以授[illegible]路以啓迷受想徒與
業該木子幸希厚[illegible]

二公俱成道李山並相[illegible]
傳峻嶺攀[illegible]谷深叫奧[illegible]
空圖照涌泉汪水[illegible]
思飲天白茶景[illegible]
見度迷川

觀舍[illegible]琴予本[illegible]
湘綠路[illegible]
律眼神[illegible]
高足定[illegible]
鏡花前客有[illegible]

逝在故川

嘉靖己丑至己亥十一年作見政學米

歌剔來使寫黃集　男穀讎校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排律三十首七

望學仙者歌以時

在王訪方士處武學門仙

平生不求富貴光

白雪陽春歌

問君何之不

自非神女

無正

人間安得

臥病

簡吳子　首

東望滄洲何日發之

安得化人生兩翼

西收白川去幽

少年工聖工同日恭逢招延馬平准道有作
杜陵移居名步頓散紫
月逢臨准同推仁入楚
洋揚鑒

[illegible]部同居作吏情
[illegible]公客爭投贈高談析衆
[illegible]從兵拿獲[illegible]湘鄉温
[illegible]中聚[illegible]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數金[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安山曲[illegible]
[illegible]潭影[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

過何山懷梁二十高士同諸兄弟作
[illegible]推名獄摸[illegible]
月寂臺[illegible]
[illegible]
一來遊

齊土代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揖列侯嘆失厚
月旅寓田風冲
險道漢水走迷
須酒稳訴調論錢
能存北叟何必
乎生寥表在木
宏武湖供事
澄虚一溪後千
華亭逢海水自
夕郎葉門存
鉅可當
閤王宏策府漢
湖輯軒萬國至
不殊地專東觀
仰聖謨
別為慶寺構中
時光和暖白
奉如許客檐
應共水無涯
次王兵曹使楚

一葉兒花千里楚
方遥天應獨隔水
為翔荒洞猶傍竹
與不忘修井鶯
晉滯即陽
代東因令弟泰
何事投荒久猶
井眼新染正
知孫學龍蛇
愁春夏枝錦
一問子雲奇
諸比部大公
何處求梅福
龍市上人應
仰聖謨別為慶寺構中州匠錦陵
時光和暖白鼠偷竹席宅幾
奉如許客檐多山鶯交
應共水無涯次王兵曹使楚
安形容
被彈
李子初遭沒
有積日鉤金
易傷心難
危途後誠

嘉靖庚子至丙寅十七年作見安雅堂
渭州前住蓬山集

男教諭

安雅堂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七言律詩五十三首

送出左按贈吳純叔同年

珮聲初散紫宸朝仙侶同携數仞轆轤風迴
日歌翻翻鵷鷺陽春雪詩成貫至香猶在文似相
如渭未消君署上堂非喬篇余從蘭省慰招邀
倫同拾事作

秋雲忽起驟微花獨立臨風寄夕暉青鎖每移天
上拜黃門直後日邊光漫將令色思瓊樹會有新
詩時錦囊演字名偏合倚從好陳滿論荅君王

七夕舟泊子固僧住山錦浚南抵日周花開苒引蚤蛩依傳令節驚
秋代喜鵲之有期空漢迴牛女不
動波華生露氣偏度一笑凡知人世難
送吳二純叔便道省覲
玉堂仙客錦衣回蕭艇悠悠入平便趨嘉落梅限早開吹笛最菊
定升陽江須惠好音來
倚照孤林白古越鄉形勝地赤城霞起即天台
設日候吉左順門值雪

曲池平欲向西宮步遥事共言平子賦方成

清丁丑遊谷氏東園

三家同業帶城隈考槃天上開仙客丹中

入日暮風起江上客有高軒御亦過雲起若屏

水從湘浦接烟波浸四明月傷千里史遣回

風入九歌白如滿君子永遠遥何但電飛捷東武

陸門歳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歌行

嵩山巳丑庭宇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乙
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作見收李
洛歌亭來寓黃集　男楙澤校

七言歌行五十六首

九日登中嶽作

九日登高皮日休

九日登高望遠天重陽佳節菊花鮮
酒中已覺忘憂力籬下寧知入檻外江
上忽驚歸雁傳秋意不見征鴻寄遠篇
何事年年對風景陶潛不見令人恨

夜同行舟來故園作

夜同行舟來故園杜甫

夜同行舟來故園客中初見問君賊不成
故園對月空悲切應有家人淚滿衣

春日成懷因呈李安

春日成懷因呈李安

得罪同群水宿風山雨地名人不到楚山重
中峰衡木常流郭外門新竹序鴈原今日相
逢信相憶此生難款不堪言

集354-184

青山別後劍思君獨臥朱堂絕見氛其載雨行連
好事流霜車馬為論文曲江秋水動摇日暗花芳
陰入幕雲公子從來能愛客貴門不酒亦相招
　　答蔡子木初秋約遊之作
官閒似與招宜朗鴻行俱起獨遲徘徊移步趣
物候望山水遊在參自當廢琵琶書舁自隨高流潘生歸畊畴白卯回詞臥動秋思
　　七月六日訪蔡北部作
江郎身寄白雲司戶近青山到早知門下客多半是陶潛
陰滿徑垂行樂無宜淺夜來從客意偏門前比屋皆絃管
　　五地曹初仍同蔡北部夜飲
洛陽年少似君稀能領新聲中校士轉求坐門下憐
　　贈太司馬張公邦奇
北闕時揮麗藻動所宗幕中校士轉求坐門下憐才倒屣迎文武古來誰得似蕭侯謀定功成
　　奉贈張補之治士同蔡北部作
生逢明主幸同時作從當年看名花半門出秘書延
閣校奏來薄賦頗有史筆如許論事
倫正在茲更迫張華入賀士席間有陸機承
　　寄盧德儒侍
名祖似與辭猶同我江城集上人不來望
白入林間三逕若為通客山水種樹冬
移禁苑叢不是策駑駘閒後堂中
　　送宋黎軍入覲二首
來朝初進九歎常流君去今明發恭趨
推阮嗣流君去今明發恭趨樂須成周
　　送太學王生還舟安
從知楚國多材地況是君家美業人博士見時推
講席中郎迎後動倚裳為起歸思月下猿

嗤恰別神若問太沙書避客貴生今日尚沉淪
　　贈太司馬張公邦奇
清朝供奉早知名是左事解論兵養軍機憂
北闕時揮麗藻動所宗幕中校士轉求坐門下憐
才倒屣迎文武古來誰得似蕭侯謀定功成
　　奉贈張補之治士同蔡北部作
生逢明主幸同時作從當年看名花半門出秘書延
閣校奏來薄賦頗有史筆如許論事
倫正在茲更迫張華入賀士席間有陸機承
　　寄盧德儒侍

江上曾看隱石渠幽情終自友班荒前愛也
花柳郭外疏泉學養魚漫矣年從林史暗流
混野人居年來尺素長相憶莫作程康不時書

寄許虔州

城開白帝錦江連見說仙郎甲年加惠已從鄰
境去猿聲偏近郡齊前相知文采流巴蜀黃霸功
名在頻川應是漢兒求史治北闕相府踐英賢

寄王地曹湖上

禁湖秋盡渺芙蓉憶爾幽居定幾重賦文應知
聞閣近鍾信是仙源人不到恒餘明月得相從

寓孔督學

憲府新聞赴水東瀛洲似與海門通登臨未盡
秦上文學多陪後來中一白西京留行遠今南
國奉餘風幾人修刺懷衣袖為恨無從謁孔融

得稽勳報

漢廷不調已多年中歲何期得再遷薄祿祇緣
仕累非才幸取聖明憐回看舊省喜如傳作郎
衙豈是仙裴航清通方自媿逢人莫許玉山看

募兵作

少年若是可遠未仕門南未還門夜夜征鼙不
騎少奉心幾許奇蹤事宜問不羨終能算性[illegible]
嫌空履問音消作息風物異年年柳色過墻

曹尚上贈王進士宗沐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七言律詩四十首

上板畫舫招侯子霽昭擬懷古賦見寄奉答

世路悠悠不可論逢花併鳥聲飽照避人多
名山藏史千秋業勝地思飛百尺樓
客子一生長日宿向無俗事晚情投
文韜奉贈父友羅公八十自壽

年同渭叟能跡況復功成劉約溪與郡賢聞人
盡慕歸田早與世相忘聽興閒成酒稱花宛座
詩數推君最眼中生書癖在尚思散帙對樂豪

贈華子潛學士

暫辭供奉在西京南國聯歡更舉觴
勝事更餘花鳥興春情校罷一山多
臺賦已成聞道自當問寢門下客何由覆樹一相攀

嘉靖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年

作見安雅齋 男琳 訂校

是日司勳集卷之二十六

七言律詩四十首

上板畫舫招侯子霽昭擬懷古賦見寄奉答

世路悠悠不可論逢花併鳥聲飽照避人多
名山藏史千秋業勝地思飛百尺樓
客子一生長日宿向無俗事晚情投
文韜奉贈父友羅公八十自壽

年同渭叟能跡況復功成劉約溪與郡賢聞人
盡慕歸田早與世相忘聽興閒成酒稱花宛座
詩數推君最眼中生書癖在尚思散帙對樂豪

贈華子潛學士

暫辭供奉在西京南國聯歡更舉觴
勝事更餘花鳥興春情校罷一山多
臺賦已成聞道自當問寢門下客何由覆樹一相攀

嘉靖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年

作見安雅齋 男琳 訂校

是日司勳集卷之二十六

吳子仁舟次遲貞

仗劍吟歌出帝京楚江東去是吾城僧中淨即
應久物外浮名本自輕元箱易傾窮處淚忠作
遣別時情殷勤記取臨溪意正及長下步草生

戊申除夕

帝京明日憶朝天客舍曾開守歲筵一部鼓聲非
道路空將夫馬伴韶年簷邊曙傳花外燈影分
宵落酒前祝向東皐理春事張平今已賦歸田

予約弟從

昔從都下人生事何似更生在石渠札尚方初
賜後綈袍中欲總須條高才自合隨金馬博物還

[illegible]

應辟魯魚是公退回步江湖去音多行潦合稻
[illegible]都水使者小山招家閣

[illegible]

[illegible]

部守令以見訪時多治水

白鷺漢書[illegible]

汪上寄程茶酒

有臥高門客杜湖清風在釣船承
作賦教分六館美歌經漫回下杜思公[illegible]
門隱蔵星為問美蓉池上客可知江畔有

報恩寺淨閣

明光九級盡瑠璃巍為蒼生玄功誰惜貴池上長
[illegible]後基同白馬踰名許峯在[illegible]天接[illegible]

集354-191

從下於窺谷龍欲與多賢事余江線善題碑

金陵懷古

平生踪跡半京幾別去道上收珠多
按劍市中擊筑幾沽客宅訪書
客已非莫學龍雨逢向潤亭歸
宿雨初晴凝眸童子掃天氣未宜卸裘看
春來如意與何人在宜指潮天路湘水遙
連海津嶽岳若逢秦始後不知留仗與何人

普德寺

金寺臨南坊六朝高塔影落田沙路月宿之
空林外青山望路遙投帶楚江湖老僧宴坐眺
禪定送客何思迎意

溧陽旅興

小邑寒深歲復催此身如寄未回
暄逢客坐看山來氣來瀉水有
是堤鄉臺欲知慕髮俱淵盡為制心
題史考功池亭 地即謝公墅

名園十畝與城鄰日夕風烟重眺新山
水從金谷瀉成春渡

吳郡 皇甫汸 子循 撰

七言律詩四十九首

予約方有南役留金陵自僧出處何常定江分八月初三日舟次江陰

江分八月初三日舟次江陰

嘉靖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年作見安雅齋禪棲集 男琳註校

送張尚賢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發京貽諸同好

朝槿慶植思依依身似先秋一燕歸失路黃能猶
羽翼停雲惟有戀音徽亦知手版迎人懶無奈心
旌去國飛聞詭漆園莊地近將從傲吏息廬村

贈譙司法

才華蜀郡古來聞況是譙周更不羣半歲揮毫驚
白雪明時射策致青雲何開恒嶽鵬書遠永憶巴
江鴈字分共道持平能獻納坐令一舸泝君

得李伯華書知余往瑕感今追昔有詩答之

逢時四海羨彈冠何過龍門下夜闌忽漢東歸依
秦俗幾憑西昳當長安環堵見何山尺素傳來亦
自難更道巴川多勝蹟相邀裴洲共探幹

訪同年李伯宗於高陵官舍

仲卿歸臥一丘安舍館何鄰千里對書帷高樓頃
刻開盃盞基地別墅鳥行殘雄心每向尊中發家慮
翻從劍外看自媿交知成白首猶持夫劍倚人彈

贈劍奇

訪谷繼宗識自升陽令

尺馬茸裘下北平關山殘雪賦東征清時解綬閒
陶令白首談經數伏生載酒花間逢好事結廬泉
畔來消莫問使君能好客才任公交送公招

武林追憶子安

曾見裘帷向越風北閒為山厭承明身隨零露

兒盡恨落江湖夜來平地不傳池上薔薇花
繫省中情湖心詩寺閒題遍留取山僧護姓名

椒山訪葉令

婆君弊邑賦歸田仁者枰園任轉川松下持經聞
鶴花間洗藥候鳥知客避迎何
一門玄道
送余比部
行入嶌山中猶逢仙吏錄長生鐘聲風雪知
長生雲霧若夢忽去對越山傾
酒行歌混人境寄謝恩省中能法遠三天關下行
思總一麾予亦周南留滯者參旒搖手各淒其

答江總杜

問是西京作賦人宇省中年少好推賢早承恩澤遲
詩妨落風波外高僧不
命名來聞赴會期

懷鏡湖別

江流幸逢君春正暗當觀章東蜀遠
迎醉歸梅乘湖仁閣內閒門試石郵中次
憶前宣城相思久不見亦知能頻先
浙閩中秋月
九日閣下宴
重陽下官追送
相送勿遠路最陰
送盡心隨湖水愛
花成戲陰李門行
右五言

雲林路斷仁成舊天社
霍湖旌旗浪谷鳥還
花社東行杜天中那可
參事陽下官追送
相送勿遠路最陰
送盡心隨湖水愛
花成戲陰李門行
右五言

閨閣夜深沉自恨無嫌歲華侵女伴
契從隣家花燭幾迴禁蓋不住偷
窺照此心自分紅顏非舊日承恩車
送沈禹文還朝 一作余赴南粵
故鄉亂後惜離群得掉江皐一去君
自愛退食應依數相思花發對滄
溟日暖梅長寒未定知開府待參
答楚執友見日即歸湖墅兩更流鹿
二 或五月颯如秋帶雨
巢語烟銷殘樹見花愁客樓自可悲雙
將獻一篇却憶題詩李嘉祐猶殊烽火獻長洲
二 塔寺
唐朝物寺在山裏住
帶雪花深幽徑不知春松
衣閉六扉西外木水開數地教
太常引詠落花
綴帳露筵各有同長安
舍泣薄質隨風易損神
路不如塵朝逢塵女衙
得報寄王維詩

七言律詩四十二首

秋興

旗中別去二年多海上歸來未息波借箸何由開
投鎮月明千里聽吹笳周瑜旌節屯江左王濬樓
船出海庭開道西湖鼓吹歌舉目喜山
送周子顧總憲入覲兼省督學政省
巴江雪後回春水遠見揚帆逐楚雲花發錦城多
藻思猿啼巫峽奈愁聞飾車番部新詩決叫引諸
生舊論文敢是我之心慕
寄嚴方伯
平津開閣向城東門遠雲天豈易通政治古來推
魏相文章今復見燕公滿市將四優若彫矢先
寄許中丞
馬上相逢開右使袖中因出隴頭書功高自笑還
秋第道遠猶煩問索居沸淚空仍灑夢斷一星疑
地牛為魚年來無限恨孤鴈但悲秋
春暮
春盡餘寒衣尚重朝陰黯慘芳蕤色將渾隔雲
山外花事全銷風雨中庭果未能遊五嶽宵猶夢
是海三公年來防海催科橫浪說歸田賦最工

送李中丞還朔
方兼寄朱九巳殊一
山護瑞別應嗟蜀道難
須與民看峨眉高處雖堪臥恐負超謝安
明報紀事
小蓼氣鼓不開場三殿同災特垂恩王須殊雅
上官應文章正心自是安家寶漢祀何
收村深道想千官趨走地却於內丹君王
新歸宴節制稟上朝廷移任來遲
賦去昌開筵誦采風遥知海旌容啓門果動霊光題
頭秋作山長白雨前頻駐馬獨行漫樂條鞭
簡王舍人
閑居偶品風池宿會共當年信宦五夜望劇聯
劍佩明予告謝綠袍初拜箱在兵火移
家白髮新獨憶題詩雲中希鳥來重夜陽春
答董子元太學
山居牧寞誰相問海門夕不通雙鯉悼心信
夜月一帷空老雪兵後得書未見

二月一日南中梅雨後至今六韻想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分在斗牛徐孺才名誰得似無須解榻欲相留

錢江夕泛舟人因指括蒼感賦

文章與軽樹木凋丹楓江岸似花饒半帆布影懸
仞月幾處漁燈點落潮侵世不好辭賦賈端居何
用簡書招白雲東望蒼山路曾記當年誤折腰

送日者朱氏

主居布卦似公明盡道宋家有建平獨坐乘簾聊
易人來叩戶已知名吳中再至還軽組洛下相招果卻真
作定郷莊置驛遠謁賓新題殿閣聊金馹何處是澄江一曲對宮城

壽吕光祿

聞買山住人物通千峰紫翠一窓前門來客騎馳
青光滿司空是白雲邊峰門暗度微雨近
帘尺書何年來太白東遊興郷愁清夜聽水懸

嘉靖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癸亥
甲子乙丑丙寅年作見逸山稿

男琳謹校

皇甫司勲集卷之三十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七言律詩五十一首

苦熱行

西來赤坂道猶阻南望炎州井尚融水戲欲浮三
翟舸從遊曾侍九成宮開櫂濁酒臨池上仰視明
星起夜中惟有玄思除熱惱美人何處遠清風

訪史恭甫于鈿官山中

仙潭如鏡不飛塵花逕深藏洞壑春盛渾蟠山因
作主郷莊置驛遠謁賓新題殿閣聊金馹何處是澄江一曲對宮城

雅化玉人間道大常方禁酒步虚齋夜朝真

王守溪趣

仙帆遙指武陵西幕府年來譯鼓鼙行縣雙旌
省欲向山丘馬任攀蹄涔波已覺秋風颯澤火猶
憐芳草萋萋望中郡舍多脩竹六橋何用羨餘堤

送范進士勞軍還朝

早從劒佩接仙班遙捧絲綸出漢關解榮盡須臣
士賞蘇綸寧識使君還鴻飛與北春前信桂發淮
南別後攀兄弟才名誰得似古來一陸自雲間

九日送郡守吳山參高

西歷群峰刨上雲端天下瞰五湖流草郎治郡
公暇自傳琥山況屬秋黃菊紫萸開勝會朱幡皇
盖引仙騶古來風景寒帷處非是謝常落帽遊
王祿之同年六十寺少三歲而同庚八月聊
託青山之隱相要白首之期
同時竭帝超擢鰲甲兒爲郎慶此身介壽幕輪新
子養生同遇庚申右丞兄向多超悟內史攻
已過五秩入香山堪結社幾迎花下特相親
久自泉鮮花川回黃張二子小集草堂
經宴相稽白雲漫延三益啓斜照歸來海內空
言相見江東好盛文油幽公幕留商陸花隣閣
今無餘亦留山幕木人何似猶消制岑牟爲君
不復子約弟昆兼作
同時避官住開居却笑老悲牧豁綠餘際裏年華那
可駐林間風物已堪賦北海亭東山絲竹何須廢北海
驂亦未歸莫訝日長纔一線春光漸喜到吾廬
庚申除夕寄兒姪
明堂燈火夜深時試領依花更舉巵陽氣漸回如
史識姓名猶有待臣知花開北闕年年見楊出南
秋水思若說先朝舊供奉君王應恨不

五月書懷

麥風吹雨昼漫漫信是江城五月寒病起入山思
杯藥客來開悪強籬低花容度公老興原非淺簡出
榮辱縷縷意內情蒙官賜扇賜祇應留作好好看

贈何侍御

古來嵇獄誕生申西崖疑信作讒朋書逢衣
鴻客動搖時見避熙人杜章滿眼中華抗志深
埋都下輪奥圖遺風好欲采對君祇恐不堪陳

嚴公解相還豫章追送湓陵作　首

古來開闔自平津幾見功成得泰身逸老特蒙優
詔賜乞骸何用屢書陳東都供饌南驅乘
行連去輪歸到宜春酒應熟散金雖欲會鄉人

明時危　聖化年餘始得衛　恩深直為水池
宜非薄榮恰同花德是新除縣家歲給山公粟門
巷高懸薛氏車舟泊吳江秋作冷野人歌為獻鮑
魚

今時元相古疑承寵德朝中又見雜賢兒
石臥雨來應就路公徵艦陳兵衛遙張幟色辰郊
夜舉燈若訪西湖看遊寺休將王帶繫山僧

喜看春日入新年老大逢時倍自憐採筆須拈
勝事膠盤行菜慶初筵寒塘積雪消難盡疎柳
煙散未全獨有審言詩早就漫將愁思答春先

春日書懷

憶昔承恩建宮時上林春色總相宜歸鴉已逐棲
枝戀老驥何因伏櫪悲南國幹花非壯日東山尊
酒是佳期長安紙價今騰否猶自人傳水部詩

春妙期子約山遊

閉關楔病百無營春暮惟兼風雨聲抗世祇應稱
放吏少年曾亦窺狂生長辭尊服從吾好靜對窗

花見物情兄弟古來成二隱西山堪作採薇行

答匡南王孫

虛左歸來歲月侵侯嬴猶感結交心洪都客散滕
王閣白社誰招慧遠林樂善一春顯玉韞題詩千
里惠瑤音忘憂柳色今何似攀折東風恨不禁

送鄭比部文茂還朝余塲中所

余遭兵變諸君惠貝貲共結忘年友相期不負
先人故宅近戊垣別業新作三畝徐竹千竿客
栽花開門徑掇新除仆令洗飲澤長兒棄交
悔病寒陳減穀不羊均是累貶可須重門上安昔

癸亥除夕

生年六十經除夕歎歲重逢甲子辰忽內昔叨清
宦此中今歎白頭人旅裁綠鬢誰多福早辨椒
盤五辛門令寂寂無長物門前但見柏條新

早春感興

春逕今歲閑庭往事多

王百穀示余半偈齋詩因答

齊迴半偈學維摩榻對蕉陰勝碧蘿已辦狹香堂
宴坐無煩載酒問奇過晞殘好鳥春忘却落盡空
花夜若何爲訝右丞傳妙句祇緣許思入禪多

送楚愚副之魯悟蒼人也余曾治其郡

去日忘却人間世歸程重迴長者車芳草客程聊
自慰故人何如風東去聞弦誦報政南來雪滿裾
非禁地霜威猶是避聰餘

抱

春風雨後花稠長日園林坐自幽非海以才蒙
謗缺東京何事狀清流欲除煩惱空庵坐悟道
無是淚滿衣君門路入諸門深著作郎署況稍未解窮愁

工元美喪幼子純約

作

阿七題詩自綺年新將珠玉綴成編共憐體出
宋後更道聲從大曆前池上來鵝思不假席間莫
犬句爭作同心一見能嗟賞詞人定動我先

訪白儀曹夜遊園亭

高軒後宅通江東早歲爲園象洛中歸謝玉階花石存
依然金谷路遊通遊看花石存依然

書景宋風曾是竹林流飲客夜來壚下憶稽公

無題

白石仙妹誤落塵秘市翻法華中因吟成桃花

留恨別去楊花可耐在泡沫江湖作客涯回首

面聽其言寄言宋玉東鄰子何以詮不成詠章

客淵明

詩余因奉苍

白日秋音梵林中君

人舊好不是高才逢春重入舊年銀燭秉將消

赤城山珠樹子賞雪不赴

異城無處不花卿自城南聽更鼓來遲

素練長臨戍樓似逐將軍夜帶寒影猶

樓御史驄可是梁園賦子虛

宋寧使思鴻門

留記殿帝王已年終石渭節下江天楊成林相留

遺澤折取梅花照影魚橫鼠聊自足北狄辭

賦有人作閣中乃報烽烟息詩書行當賜召還

嘉靖甲申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丙寅

作見遷山集

明詩紀事卷之三十

男林譜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五言絶句五十一首 四月晦同吳純叔憩劉氏園亭各賦以花下酒為題 五首 一壺酒為韻 亦能不是河陽尹那應鞅有

茸茸蔡方采婀娜擢亦能不是河陽尹那應鞅有

花

簿領不知春閉亭忽驚見幸有盈尊酒與君消花下

執熱就東皐陶然坐西日無言會不常所願心相

一

林深堪駐馬鳥宿不驚庭

江南千里心極北一回首感茲水上萍悠悠何所

酒

桃花搗三首 別為沈懷仲作

龍門萬年樹清縣一叢花多少迷津客時因戀物

華

生長桃花塢不識桃花樹試問玄都人已是春光

暮

卜地聊捷址成茗自不言祇疑隔隔棄遂接武陵

源

詠感

來似隨驚侶歸應却鴈行為問東陸社何如王謝

堂

有所思

理去何須寄情來即是思非緣悵茲夜翻似恨當

時

十六日對雨

夜月當空滿朝雲送雨來陰晴能復幾并遣歲華

催

雨館鳴琴和子約

迴瞻送雨來歲暮寒雲起鳴弦雜敬緣隔座聽流

水

臘月十五夜月和子約

清光十五度此度信堪憐再滿應同夜重看却異

年

二月十五夜子浚兄燈謎再疏

再吐金枝焰重開玉樹花非關耽夜飲直是春年

華

彩護交花艷明珠滅月君能留顧盼時得奉步
菲
送周以言再入蜀中二首
湖山重到日風景依當時越客沿江上猶吟鄂
詩
日落西陵渡秋來烟草多已無孔北在此問君
溪
賦得有所思
錦幕承君寵青樓寄愛深無門挽紅袖留恨與桃
花
謝寇公中丞
文園多病日蕭索客居時未得紅生粗抒方問藥
帥
西天寺僧即鷄峰
爾勒禪林山特勝長安公望久習悅向西
大
北仁廣寺
殘雨過秋履寒蕪翳多疏鐘應老僧房寂滅何處解
衆
過句曲劉生

溪
桃川宮
昔爲避世鄉今是朝宗路桃花春水間猶自迷誤
蘇黃渡東坡山谷經行處
劉阮林中路蘇黃渡口津不知之楚客何似避余人
響水關
飛泉來斷壑聲咽不堪流何似函關客遙心寄陸頭

友竹居
扶踈北窓下坐處挹清芬爲問延年意何如陶令君
綠陰軒
亭前綠陰流芳閒往事念昔相名物勿
人自閑花落春山鳥哢安
晴谷　人
人自閑花落春山鳥哢安
題桃花圖

陽

題茉莉二首

夢名湖承葉藤輕易綽枝素華堪綴爭趍晚粧時

名

題牡丹

一種天香異千株國色傾應憐花似臉半醉倚華清

哀葛姬

姬號時雲本出教坊雅善琵琶兼通翰墨

尤工於寫蘭一朝化去遺跡猶存

忽聞藏夜蟄非復逢陽臺何似行雲意猶堪入夢來

妙手偏禪偷芳心船與看

題龍宿山海棠

龍宿青山寺松深人已化猶自發春華

每上巡海行過已更不記其數

贈李本名

時人

八公山

舟江口

大別山前春水闊江天不盡帆行疾

皇甫司勳集卷之三十二

七言絕句一百六十首

塞上曲三首

山戎落日照君庵抗羽重圍十月寒胡騎
[illegible]年陰最苦曙星
[illegible]黃花高柳天淨火不動臨庭燭
[illegible]險亦知將士會憂邊

[illegible]峽口山寒倚雪危[illegible]
[illegible]克千里中原誠有策孤
[illegible]

[illegible]經月塞外人[illegible]波郊行[illegible]
[illegible]聽客不還[illegible]

秋日登玉門[illegible]

[illegible]無事安邊[illegible]

四愁二首

安白當年送[illegible]
南水化作[illegible]
[illegible]別時圓月[illegible]

平原花柳滿邊[illegible]

五花之[illegible]

[illegible]澤國[illegible]

何[illegible]

西宮秦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湖意不似蘭郎弄玉情
月落吳宮夜欲分宅求一曲不堪聞凡心也解非
藏裏試嘗何似虎丘前

再過安國寺

古寺蘇君昔每臨焚香端坐念行深笑余經歲才
重至臺榭荒涼秖茂林

留別定惠院僧

一自齊安遠宿家不曾來當海棠花下樓船直渡湖金谷罷宛陵徒
孤坐猶記山僧夜送茶

留別赤壁山僧

赤壁磯頭月可哀山僧笑使君來秣陵城外清
秋夜恨望江雲隔蒼茫

寄故園兄弟

春風芳草萋萋夜月湖江兩影起唐樂題詩勞
安寐平原綠草不歸來

寒夜聞門前水聲兄

風吹芳樹巴猴起知放洞賓入夜
自嫌夜深聽似十門喧

泉畑和月田舍林落靈寒花只
彩船鏡臺斜倚照來心

纔戶深沉半掩門巨密愁對月

集354 216

施子持冊索書近體戲綴二首

漢庭儒術有施雠經終歲談經了不休把手青門何
以贈但言筆札欲相留

肺病無能藝頗耽不辭留滯在周南新篁近代多
爭長惟向人間說流

對月答子俊兄懷諸弟之作

南北何如漢二京過過吳越兩鄉情謝家樓上清
秋月分作關山幾處明

挽張東逋以入覲客死洪州

聞說朝天事已非聯車閩畔淚沾衣空江寂寞秋
子安席上漫賦

病中聞已兒遊張公洞吉安

失路邪堪蜚遯行離筵忽起新聲琵琶絃是江
州淚淚簿都爲陸水情

病中聞已兒殺予古戲

名山探勝賦難成臥病江濱幾度驚未信不盈君
屬草童心亦自有高情

枕上煩心每自警相逢苦遲生浮兒六博聊
相遣瓜葛須知莫浪爭

東樵寺題張琴師故居

遺民昔日寄東林彈指部年去復今借問虎溪明
月夜幾多流水在琴心

古意二首

承恩每故亦慚新落葉隨風笑此身陌上行逢歸
家婦宮中曾是舊才人

閨意貴冬不堪北座猶聽歌舞時惟得無情玉
女仲一別開閤散氈眉

江亭大史春後

閨閣城外初傳畫角聲江溪前遠泛舟題詩何日能
和訪清真傳最五絃

中秋雨有懷乙酉年此

玉衛勞相念清秋明月高誰知巴江淹題
賦手夜深操筆對淮濤

寶馬垂鞭過狹斜金章紫綬不須誇可憐年少
敦實何能及謝家

斗城風物最堪悔一擲流光二十年珍重陀同游
無辜在可惜吹笛落花前

丙午生日漫賦二首

華山歸來歲復臨仝生仗劍慢橫行

子約弟過余草廬值余臥病對桃花賦詩
去作此本解
羞將明艷媚芳辰閉戶桃花浪作春獨去還回君
莫訝此中多是解迷人
別於先甥
江上花飛三月時暮雲孤棹欲行遲不堪相送情
物意猶自殷勤慰我離
梁鼓角三首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間不眠至夜半攬衣起徘
徊
朝滅啼淚雙行夜夜愁
太乙何高高上滿光輝於中夜燒火後宮明則錦裁為朝
衣
從君無別離
池上擷芙蓉不見遠人來但聞雙鳧鳴
山大何似王喬鳥雙雙
過夏瓶道二首
玉兔搗秋已深蟾光偏皎潔
湘水采相雙垂頭不忍
贈楚湘王生
客乘月欲入吳船裝雜劍一身孤相逢傾

昔在乙酉少年成行游二泉書院留題
壁間有無
[illegible]
今兩更西矣再過錫山快飲之即次答見寄日公子世
二十年前少小時伸官曾受炎荒秩滿歸來已白頭
月二十三日也
[illegible]
今夜舉觴還送汝隔年
七夕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氏多[illegible]

[illegible]誰向月明

[illegible]

紅顏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青海拂波勾日低玉山雲樹已全迷少陵避亂
溪泉却指湖東作裏
黃巾復逐馬蹄西泉車
陣不前能宅笑張融
要同兵後市成堰何似
外客啼烏知是卓玄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禍流殘喘嶂開雖公猶滯久陽來更開汀水暮
千曲何似愁湯日九迴
猜蜂爽年春正利下有旌泉一線流春草深時多
鴈萬行人自去不堪愁
松風萬壑引盤渦聞昔公無此波河流好西征遇
舉花至今晴血染洛波
過定西嶺客悵包作御節
兄弟逢時早策勳人言杠下有拔出海筍為問華
亭鶴猶顧故人否
仙掌山高
昔聞浮玉客狗茲僧舍成青草安得生涂句
滿令聞若可妙句口長
拾遺
柳年年陌上春過馬不見倚樓人若踪恨殺也
江亭望入峨眉翠幃幕
安定房楊太史客處樂人多按其詞被之
管絃
曹植疑神賦荼何徐陵新體風情多爭如供奉滿
手調翻入南中去夜歌
發滇口占

吳郡　皇甫汸　子循　撰

七言絶句一百首

奉和子約夏日郊居五首

炎日遊從羨遠新閑幽徑竹林間南中六月渾無暑猶記衡齋對宝山

半世無能恰似栖坐驚啼鳥落花餘愛生僻性慵琉臥縱使臨池亦懶書

坐倚桐陰岸角巾誰堪裹服起迎賓杜門却笑曹顔遠何事因疎恨故人

三水夢回帶草堂一行作吏又荒涼烏衣樂事多清夜莫向春洲愛別長

夢鹿初醒日上遲戲翁偏愛午陰時隱侯新製郊居賦不遇丁鈞未解知

酬子約見贈

許狀川横二絶句

端居自愛小庭閒詩流光照酒同試向南枝看宿鳥莫將誰思比關山

當年日向中門會久人皆信有情成恨烽塵吹解盡未收雙鬢又侵

題扇

步從洛水凌文陽倒垂山石浸人寒

見媳喬家傾國兩相宜

題梅贈僧

說法臺前疑素蛱香雪貝葉冬侵衣老僧面壁渾無語落盡梅花當雪飛

長兄齋中當畜白鸚鵡一隻亡後歸之於人哀賦二首

谷到花間問王人隔簾先聽語聲遲今來却作烏衣燕應向東家別茅舂

塵生窓畔綠陰稀不見錦翅舞依依欲君記取回來飛

憑王寘枝棲盡尚來飛

閒上人自雲門中竹

郎忙非受雙星約欲臥看

閒句

吳苑經冷落鹿地春風況是艷陽時繁花十里橫塘路載酒移舟到處宜

漢將功成落易生蓋山歸去不勝情天一片淮南月猶照當時細柳營

送朱生戍滇

行盡黔中萬壑山昆明牡秀五華間漫過銅柱鄉泣會見金鷄放赦還

題燕

綠窗軽絲巷柳針未頗依舊映桃花雙雙慣向春風舞愛得宮眼似趙家

題閨二首

月映湘潭弄益初清香先自襲人楹紛紛桃李爭妍一段幽情總不如

不堪獨不堪堪不堪堪不堪不堪堪不堪

不堪堪不堪堪不堪不堪獨不堪

不堪不堪堪不堪堪不堪不堪獨

裙皺祇恐凌雲化作仙
初着覓裳怯的羞絨腰約不勝染鬱花容多
春老莫道儿家恨太愁

元夕鰲下觀舞二首

宿雲堪白日清來火樹開枝夜何風吹碎銀花點點春晴玉容翻向光
中飲仙妹鶴水同水

戲柬子約

燈市才收春新月梅不勝嬌相携早辦東
山最何用許經坐寂

題沈周入景圖

琵臺高起圖成下瞰香海烟草裏歌舞益隨處
窗散月明性有夜鳥啼　布姑蘇處

春夜宿許給事園亭

子雷雖降時鄉書無廊東　在京師山

尚紡山頭一逕分半通門宇半連塘可憐僧舍成
灰劫洛監泉聲見白雲　在天平山

太湖風浪畫寅寅烟樹微茫接水廊一自尋源迷
去所不知春色在河陽　在桃花塢

蕩槳湖中漾出西山青　在太湖

朱將軍第夏燕二首
海上軍書久不通閒拋鎖甲卦羣誰知河朔
涼處却在警門細柳中
筵開西第午風輕長映氷山四座清氣翻成秋
氣崩蓮歌按出都凱歌聲
題畫寄衣二首前
洛陽繁花如錦王都守徐少府二首
昔年年春色在江南
茂苑行洲逢鹿臺芳菲應待錦帆來不須更覓催
花使一奉仁風萬柱開
二月二日
今年逢潤訝春遲積霰疑渾似驅時楊柳何因飛
早絮梅花渾已拆芳菲不惜衣
水部故教領新喚春光
飛花綴戶總是芳來素織腰肢舞行歌足多情何
春宴歌二首
摇落窮冬二月時未逢柔大亦宜吹翻六出花
成雪柳濕千條雨作絲
剪就春羅未試衣花間無計覓芳菲風搜絕似簫
沙夜征戍何須更憶歸
雨過泰娃賞玉蘭
愛汝庭蘭萬玉開年年一度石花來莫愁風雨沿
輕粉暗送幽香入酒杯
題畫寄衣二首前
少年折坂杏花枝曾共佳人走馬時回首長安春
色裏一寸相思
閒午
今年閏月兩端陽共對榴花再舉觴百歲幾迴能
蹋此不妨頻繫瓦絲長
勸樂詞
石家選舞按新聲不惜黃金教始成莫值楚宮爰
獨損纖腰能得幾日
撥悶詞
火市燈街夕宴初家家銀燭照華裾可憐九陌笙
華未半座未衰似得神
何內翰招飲觀園聲作三絕句
房中樂自古京傳健在輕調慢拂弦曲罷屈郎羞

得[illegible]閑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戲簡吳純

長夏園林寂更添思君何事減春心月明閑却秋千影惆悵描頭似但綠陰

題新紅

春色纔堪染旋中小奇曾亦恨東風臨牀若使羅郎見定折桃花賦比紅

玉人重茗酥花前壁月清光夜叮嚀何事花飛人別去却因閒缺悵應緣

重贈並少姬二首

雪中答紅梅清淚衣可憐淚痕深淺入相思

贈別與謝生

山中對酒

四山低樹翠良夜月中明幸是太平無事客扶衰何必更營巢

送王公子之白下

似恨分袂留不住門

題竹趣居

分明春影在江南江南製曲敲新玉欽聲幽抱奇絃寫不盡一枝風雪入窗寒

寄贈趙姬二首

重門能鎖是青春已記堆紅吵第一人抵恨摩綠有未盡却隨紅粉度芳春

少小名推作狀頭舞腰掌上不禁年來迴轉全

閒者未必才華勝女流

除夕雪二首

感春江城春已動寒猶作六花多太安愁得朝

客舍先占雪前壁月清光夜叮嚀何事花飛人

西窗燈燼未剪何事東風渾

未起柳花無拘留先

題竹趣居

分明春影在江南江南製曲敲新玉欽聲

幽抱奇絃寫不盡一枝風雪入窗寒

送王公子之白下

相門子客白門遊不為風塵為勝遊

上元渭陽泛處照黃武

豫章同舍諸君子

滿堂絲竹且停杯試聽梁塵落客到

嘉靖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
癸亥甲子乙丑丙寅作見遜山集

男燮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三十三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頌贊銘十首

靖海寺功頌有序

若稽古昔重華篤歷多昔猶夏之文祖德揖符猶
畝敘戎之績蠢茲倭瑣弄兵靖沫中興之名　聖
朝靈哉當其竊發也始逞貪殘中弭荼毒乃至焚
城劒邑斬將虔吏蠻構累年弥旬穹載國延四省
半爲丘墟上厪　宵明之怒簡
命元老授以斧鉞召募習流置爲材官仰藉　寵

靈武振旅凱還　明威悉爲此
師門人仍聞班馬於轉門外頒
功偉績通此世往聖之大較也夫日本諸夷僻處
海島洪濤巨浸人之所以限華夏也然浮陽駕艘
來風迴浪倏往倏來千里一息胡騎之蹄蹶不能
於此也朔漠野戰日戰且加
匈奴之長技不能於此也議者方軫北顧而忽南
圖向非
高帝神武察見狡謀款罷互羅衛布塹而嚴
之防鄣深之間不啻而爲夷乎迨今烽火稍

痍甫定而師處生林卅年汗菜遷徙之民未盡歸
農蕩析之婦木皆逃絨方且收骨四郊想冤千里
乙丑仲夏風汛忽作閭閻震動傷多之鳥羽落
於虛尤遇毒之大色變於淡虎無足在也昨則有
巡按御史洛陽王野淵公寔廢所莅汛民著稱歲
及瓜期圖上刻草方旺飾長與引摧生駐磨揚電
於乃令總部郭君為先鋒別駕刊君佐之兵備富
公歌公將中軍而船泰昌殿殿其後玄甲耀日
未旗終天申以日誓刻以宵江有一沙頻海賊
勢已測不可輕向者左斬以徇由是三軍股慄援
[illegible]
戰爭趨耳慴於迅雷日敗於洗久衆陰未徙而蕞
首俘矣生擒三十六人斬首數百級其他沉屍洞
羅自相踩躪而啻野者又莫可勝記也神哉王師
乎奇哉作御之功予誠曰佞昔蜮起民不知兵乃
斬木揭竿烏合蟻聚以此而戰折北不支今訓練
已久器械益利信臣精幸非向之屠販仁賴也長
銀竹弩非向之鉏耰棘矜也殊不知文安者弛常
時者驕以驕心而御勁敵衆父兄綏帶稚子咽嘯衣
非不練適以予敵恭見不堅操以倒授食非不
豐為盜糧豈可謂今易而昔難哉矧侯曳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時巡撫大中丞會稽周公巡江至史折簡尹公
以王事祇役於外乃由大江來奔于海上於是
餘黨稟首帶印綬經之養郡邑諸豪冬亟乃心備
財而下悉聽經指勤勞並可書矣稽首公亦
出御史建勳超升將相公歸上聞　天子平玉衡
錦衾鋪張樂洞庭之濱放舟長洲之死江左之民
生公大造而誰歟司勳氏口獄犯于寘古甫興歌
淮蔡既平宗元褒勳不有澡辭盍彰盛烈頌爲頌
曰

東南嘉瓌吳巘邁鏡爰及中葉寇亂是遘罷疲於
戎民瘁於徵翟不除訓十宝九餐于
肅條坐貴與會憂思報厥我自秦從
有金絕貝物產貴我父子
千祿揚　爰合
卜準盡休言何歎
言授鬼筮
象器與車人
宂甲未及環裝不成劍淚沉月魄
天降散隨颺督一日之間三獻其捷不戚不怡
秦民業於林虞功
時巡撫大中丞會稽周公巡江至史折簡尹公
以王事祇役於外乃由大江來奔于海上於是
餘黨稟首帶印綬經之養郡邑諸豪冬亟乃心備
財而下悉聽經指勤勞並可書矣稽首公亦
出御史建勳超升將相公歸上聞　天子平玉衡
錦衾鋪張樂洞庭之濱放舟長洲之死江左之民
生公大造而誰歟司勳氏口獄犯于寘古甫興歌
淮蔡既平宗元褒勳不有澡辭盍彰盛烈頌爲頌
曰

東南嘉瓌吳巘邁鏡爰及中葉寇亂是遘罷疲於
戎民瘁於徵翟不除訓十宝九餐于
肅條坐貴與會憂思報厥我自秦從
有金絕貝物產貴我父子
千祿揚　爰合
卜準盡休言何歎
言授鬼筮
象器與車人
宂甲未及環裝不成劍淚沉月魄
天降散隨颺督一日之間三獻其捷不戚不怡
秦民業於林虞功

勢如破竹算在終機渠醜既殄餘孽未夷民安以
燮士飽而舍爵高論擬徐馳譽徐馳謙謙侍御載拜
稽首　帝德誕敷恆力何有實服自蠻　天子萬
壽召拜上玄　靈貺是祖司勳作歌宜之元參勳
石海嶠永耀嗣後

汪清明降頌有序

當睹平子周星王子喬皇領而有感於君臣相與
豈不意哉考其遘會蓋亦巨魚勢
乘其便元首股肱之寄備易而備
難求與內容各得其人不用此術哉
紀超登三事爰紹前烈有
世宗之朝氣化本寧漫圖多警以公爲冢宰大司
馬以詰戎以厲將士龍旂鳥製錦流東阿之以
之任若鬼命義以周在析父由是風寒俗風偃
返喬化來鬼西戎南蠻北狄罔不屈膝來廷回面
內嚮匈奴憚其威德酋長稽顙請臣
肅皇帝垂衣裳銷鋒鏑志懌之所
未通踰沙越漠輪琛納贄者以億計公之力也遠

令上即位海宇义安以公為天官大冢宰統百官
咨四岳四代天吉手握王爵恒丰是司若左旋皇
絕於前山濤莫嗣於後山是來上歌牧之中辟才
琴釣之上凡内而司庶官外而九泉郡邑周不
鉴分深渭黨别來紫天下而其公滿許人日以貞
固 平天子乎玉 仁九奈陽九後黎
侮濟濟在朝野無遺將者公之力也在世祖時已
丑

世宗御極之八載也統轄四治指臣之延攬俊
哲寤寐幽人設天網以故之築黄金以招之山是
鴻羽漸階接路充庭海内去衆翕然宗盟肥犖
龍附翼以赴功名之會者上下晓然交欣工用相
得也旬若文華敷於藝乳治行著於郡邑恩澤加
於臺諫後軾宁於朝廷海内之人咸宜是升云然佐
不閱於崇品年不踰於中壽者多矣豫陽爵忽未
竟齊安留滯周南别陸台秉鉉非公一人而誰哉
垂聲竹帛銘功鍾鼎刻自殊稱制符錫公易以
綸此哉惟天縱公思啓行置咸可也而獨俞盛否
也而獨啼策共揆也而獨當力共奮也而獨克高
論廟堂之上而千里若見不越凡席之間而百世
可知 皇王若公以功烈紹矣日公西苔曰
世累葉名經武事名仁御作於前刊部正於後
公奚動為宜乎享黄髮渥井顏天
茅茲歲戊辰甲子始周夏五七
七 天子令宗伯司徽大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承議郎廷犯顏排闥冒忌諱不回避徙秩慰屺
岵增勞社稷稷荷利器成務人大喜是開爰迪厥子
爾獻於君惡不可忘隱焉用文前史所載異代同
芬黃門寧親曹家逐子兰日背指流悲微仕火談
牲堂反風漢止匪將慈靈乾昭鑒美

蜀國關侯像贊

許昌之像

晉綿關侯史祖東時後踰奮不顧身蓋
世英武絕倫生名將死名神火徒中微妖氛
擾亂惟翊翼同北阿頻丁艱十打地
厚天高背誠可貫ノ涔窮飲騎嘯笑談雲霧
叱咤風雷萬夫莫敵千里長征正直而重瞳猶
生雖有外勢中終氣概孰若我侯盛威不泯貌肖
芙蓉心行義烟家祀戶禋世紹其書

張海鶴爲少宰張公湖作

矯矯張公被褐懷璧曹侯試棘相榮卞仕奮
肅冥假排擇智效群吏鼎貴臨輩鮮不真訊組淫校智若蟻
蛾之怒螫彼虎出有紅祖謂侯流其頌
低節性高時會高皇引知後必大高門容軫盾
鑿公拜列侯遺引知後必大高門容軫盾

集354-236

斷[illegible]
王[illegible]臣或彈[illegible]相抗跋[illegible]於廷[illegible]逆怒竄跡[illegible]徙
長決[illegible]留家遭不造哀[illegible]哀一緒影形相弔秖[illegible]戚
[illegible]不[illegible]門顧罹我無家爾家[illegible]附匪我[illegible]子爾子
[illegible]父兮萬里毋也九原鬱矣太姑[illegible]能爾存往
[illegible]往育展誰之恩魯婦存姪齊師却兵矯矯陛子
[illegible]八閩惴險阻備嘗憂戚用成羣姊砥節傷勇獲
[illegible]內省寔疚急難之刺是圖是究國曰
[illegible]臣家曰義姊爭光日月流韋閭里小子執彤敢
[illegible]告[illegible]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都 皇甫汸子循 著

序集五首

三吳水利圖考序

昔禹抑洪水疏九川陂九澤諸自是之後築隄下引水灌溉東通滄江淮之間今廣袤四百餘里入海之野東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楫之便與禹之時無異也故曰人生其間者論於河渠而地理廣於滿江

郭國始開治之後宜官宦多求美利富之矣人情貪得不安分守故江湖之利常為豪強所擅貧民雖欲取之不可得也

卷三十五

吳都 皇甫汸子循 著

序集五首

三吳水利圖考序

昔禹抑洪水疏九川陂九澤諸自是之後築隄下引水灌溉東通滄江淮之間今廣袤四百餘里入海之野東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楫之便與禹之時無異也故曰人生其間者論於河渠而地理廣於滿江淮之間

郭國始開治之後宜官宦多求美利富之矣人情貪得不安分守故江湖之利常為豪強所擅貧民雖欲取之不可得也

功大哉興言之後百世勢而不支此世要在於官之使治後世之使治也元嘉癸亥之歲定是已刻揚州之政主者混混於於陸之流加之淫雨霖下下難

共魚乎甲辰之歲作

集354-240

師吏治蜀頗順其俗又別立儒林學官
功令論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使春
儒者無益人國而吏將為法家流耳舛哉史
廣平蔡公敦尚儒行以是賢之心求帝王之治
其也與舉學校孝弟力田勸課農桑之外
有蕭曹之風焉正右侯鎮簡守
置之几案以為楷範稍加奬
訴告於治矣由是捨筏忘筌斯神於治矣公譬
示余偕為揚搉妄有臧詆庶
并綴如此云

鈴山堂記

定赤水之津所見佳木者由夜光明月獨燿於
日登荊山之巖小大上者而若華垂蔭獨歎
於重趼允之治無創而潤盤郤五枚者其詞
周穆之厩馳馬而奔雷絕地八駿擅其雄物感
有之文亦宜然故尼父刪詩采其
特采菁莪以故代不數人人不數篇郤在顧盼接
之詠太白擬而極翰王灣北固之作無八詩以表
署役雲淡河漢踈雨滴梧相去才盈咫而已數扉之
居公不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曾不

弋鈞篇章則左奇為劣由是精義者沿洪波以計源緩辭者茹蘭芬而吐秀庶幾錯綜斯文不徒鼓吹小說而已或謂彫琢璀瑣遺恨抱璞刻削杞梓取譏不材嗟乎寸珪尺璧咸足云寶製錦裂繡奚病為華此固玩物者之致曲而非忘筌者之通津也得失大較罪知蓋半矣柱史莆陽姚君虞賈俊逸之氣擅宏衍之才耀組二京特戟三楚驄馬所及每御縹緗簪筆之餘不廢詞翰惟時海內作者蹶起之子雲集各思追述大雅步驟前英通鈔爰邇濫觴在茲乃擇脩良俾授梓匠聊副選部用冀騷經固韶樂之元聲法乘之正印也引而伸之存乎其人云爾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集八首

陳約之集序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淇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部熊子叔柳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甬望總帳以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遑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刑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荊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於太冲子獨無意哉余不能辭叙曰夫 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幽雲景蒸寒蟬發聲涼颸始至富其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煩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級辭之士孰非摛菁挍藻以緯國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慕相君有開閤之風乃縗組講藝彰纓味道契協墳篇言郁蘭涯彬彬乎號為得人而海內鬻風矣枚朔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

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户起新聲一字之工開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縛而躍心紙價騰踊於都門簫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遠之隙構見媿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闊之嬰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陸沉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於山川發境荒者邈為參商言郁鬱淹吉析為萍梗子竟長逝化為異物良晤陰跡於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謂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通於浮湘備於吳越颯爽關閒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藝於吏牒迅翮摧於喰路雄才頓於促景棨名赤於中壽使鳳池未梳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異蕭劉所以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五論而董史所以同為序并系詩於末簡

般給事集選序

感鶴亭之宛是皆彰彰足傳者豈徒言辭乎惜乎年不踰於中壽位不躋於千石功不銘於盛時業未見其所止稍遷給事遂乃遺世狗名縱軀委化此獻吉所以咨嗟於張子公濟所以悼恸於常生也造物忌才諒哉同悲矣

少華山人詩選序

司馬氏少華許公刻其集既成馳一介之使發咫尺之書遠自秦中投余吳下申緘披帙煥然滿目雖河叟眩現於獲珠魏文駭觀於捧玦無以過也重以周稱之辭況以三都之事屬余選輯而為之序昔子建好人談彈士衡自謂不違公之搞謙千載同於然嘗無與彩假累其明豢實懼焉辭之於山自拳石介丘以至崔嵬極不可殫究者山之全也然而短傳所載若金閨玉臺雲峰崖館天台日觀特標其異測之於海自消流露空以至洪濤迴洑不可窮狀者水之全也然而鄙經所紀若蓬瀛渤澥滄溟碧津歸墟閒鯤鯷室特著其靈是故至寶必希用多為夫綴辭之士必性識默才情天縱斯臻其妙公閣諸人文誰曰不然今

序昔子建好人談彈士衡自謂不違公之搞謙千載同於然嘗無與彩假累其明豢實懼焉辭之於山自拳石介丘以至崔嵬極不可殫究者山之全也然而短傳所載若金閨玉臺雲峰崖館天台日觀特標其異測之於海自消流露空以至洪濤迴洑不可窮狀者水之全也然而鄙經所紀若蓬瀛渤澥滄溟碧津歸墟閒鯤鯷室特著其靈是故至寶必希用多為夫綴辭之士必性識默才情天縱斯臻其妙公閣諸人文誰曰不然今

為集前為官述後為歸田外為陵下述海凡若干卷共若干首體必兼善調匪偏長玩誦再三莫可芟棄乃敘其詩之概精者名曰詩選與全集並行文署則其應刊諸篇而已斯地也先漢隆盛群英臻附以公尚論參美在茲矣君業傾盍之日余方典謁搜奉光儀試宰畿內再周下屬感忘年於交知思効德以末技嘶嘗恣夫任昉之序王編但侈官猷蕭統之題陶集徒彰士節不能述匠心之源究作者之槩故余具論如左至於奏憲以端執貞教以弘範東山暫卧而望鰲

蒼生北門再召而威嚴廣則有竹帛所書秘在
國史靡得而私焉公當訟牒填委猶舍毫沉思羽
檄交馳而揮翰圓掇蓋以年壽有盡令名無窮金
石可銷斯業不朽云爾

夢澤集序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雅欽號
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
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部郎生君穎慧絶倫髫
齡即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雙
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之

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
丁丑試春官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為庶
吉士與東浙江子應麐江子睟闢中馬子汝驥許
子宗魯任丘鄒子灝大梁林子時曾子嘉西蜀余
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摛藻挾天數華縟圖得
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為文鉤玄獵秘雜以
古文奇字措既閎眇語復聱牙令讀者謬枻眩霓
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吐
以眴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
覽金卒莫可得也又好為讖詳由是人多陽服而

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為史科給事中值
毅皇帝將南狩在廷群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於
公車不獨言責也汪子乃激衆請
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
倘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旦賦烏母誰大署玉
堂之壁語侯石公公為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
忌者以館中識詳語浸淫聞於政府政府銜之書
上果說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腊韋綦折
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悚不
畏強禦法行貴賤有鷹鸇之風謁御史不為少貶

迺怫然攄藝文構釁捻之使鍾儀繫寃於楚囚鄒
陽按劍於梁獄悲乎
今上嗣位湛恩汪濊寘納曲宥諸子稍稍晉復君
獨詘網摘彙簡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禁而榮
異景往去均淵墜而進赤新積世共惜之自後一
紀而余本己丑進士識荒薊山人於都門山人者
張詩也雅善晴子間與余通夢澤事因聞其詳余
亦澀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嘗不延頸想見王
君也況賀才使氣亦與同病摹以觸忤權貴類
天子竟頒謫為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為恨

而以得繼蘇長公為榮不以赤壁為樂而以得見
夢澤子為幸下車七何乃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
久不入公府余置自外負居由別館君亦不情造
余作奉半面驩若平生接以林酒申以贈章辭載
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聯朱紱為楚世家君又
令具子暨弟若姪從余游嗟乎君胡白首於衆而
頎羞於余余亦胡為在衆欲殺而在君獨擯也顧
子雖清揚未覩而芳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
十載擇戀於琴書窜思古人寄情作者屢勤剡薦
耶赴考招觀其上願中丞陳監察書

若嵇康之絕山罕及寄余慧貽舒國策二劉即揚
惲之敦會宗其節槩可想見矣君方欲英戟鋭搞
誄履坦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誇人使早年成
行能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宣取介發孫憤
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於去趙賦就於還邛人
爵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彼易此矣夫楚多材之
邦而辭賦之數也屈原見誅於上官宋玉蒙詆於
登徒褊衣被害於曹瞞然其志則爭光於日月而
其言則等故於霄壤矣君亦奚媿哉是集也樂府
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悠

忌者誠為別立門户而不悟失之徑庭矣既而仲氏以明易舉南畿第一山人屢黜乃棄去更治詩亦擢置第一循例計偕登臺展駿都人欽遲朝列虛左噫歌累月觀止而返然薄斌軒冕恥情山水欲長遊名岳託菜向生因號五岳山人歲在戊戌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更唱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視若蠅翼士益以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籍其人倫訪以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舌妙談鋒腹韞經笥劉如應叩泄若縣河驀者膝前

靡不心醉自是問字之樽日陳於座上在淺之旋雲爛於户外山人時肺病倦遊玄思甘寂繹我貴之音達名覩之累不為家者鶯書自給深居却掃專意述造乃叙頌高士以寄志焉迄夫晚歲絕戀區中結友方外馬遠習道於黃子許詢桑梵於支林故其詩往往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壒緬景純之仙遊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芭蕾既富探汲不竭聲章或曰李子脩芟掎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令觀之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颣非其佳構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數曰丹以素掩華蘭以遠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

手雕論定傳知徐生之不朽鳳毛早秀既前令之猶存余與山人有中表之戚號為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徐迪功外集敘

徐氏迪功集六卷為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或曰李子脩芟掎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令觀之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颣非其佳構自得去取過嚴乎家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數曰丹以素掩華蘭以遠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

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言洛神池鵬使成二體之作若夫窺苦心於初構究條理於終篇推廣殿致無害並存翔採龍泉以議割特夜光而論照即千載端拜贖若神對孰謂後世無相知定吾文者耶嘗考論弘德之間李何諸子追述大雅取裁風人一時藝林作者響臻同好景附咸足馳騁海內而徐君亦獨步江左矣然而意見抑鬱造詣堂室恥凌好勝試訶生馬君兼尚玄虛守寂寞祿位不顯聲稱亦微毛嫱雖艷不悅於凡鳥陽春誠麗寡和於巴人李子未化之談家兄知難之數可合而觀矣今武未輯音節罕聞興寄剝蝕靡辭說於風雅俗方貴耳聽起吠聲辭火之焰其能爭光於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論斷而秘玩者也詩之品藻二序詳焉余故不多評云

何翰林集序

何君元朗嘗撰綴詩文累篇言輯成名曰何翰林集繫之官也學憲莫君序而傳之間以眎司勳氏余為嗟賞久之蓋君自綺歲從經即遊即厥棄時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濟物思効以玄探結勝流而鶩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厭館詠昌黎之句雞林售居易之篇一官試諸生間輒拔異等竟以數奇蹶於取第清

戟宰相察其才強之起家試秘書校理既免設棨以訟牒屈以手版嘗不俟六百滿而邪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戀石城將營別業及桑梓還於海波柘林殘於烽火遂懷遊兵之圖益堅卜居之志杜甫草堂開於潭水羅含湘中舍寄之江陵加以談若懸河識同藻鑒或咨訪政治或詮折名理君為楊推古令措陳堅白車騎填門履基峯座南國人倫史逢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漢虛其暇日也狎楚侶以玄探結勝流而鶩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厭館詠昌黎之句雞林售居易之篇

曷讓焉君又妙解音律晚喜聲伎樽罍傾於北海絲竹理於後堂躬自倚歌尤長顧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與公卿託疾倦遊陳思恥事藩王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乞休得請諸詩可以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莫君深於藝者謂君文法劉向馬遷詩本蘇李而近體出高岑間評覈良確矣仲氏叔皮由進士為郎聯纓南署亦拙宦工文方之求點云夫華亭白鹇雲而下往往有兄弟齊名者二包長謝兩范胡陳靈淑誕祥信不爽哉

徐文敏公集

昔余先子中憲公嘗謂汝曰我明制科選且數得文士乙丑吾鄉翰林徐公其選也汝嘗從公遊又為公所取士亦由乙丑擢第將弗圖紹厥美歟汝其勗之夫文關氣運詎虛語哉契革義絕篤天已乘列國而芬楚詞人間出騷客嗣興炎漢肇基六十餘年延至文景海內又安化臻刑厝武帝方鄂偏術招賢良徵文學之士以公孫弘為宰相擢嚴助為中大夫由是買臣壽王枚乘膠終等並列左右親于虛為異時見主父而嗟晚開東觀延賢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唐虞廣運矣文不在茲乎明興高皇帝薄唐宋之繒陋胡元之習息馬論道授戈講藝百五十年孝皇垂拱於前設帝祇台於後治號時雍比隆文景長沙李文正公梃儒流之宗秉人倫之鑒獎誘後進軼軌平津時孝貞外何舍人又掇掌而談秦漢奮力以挽風騷乙丑策士頭文康杨也公與曾稿望公玘分宜嚴公嵩郟鄧崔公銑雲間陸公深南海湛公若水並在翰林出入禁闥郎署之間則有給事殿雲霄谷曹鄴喜夫迪功徐祯卿威逞雖篆之伎締筆札之交非秦漢之書辟日不視非魏晉之音弛口不談當是時

敬帝雖耀武而兼好文六龍北狩八駿南巡之回之曲度紫塞以遥開横汾之辭望翠華而遥奏雄材大器殆亦漢武之匹也公之祭衡亞旭合璧長沙乃援芳論於外庭校詩法於

翊館所造益弘深焉若夫元發憤以上書建安
摘藻于中論東海綴玉臺之詠瑕丘輯珠英之篇
迺其淵源實由苗裔公與李何特相友善朝夕揚
榷往復譏彈每有撰述輒為嘉賞矣
世宗臨御崇儒重道稽古禮文將柄用公群望攸
歸 帝心簡在貳秩宗則寅清亮績佐銓筦則允
哲端揆與會稽均職齊名擬之董賈余覺唐于
應德叙中峯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
其才近守繩墨而不越乎法蓋病乎世之決裂以
為體鉅訂以為辭公之文庶幾類此而詩則方駕
李何翼讐迪功矣或謂館閣之作踈於眇古而巧
於狥令不知視草宣麻訓詰之體典則攸宜給諚
之音潤溫斯稱產與外制判耳踰一紀而為丁丑
舒芬榜也時則江子輝顏子木王子廷陳許子宗
魯彬彬盛矣又一紀而為己丑羅洪先榜也時則唐
子順之陳子束仕子漸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
數而余先誦先君之言竊附諸子之末幸矣前之
為癸後之為辛推之恒驗否者氣運消息盈虛也
夫士閱三榜才俊若人皆首華全步鴈玉負璽升
地揮翰紫宸宮唱商和霞蔚雲敷朝露溫先晨星

零落所不朽者託之斯言悲哉凡古今詩合序記
碑銘頌贊傳說雜著及經筵講章總若干首勒為
幾卷題曰徐文敏公集云公卒踰三年仲子玄成
赴闕上書而祭葬錫再上而贈典隆謚蔭備踰十
五年季子玄素請於監司而祠宇考又踰年搜採
遺闕刊校訛謬彙次之屬余為序以掞而文集成
嗟乎龍門罷御嫓任昉之非才鳳池有毛愆公業
之不死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之三十七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集八首

沈太僕環谿集序

稽昔嘉靖八載時膺昌曆運際熙朝帝方典學崇文右賢左戚拔我多士三百二十人庭攬振鷺之儀階肅漸鴻之羽舍章甫斯云當斯時時畴弗欲彈冠睎世策得人之盛推是科云足要津新朱懷金出入禁闥君臣相得坐致卿相然十罕具三者奇於數也又疇昔攻棘附鱗翼姻績紱俾皋夔旦之業顯枚馬淵雲之辭修勤於弄鼎垂聲竹帛然十罕其二者阨於時也奉身林壑委懷圖史託諷詩歌關道基訓藏之名山傳諸來裔十罕其一者拘於才也余解憲屏居翰十稔矣曾是在位瞻首晨星徽猷煜煌塩海內詡聞著作緩布則羅達夫有念蓄集唐應德有荊川集陳約之有石岡集楊汝承有濟南集任少海有吏部集李伯華有閒居集羅熙載有華原集吳純叔有玉涵堂集僅若而人猶或守儒說而失則固或慕仙遊而失則誕或學淙博極而擇未精或天不假年而造未竟才難不其然乎環谿集者雲間沈大夫鳳峯所撰也君自束髮爲弟子負即厭棄時義研討古墳非經緯之書不流於目非漢魏之作不畜於心逮紲組而躋上蘭臺軨軒留思然非其好也雖軨優柬藩條所在蒙化去棘留恩訟謀叢積而鉛槧問操吏局塵梦而古緻自適觀其乞改南署引疾東江諸詩疏可以想見其槩矣昔人謂閎肭之製必湛思以宣綺靡之辭由緣情而得茲茵鼎之貴不能奪專蠡之思熊蚔之華思以況庖舟之興不既深於詩乎子子游學邕精華士衛

才稱俊秀皆吳產也君令其人若樂推文士隱侯居先唐品詩人雲卿其選然雲卿之詩進於騷州以後而隱侯之文妙于郊居之餘夫豫章漢沔之流廬嶽衡山之領風景又不持榮山罕獨也而環谿在九峯三泖間詎減陸氏之于蓋君之作實宗家範與替世美矣且卧高謝傳尚繫望於蒼生年迫趙昌猶堪承乎清問初服乍成此矣集凡詩賦四卷諸文十卷萬有千言大都妙悟神解俱造玄乘並可永傳而雖著連珠尤所最得意者余才劣之問敢

竊譽於比肩識之王筠傳魏要賞於燕掌耶書簡末
爲同榜得人慶爾

馮侍御菊莞錄序

侍御馮君子仁以上書片言　詔獄所斥大臣方
用事廻翔按其罪以殊死論逮繫三年所
先帝察知其冤戍雷陽又三年所會赦還家幾
三十年杜門却掃惟以著述爲業晏如也
今上即位首召諸言事者銓司舉君拜爲大理丞
引年不就尋進階朝列被服金紫前後所遭遇如
此云令子行可取所收草合詩與文彙次成帙將

余非士安奚足爲太冲重哉既而梓完則徐沈二
君業已序其端矣沈叙事稍詳徐銓藝頗富至論
氣節則同夫　以氣爲主昔人蓋言之矣司馬氏
曰自孔門立文學之科言游得精華之體大雅振
於江左二俊起於雲間善乎班氏作史儒林文苑
析爲二塗儒家者流著論以宗經文章家流脩辭
以闡道要之不可偏廢也君書從陽明涇野二先
生遊則固談道德而趨儒術矣今覽集中如奏議
條陳星變推驗天人子政仲舒之旨也蓋深而乎

雖兇辭鄙雜處亮朝管蔡啟旦并居周室欲
帝策免三公刑于百辟痛哭立談之間冀回聽於
逆耳屏奸於脫罪豈可得乎志雖壯而計則疎矣
然侍御猶爲之者匪身謀也其序記咸闕大暢朗
多裨世教端風軌退之仲淹之槩也賦騷麗書亮
直析理淵極則精爲尚車陽權時務則較若左券
至於碑銘將昭潛於蓋棺非溢美於訣纂以至詩
歌發乎性情止乎理義竊比陶韋蓋不襲古調而
頡超時格每出新意而志去陳言故雖橫逆屢加而
不爲寂寞所沮徵之離騷阻脩嘗而炮無宰慈怨

誹之語氣使之也波百折而不回光萬丈而愈廣
其所養可知矣即於閒居之暇展卷三復炤歲月
於泰陰追山川於洋泝能不爲之撫膺慨乎君
素履忠孝送使汶汶叩閽母氏於乎孟博刺血汙
牘令子甚於祖榮言心肇也由是感天地動鬼神
陰佑而默相之乃至今日讀是集者可爲忠臣烈士勸非以其辭而已若雕
蘂逞俊務華絶根豈侍御之所尚哉集凡二十卷
萬有餘言

白洛原遺稿序

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又曰生我名者殺我身名之為累若此烈士獨務狗之湮沒無稱每以為恥亦其志然哉若夫以文名世尤造物所忌而謗缺因滋媚蜮誨淫於篇詠雲韶韓響於靡曼由是高才之士位不閑於榮品年不踰於中壽令昔同慨矣我友洛原白君晉陵人也少挺英資長鎔偉茗承軒皇於乙丙雖居士於元和太傳誕祥於先中丞副美於後射策發科者凡四世冠冕佩玉者二十人笛裔遠遡洛陽鼎貴鄧居江左因號洛原不忘本也君精研六典泛涉九流三謝蟬聯固秀靈運靖改元歲在壬辰

上方右賢左戚稽古豐文君釋褐南宮影纓東省諸劉紈袴共推孝綽擅雕龍之俊際附鳳之期嘉始錄司徒之門尋參秩宗之屬時禮官前殺以興章不習相繼罷謁陵之制凡所創議著為憲而君名茂著上心本曹賴以折衷政府因之於闕下矣海內採鮑東縈之士雲集京邸君與之討論風雅譏評甲乙詩道益振焉歲在己亥皇上圖省方之遊允建儲之請由是膺富像之選

簡蒲道之任忠者羣起而交攻之坐不庇篤當外調而壯平之命下矣量移南鈐僚友猶以松感中陽之坐激政官當外調而河間之命下矣處郡雨遷承明再入稍署符臺復佥江臬以治圜扉晨霜靡懈委化悲哉在昔中丞杭石宋公以治行高才佐侠樂施超人緩急

鄭莊而　星旦繽紛君履仕京口道出蜀江不里中以朝朝公子梅之凡舟楫之具靡不覼白公子晉人俗物遊白氏園者以欠事員遲不朝與磯君名聞於海內亦久矣其奉使也於秦則炎漢之故都也周歷三原振眺二華尋霸滻之源踐鄭莊之境於秦則起武之墜基也兎園漸蕪霍臺亦莽邯枚之遊已遠伊洛之軌猶存由是益太獻以長謏訪岷山而奇興乃遵樊鄧涉汾漢則歎曰此無忘歟風沛上降功代來時也既又問道於靈驚探奇於建陽踰武夷之居遵陵之宅山川怡美盡發之於詩其所至必先友名流奉若王子友奉若王子九思康子海梁若崔子鈃高子叔嗣楚若王子廷陳夢子道南閩中若王子慎中相與酬酢咸共嘉賞焉歸泰世禧遲牢愁彌結由此其工也今覽集中調暢朗而思沉語婉麗而

致遠音和平而易感音雋永而難數文足闡道劃
徹所得於古人者多矣元子尚寶君早能繕父之
官晚能修父之業與其兩弟克承先志陋篇遺編
同年考功郎宗子相取而芟其繁翻彙其等英余
序雜著共若干百首勤成幾卷題曰洛原遺稿雕木
以傳其題石櫚華棟童時作也窗王載詠鶴之篇
張嚴存賦犬之句始性靈天授妙悟風成矣夫造
物之於人也予之以富貴若恒予之以才藝若恬
故人之生斯世也求終身尊榮則易求片言幾適
則難君有言復有子可以不朽矣蓬藏鴻寶家烏
鳶毛使紆朱而草屨垂曰而禍生奚足重哉余素
記金蘭之契復締絲雞之好茲序君集深有愴焉
蓋余兄子安與君同擢進士同拜禮官改官像謫
郡倅又同此同由南部再遷俱止於參晉綏不
踰於銀艾而聲名則相伯仲矣子安年纔五十君
左遷三齡神劍兩理白璧雙辭不重可惜乎司馬
餘風湖江州之匪謝虞人澤掛加長履之必準為
君幸者將不在斯集乎將不在斯集乎

劉侍御集序

侍御劉子咸以所編詩二帙眎余一為容建一為
越覽云夫劉子早歲以明經擢第拜中書舍人選
為侍御史著聲南臺三轉至令猶欽挹風裁同官
嫉其能竟遭播遷乃論理與化移倅吳興有是作
也諦覽閩中詩凡所賦樂府盡合古調及所擬名
家咸類其人雖鮑照代東武諸篇官商雜奏而並
出雅音江淹擬陳思諸作丹素互施而悉呈艷繢
又曷過焉非妙思通方兼才具體能臻是耶載覽
越中詩篇則自成冲標超悟盡去雕篆都棄塵筌
如境開花梢落林靜鳥忘還華澗紛易歇芳洲坐
成永自是煙虹驚藻思可頃花鳥入閨情足稱秀
婉又江路愁能益鄉夢懷尋聊憑寄哀贊為通
未歸心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矣劉靈巖仙鯉地
接武夷天目名雪溪通奄盡足以展眺興懷余弟
子約與侍御同移亦由水曹出貳茲郡凡有占緣
每相商榷江山助築於燕公羊何附聲於靈運實
一時勝遊非獨窮愁而已若其明允祈嶽庭靜
詞況靜當官坐惟長晴乃克殫心於藝焉夫詩閩
成周漢魏繼作齊梁稍靡迄唐始盛盍唐以詩賦

取士故士之工詩猶漢
應制必品其高下學士
雖譏集賡唱亦私為甲
稽古相梁而下從臣第
課美於即席孟冏揆矣
藝遒論之人尤所深諱
覓句侍御之作有末及
回因時寧不重可慨哉
喪將赴闕補職嗟乎長
於玄都吳家範驗之此
錢侍御集序

余弱齡嗜詩究心作者
而得珠至所識評實若
新語以示梗槩焉以故
嚴公有鈐山堂集許中
有玉溫堂集皆屬余選
傳者陳治冏集載於官
藏諸集殆二十家云未
遠永而駁色奚足與言
童時誦詩即能成咏思
卯改授尚書兵以此取高第然詩固其所好也擢
第時資奚及公方在政冏甚多其作每示
君賡和之輒加嗟賞將引薯玉堂期混金臞業以
資稱遂安令公深惜之在任三載以最被徵拜為
南臺監察御史搞藻冏都持憲三輔所寓有詩製
錦之鄉鳴琴而流咏避驄之地緩轡以成章故潘
岳河陽之什物掩前輝亮落江南之篇殿先簫
旬無愁踯倦清亮組札跡於舟擇勝探遊寄興
括顯其為時也語取暢心不由雕刻占惟信口奚
假深思遂能緻致人情妙肖物理婦人女子時通
興義已童斷章並習其辭使為客絨愁非閒見鷹
征夫下泣何待聞悉善華咨好於香風芙蓉比妍
於秋水恣意求工自然迥雅矣尚論古人若先義
之真率居易之冲淡太白之飄逸仙之縱放才
足蔡之人罕能及焉仲子守以鴻藍典客子善家
居詩咏之餘投青唯亟乞余刊次併為之序總五
七言古風歌行近體絕句凡若干首詩餘雜著附
焉勒為幾卷昔大晉才子仲文獨秀與劉
長卿郎士元齊名今集中如
晴峯月滿湘江水花明楚岫雲湖聊疑跨海山權

類環滁獨憐遊客興猶逐野雲飛月寒暗度飛鴻
影山靜遙聞落木聲共嗟江水流難迫且喜山雲
斷復連思入蛾眉殘月皎夢迴牛渚逝波寒暗君
惟有燕臺菊願佩餘香到遠天野寺苔空僧更少
莫教寒色上禪衣傳諸其人奚忝厥祖者哉

章憲副詩集序

憶昔

先帝中葉歲在辛亥余免母夫人喪赴闕下謁
銓宰聽補職時袁州相君雅好文特工於詩有長
沙之風數開閣延余談未嘗不移日也以故都人

士多造余問詩律之旨余自滇中免俱為吳迷人杜門迷
許獨含章韞藻若無好於詩者至觀人之作絕口
不言察其色了了若翹雖黃在鎔矣逮後十年所
而君辭憲歸余亦自滇中免俱為吳迷人杜門迷
遠始稍稍出其詩相詔賜余輒許曰君詩驟進不
當如是耶

今上嗣位臺薦交騰未及起家奄忽捐館悲哉仲
子士雅捧其遺草請余芟定之展卷三復其詩往
往負逸氣尚奇語先體骨而後聲韻多興寄而寡
祖襲可謂令之人元矣且湛思迷討錄字緻句音

非朱弦辭非黃絹寧棄去不屑就也其精如此君
之熱中消渴促其天年殆詩之罪哉評者謂詩不
必狥名此乃知柿我貴道家者流朕俗情世藏山
之業有若太玄覆瓿訕於前論衡複寶於後詩則不
然朝成於已手夕嗜於人口紙貴都門譜傳樂府
近自風振遠屆雞林庶乎可傳傳於世奈何令之能
詩者鮮而知詩者尤鮮群譁其是無當於古人未
足以為重或詆其非奚畔於作者未足以為輕由
斯而論章君蓋深於詩矣篇章雖少靡瑕掩瑜顆
珠片玉皆珍也君官靖所至毋以文錦史抗節峻

行不蹈通顯歸益成厓大漸之日衣不盈箧錢不
滿緡惟圖書數卷而已諸子至七以自給人共憐
之嗟乎同人不復作徒存士則之編廉吏不可為
吳振叔故之副都御史序於予華終有恩於後孟君
幸不亡者具在斯與其在斯與集自余選諸禮詩
共得三百二十四首勒為六卷同校輯者文學嬰
學禮張獻翼云

日涉園稿序

嘉靖八載運際平康時當射策
先帝勞於求賢羣一藥於鴻用彬彬多文學士矣

由今觀之若晉國李子伯華西蜀任子少海吉水
羅子達夫會稽楊子汝承陳子約之新安程子
光晉陵唐子應德雲間沈子舜臣吳郡吳子純叔
並擅風雅特秀詞林咸有集行於世卉儛余庚然
陳子茅年不永程子篇章敏寥羅子習於道論唐
子亟就事功辛爲詩兩夫大曆倫才習不踰十建寄
安作者僅若而人建詩可易言哉又皆宦拙不達寄
謂詩令人窮才取天忌不其然哉綠川蔡子誠之
與余同拜水曹乘抱詩癖以仲言子美曰仕亡何
祇役南楚東憲東萊蒲魏口鍼金粟平畔徂惰哉乃

杜門掃軌罕營世務駐問家業日與琴書爲耦鵬
咏自娛篇章既多彙次成帙題曰日涉園稿志蕭
也春深江國之蓴風減靈和之柳其爲詩也無取
擬而問合雅音奚必師古而每出己意緻雲河
漢即可庶幾秋水芙蓉盡去雕飾本之性靈得於
天趣也雖或稍爲怨誹而終歸騷聞託以諷諭而
不失溫厚是集可傳矣凡五七言古選樂府近體
排律絶句總若干首勒爲幾卷亦畧備云嗟乎燕
公五字居岳始工平子四愁歸田斯賦豈惟家法
殆亦詩教矣乎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集代作三首

祝氏集略序代張中丞景賢作

自昔文蔚吳中才藝江左言偃業於孔氏獨得精華厥後嚴朱並緯漢典顧陸競拔晉庭方朔寓為書師伯喈隱茲談藝彬彬盛矣其為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伎尚奇巧物必精良故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麗誦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覩氣狀之英淑至乃翕輕清以為性結泠汰以為質煦解禁以為辭美稱竹箭槩等

焉其為文也芳沃融於心極雅繢暢於辭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互進對客揮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博超都太僕之沖澹徐迪功之俊逸唐處士之縱誕公將兼之自謂取高第反寧耳乃僅廁於鄉晚歲試宰興寧超俸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顯業並終窶謂非伯孚之風節淑之簡命來撫茲邦軍旅之暇躬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具嘉麗英淑固無爽於采謀所載也奇巧精良物產工師猶昔也摛珠抱璧文獻之彬彬具

綺靡而有則詩藻贍而寄深辭託諷以感物聲諧
律以赴節神構匪襲肺吐必新體裁具備意無不
達者矣鴻匠如公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鳳音於
清廟亦命也方王文恪拾才之初徐春卿揚鄉之
公孫之絕辯迨駿雕龍指深喻馬採其葉抱將扶
搖宇內豈區區搶榆所可控而笑哉昔膚敏卷
以臨麾燕公視學於武幕李鼐非其人悼往哲之
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又先大父與方伯公同
登進士奉茲世誼圖為鋟梓時則綠守雲中溫君
師吏右文樂任其事用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十
有二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古
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曰紀叙曰外教
勒為三十卷總曰祝氏集茗皆公手自編定富矣
哉其四君著作都未聞於辭賦唐則篇章寂寥楊
復簡快敬夫傳者徐集耳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
知蘇材小纂海物疏衣太中遺事野記與軍縣志
祝子微祝子雜語怪趙鐸音江海藏集記多未遑
及後有好事者因予與起庶搜輯犀玉不使韞櫝

名山也是為序

楊忠愍公集序代林中丞潤作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大學生應尾屬序於余余讀
之輒為掩卷興悼不自知淚之露隱也嗟乎余安
能知文又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氣為主
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性才之論
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
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而文之時義大
矣觀公所述年僅孟自綺歲英敏風概艱阻備嘗
混跡牧豕之羣砥礪壯士之日即以天下為己任
學以誅道德務經術而馳為富貴紛華之習既而
發科登仕紲組兩都含香三署每痛際運庶熙而
不免壅蔽之患遇 君神武而未屏榮弄之姦思
回聽於逆耳圖蔓於脫距廼由車駕上跣乞罷馬
市序其謬者五不可者十書忤權倖使仁人之言
不裳其利而反搆釁於公死且不畏奈何以播遷
怵之耶復由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姦者五大
罪者十語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
滅亡緣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冤哉昔
賈生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

至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祓筥闕未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為亂氣不為沮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嗟毫牢户之中桑烟時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異馬故辭多宏麗語罕怨誹江河一瀉乃叙其才光焰萬丈志由於氣豈假雕篆以逞伎猶增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善於閒未聞登第內職屢遷史館參以謝文未免登第內職屢遷史館參以謝文未免登第內職屢遷史館參以謝文未免

氏也觀所撰南豐文粹序則其所取法而自期許者端在子固矣其言曰柢盛之世學術明風俗同道德一而文行於其間三代而降士之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之耳目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儔或貶而不醇或曲而不該皆以取爲至宋南豐曾氏傑然自名其家庶幾有本於中而非採取於外將所東之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而思出於道德無不醇不該之弊此非其自況也耶至其爲時亦必迹三唐靡不融貫亦以自名其家者惟求合乎麗則不詭於風人而非在一字之巧一句之工也雖退處巖穴而言多華郁暢朗不爲窮愁怨誹之感所養蓋深遠矣或有以先生位不配於紫品年不躋於中壽不果舉其言以行於世致惜焉者即使君登三事總百揆功業雖弘著作未必加於成也言既可以垂世不朽又惡彭殤之足論其再載按閩之晉江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與薛態李觀崔群輩妙一時之選史稱其文章回復明辨爲態所推歷數千載而先生出焉殆亦氣運之相值歟

校讎

皇甫司勳集卷之三十九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集題辭五首

北岳編題辭

岳者何猶也猶考功德者也若稽古帝舜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兹謂非功德也那北岳何謂恒山也風俗通云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而白虎通亦云北岳有常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常山云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聖人法天圖治久道化成者也孰非功德可揄考者那秦漢而下登封錫號代崇喬嶽旅名視公之說附會於鈞決比讖間矣且侈心黷虞遐放秘祝雖一禱三祠神弗福焉肆有冀方稽古率典誌廼名高皇帝膺符御極奄有冀方稽古率典誌廼名祓祀懷柔岳神曁我

文皇帝受命作京宅茲天邑俾齊克之鑪冀為輔鎮神惠禋焉功德不忒怏怏耀乎可考而知邪遠列聖纘緒燔柴加牲引望靡替無俟駐蹕華嶽翠泥金檯玉而靈眡假矣夫令之兩畿若十有三省歲以監察御史持節往按其境顧將命者也時則有若施公山者方展邑眺岳侍祠告文陳儐禮也越若許公宗魯以中丞咨命來撫猶古四岳之職總領黎敘以司岳祀者焉公涖厥土亟使登裡祈殫民祜亦禮也然施之感於功德也無從曰嗟嗟盛美弗錄曷以永觀台職其攸嘗用是編岳云編成而公式遄歸君子曰廼猶也其義大其責艱是編也可以徵　天子矣廼有屬令皇甫汸者為之第其次比為題辭

言之詩成公志也編首　帝制者何尊時也詩首

周頌其義一也曷以工言次之以工以颺言也王者所至陳詩以觀風御史采風者也古碣盛矣久將泐而湮焉弗志夜奚以揩君子多見則識而富是故以拾遺終焉

題許員外安平十詠詩後

安平十詠成許子以示余余覽而歎曰廼自渡淮磻磵燕晦駿路首南徐途指西楚觀呂梁之險望泗鼎之氣峯標浴日臺起敦風未嘗不書故體之遺蹟與登岳之長謠攬征駕以踏廻湖歸艎而延佇者也若殷秋者星分奎婁之野地控齊魯之

墟固澤國之雄鎮而漕河之要津也弘治河決
孝皇震憂沉馬下捷殫役倍於宣房導熊障瀾課
功媲於積石是雖一旅之折百家之邑板築既勤
傑衡斯固由是卓挂轀旌連帷櫓觴紛為塵閈等
貨鬱為都會矣嘉名肇錫是曰安平煥龍章於璇
之性登戊巳之山而驗五德之運誦武功之碑而
知底定之艱撫帶劍之技而感季札之信詢淮阿
之治而慕子奇之化訪辟穀之遊而謝黃石之事
然時無鄒生莫辨泉脉世乏鞮氏疇記土風將問
千秋以烏丸探九域於魚豢詎可得哉信美地靈
誕生人傑許子茲產也才藻挾藻識妙寫源十詠
區分七言各賦篇稽乾曜什閩坤維陳列隨列而
貢之言也原本山川青究之篤也荒裔海岱領閫
之辭也奠殿禔福歌於之響也風颯乎可以傳矣
許名州中初仕水部澤土是穿載陟地曹財賦攸
司擬裴秀之輿圖資張華以武庫皆經濟之心也
豈徒摹景物結形勝快少文之萬里悵平子於四
思而已哉十詠者詳於自序故不重述云

題吳純叔堅白藏稿

吳光祿堅白藏稿六卷共詩若干首皆其從宦兩都予告家居及遊楚趙時作也光祿幼挺獨秀早臻博極學修史走業紹玄成三百而下靡不殫心六代以還並能經目遂乃蓄藻於建安騰聲於天貧希躅於少陵泛篤於長慶兼綜潘陸步契陶韋榜峻雉堞於金隄洚流同之警兔玄貶終於告禹故其緻辭婉以麗其御氣雄以健其抒思俊以雋其援事典以則其振響和以平才情信美而興寄尤深實通篇如曉出左掖夜集玄寧易水流操淮陰展圖卧疾蓑笠對送馬吉士歸江東標之令代

吳峭英靈則諸古人何懋風雅又汝官漳水北今得定州書工於發端詎稱謝朓寒空一鴈去雖思統山河遠於終奏無表江淹矣至雲來山閣雨風過石池放大隱非人外嵓言乃道初月峽蒼松逕雲生白石臺玉虛香火清齋地紫葉烟花悵望時獨有滿唐頭已白青袍郎署自年年亞若神構足稱警策又雖家北湖下白雲常滿園樓情閒適得句超曠是以奪鳳池而不篤解組而無慍者也言可以知人諒哉余識非仲偉嘗乏元禮妄意大都取裁來哲云爾

東白顧給舍示余詩集二編一曰使蜀志役也一曰居庸志寓也君登壬辰進士拜錄姚令以贊徵為禮科給事中拾遺補過有古諫諍風丙申之歲蜀府與閹司各以其獄上天子詔讞之侍臣咸推君遂 簡往覈治還報當上意益嚴釋之將大用戊戌之歲 上書言事忤上意乃笞之闕下徙為居庸民有是編也夫緘晦異遭皆發諸歌咏其致摯可想見矣及展卷玩味盡合風雅得詩人忠厚之意其使蜀也籍 寵靈奉綸綍走郡吏以負弩降藩王而雍容風物啓其輿山川助其思故其言多藻麗之辭若馬卿移文以喻蜀田叔毀業以存梁臧無忝高其在居庸也狎犬羊犯霜露襲穹廬甘漣酪駿逞馳於鼓鼙寄鄉慈於茄管其操心危慮之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其言多悽婉之辭若定遠生還入關當平老猶留塞又曷恨焉載觀蜀中之作如發京之賦皇華宣春之詠四牡潼川之嗟伐木鄠縣之感采薇皆小雅之音至於塞上之作保安即武微之悲中霤南關即匪風之懷好音卜室即柏舟之歎覲閔宣城即鴟羽之悲何怙問出國風之辭所謂哀而不傷怨誹而不亂者也君之作大都昉於少陵故杜甫草堂子雲書院武祠昭塞全似劍外巴西蜀郡變府諸篇居庸雖地鄰邊塞而境接畿輔故昌平八達望陵歲耳較詩頗超上乘豈窮而後工信非虛語耶君出塞則似秦州諸篇矣計戊戌之去丙申纔兩閱於暇日每談經以引諸生或枕戈而激將士圖實塞之議籌當關之策憤伊吾而北馳望長安而西笑有請纓之志焉昔陳思不欲以翰墨垂聲上表求自試君豈徒以賦詩為事哉使恩覃在宥罰示羞紱將建勳竹帛此特其緒餘耳君尚勗而俟旃

二詠編題辭

二詠編者吳苑諸英跳飛雲於春朝邀朗月於秋夜有是作也若夫竹寺禪深之館路集亦并而為古人凡遇談會必相賦詩或命物以爭妍或占韻以運思然時對景締歡實於同心唱予和汝剔微音於合響若薌介美專即席李端推為檀場皆一時之選也況投簡凝眸圖之勝飛盞盼鄰篤之遊末緻脫於回廊初零於滿岸悲興志士悠詠詩人豈徒被褉蘭亭道遇韋谷竹林酣歌周覩幽辭

峴首頗瘡惟開永歎者乎今覽編中握珠抱璧光奪圖暉摛藻研思瑩歎精素並足驅馳鮮能甲乙江左風流盡在是矣因憶余兄弟舊有冬會之嘗秋讌之什傳諸二京此則烏衣追咏情洽清昆桃園餞李誼敦羣從然俛仰易陳鰌咏難再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展誦斯編寧無薄三公細萬物棄銘勳而思秉燭者乎會凡十有四子詩共六十五首以次列名於右綴之梓者文學史臣紀為之序者司勳氏皇甫汸云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家集四首

高士傳總序

在昔先公玄晏丁辰末葉抗志幽人遡洪崖於上皇緬巢許之遐躅乃采身名於王潔裒終始於蘭芳歲歷二千人纔九十日為高士竊附同流峻節靡踰則孤竹不登綿梁鮮經則兩龔並外將樹此風猷激彼波瀾仲尼致嘆於作者季札託慕於子臧又易故焉世多蒙垢書遂殘缺魂女諱形棄指明鏡殆其勢也伯氏子浚章加校討銓次成編仲氏子安復廣公意自晉至宋亦拔百人勒為十卷副執前書良足光昭先烈裨益淳化矣覽者謂公搜府丘中遺蒙區外一辭衷帛之徵再謝翹車之使使何為也二子者方嬰情於珪組帰功於竹帛口吳言朝跡懸在野是編寧免逮明之恥乎或出武處道乖君子非隱非吏見詭通人於是乎有河陽誠拙柱下非工者矣嗟夫翰意殉名則冀讓而色變委情順物則席爭而心夷若我伯氏獻策違時捐執絕俗耽綠摩籤無忝書淫普論盈箱何慚

釋勸迫我仲氏劾郭伋以辭憲甘顛馳之潛郎調
滯十年仕恬三黜昔曼倩陸沉於金馬子雲寂寞
於天祿豈必逃虛斯為高尚乎矧彼金德韜華運
終戢羽之期而此璇符迴耀世際攀鱗之代詎非
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季弟子約合而梓之傳
諸其人可謂濟美同好者矣各有序說故不重述
云 皇明嘉靖庚戌日長至

讀兵論序

弟汸曰伯氏華陽君著兵論成以睨客或曰將之
用兵猶醫之用藥必候證切脈檢方處劑乃可十
全儒者之談端坐廣下踰度行問徒飾空言宰臬
實効余曰不然兵家者流貴乎觀天文語地利通
物情審時變斯得胆之上可以折衝帷幄之中足
以籌決故呂氏陰符垂緝而輯黃公秘記脫履而
就孫子武經止輪脩列仕宏兵法杜門論次矣必
躬冒矢石足踏鋒刃始可與之料敵哉華陽君自
昔少時好覽孫吳之書頗耽左丘之辭每抗論軍
容高談劍術甲寅之歲海寇外連島夷內鼠神羽
傳警枕戈綴言慕子文以申感懷士雅之慷慨處
在目中較若指掌其論青齊之兵卒至地非平原
騎射莫逞臥而仰給坐以要賞白晝碟人於市剽
吏奪金恬不為怪民間乃有倭來猶可兵來屠我
之謠明驗一也其論田州之兵卒至長戟不支亡
矢無獲縻費公家疲頓遠道謀及婦人貽笑羣醜
明驗二也其論永保之兵卒至紈袴驕豎推鞅餘
孽黷貨無厭擁姬高臥縣是金鼓不揚旌旗無色
舍兒于紀取笠自恐明驗三也其論東吳之兵義
存上著法準圖保苟能行之則荀卿之節制晁錯
之服習可練而精也寧至棄民予敵之恨爭奈何
當事者稽古之謀不詢通方之言無乘自恃輸金
肇壁足以浮功而掩罪也一切姑息寇玩師老而
國家之大事去矣庚戌之秋虜犯京師君方書違
上漢棄敝辭秦覩烽火以興嗟胡鼓鼙而流涕因著
滅胡經一十六卷藏諸私篋蓋已氣憺幕南志馳
伊北矣使獲計於廊廟朝回聽於厥武則是論也殆
兵家之左券豈偶生之危言而已哉戊午歲上巳
日

司直兄少玄集叙

兩儀奠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
義遠矣哉雖有懿德鴻數非假典謨曷由宣闡故

壽不固於金石而名可齊於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謂非適用玩猶茹蔡之華也翔言本心聲詩緣情靡游心內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運天成爰藉作者良亦艱矣匪作之艱知之惟艱言之惟艱此輪扁不能喻斲而伯牙終於輟彈者也撫軒既遵虞夏窺墳宣父釐正之後卜氏沂其源申毛貫鄭沿其流咸能詮風人之旨窺作者之意歷世近而習說真也俾彼我祖敦詩明雅皇考纘業詔昆嗣響迺延仲氏聿秀厥宗七齡風悟即懋藏齋之志九歲綴文遂精彫篆之技至乃研討六籍旁覽百家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室人讓麥而莫知侍兒竊餌而無見其篤如此由是學臻博極思覃深湛緬豪士於西州追玄風於東晉家稱千里國號無雙矣兼以氣資爽邁儀容儼肅後進資其善誘末學籍其人倫而余分則友于義同師授雖士龍特眷於平原惠連最鍾於康樂蔑以踰也每有述造輒相詔賜高權硯奚可得而言方其家食舍章與徐生二黃定交筆札之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出病其窮經

馳騁屈宋而逸駕於散騎文則陶鑄班賈而星範於中郎其為篇也幽玄以通思春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悱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也雙字不愜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蹈壁窮思擁衾聒索嘗不少休是以吟苦則猶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令稿中或兩字未厭或二語並存致益吝矣若夫錦心繡口有襲而非無當苟慙博物嘖發斯蘊欲倣胡廣於官箴擬劉達於都賦病未遑也奈何覩姿容而決驟過層肆而垂涎妄意吠聲詎曰知味哉方其潛心經術睇軌儒林

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官雜志亦器樂見早謁
陽明洞析通體亦其性靜得之若與東郭郝氏揚
山方氏往復諸書鋒辯莫之能抗至其佐郡分泉
坐有餘啃案無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固知我
高坊立命達憎文淪落一官見娭累女不令第嘉
頌於屬車備清問於宣室是皇猷無潤於焚藻而
國典不寄於方閒也嗟乎當宁按圖詎揆燕臺之
駿開閣倒屣惟羅葉邑之龍匪今為然振古同慨
矣歲在丙午丁艮茶酷頗有瘵生之累貽余春日

齋中讀毋經一篇系曰夜來更加篤定庶幾可艱
詩之難言如此後世誰相知評定余文此陳忍斯
以興悲也亡何長逝命梓芟采精覈都無遺說
而名則宏遠矣胡云未究厥止哉余知兄詩庶能
言之不特可比申毛貫鄭亦卜氏之亞也昔尊常
次補闕之編王績表右丞之集顧余鄙劣昌克勝
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弢會匠聊以習閒余兄之言揮
猶謂標譽騰聲以俟宗匠哂之

皇甫水部集者季弟子約所撰也吾家世擅藻藝
並妙聲詩取友于境筑接翼於鴈鴈子約生而聰
穎不凡方孩童鳥之齡即占詠鵝之句子安所叙
基構是已其為人也擇戀域中抗情物外雖志薄
三公而不忘一第遂性研時義業輟雅音
世廟甲辰果擢南宮第二猶以屈於一人為恨取
忌銓曹兩授水部非其好也乃玩弄劇眼厭棄簿
書覓衛生之經求引年之術朝謁屢違省期不顧
宵傳承遑馬卿倦遊子約近之矣至奉使楚甸左
官梁園精遠郡佐地接武夷每探歷勝境物色畸

人既辭客鄙之篇復情居閒之草歲在丙辰沿牒
入覲投劾自免臺憲交敦堅辭不就其山居也訣
翼三畝抆味墜玄戒閒者勿妄通賓性嗇僧大士
特獲瞻晤郡庭邑室絕罕臻歎曰余既長祥當
路遠明交遊煙茂成蔭益更屬念嬰緣魚鳥相忘
抑可取榮車騎至其道也枯楊出帶劍之枝蔓草
無動輪之路悲哉晚馳詩品永托琴心悉屏垢氛
洞析名理故其為詩每出閒曠翻覺沖逸無好綵
華紫清之章見葉珠林之偈景純振響於仙遊摩
詰總悟於禪寂與到斯成習無造次應酬之語嗚

得樂府五十一首五言古詩一百七首七言古詩三十四首五言律四百六首排律三十四首七言律一百五首七言絶句一百六十首雜文十三首勒為二十卷傳諸詞苑始自甲辰之後附以癸卯之前由仕始也子約可以不死矣昔人謂詩人倒作水曹郎吾家世為工官而皆長於詩豈其數徵往歲選校華陽集序次少玄集茲又收子約遺草芟定之捐賮賦之金用登梓事幸靚華學之輝良抱人琴之痛曾未終篇幾為掩卷者哉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一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自集七首

禪棲集序

嘗謂虞卿著論誚自窮愁屈子賦騷由於放逐故文王拘而演周易宣父厄而作春秋考諸聖哲蓋同斯旨詳之焉走豈或云証矧詩本緣情情悒鬱則其辭紓以柔歌以言志志憤懣則其音慷以激是故嵇生撰景猶題養弘雍周撫膺遂流哀響詩可以興可以怨不在弦乎余綺歲明經冠齡結綬常刖下大夫之列叅多士之末光然性惟遲俗識罕通方一改官再承譴一不拜職徒者三而已嘗乎審生之言此誠拙者之賤也丙午之歲承太夫人諱徼然在苫塊中而監察以陰憾苛拭其罪坐是免官明年丁未上書闕庭救下撫臺移之京兆佘實紲郡亭客居長干寺之精舍夫鍾儀晉縶自同楚囚李廣夜行見呵灞尉時哉勢乎既而勘者再造具研聽者三覆末報清流投濁竟成孟博之冤白首相新笑鑒鄉陽之枉乃使奔走道途淹留歲月昔蒙莊顧處才不

才間則余亦可以罪非罪自遣矣斯地也
高帝由此肇都
文皇於茲建刹淨域經始於赤烏化塔更新於白
馬布金悉麗多寶慧工余乃銷跡緇塵息心慧梵
客有許雷時方同病僧多林遠可與晤言若夫貴
華寫葉之書四韋三乘之典無不流觀梁著宿障
之根因果冥報之業靡不研究出煩惱於累超超
忽辱於空筌其暇日也登高臺以延眺訪故宮之
遺蹟運革於三分鼎遷於六代呂周英烈託龍樹
以西靡王謝高風隨江流而東逝夫得喪異途其
虛無泡幻也既如彼榮悴共域其修怠熄滅也又
如此則於蟬視一官懸解萬物余復何有哉詔潤
春謝作蠹秋殷秉段落而淮水清霞霏收而鍾山
紫嶺光迎於駒隙禪定辟之猿猱兼以哀深庾信
才窘滯精還郡佐于是有梧州之役嗟乎坎軻屢
遭末嘗損其烈節訟牒旁午不少輟其篇章黃蓋
若啻更生於新旦庶存禮樂返中郎於舊書寄
興刑此殆非余之心也或曰西子以蛾眉取誚曷
不為之毀容越人以神乎臧生胡不為之輟伎嗟
于南山棟亘顧非引慝之辭空梁燕泥詎是招愆
之牘世設以此吹簫則詩可以削草矣去來三稔
在寺凡十又三月前後得詩若干首題曰禪樓藏
之舍部

三州集序

三州集者紀官跡也
今上嘉靖改元戊在戊戌余為司虞氏閱視京畿
時武定郭侯勳憑龍作威日益驕橫詔典大匠作
陰操部權奪取貿人金以億記歸於私橐余為發
摘之又審請毀張掖民居名通山陵實益已第余
曰此殆欲直取武庫耶持議不可侯卸之誣以慢
吉置為理官于是有黃州之役歲在乙巳余南

省司勳氏時當考吏太宰張公潤老熙能為專任
郎官罔論賢不肖黜其所素姻而留其所易與以
快己私余起而力諍之言官睹附詆以侵職論為
州佯于是有澧州之役亡何太宰公廉為國寧李公
才望滿精還郡佐于是有梧州之役嗟乎坎軻屢
遭末嘗損其烈節訟牒旁午不少輟其篇章黃蓋
楚殭屈賈放逐之區也諒而見疑忠而被謗憂心
辟摽故多怨誹之辭澧蓋魑魅瘴癘之地也莊舄
虛憍疾視悁有關心故多悲歌之辭若蒼越稱嘉
麗康樂吳遊之所經也時余安順若牝終身

爲既和且平故多暢達之辭當是時倦宦而并減文情避人而閒出累句亦足以興既矣細自豹冠起家解褐登仕躬際聖明孰不欲出入禁闥優遊以致卿貳然才疏寡嫉命與時違退而立言豈余素志乎謝憲以來獵檢制作散逸過半舊聞雕楹棲寓楚澨山江行新語諸板悉毀於兵之手三稿匯中幸爾無恙兒輩請校梓人以應好事者之求嗟乎余政之何武之思徙灘沛郡詩懿謝朓之詠奚重宣城若夫白雲赤壁山色猶存湘水洪流江盤無改一展卷之餘而歲月徂征風塵奔走王事執掌物情變幻宛在目中至今心悸黃甫碁月澶僅半載祐三改歲其久速咸數也昔人恰陳跡于俛仰逾容于光陰聊以識吾適耳詩云予哉長子操嘗稱之黃州令校黃詩次琳攜之澶州令校澶詩季穀攜之祐州令校祐詩勒爲四卷題曰三州云

南中集序

余既刻三州集成季子穀出所藏南中稿踵而請于余曰甲寅之歲大人垂五十之年從萬里之役時羽書傳警驛路戒嚴一旦捐墳墓棄鄉閭間由京口渡長江發吳州越潛及濟經齊安故郡眺江夏歷武昌登岳陽泛洞庭遵武陵訪桃源遡沅湘鑾旹竹走夜郎始達滇中其域也星分參井地界梁益表以太華匯以昆明金馬碧鷄爲之開嵩雪笮筰爲之隘東連八部西控百蠻羅甸耦雄點蒼標勝雞迤土遐徼而山川秀麗風俗侈靡塔寞班固西南夷傳覽近代楊太史月節歌詞有將美於中原者小子何幸爲大人所將以遊見夫雙鬟異形椎髻殊狀至若孔雀山巔朱鸞翠鳥莫匪珍禽山茶木蓮蟬花龍草悉皆瑰卉大人憑軾以將思蹇帷而搞藻於焉述徂征之跡宣羈旅之悰寫憤憑之懷由古昔之既鬱志於風雲緬情於咸月是編也可無傳乎小子徒踰童烏悟玄之齡未叨伯魚聞詩之訓今稍長矣余聞之喟然曰畏險猶驅冒榮不止此始仰跂爲思歇段時也憑用存之且余耄矣軒冕長辭無復四方之志婚嫁甫畢未遑五嶽之遊安能奮志嚮往他日獲霑一命再履茲境若韋康縗服於荆南周撫副聲於筰益俾父老見之扶杖嗟歎曰是冀某使君之子也不既寵幸乎苟能修吾之業如佺期追詠於巫峽文考屬草

於靈光又不獨顯揚而已小子最之遂登梓事并
系無言

漢儒經學編名序

皇甫子曰六經之作也彰於道矣孔沒徒丧戰國
從衡言者紛然殽亂焉至秦惠之乃肆煽滅經投
燼而道亡矣漢興改秦之敗求遺收脫諸儒輩出
專門並興漢儒之於經也各習其師研精殫思以
之為終身事業故咸致實用記於宣元其風篤焉
逮唐尚文辭競功況濫馳聲華染乖雖紅義而居
無儒哉噫漢為經術已去道遠矣獨其治專學
切心得身踐契聖人窮經之說苟以文辭而已不
其陋哉今之治經者傳會成文則既不能窮之矧
致用耶予之感於漢儒也無從類其經以系之名
以論其世焉爾

六子說經序

皇甫子曰道散於天地而載於書謂之文文以載
道謂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明矣天下之文摩
矣六經之外非無書也而曰諸子諸子之說於道
証宣聖之後非無文也而曰百家百家之說於道
荒天下始無文已無文斯無道已老莊旬列楊王
世謂之六子六子為諸子冠而其書具存世之談
文者下六經舍百家則曰有六子云六子者惟其
誕於道故詭於文而訐議以騰於經陋宣聖於不
足為何見於經何測於道而比後以齊其議哉
迺始易之乾元終春秋之獲麟俱有說不知其說
果益於經符於道否也愚用集諸編為說經總六
子者不知吾道而猶不能忘吾經則其隱說雖鑿
甚且叛焉而其吟以私附於聖人者意亦微矣揚
與王尤其擬聖而習經者然則諸子支離鮮不後
經自飾奚翅百家論之使綴文之士知文之不可
忘經顧不可忘道亟直其辭而已也宋儒曰猶其
言皆可入道則或罔哉焉未敢質此為盡然也

懷麓編題辭

司虞氏曰戎戎之秋余以簡忤權貴置為黃州理
官夫絳灌說而賈生遂許史慧而子政免自古有
然矣惟時相君悔其亡罪僚友悵其遠行或踟躕
祖讌或慷慨興歌夫黃楚疆也故辭多騷楚之音
哀而不傷怨誹而不亂其達騷經之旨而存小雅
之風者乎顏產贈語論政之詞也蘇李申章去國
之情也發情止義此言有重於金玉而諷有篤於

韋弦者矣湘流遠託將承嘉而遠跡清風如頌聊永懷以慰心茲役之謂也編之題曰懷慰云

擬古樂府小序

古樂府擬者多矣如謝靈運擬鄴中集魏太子鄴中集陸士衡擬古詩皆夫達其義而強附其辭何異譯言於鬼而釋字於梵耶濟南李子謂如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家犬羊鶩放於通望亦識其故以為善擬余謂義苟未達即蝶鳥鼠鳥為楚之平思悲翁為秦陽文如象四時政漢朱鷺為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為螟蜮隱孟耳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南為定武功巫山高為屠柳城上陵為平荊南將邪為太和師其意而不襲其辭此善擬者也吳韋昭亦造十二始炎精缺終玄化晉傳玄所造始霍之祥終鈞竿則廣為二十二後若和鑾以詠朱鷺翦刻以諷如張悵雲雨於巫山愴歲時於芳樹但取本題殊乖厥旨矣詩固伊爾文亦有然如典引嗣軌於美新解潮濫觴乎釋誨古人研思遂啟之妙也

上方入繼大統時值中興制禮作樂恢文耀武德隆

堯舜烈遠

高成臣汸溫起制科備員郎署躬逢盛日覩儀典宜詮歌什宣述海揚遠忘其謬考擬造十二曲覽者勿西邯鄲之步愈窮愈失也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一

婺槃謹校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讌送六首

送家兄赴渰詩序

余兄仲氏建節越鄉戒舟吳渚築山水之標奇帳
土風之非遠浩然行矣曰余兄弟同氣四人咸以
上次之資晦英賢之烈守中才之訓恢世及之猷
方其密山同徑竹林共室晨亡羊於挾矢夜聚螢
而投翰孰不懷鴻鵠之舉為燕雀所咍哉蓋其通
逢高之問而志馳雲霄之表矣迨夫兩根翼各各

司鳴余與仲氏早承休顧載奉嘉招驂鼗服於
兩都聯纓綴於三署志何協也至於聲庶推瑞曉
張貝錦嵐瑕丘以竣罪浮湘江而發憤跡何均也
是得則攬暉霞嶠擬之於二龍夫則戰羽泥潛方
之於雙鳧遇則達逅之嘯表周模之隆遭則褒融
之葦流漢家之痛殆相關焉一旦稍稍叙遷為
天子之憲臣樹東南之偉績美又奚知余之所之
矣伯兮褐玉以貴園季也奉金而登廟一門之子
四方其人求為冀昔同徑之援共室之聚可易得
乎嗟夫窮達者時也屈信者命也聚散者數也忻

戚者情也情有所感則命在所安數有所值則時在
所委復奚心哉康樂耽遊赴脩吟而含楚平原
于邁臨清觴以興言念此化離鬱爾敦實若其數
政以拙守才以愚媿諭之義良友詳矣聊賦短律
敘書末簡

遊牛首山詩引

蓋聞鳳京之郊牛山攸峙真朱方之嘉麗表赤縣
之仙靈環以名巖之勝帶以巨江之險神皐迴接
梵宇弘開梁朝於此布金宋代因之薦璧凡在官
旅靡不登尋迺整纷車馬之塗淨域緇衣冠之地

閒逢紀戚太睥司辰中山王孫徐子尚童言揚漢
署之英命締祇園之貴入夏再申淹旬未遂六月
三日乘暇如盟始經展眺則烟霞暢來挽之情辛
踐窮探則魚鳥盡忘歸之物舉觴而淩暉菜藻管
而屬玄篇王謝名流每棲禪於支遁徐庾羣彦亦
騁藝於陳思偲各有以也乃炎暑都消清塩共適
設非尚書期者侯吏呼關則六塵絕常戀之辜一
丘有終焉之志豈特披襟頹日下榻信宿而已哉維
時比部明紱以抱痾辭節侍家兄子安先以擢憲入越同遊者余與施子平

叔蔡子于木東南賓主三四其人彈指而去來成果論跡而睽合為因則又倡予者之所以興懷和汝者之所以寄既也詩若干首書諸簡冊藏之經舍

春日談園燕賞牡丹詩序

昔有怡山談公尚德貴劉逸情閒徑綺構結於雲外清泉流於鏡中代綠竹於渭川移丹花於洛汭靈果參差嘉樹蔥蒨隱居之特勝別業之最雄也方其搏組錯陳賓從駢集酣歌累月爰樂獨旬草色交於茵帝燈聲聞於絲管一何暲也逸其朝

露忽先夜川長往總帳既塵履基罷御新畦灌蔬不復芳舊燕徊翔莫能去又何悲也迨若館甥敦逝座客慷春彝故跡而命駕引麗矚於初筵曲池未平高臺猶在九原不作聞笛起山陽之哀萬歲何知彈琴下雍門之泣嗟乎生死者物之所必至也盛衰者事之所固有也聚散者勢之所恒然也所戚者情之所易生也自達人觀之浮世等於逆旅馳光同於過隙陳少壯不樂歲月幾何乃知縱酒非荒秉燭有以也各賦五言傳諸二子

遊仙詩引

吳俗以四月十又四日相傳為神仙降辰是日也乃有玄都朗建丹府弘開金鑰啓望仙之宮垂燈燄禮神之館九靈教闡則籙樂齊鳴雙童導則芝香並引吉士靚女肅肅厥心祓服照耀於池中列騎繽紛於洞外步虛肯來謂是吹笙之侶乘風不迴詎非駕鶴之羣遲暮容而將從遊巨人而思即嗟乎白髮難變慧瑣益之何徵朱顏易頹悵石髓之莫謂天下有可以引年者無有哉有可以治身者無有哉聊揚斯旨明廣諸人

送董侍御使竣還朝詩序

嘉靖四十有五載

肅皇帝恭默思道壽考作人甫周于甲將倦于勤惟時法令滋章科網稍密俗漸以敝政寖以棘惟是南服師旅之後飢饉荐災凡厥職司苟以無名之徵援以非時之役民不堪命久矣乃更增以虎冠憾以鷹擊奈之何不吝而為姦訟獄繁而盜賊起也侍御史洛陽董公竟封宿擬霜稜籍聞風采簡命南巡照臨我土其始下車也指無益之費罷不急之務清詭受之田鬻姑勢之族嚴墨吏之

刺峻情游之誅勞來安集與民休息民若更生焉
越歲隆慶改元
嗣皇帝即位際中興之運履統治之朝漁色大之
詔紫節儉之風公仰奉德音導迎淑氣鈐兵戢飭
平斌在育農夫棲畝紅女運機室家並止罔罔逸
空溫邪制蠱與民更始俗乃維新馬誠治者敏謂
向也若時之冬陽氣潛藏公行冬令殺之而不厲
今也若時之春陽氣發洩公行春令賞之而不傷
蓋聞御史之職專務端執貞度以肅百官以厲萬
民公乃順天懌舒與時消息不獨憲紀是飭而調
燮之寄可司以佐
聖天子化裁之治矣賢哉真御史哉吳民謠曰前
有溫公後有董公並起河內福我江東溫公者前
侍御史璋亦洛產也按吳音清海之清近今俊爽
不敢東窺於吳溫之力也余從鄉大夫之後拳作
頌以紀其事勒石海濱永慕不忘公之莊節也矣

跡遐竄鯨波不揚先聲奪其氣而寢其謀也民輯
以安堵厥德惟均奚必俟其來而褒之以斬獲為
功哉今　上方以夷狄鼓鼙而砥鋒鍔稽周宣薄伐之猷奮漢文仁者之

勇引頗牧於禁庭洛制馭之長策側席元老止輦
至言所以垂紳衣舜干戚審黃石存邱桑者念亦
深矣公行將有詩諫秘計入告我　后于內余等
雖迭矣東土之民願開其梗塞以覩太平而
亦有利哉曉物輸響總
裨國賦臺端行一首以申別情云爾

送大司寇漁石雷公予告還山詩序

下官不佞陛跡昭憲移禁司刑隸門公以母老上
疏
聖天子特嘉閔焉詔可且命有司馬北驛杞心徒遞翕言莫
通路客嗟詠神歌頌簡牘記大臣之去
明王之盛治孝子之美談哉歷觀載記大臣之去
政務皆詩老引年乞骸、歸骨是故留侯當矣而丹
匪遠存漏令懌矣而仕或未頒若夫步踐台階手
持法衡乃望倚門而思遲物迎馭以言還豈不光
昭往牒於休來乘考哉、辭章服於其家陳鍾釜於
陶餼以爭慈度以介五社記枝不驚讓宣斯武公
行其柴已非直勇退於急流寘於遐蠻也下官
方為戮幽户能痛剖雖異騶漢之利見悵邪奚之
遄歸聊賦五言用申千里云爾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三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贈送五首

送陳子克脩還吳序

天王九年秋七月陳子自燕言歸張伯子王仲子皇甫叔子會于燕丘維是陳子來飲餞張伯子曰我自昔舉於鄉也維我二三凡弔靡不惠好既而嫁于燕也亦靡不周旋以諧在昔逸詩有之曰舟張辟雍鸛鶴相從言依過止今子歸矣值茲悲候於我心懷焉有逢吾子其何以處我鴈一行陳

子避席曰子不佞淹茲天邑載歷寒暑杪稗縣邇依依在望夫窮者達奏通者越吟我思古人異遇同心我是以夢寐乎洞庭之野眷水之陰茲將歸也夫張伯子曰幽哉是言吾子可謂不忘其鄉矣為之賦衡門觴載行陳子避席曰予不佞淹茲天邑載歷寒暑瞻望父兮天一方矣曰予行役不遑將矣我聞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故舉魚預涕亡門聲淚我是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茲將歸矣夫王仲子曰孝哉斯言吾子可謂不忘其親矣為之賦陟岵之首章觴三行陳子避席曰予不佞淹茲

天邑載歷寒暑賴我二兄朝夕是與貽我懿
矩夫君子遊必擇士居必擇鄉故簡以漸而芳絲
以染而蒼逖爾令德寔懼終焉無以光臧我是以
昧馬腊車執予踟躕茲將歸也夫皇甫子曰貞哉
斯言吾子可謂不忘其友矣為之賦伐木之二章
夫安貞以斡忱思孝以成仁履幽以提身若陳于
者於天下行矣陳子乃瀝緘欲起望甫于止之曰
母我其益子我其益子之自燕歸於吳也不
越歲又將自吳嫁于燕進于春官銓于主司宿于
天子服于王宮時維王事于遑雖欲暱於友私於
親久於鄉也其可得哉夫京大也師聚也君子抱
大富寔可以居業矣在昔先正有曰人豈異禽也
哉而常羣聚寔敬吾子其不忘四方由是陳乎況
忘失怡悅悟曰我行維斯言是嚮

贈和順令霍氏歸田序

天王十又一祺春正月越在外臣僉考績于朝實
予以和順最往獻時惟良哉居無何歎曰功名富
貴我知其若是矣歸休養親君寔自若為也乃上疏
謝病太宰弗克泥果命下曰俞開入里士開且悅
焉遂擬擬議其後夫霍子強可仕也茲不待年胡

者右李子乃左持憲者弗廉乃數其細以上下之
宰司徵素弗覈各欵罔同久未裁可李子乃浩然
謀歸掖者咸曰心苟不營何恤乎人之言止哉李
子或曰無據而去曷少俟旃李子止哉李子曰譭
譽者瑕被禍懷玉胡求售焉謂白者黑貴於丘園
胡自上焉魚網之設不能冥冥鴻飛為弋人所得
翕羽晚矣皇甫子曰嗟嗟古人所為難進而易退
李子具哲且勇哉若夫夸夫慕位悶崇陟要致身
戮辱黯于陷危自召淵墜貪人歷踏賄章油溷儇
率絕隆曾不朝夕幾不悉於李子者哉于是舉酒

酹江為李子祖道鄙子賦遠遊時俗迫阨道塗無
因悲臣節也聶子賦赤壁山川信美合并異路思
友誼也皇甫子賦蜀道難人情酣霞溝波非險既
世變也李子乃登舟擊楫揚帆海洄而去詩云瞻
望不及佇立以泣黃人之謂也

贈水部郎吳子知姚安序

蜀郡吳子以水部郎制姚安聞命而弗豫焉曰迭
矣茲土延古矣微荒商也矧茲土之氓昏雕莫之
屬表德之種類也我是與處其於政不有治絲而
棼噬腊而毒者乎艱哉行也皇甫子曰若侯行毋
弗豫也奚其艱在昔君侯司士于華州華州之教
刑焉此可以救姚安已司賦于陪都陪鄙之法新
焉此可以法姚安已司漕于通惠通惠之令平焉
此可以令姚安已余
天子之水官也請與子言水知水則幾於政矣夫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予無捷之激之而惟疏
之濬之決之導之又從而隄防之而水無有不治
者矣江淮河漢暨于海皆然也秉其幾神焉天下之政何有於大小何有於遠近
何有於難易哉若施姚之域越在滇之濱楚粵之

墟列帝耀德犀哲宣化遹世漸仁其寘限而輯
綏者蓋有年矣不徒招攜羈縻之而已也今子藉
天子之寵靈往為之牧將有歌訓而祖悅者宜曰
五行之始萬物之
絲棼腊毒之哉夫水元命包曰五行之始萬物之
所由生元氣之膲液也有理通焉說題辭曰荷精
分布懷陰引度有順道焉子能順而理之徧與諸
生普之以公淳約潛達燭之以明法而不息居之
以勤以此柔遠遠人有弗治哉水之於民親而不
尊父母之謂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矣侯以之是
故知水則幾於政矣無私而蹈之不知懸水之為

千仞也無事而行之不知姚安之為萬里也吳子
廼始怡然豫浩然不疑其行矣祖宴既陳僚友攸
集僉曰斯言也可以贈吳子請書之皇甫子曰唯
言之贈惟言之鏡庶可以從政

贈古黃姜判官擢守慶源叙

古黃姜大夫判天雄之幾年有籍甚聲乃移守慶
源大夫弗豫曰郡也而州茲命也不亦左乎劉令
進曰貳也而守茲庸也不亦寵乎公笑弗豫哉若
稽古建官昉於虞十有二州惟茲州牧以亂邦服
迨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始置郡守隋革廢郡以
州統縣至唐復沿焉馬自是州郡更相為名如魯史
晉乘侯牧一也奚必左州而右郡時王之制凡府
州縣雖秩相崇卑勢相臨制其於專任而責成牆
夫一也宋設判官以佐郡守雖曰元僚語稱半刺
焉耳敭承流宣化熙政庶民理繁劇劇又孰與守
大夫曰慶源即古趙郡令為折內衝余非溥守廟
患夫繁之弗克理劇之弗勝劇也矧茲承宣熙庶
民之攸暨胡敢拜命之辱劉令曰大夫奚趙之有
哉台小人聽於民矣天雄之民慮公之去也其言
悲以思曰公其去我誰獲我所慶源之民幸公之

序贈送六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送盧法曹梗考績序

少谷盧子木伯守南刑曹三年矣蚤政於太宰太宰考上上御史臺覆如太宰考行將獻於天子之廷按彝典堆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盧子何以能善其職哉夫豪右作慝雄張京邑踰軌奸憲牾勢以逞請寄滿脫主者誰何法斯撓矣粵事訝繁巧文附會窮抵橫入不能貸思於無如原情於株梁刑斯濫矣盧子明威所繩靡不摧勁寬恤所濟咸獲發理發摘以宣雖巨猾必致簡孚為治則赤子更生不濫不撓推刑之中盧子其庶幾乎然蘊籍有素施行不匱固非強起於刀筆偶合於科條也方盧子解褐鴻漸即上書鳳鳴慨憤王章情作時宰一時風動朝端想聞海內既而出知劇邑將謂盧子不習為吏急弦勞絲寢以壯敗至則純務以德蒸蒸保艾流其頌聲推盧子之致為蓋賢典文武道協幾宜茶網施於新金矢得於嗟腊二弊之去不有本哉使盧子操議辟之權慶違之任必能信三尺之法彈畫象之化矣輶車陳於周道帳飲列於都門凡少同里閈長廁官寮者譬然來臻邈爾言別僉曰深哉子之知盧子乎請書諸篇以贈其行

送繕部葉君擢守思州序

葉子以繕部大夫出守思州居鞅鞅自謂左遷殊不欲往或曰茲域本西南夷歟古昔教限難常羈靡不絕者也至我明興耀德於遠始嚮化內屬編氓置吏郡縣其地鞮鬼寒其民熊蠻獠雜處號稱難理急張為蟄束溟侍馴非大夫所宜矧大夫方上書謝病反服趨引頤跋涉於山川倥傯於簿牒祇自苦耳請無行也余曰不然蓋開志不迴遠事不辭難臣之職也是故奉點羌之役而晞功開朝歌之命而砥節使何人哉審論覽箱吏傳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至於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類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儒術緣飾吏事大夫鼓篋海校弟子彬彬興於禮讓鳴弦邵武吏治蒸蒸臻於偃化即其已試之蹟優為之驗

非所謂儒術廉平者耶何有於思州哉苟謂鬼方
殊俗神理異用椎結絞笄之烹鮮之資蒲鞭孕惠
匪格笛之器斯徵外絕永思之碑虜中無甘棠之
樹矣仕貴行道不貴擇官政在因民不在易地稽
爾先公剛正不撓威愛兼著俾揚牧滇所在以治
理聞大夫能遹紹先志光昭令猷父子以明經起
家致位良守典據印綬使殫化茲土流聲爽世雖
西京之頌兩龔東兗之歌二鄭何以加諸大夫述
況然心動靡然病已星言夙駕而雅指群物矣

送陳子年法曹擢守荊州序

秦時置郡建國之意微矣漢世吏守利民之任孔
焉故剖竹頒符必簡在庭之彥臨蚜卹蓋恒容列
宿之英使才謝掇翔術乖錙治殆不輕哉也銅荊
州者星分翼軫山表岷亞銅梁石戶為之閫雲夢
熊相為之澤擇曰荊譬也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帝
譬備之也芭曰荊猥也陽盛物堅具氣急悍也由
是言之地有必爭之險匪烹鮮之所能綏民無馴
習之素豈示韋之所能格兼以羽毛齒革之貢不
乏王匪栝箘路之利恣殫楚材土宴塗泥居隣
魚鼈所以輸水衡供匠作者緩之病國急之厥民

思奏罷歲獻坐致年豐其適何由哉南省秋官大
夫陳君子年溫儀玉潤妙行簡芬始以宏詞發科
俄因敘問為吏疑獄片言而決宿訟兩讓而歸方
山公藻鑒之辰正王濬夢刀之日爰就華司銓為
荊牧雙旌揚於治渚單車指乎郢門過李息以興
嗟訪任棠而博物令夫猶精而累成者非卓華之
臺乎異委而朝宗者非江漢之流乎興而而滯澤
者非息壤之靈乎宣暢而殊託者非土棗之風乎
考基厥之由洞歸墟之跡審也膏之吝驗吹萬之
神明芳躅於廋侯睎惠靡於羊杖治可同道政思

過半矣備預不廣上無弛網愉悍難馭下無伏轡
敦愷悌之化樹循良之績在此行也使或蜀郡來
慕婺以桑梓之情楚國蹈海感於蔡萇之事則小
雅無北山之役閩居多拙者之政矣竊為大夫不
取也往哉勗哉往哉

送刑曹周大夫臣守臨洮序

夫雍州之域古昔建都之地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漢基隆於三成啓業由之全盛既稱天府亦曰神
皋故開道列郡隆本強幹天下莫先焉治入我
明創置雄藩以控邊陲迭矣西土稍背京華其阨

塞防樂固在也殊俗累譯非滅於襄時也柔服有方則回面請吏同於獸馴制馭失策則貢力懇凌易於鷙黠邊郡化理得人惟聚此文帝所以私貸於雲中世祖所以申情於河內者也通者虜數為寇犯我疆場羽檄夜馳烽火晝炤雖旬格鬥虜而遺凡撫幸之臣司守之吏心爵之利器寄以長城兼資文武荊州牧南陽君爰有臨洮之命焉君緯性沖和南荊黃大夫周君爰有臨洮之命焉君緯性沖和寿者以億計時荼知大夫周君爰有臨洮之命焉君緯性沖和京師道里持遠政成發春奉

達國體閑習邊務雖足跡未陟於西領而志馳伊吾之北即其素所蘊畜於治理何有哉且茲郡也自彼民羌殷居隴右表以崆峒之阻帶以恒渭之流襟以金牧之衍跨以抱榆之固延瞰地脈則痛蒙氏之熱極眺皐蘭則思嫖姚之戰考跡屯田則知充國之畧展相新野則永鄧生之慕明信要結則亮霍請之衷劃茲氓也咸雍熙之庶非復羌羯之雄保艾功聿治效倍臻使白鳥之祥歌於塞上甘棠之愛植於虜中在此行也是故剖竹之任非劣於受脤勒銘之勳不華於島蓋矣他日臨洮報

政晉諸臺閣僚之節鉞耀之榮觀天子之寵靈邈遠人以聲教熟曉山川周知兵食運籌廣中宣機如響玉門扁秘琛路幹精當守被北顧之憂銓司交上責之墾大夫其昌之哉祖疏既陳羣公斯集酌以言酒投之贈言

送參知周君子顯入賀序

嘉靖三十有五載秋八月十日維天誕　聖之辰內凡列職之司外暨奉朔之國叩　明庭而獻萬壽者以億計時參知大夫周君實被役禹滇南去京師道里持遠政成發春奉　

使張組以稱榮大夫登車而色喜夫士由起家而立于本朝執不欲際風雲之嘉會依日月之末光哉至撫官承之展家錯事中外靡得而拘焉古漢唐賓簡廷臣出補郡國守相領州刺史遠內員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有歲中超遷至公卿者今制稍稍懸隔而重輕係之矣是故子幸慷慨之思長孺有棨閫之戀張敞謂在外無奇或籍子公之力再入國門始無憾焉抑其勢也季札來聘觀樂詩而歎美史公留滯不與從事而寄慨又其情也今夫朝于京師夫較有三慶賀入覲考績而已

茲行也
天子坐明堂開閶闔受玄貺介休社金石在縣玉帛鈞書篠羽旄頭文衣繡尾備物以昭之百官規燎而入向臚而升斯時也素商應節涼飈滌氣乃與德讓之宜重譯之使攀龍飛而利見聆虎拜以悅穆予猶慶川嶽貢符中外祗福北亦禮文之偉觀而冠裳之茂典也珊瑚瑤瑁之琛陳於內庭肉角犀象之獸馴於外圃咸自洪往也
天子有懌非予大夫奉歡惟寅宣威遐裔克鋘此哉於是延訪政治之得失周知民間之疾苦臨軒咨嗟 宸眷篤焉臣敢曰茲非曩昔掌廣衛平水土者乎奉金馬之使擅子羽之藻者乎非敷教於蜀振文翁之化詰兵于前上籌遠之器者乎遒者厥安滇患銘赤崖之石澄蒼洱之波者又非其人乎多所踐更屢著勞績奏銓者將畀莎崇階大夫乃載拜簡越承嘉式諟于是乎來問官之詩劾華封之祝而瞻之以誠言曰夜郎脩阻疲於驛筰工之良巧困於鼓鑄戎敦易腐興資於積貯弁服流徙不恒於土着異物難得非所以安遠也少加 聖心焉
天子萬年南徼永賴豈其休哉若夫烽火通於長洲之苑麋鹿瞰於姑蘇之臺豈不愒歸畏北簡書大夫之謂也余與大夫再世同舉於鄉者再錄於春官者一相知最深諸君乃曰可以贈周大夫行者其皇甫子之言乎遂書無讓

送憲使范君侍養東歸序

觀察使范君之蒞峰拜益命也以演敷時遠不遑卅毋意不欲行懇禁切攸大夫人趣之迺強就道按滇七何俊奴益橫海上傳譬吳越之間華屋錯於烈炬原田蒭為茂草治石沉於汨羅嬰兒嚶於鋒鏑農夫釋耒紅女仗緘累骨之野想魂而祭遺從之旅十室而九此亦牧守非教猶也於是三楚之堅甲百萬之精卒山東之亡命淮泗之輕劇鬪鋤發慰募雲集樓於會稽者一旦成市而我師優叙坐游宦一方者相顧愛閔太夫人現然在圄城中使若鞅鞅歎息曰向者棠犯殊寡遑遑拜恤之逢思迎征叔於峽阪奉板輿以聞居恨不早決今方寸亂矣賢愧徐生迺上書陳情其略曰臣自束髮幸際 聖明賜之進士服官行人祖役遘閔慈父見

背母氏獨存迎執戟東曹剖符兩郡二十餘載未
審違親而仕臣母口靣祿養身被罹綏恩寵踰分
正委身報德之秋也但年迫西夕不勝扶侍仲季
既壯家貧出贅並久離膝有妻在幃共視常膳安
能責以捧難禦侮戰身嬰衆疾耳怵金鼓倘先安
露抱恨終天乞將臣放歸獲奉餘息不勝銜結朝
旨頒首主臣主臣謹緘題驛聞未及進御而使君
飄然行矣僚友曰未有報命恐傷大義且外臣例
無予告奈何授劾自免乎使君曰北向余之心也
或曰太夫人雖在耄耋起居無恙
望天子萬壽之期君應入賀勗少須臾以俟便道
歸省不兩得乎使君笑曰吾聞明王不奪倚廬之
情孝子不避驕車之罪矧我侯孝治之朝遇仁覆
之主乎若執贄脩慶而駕言展親不可為孝先
私家之惠而從公朝之典不可為忠失忠與孝不
可為臣子進退狼狽恥不為也范君可謂明於制
義而勇於亮節者矣君少挺穎淑妙簡異才方軌
終賈雅屬文藻兼長餘吏甫壯專城盛著聲稱內
教檢迪良多也君亦揣知其才足以適用不終淹
落為此舉者殆畜晚績於熙漢伸短景於報劉耳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五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贈送八首

贈郡守溫公景葵擢憲山東序

自秦剖國為郡罷侯置守而郡之職始重矣晝野履封圖民出政聘享賓際稽服之具於是乎備慶賞予奪刑誅之權咸得自操居則九延之堂施黃以表觀出則設熊建集朱其兩幡以辯威符則握虎佩則左魚秩則二千石以示寵異焉漢每親見質問而後拜唐必臨軒冊授錫衣物乃遣尚非其人豈所以惇吏民之本哉我

上無藩臬之統其責益專兩歲之間吾蘇尤慎蓋財賦充衍征求日溢訟獄叢興株染莫竟簿書殿最繇吏緣為奸雖鞭閘嗟疲於郊勞號稱難理銓曹有成効者諸省皆然而幾內尤慎蓋股肱之地故胎全郡之慫用意亦學矣茲行吾屬失其所庇治有甚於吏民之思者焉余竊宣示教令皆邑邑之寇盜也論迪撿覆時令之所懈也公不欲一邑之世所謂盛德長者非其人乎率其屬相與為君子不獨自成其良守而已昔陳龍申考城之材王彬亮武康之節何以加諸茲東憲外臺不過推其風紀之餘公代庖也兵家之務又其語曉建長策勒鴻勳及寖寧耳余媿不文聊述令之感以泄民之

昔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功蠲法外之徭者再經之貸汰冗食之夫與民休息民若更生焉寇亦擔怙威德不復敢犯吾境農業稍安革心變化流其頌聲越歲再暮適考長吏公以治行卓異擢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上吳之人恨得公之晚而胡奪公之速也 勑命有嚴韶車將戒屬已安令請余言為贈余之知公此特其大較也今語余曰夫郡以領縣縣以繫郡雖想攝專司之不同然政理則有相通者小子之治吳始則惴惴焉粉若治絲觀法於公則裕若游刃繼則倀倀焉難於噬腊承式於公則易若烹鮮益宣示教令皆邑邑之寇盜也論迪撿覆時令之所懈也公不欲一邑之故胎全郡之慫用意亦學矣茲行吾屬失其所庇治有甚於吏民之思者焉余竊數曰三山公世所謂盛德長者非其人乎率其屬相與為君子不獨自成其良守而已昔陳龍申考城之材王彬亮武康之節何以加諸茲東憲外臺不過推其風紀之餘公代庖也兵家之務又其語曉建長策勒鴻勳及寖寧耳余媿不文聊述令之感以泄民之

又贈温侯序

代郡三山温公之滁蘇也歲三更始適四方長吏入覲之期蘇以防海奏止太宰按牒踪叙功最上請報下曰可公遷秩遂行吳邑學官姜君性見君汝壽率其弟子負謁予言以贈乃曰性習笑予曩習之墟猛歌之地覇又密邇京輦漸被聖化興於孝悌獨稱川令之績易東土儽美西京與讓於二君哉夫嚴賊峻法可以警吏而非所以崇儒小惠曲恩可以要民而不足以得士由江夏二子之言考驗諸生之意是豈私情所感哉鄉政之所以孚斯其言公也公行矣山東乃文獻之邦富饒之區豪傑俊偉之士往往自振而天子思封繩之臣授斧鉞之寄不久召公矣

奉贈王守擢憲開府常鎮序

昔賢每總禁闥因淳淮陽之行稍獻承明竟就會稽之位若謂吏職徒勞在外無奇斯過矣陽曲王公甫弱冠即拔起諸生間擢進士上第宜展宋郎署侍從

帝廷特以通姻淺薄倒不得留京輦簡宿衛一麾守鄧民社是司再命佐藏股肱攸寄由是剖符龍右而政尚循良移撥吳中而才堪理劇方是時公年同散騎腰佩左魚人皆榮之然所在治行號稱有過差未嘗加訶而下皆樂共其職焉蘇當兵火之餘凋敝長者不獨精敏英斷而已吾蘇富庶繁劇所謂良守矣余嘗延覽先漢之隆文翁龔遂召信臣俱列於循吏而脩起學宮舉察博士獨稱蜀

息民若更生焉三載滿秩四方入覲之期公以
水潦荐飢留不果行太宰考長吏最按部牒數臺
章無踰蘇者遂拜為觀察副使到職楚臬備禦京
口自夫久任之法不可行司銓者往往由近叙遷
使疆壤相接其習俗易知風聲所感化理亦易孚
也公未及行而晉陵潤州之民已襁負相慶曰冀
聞興起學宮誘奬儒流甄雅藻藝優於作人者其
公乎今將軺迎其教矣冀聞者奸商勤課農桑
平徭薄稅使民充給者其公乎今將軺被其澤矣
又聞之減餽貽社請謁捐出納之羨絶奇巧之玩

其公乎今將敦我醇樸矣又當閩之發奸捐伏挫
邊權黠斁除兇剽民賴寧戢非公乎今將回面嚮
化而屏跡矣彼二郡者財賦歲計不當乎海陵之
一舟車填集不敢乎閭閻之半諍詞狀業不叢於
荆棘之庭市儈交貿不修於簡約之肆寢惟而涖
負努以驅物憲度有餘及焉向身為良二千石
茲以六條察吏所屬二千石而下取公所嘗試之
法而洛導之不盡為良吏乎蓋守親而使尊德刑
慘舒之謂矣蘇之民號泣遮道公車不得前余乃
揖父老而喻之曰汝蓋慕公興水利乎丹陽荆溪

之間皆上游也行將修復梁堰洩決以時溉浸所
及猶足桑麻汝也又德公能賑貸乎永豐新安之
區多決陂之田其鉅室素善積財行將發藏通糴
猶足粒食汝也抑又念公能耕盜以保乂乎江洋
之濱寇宄所由出沒也耀兵振武膽警威信無敢
渝黃霸於累年借寇恂以卒歲汝等始快於心哉
衆心精畔公車遄發余舉觴言曰金焦北固之勝
爭雄於大石雲巖王澄瓜重之源涯秀於蠡湖脊
水公於政暇登高長嘯臨流遐細能忘吾蘇乎詩
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又云有虞於衢靡日不思
此之謂也

贈憲使熊公移擢雲南參政序

武昌熊公者風操楚材早躡荆璞起庚戌制科授
太倉刺史甫及下車治行稱最雖王祥康沂龔遂
襄渤不能過也亡何倭夷內扇變生倏忽勢漸猖
獗民不知兵卒非服習之不虞之備軍先事之圖
所犯州邑有不望風而靡淪胥以亡者幾希公乃
頹矢石之危蹈波濤之險宣力勤勞幹艱敭惠寇

始溫平民稍休息厥功懋焉幕府奏記　清廟
聖天子按軍書褒勳策晉武蘇郡尋拜按察僉事
飭兵東土七何又拜副使在職如初自任公去後
若取而代焉公之居東兵無折北海上有二天之
謠矣官歷四遷歲踰一紀前此銓司超拔未有如
公之速而民之霑惠於未有如公之久者也壬戌
之秋晉參雲南滿政衆咸以遠致惜而公於茲非
豫然者余乃進而喻之曰自古建官分職無內外
之殊人之私情也　明王哲后慥爾羣辟侍臣下
無遐逋惟其人然重內而輕外比則厭遠而樂近
達而難之而望既素孚坐享鎮定之逸由是晉陟
太僕卿不以為近而易之有不可知者方公初授
而憂生不測竟就功名之曾遂移滇藩孰不以為
遠而難之而望既素孚坐享鎮定之逸由是晉陟
司空侍葉閣輔北山謀益彰身名俱榮矣公乃歡
然笑曰今日何幸復聞逸事於吾子曠若皓南守
逸枝節登車而之南中
　奉賀開府胡公宗憲加官保進位左司馬序
世謂宣聖之言於衛靈之對遂以俎豆軍旅為
二塗婚紳之士不習韜鈐介冑之夫罕閒禮器然
吉甫備文武之才孔明秉將相之任豈非通方適
用者哉今績溪胡公足以當之公治以殿中侍御
鑒藏職於元江彰厝新於赤石凡焚燬之種當削
社解辮回面革心色匪庭充實毛野積司籍者足
以上報　天子揚懋業之化關即序之猷矣由是
考績故通通博望之域殷薦碧鷄秩子洞之祀延
眺銅柱緬伏波之勳周視營壘思武侯之烈昆明
沉叔修漢武之雄圖南詔遺墟闡唐宋之不競雖
鄉里而遊不快心於扶桑之涘哉夫曾有遠事
有不可知者方公初授太僕就不以為近而易之
而變生不測竟就功名之曾遂移滇藩孰不以為
遠而難之而望既素孚坐享鎮定之逸由是晉陟
司空侍葉閣輔北山謀益彰身名俱榮矣公乃歡
然笑曰今日何幸復聞逸事於吾子曠若皓南守
逸枝節登車而之南中
　奉賀開府胡公宗憲加官保進位左司馬序
世謂宣聖之言於衛靈之對遂以俎豆軍旅為
二塗婚紳之士不習韜鈐介冑之夫罕閒禮器然
吉甫備文武之才孔明秉將相之任豈非通方適
用者哉今績溪胡公足以當之公治以殿中侍御

史奉命東巡既而受賑專征開府兩浙控馭三吳亡何島夷即序海若底寧東南之氓若更生焉而當宁亦且紓憂於我土矣屢奏膚功頻膺嘉錫庚申獻春

聖天子覽羽書開麟閣課功酬爵采元老之咨俞太宰之請擢公為左司馬左中丞加太子太保其督撫並如故不獨分閫之寄蓋隆而台階之斯預兆矣蓋司馬者夏官也厥職出統六師行九伐權武宣力以揚威德者也太保者宮官也厥職坐而論道經邦光弼寅亮以弘治化者也列六曹以參

而上豈濫慰者哉數公之勳若杭城克敵桐鄉解圍平湖受降舟山納款并仙居乍浦定海籠山皃林口清風磧諸捷大戰六七小戰數十皆身先士卒故士卒咸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者詳載於世寶錄中何勇也夫蒙荆棘之危路濤波之險入不測之淵履萬死之地而公曾不以為勞賢王首之弟於帳下數徐熙之罪於席閉稍或不逞白双傳其曾矣而公曾不以為慮越距績溪近在數百里內曾不得一過其門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臨尸而哭斷懷上之思割肌膚之愛視其身輕如鴻毛赴

國家之急如水火何忠也此奚暇及爵服之戴為寵利謀哉璽書褒忠勇可嘉

聖上知公蓋深矣昔裴晉公亦起自蓋寨歷節度而上豈濫慰者哉數公之勳若杭城克敵桐鄉解圍平湖受降舟山納款并仙居乍浦定海籠山皃林口清風磧諸捷大戰六七小戰數十皆身先士卒故士卒咸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者詳載於世寶錄中何勇也夫蒙荆棘之危路濤波之險入不測之淵履萬死之地而公曾不以為勞賢王首之弟於帳下數徐熙之罪於席閉稍或不逞白双傳其曾矣而公曾不以為慮越距績溪近在數百里內曾不得一過其門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臨尸而哭斷懷上之思割肌膚之愛視其身輕如鴻毛赴國家之急如水火何忠也此奚暇及爵服之戴為寵利謀哉璽書褒忠勇可嘉

為平章與公所遭正相似而江南之平無奈淮西功之典不既渥乎五載之間五遷其官時共榮之吳父老竊歎以為難而又謂以為速不知循資拔萃銓筦之常格至超次閣級出自簡在待非常之勳者不可以例論也自

古豪傑之士藉其君之寵靈奮於功名之會得効其尺寸以取卿相之位在立談之間明主弓矢之藏鐘鼓之設既自中心亦將一朝以饗下豈徼福

而上豈濫慰者哉數公之勳若杭城克敵桐鄉解圍平湖受降舟山納款并仙居乍浦定海籠山皃林口清風磧諸捷大戰六七小戰數十皆身先士卒故士卒咸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者詳載於世寶錄中何勇也夫蒙荆棘之危路濤波之險入不測之淵履萬死之地而公曾不以為勞賢王首之弟於帳下數徐熙之罪於席閉稍或不逞白双傳其曾矣而公曾不以為慮越距績溪近在數百里內曾不得一過其門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臨尸而哭斷懷上之思割肌膚之愛視其身輕如鴻毛赴國家之急如水火何忠也此奚暇及爵服之戴為寵利謀哉璽書褒忠勇可嘉

聖上知公蓋深矣昔裴晉公亦起自蓋寨歷節度為平章與公所遭正相似而江南之平無奈淮西功之典不既渥乎五載之間五遷其官時共榮之吳父老竊歎以為難而又謂以為速不知循資拔萃銓筦之常格至超次閣級出自簡在待非常之勳者不可以例論也自

天子坐明堂告清廟錫之茅土誓以山河豈在晉公下哉長洲令柳子東伯召父老謝之曰爾等忘昔俊夷之患耶當其犯鑾圍攻城邑焚爾田廬奪爾金帛繫爾子弟奴爾妻孥酷烈甚矣姑蘇之臺幾於墳墜長洲之苑幾為茂草迨今民復其居士

安其業耕不釋耒行不貳檐層軒飛甍不燼於炎
灰樓船畫舫不絕於觴泛絃歌方響無輟於清夜
海陵紅粟轉輸於天府簡綺繡賄充溢於廛市閭
閻之間土風嘉麗無戚於疇昔孰非
聖天子英武獨斷知人善任使公亦莫能竟成也
爾百姓其毋忘胡公尚毋忘
皇上哉姊子先令憲豁有小過曲貸之令移長洲
又數獘拂之思頗休美以余與公兩世同年雅辱
文藝之知請余為序蓋差級於雲中畜異於滬上
是以德公如此則凡幕下絶纓盍馬以圖報者可
類推云

送郡守劉公漆壁憲淮揚序

我 明稽古建官上牧唐虞下采秦漢內而部院
府寺外而藩臬郡縣以至諸司庶職皆有定員若
夫未備而設或以冗而裁則各度地因時靡可執
而泥焉自虞寇寖
京輦倭擾疆場凡衝圻孔道要
害之處阨塞難制者僉謀既同設官分布重則撫
臣次則憲使無慮數十員而通泰為最署籍于越

開府維揚斯境也東連淮海西控長江密邇
京樓壞中都
高帝肇基蓋郊郡之地而桑梓之墟也湯沐攸藬
劉陵在焉厥責尤重每難其人若豐城李君武進
唐君一以英偉經器一以儒雅坐鎮徵稗寧謐乃
罷撫臣特置憲使權埒中丞矣今歲丙寅之秋憲
使員缺銓曹以吾蘇守劉公之良上請報可簡
帝心從民望也夫兩京十三者列郡百五十餘而
吾蘇為最蓋吳之巨麗民殷物阜財賦甲於天下
素稱繁劇自倭夷汎毒水旱荐災老弱轉徙之民
未盡歸農剽輕亡賴之徒橫行於市風俗浸偷姦
宄竊發殊違之獻增興訛訐之訟叢積時荼愈結
艱釜日甚東濕急張而去治益遠矣銓曹患之乃
緊治行素孚化理有效者斯為簡授若代郡溫君
被自真定陽曲王君拔自鳳陽仝劉君則自鳳陽
來也下車之始專務德教與民休息暮月之間政
平訟理吳有巔蜀之風焉南理之日吳民固不咨嗟
先令美公世濟之是以開代之日
慨歎恨奪我仁君失其慈母一胡亟也司勳氏曰
汝等小人知慕君侯之良思欲借寇者乃狗私恩

而忘大義者也　朝廷用賢為天下計豈一方得而專之由楚豐沛盡越會稽皆楊域也荊川有言浙福兩臺本非為盜而盜以梁吳鄧贛二閩與于夷而專以稱盜通泰秉之狼福並時海寇哨嗾徐宿交會鹽徒竄穴公受韜鈐而司鎖鑰雖兵詰我宣威徼龍弋遏於上游鯨海盜息而島夷不敢犯其鋒聲聞雞犬風及馬牛潤州以南可高枕矣公雖在揚而保障三吳豈特河潤九里哉是謂在齋而燕重矣蓋公以洛陽之才獻策發科一命而為大夫晉稱六安弦維揚之選吾蘇績也吾蘇

之選由鳳陽猶也鳳陽之選由六安始也足跡不離於股肱之地而功名顯於畿輔之間鷹刻盈於公車他日晉閔上卿出入　禁閫佐　天子撫四夷綏萬邦將不由維揚之績舉而措之乎今觀吾蘇烽火戟矣而暘時矣教化行而頌聲作矣吳山嘉勝暇日登遊閒摘藻詠崔哆空庭音疑燕寢樂天應物風流更見余以贈言見屬余方蒙垢於緑金公持掩瑕大夫猥以贈言見屬余方蒙垢於緑金公持掩瑕以存璧雖祁奚不伐無德於色而谷永圖報豈解於心又曷敢辭祖帳既陳征軺遄邁夫滄波江上

代酌水於一錢明月橋邊帳吹笳於千里鄉士大夫不忘維揚君侯亦豈能忘吾蘇哉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隆慶戊辰乃

呈上政元紀膚之次實履元朝會之始也內而藏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　覲太宰綜核功紱辨論官材以上于天子賢不肖既判殿最有差而黜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雅旄鍾鼓之設臚傳鞮唱之儀解辭削祝之容懍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洵洵蹌蹌

昉古將盛亦臣于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吾郡守蔡公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尸曹郎以賢稱簡命出守甫暮月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鄉之大夫士於公行也思數而告於執友以達於　聖聰惟恐美未克彰而善或上聞也曷言曰吳自言偃以文學列於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韞後世近值以文學列於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韞後世近多鴻儒碩彥之英公啟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其趨矣吳自揚州上錯海陵流衍膩兢毀贍師旅之後田卒汙萊公為省耕勤課濬渠興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狡巧善雕鏤組為奇技怪器公

屏玩好捐無益之具而工反其樸矣吳閭閻通都
緦賄貨積交貿射利公為檇李市戒吏無私取而商
採其鼈矣吳自專諸擊刺多魁岸任俠六博使酒
公嚴逋閒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榮胥肉相
戕嚴多閱墻之獄公為明閭謝過而民有兩棄其
田後矣吳造樓船飛颺若歌方譽多山造水鳧無
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煦蕩矣吳自館娃之餘
尚有招搖倚市者公至斂跡矣吳好調訶誣訟公
察其奸而寬訟不得售矣燕賚品物有制而革奢
為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東矣戮溢祠徼妄

祀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為循吏即古恒佛君子竟
大長者昌加焉夫朝會之典
天子令陳詩考禮罔非觀民風俗也就有出於吳
郡者乎昔漢宣中興考覈吏治常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皇上雖非起于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
苦罔而求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為吏者如文翁修
起學宮除孝弟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社飭行者與
洪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詠蜀務在成就全安之罔
非為民計也執有良於蔡侯者為第一守矣我明自
孝武以來耳目之所覩記如天水明公實歸以文
治矣然未及彰善也吉水鼎公實惇以禮裁矣然
未盡殫惡也西蜀王公實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
政也公能兼之楫吳守之良公為第一人矣舊凡
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馭戒裝裹於閭肆民
不堪命公單車遍發宿無舂糧清戢侯矣吳父老
詳然歎曰使予大夫之言聞于執政達于聖聰
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卿輔弼之列出入禁

閫召對清燕恐奪侯之速而民失其望也
天子增秩賜爵如漢法晉職參岳借寇復留如永
康徐公故事庶久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蹄於至
德之世人負達節之縣乎大夫士乃更起舉酹
酌侯而祝之父老迎道楫者侯屢之乃得行司勳
氏退而書其言為贈

贈郡尉吳君維京召為南都北部序

安吉吳君由禮曹論佚太倉南將數月擢為蘇郡尉
又數曰召為南比部郎駸駸翻翻
詹太史公撰次世家始商門閥而修世及吳自泰

伯肇基延陵亮節代多顯者北部父叔脁登甲第久則同瓣禁闥出則並典文衛鳴珂都里列戟鄉閭越言世家莫出吳右者再傳而有中丞為之兄禮曹為之弟追配濟美愈熾而昌然天道惡盈物理憎盛秉之城層以入宮見蛾蠅口以亟朝興讒于是乎有承嘉埃罪者矣前古謫官置之負外署以散曹若晉生之相淮王長卿之守園令居宋以降於地于江州潯州帶附以司馬司戶又若劉練尉安提舉洞霄縻以廩祿而不勞以薄書俾為才養望優游以需復胡待之厚也今時則不然既

奪京朝必補州邑束以吏局魂以民事將歷試於先大投於後古令成材是或一道也君為州郡吏不以為不屑而優為之凡錢穀法比之繁簿書明會之瑣皆勵精從事所在咸底清治行為天下第一復見吳公矣　明建官上惟周制下昉唐典六曹分職春官掌邦禮以和邦國秋官掌邦禁以刑邦國各率其屬爰有司存蓋禮以防民越則糾之以刑取象四時春生秋殺之義也先帝臨御稽古禮文明禋秩祀躋郊丘考劇室紛紛制作晚年彌篤萬時為春官之屬惟寅惟清殫心

風夜采儀叔孫準圖公玉斟酌損益文質協中允諧厥職焉

今上繼服在宥好生洽卑釋遠時為秋官之屬惟明惟良專用蚤典多所平反三蛹無文致之獄聖朝有刑措之風亦諧厥職焉夫謫官家召每由南署者以事簡地閒猶夫唐宋意也鍾山原廟何異茂陵崇臺葉觀洞霄泥在回視州郡清俗迎判而勞逸適均矣至則覽大江之麗與鉏犁運帚六代之跡寄況於周郎採南朝詩刻私敎於弛縣訪西都遺事挾藻於左思才既充而望益起由是陟司寇簡宗伯非歷試而大校之驗乎余與中丞公雅有文藝之好茲役也取道過家翕獲一堂幸以斯言質之

姪樞謹校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序壽八首

壽李司封先生二親序

李先生燕居退門弟子而詔之曰我自昔遲于學道于鄉窮于天子迺今服在王官淹茲天邑我母太夫人後而屆者司封家君亦且臻斯境矣餘月六日宴太夫人以阡之辰迺不遑一鵷之將我是以明發有懷于閩之隈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言不遑也小子識之門弟子避席曰嘗聞冬為玄矣一曰安寧玄英之義順而精矣孝冬之月日在婺女婺女之義異而貞矣在玄為黃純坤矣越戴生明幾漸盈矣誕稱獻歲寅賛成矣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嫩哉言乎爾徵之天道已乎門弟子又曰嘗聞貌高方輿志東陰矣楊州之域建歐寧矣碧水丹山窈靈矣侯虛侯止氣化凝矣川后貢符淑女生矣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嫩哉言乎爾徵之地道已乎門弟子又曰嘗聞頌項之裔國氏曰傳彼安西述德江左晉降高風宋振休烈迄明繩祖嗣登三傳適美

恃淵多男靡不光臧陰範于里里尚乎中行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嫩哉言乎爾徵之人道已乎二三子出汸也後先生謂汸曰夫二三子之言何如汸曰徵天道者胚胎乎端之諶乎地道其淵淵乎末之潛乎人道則彰彰乎其幾矣夫太夫人女順刑于家毋儀流于國壽不于其賢哉君子哉儀得此令妻以莫不宜眉壽不于其賢哉君子哉儀得此令妻以莫不宜眉壽與斟可以觀德也夫廼若先生待詔撫遠司封榷爵崇以錫榮褒章殊典渥焉來眡屆以寵珍夙夜匪懈守官通訓昭以令名可以觀孝也夫于是為封君壽及其太夫人何憂不敢先夫子不敢以母可以壽吾二人已乎小子識之遂退而書為序庶為詩歌者凡十又一人

壽壽少宰汝湖謝公七十序

會稽郡少宰汝湖謝公壽屆七十厥配毛夫人與之偕老從弟某佐刺澧州思以頌其兄時僚友咸喜聞其事而領為之辭暮乃左晉降高風宋振休烈迄明繩祖嗣登三傳適美

千禩迺誕少宰早發鵬科寅清建禮端揆副銓爽
藻簪組輝聯虎映皇極錫福惟德是備俾昌而大
俾者而又啟獻一觴之祝謝子曰昔賢恥居紘椅
不言門第名遂身退有遺榮者矣非吾所願聞也
尉乃曰公性稟聰哲學臻博極摛藻挾天敎文緯
國講筵兼席啟沃洪毗貢舉掄才得人斯盛功言
並懋是為不朽啟獻一觴之祝謝子曰職在太史
全匱掌之公猶曰名與身孰親也延乃曰在昔東
山之卧璉璧流輝烏衣之遊華夢相酌令留園嘉
麗不減東山敦賁子姓絶勝烏衣酒肴雜陳無拡
百金絲竹間奏恒卜清夜遊遙以適性佶謂以引
年身其康強子孫其達吉啟獻一觴之祝謝子曰
美哉幾乎然唐風之誡宴樂放發之侈遊益衛生
者方以為壁機也刺史公觀道之所也臨海之嶠石門通焉是康樂賦
探之運也姚江之濱鏡湖滙焉是賀監遨喧之地
也邱溪天姥往往畸人羽客靈異出焉公將有見
於昭曠與造物者遊飡霞茹芝輕舉高踪而叔竢
相內家者無憂間躋壽域遇其啟音自是甲子寧
有既乎其少暨公門如彼靈運鍾情惠連具詩曰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貴復見於今矣啟獻一觴
之祝謝子曰美哉言乎幾以加矣余不復請矣啟
為制史舉觴丞乃授簡織文發使馳之會稽

奉壽介翁嚴相公八十詩并序

蓋聞 聖王膺期則輔首盈朝 哲后垂綃斯宿
出在位道論軒時誤明堯日此名世之烈每際乎
中興平格之徵洪爽於保義者也大師相令嚴嚴
公産應星精神由嶽降早發藝苑晚陟台司令
天子勵精的治於上而公篤棐承休於下懋簡
袞衷賛成幾務交孚匪偶相得益彰迨 上聿修
玄默公冕守清靜遇有過之長者不忘之久用是
詞榮品垂鴻數享榮名踰上壽自天申命豈人可
叡致哉嘉靖紀年三十有八載公年八十王正之
吉宜雉誕辰內外卿士大夫奔走暘處輸琛輦璽
奇巧繼踵以特其儀公卯而不御旁越以盖其組公撤而不御纓綫聯耀履慕響跫
來獻其觴斯受而酬之凌雲彩思挾天響藻踔陳
其辭則樂而聽之頌者曰公在講幄則
帝心格 聖學純是宜清燕以接公宰成均則德
教敷施才高是宜延曾以資公法銓笵則俊良升茂

異拔是宜總攝以聽公作秩宗則朝章雅祀事舉
謁款扈殷　郊廟用享是宜百祿以適公入政垣
天子是毗多歷年所以公有調燮之功而甘露降
慶雲興兩岡慰期雪必應侯是宜蟉服以庸以公
有容勿之功而嘉禾屢生兩岐之麥三秀之草歲
馳驛匝是宜賜第以居以公有啟沃之功而玄豹
馴白鹿孳靈兔瑞雀時奏垌牧是宜銀章以旌旌
忠勤敏達焉以公有經緯之功而弘文亟獻大雅
復作是宜大官推食侑以上尊焉以公有運籌之
功而胡虜宿洽使夷即序踰沙軼漠納貢效庭是

宜錫公彤弓以威彤矢副焉以公有已容之量拊
諫之度是宜錫公乘輿以朝上殿優禮焉以公上
壽　國脉下殖民生不獨自引其年而已是宜授
公師傅之任兼宰職位特進焉　退思江歲隆古
竿見衆皆歌而頌之史官書其事盟府載其勳矣
予小子方復奚辭之加乃作而歎曰美哉壽乎
聖天子減五登三其數尚八蓋八者數之始也天
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　帝道以
八柄馭臣下相道以八統詔庶民音以從律風以
宣氣法以出治政以經邦咸八也伏羲作易始重

八卦重之為六十四演之為四千九百六十過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數寧有窮乎若夫起尚父於
渭濱迎申公於晉郎並以八十之年為始進之日
劉公嘉神保真身康力健聰朗獨少視履旋吉子
孫濟美可以長生可以壽考又烏能若君俾公耆艾而熾若淑
而昌天實為之天道不息而
帝克配焉

望壽無疆而公克替焉數之道相值也　汾既壺之
門墻越在草莽追惟疇昔不忘國士之知願則邑
人之祝歌上詩一首凡十有六句為八也總百有

十二字符公算云
位極名高壽更滋古來能得幾人全香山夫許遺
榮日渭水規逢兆夢年六考久膺黃閣寄兩朝常
侍赤墀前題封細字脩能草應制新辭到處傳三
世緣綸親見寧一門暮齒總頒賢大官分嗜宛美
鼎元夕留燈照綺筵　禁內賜輿師禮重殿中扶
拜　帝恩偏遂心欲獻南華頌直擬春秋至八十
奉壽存齋徐相公六十詩并序
雲間存齋徐公之入相也歲幾一紀年甫六旬士
戍季秋既望五日近台垣而開藩域追佳節而秩

初筵信福履之永綏古今所稀覩也一時展慶者
軒騎槩其盈門緗篚交於四座小子汸乃從吳下
賦詩以將或曰相公之誕朝中鴻筆鉅卿暨海內
綴文之士莫不矜鸞鳳以攄辭効岡陵而製頌山
林外史奚足為重亦遑爾其末耶余曰不然天保
之詩曰萬壽無疆斯天子之壽羣臣能頌之矣而
何取於華封之祝閔宮之詩曰千歲無有害斯諸
侯之壽羣下能頌之矣而何取於麥丘之辭孟人
有隱而重言有微而徵也矧余與公忝鄉曲之誼
蒙筆札之知者哉身已棄置志無所干言非溢美
而貢諛豈有足采者矣辭曰

少年名冠曲江春鹿
聖令為第一人共道歲星曾誕精由來崧嶽果生
申校書盡欲窺中秘抗疏寧辭作外臣宣室召歸
資啟沃平津特拜掌綸綸才思采東南美典禮
嘗懷夙夜寅壽介六旬花始甲期逢九月菊司辰
上尊賜出皆成露　御饌頒來併是珍　勅薛紫
泥承　旨渥句題紅藥見詩神謝庭滴美堪稱酬
漢閣酬勳待畫麟已羨黑頭登極品還將黃髮頌
無垠

代郡守壽文太史九十序

閭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
靈錫哲為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蓋不足加焉
立德纂言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
焉杖屨以安庶閭以泰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耆德
宿望表正一方此鄉人之所以尚哉也燕饗有禮
告存有秩此先王之所以引年也若太史寄山先
生者東倘蓬於三吳寄興刑於一代非古所謂達
尊者耶今　上卿極之初璜弘博士選
金弓旌之招閭珪璋之廣待詔金馬治札蘭臺亦
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投卿之造高仲
連之蹈抗跡山棲委懷丘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
踐於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於中朝懿行重
於鄉閭文垂載於史館聲名牌於海內兼以妙解
詩律則少陵非工並精翰墨則內史為劣戲染六
角僧踰市閒談點尺幅異域爭購其餘事而公
不以自詡也余昔家食時即聞其名想見其人而
不可得幸而出守茲郡閒造其廬接其光儀承其
謦咳始大慰平生而公蹔九十之年耳目聰明步
履輕捷日通問字之賓不輟揮毫之興使淄川朝

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邸夕延尚堪備申公之顧
蓋公雖遊於聲藝之苑而不以雕蓼傷氣雖產於
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宜享遐永之齡毓庶
寧之福者也其視蹶社稷翼王室者何如哉竊怪夫養
禮廢缺無復鳩玉之頒燕饗之制珍縻之從蒲輪
之遣公誕之辰開其子姓昆弟聚族羅拜鵷而祝
焉在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家為之壽矣履
綦譽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在詩曰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則鄉為之壽矣燕饗之禮闕可廢乎謝令
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故老尊賢牧守

之職也陳蕃下榻於南州謝眺餉棗於東海前史
紀之矣乃與二三僚友圖為公鵷飭鄉飲之期導
大賓之享乃勑酒正具酬酢外寮司劇樂師登歌搢
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作階余等次第更起
而獻壽焉展乞言之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
如陵三壽作朋庶幾乎 聖朝之憲童謏老之遺
義歟敏曰善是舉也嘉禮既合衆賓有懌奈忝主
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之為美談云爾敢曰文乎
哉

七叩壽林叟七裘

閩中林子大齠幼挺英資長藝博極冠齡蚤發篋
遊京國賈生浮湘而賦雄史遷探會而道得曾大
父勿齋公為姑蘇教授化覃吳中余先祖祠部公
亦出其門學正濟美綽有父風遠孫思所將子祖
東雅多交知籍甚聲稱余兄弟因投分於浦岳送
忘年於補衮庚申孟秋十有二日壽屆古稀林子
罔展家慶陟岵興思乃謁大夫問所以壽其親者
大夫曰余吳人也而子又久處於吳將筮洞庭之
甘橘匪戎苑之香梗和蓴羹於鱸膾送蘭醑以縹
清食俾口爽飲俾顏舉子歸而享以為壽可乎林
子曰膳有常珍窮味非養也大夫曰閶闔之肆簡
綺華縟弱以羅紈織以紗縠符彩揚輝侈袂炫服
被之夏涼襲之冬煖子歸而獻以為壽可乎林子
曰祖福敦素致飾非衷也大夫曰越有絞童亦有
靜姝歌以麗曲閒以吳歈靡曼子夜激楚陽阿子
歸而奏以為壽可乎林子曰五聲病耳亢樂非康
也大夫曰豫章之材湖實之石運以郢斤驅以秦
力延般師於香山構溫房於清室君子攸躋於以
燕息子歸而居以為壽可乎大夫曰賁園棲徑崇
高非制也大夫曰言游妙藝絜若春敷枝為藻績

咀為道腴將使機雲緩辭翰融託諷廣松柏之章第南山之頌子歸而稱以為壽可乎林子曰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僕所願聞也幸終教之大夫曰列鼎充飢不若鶏豚之逮存也譬燥濕萬不若結駟之及門也思所公雅抱經世之才不屑一命之寄昭德繩武惟爾是冀子其來嘉運叅衆征踐文陛彩華纓父之子貴封爵並榮則向之飲食服冕麋樂居處奚求而不得哉林子曰美思奮飛聊以俟時然僕聞善養益利祿之貽哉大夫曰孝莫大於顯親顯莫大於令名使子坐聞卿貳策足要津建鉦鼎之鴻業垂竹帛之休聲載在史牒曰思所有子名此爾祖清白所傳相與不朽矣林子於是緘大夫之辭歸而揚之萬里百拜脩首洽我婦子錫以純嘏綏以福履公為舉觴賀不懌喜

原壽為太僕卿年六十擬香山而開社置鄭驛以通賓四方緘文貽幣獻觴介壽者冠蓋相望司勳氏自姑蘇往過荊溪丈人曰公奚往得無為玉陽君來乎余曰然丈人曰美哉壽矣公知何脩而臻此乎司勳氏遽然而咍曰予先子中憲公與其考光祿公暨仲氏司直君與太僕君同登甲第予又同舉於鄉葉切兩世誼協通家曷為不知也粤稽往諜遼矣史氏侈產周而溶源丹猶漢以垂裔託肺腑於椒房奉綸絲於楓陛蟬聯累朝本枝百世家姓贏些鄉禰鼎貴蓋聞飲食夾口被服華榮安居移氣厲禁嬴情皆所以養生也聞之卿家有若嘉肴曜晓吉酒標清映出牙調芳由狄黃食之飽德酌之飲醇故度閣畜之異膳毓遵從以常珍非享此而壽乎丈人曰薄滋味者不悅膏粱嗜肥甘者命曰腐腸上壽不為也又若綺穀紈羽成削允精純綿麗密在笥必盈彩縷組散耀垂文故高年蒙之帛表之溫非緣此而壽乎丈人曰短褐苟完驹以歸躬服之取灾盛由不衷上壽不為也若夫閟宮顯敞洞房宴深室鳥珠制鉉櫬異形丹雘所不及施寒暑所不能侵于時燕處君子攸寧非居此而壽乎丈人曰吉祥止止生於虛白室上壽不取也若夫金石遝奏絲竹駢羅送舞燕趙發曲陽阿貼席衛籍綿雩迎波聽之忘倦觀者宣和非御此而壽乎丈人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

令人耳聾釋氏戒慈哲人點聰上壽不為也司勲
氏曰蓋閑心憂則形槁志暢則體充玉陽君早司
文部晚簡青宮金紫濟美龍光有融胡求不得胡
欲不從非以此而能壽乎丈人曰道家之言貴於
止足玉陽君超然遺榮及其初服拿鳳池而不驚
解龜組而非辱上壽不頒也司勲氏曰蓋閑義與
棄區仙靈窟宅洞鑿坦能壽乎丈人曰道家之言貴於
能及白玉陽君結侶方外釋總域中朝廷園容夕
訪壺公契玄觀妙五蘊了空非緣此而壽乎丈人
曰似矣然瓊藥無徵石髓難識不若喬精葆真調

心守寂庶可引年而却疾也司勲氏曰蓋閑情善
者蒙餘慶陰德者獲顯報匪自天申實由人召玉
陽君慊既好施閑窮必賑先恭之粟散之如期蓋
嘗之券折而不問所賴全活奚止萬命此非仁者
宜壽乎又若翁伯移擅蕭生平靜舉樹免侵龐之
仇守劍改盜牛之行容人之度既偃戰德之私難
罄又若倭夷肆蜴流叔鄉邑召募勇敢授之計畫
義聲彰聞盜戒不入民之安堵伊誰之力人皆好
之而欲其生天亦惡得而不聽之民哉丈人領之
曰吾矣斯言得之矣向所啟我富貴紛華而屬厭

神仙迂誕而不經善慶德庶有憑哉司勲氏曰
天道難諶望報抑豈玉陽君之心哉閑之室構在
溧別業接荊銅官嘉麗玉女澄泓珍果夏熟瓊樹
冬榮招雍門之客集蜀郡之英搞藻詠勤鴻銘圖
邱治之勝寫郊居之情高堂不能傾曲池何時平
衍後昆之裕垂不朽之聲所謂百千萬年眉壽無
有害者豈特瞻首黃扉間哉斯地也勝裴觀擬釣
天檢秘祝表祈年歲八月誕之先祓齋室備吉縞
肅虎拜望龍頭以仰答
聖天子之寵綏豈敢自幸其履旋而已哉王陽君
之壽信無涯矣丈人聞之鼓枻而去莫知所止司
勲氏乃屬上卿之盧載拜而獻繇爲王陽君亦載
拜而酬之因告以丈人之語相與歡喜此殆麥丘
之示德音絳縣之占甲子願代副墨請書其事

大司馬齊安劉公七十序

世之恒言曰北吏尊而南兵重云夫謂北吏尊者
非以太宰秉銓握爵綜核功叙藻別材流華階顯
級賢可越次而予之否則不崇朝而奪之
天子勞求於上惟宰臣是咨第曰俞往哉汝諧耳
南太宰視空篆稽恒牒不得操黜陟之權即考覈

藏否亦止於畿輔之內而不能行於天下均為太
宰而勢尊相萬也夫謂南兵重者非以大司馬寧
兵戎守京邑防扈蹕也
陵寢控制江介鎮壓
輦轂憑藉寵靈外禦胡虜分建督撫各鎮要害從
中制之均為司馬而任重亦相萬也是二官缺必
簡才猷懋著德望乘隆者效謀而特命之不輕授
焉若今齊安劉公少陵楚璧長挺周桓斐磐郎署
參戎藩臬端宣威齊魯所在風靖乃拜為
南司徒地總財賦職兼錢穀每亞準焉皆不待年
副極掌側席之愛捷在野之速詔使地於南楚旌
車責於東山時已亘蒙　召者凡五人公為之首
帝眷尤渥不踰年而有天曹之移綰數月而膺鬼
官之拜公乃感思思奮精白承休可謂卷舒隨時
龍蛇互用者矣茲地也
高帝定鼎以來
成祖溫守之後陋眡豐鎬芳規關洛鍾山之陽王
氣磐礴石城之勝江流環繞垂二百年矣
先帝時乃以倭夷構釁繼之焊弍逞兇烽火照於

廿泉戈戟交於都市雖尋就翦滅而長漸滋蔓式
遏永圖罔可弛者況緣衛巨鑑非驍騎之雄組練
棘矜非控弦之利公至坐鎮而彈壓之不越惟幄
之中樽俎之上而潛銷妖氛戢鯨鯢者多矣以
公平昔誅道德而趨仁義悅禮樂而敦詩書文武
為憲古甫是班秉惠且直申伯惟信公所謂社稷
臣者非耶隆慶已巳年蹐七十仲夏望後是惟誕
辰凡陪都百寮公侯卿士戚友獻壽浮以篇文蓋
以合挑技藻摛藻升歌播頌者纓綾輝暎蓁履馨
香余跧伏東海之濱道緬曲江之誼雖不能越山
川以馳於稱觴之儔亦欲擬同陵而附於操觚之
末適太學余生祝者敏人也嘗遊公之門乞言以
贈司馬氏曰子行將專大司馬乎夫禹敷九土排
淮導河注江達海此其上游公為吳安所以壽國
脈也豫頴舒亳之間此其要衝公當一面所以壯
國威也揚州之域海陵之倉苞筐之入魚鹽之利
由兹以通所以阜國財也東連吳越西引荊蜀南
跨閩粵此其都會公保障之所以固邦家之基千
億萬年也公豈獨際昌期享黃耇為身壽而已哉
諸之舜典由南司馬懋壯太宰者僅有其人滁陽

任淺業亦不竟嘉靖改元若太原喬公勲名炳嶧
令猶想見將伐之公矣夫邾之階數迥卜峰縣
之甲子辟算公殆與國同久者哉余子載拜絨文
以行

少司馬新安汪公五袠序

萬曆二載今司馬南明汪公五十之期里人典
客黃君汝會問壽於司勲氏蓋書從余遊而其子
太學生立孝等為公姻末用是劝祝於司勲者也美哉壽乎為人臣皆欲獻其君跡樓
之徽願為天子壽也為人子皆以獻其親鵝豚之

養樂其遠存也朋友之交亦先為壽酌以大斗以
祈黃耆者也若閨所短赫於時再述於後彭殤等
耳惡在其不朽也于是乎有亟弟之勲藏山之業
焉將與日月爭光雲壤俱敝者也余不能詳司馬
氏之行而好請司馬氏之書若副墨所載汪故頁
川之苗裔也後徙新安少田賦以貲代拼大父客

遊燕代遂用鹽鹽起致饒裕尋罷歸析節為嚴穴
處士之行元子復修業而忠之然好行仁義生司
馬氏受大夫封蓋積德百年而興者公方在弧矢
博綜緗湖甫冠射策發科試縣令遊邯鄲出領劇

邵縣於又理為良二千石肅憲大閫薛名籍甚張
而能弛屏居供中慕全廷玉柱之勝延東遊吳會
浮五湖探兩山余遇於吳門見其克肖梓益似有
道者謂宜壽既而
品起持節邵陽愷悌其威後晉為少司馬按周禮夏
官之職恪修舉之訓士卒勖車徒治兵詰戎佐
天子中興之烈每念封疆榮衷狄宣威於外靖繫
單于之頸而答其背修德於內審黃石而存邑矣
勲矣大馬閒治古文辭取法太史慕姒先泰黃山
白嶽間其靈秀衍郢之室成座草馬海內宗之新

安諸彥自昔詹望筆為之減價功德並郡而言益
彰非與日月爭而雲壤俱邱其高邊遠大夫耳
俾兩者而父昌所底焉于是典客亟向再拜賦司
勲言北向再拜為司馬壽東帛加璧馳之京師

姪福謹校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碑版四首

平夷碑

蓋聞垂統之代爰有徂涂之師舜干之朝不廢伐苗之典觀兵丹水享士鈞臺雖文德誕敷儻彼若易而五材並用去此則難矧夷狄之為中國患也自古紀之矣漢唐以來道革汙隆勢因叛服靡有常焉宋德不競鼎祚潛移胡元猖獗天啟我明時則

高皇帝汎掃妖氛聲為甚定

文皇帝叉夷餘孽弘致溫平

到聖相承制馭一軌寰譯四道

皇上嗣統濕恩懷柔舉種即序琛賚駢沓來庭二百年而海內晏然矣蠢茲蜜眼日本最大望祖處其險阻易憑詐難格絕其內款禁其互市潮洋琛島羅衛布濮而嚴為之防智矣哉自是海波晝戢關門夜閉亭障弛而不設舳艫收而不修斯爰兆於忘危釁生於玩寇者也後奴乃來間竊發始則歲旱蒋飢奪臂掠食捄死扶傷而已逆夫假託休附噍聚寇繁樂驁孔熾遂乃隳城蚓邑斬將殺吏侵擾我疆場攀累我黔首農夫釋耒紅女寢機飛棟成墟餘皇為燼刺嬰兒以釁鋒刃孕婦以染鍔蓋鯨波之巨浸而蠆毒之劇蠢也階之為梗豪右乾沒貪其奇貨為之贏糧饗道阨塞漸諳盧實悉覘我情輕殷於深入也東南之區財賦攸萃俗號紛華地稱嘉麗一旦烽火照於錢塘之江判錄屬於長洲之苑簫條千里闃不聞哉

皇上震怒集羣議以廣思回北頭於東春運神謀下明詔剋符夷鉞之臣妙簡而任專閫分麾之將嘯咨而遣獨內帑之財調六郡之卒雲臻電赴樓於會稽煞戰熾不支賊熱亡矣遺鏃之患而我師坐困矣吳越頭兵連於四境壬癸甲乙役疲於累奉意者天吳為祭波臣干紀不然胡酷至此也

皇上惡欲祀洪濛詔玄冥乃有浙都趙公文華時在納言日隆睿春晉秩司空明理宗委公爰奉如綸直廬夙夜指日月以誓解望山川而增腐富利害於出疆聽便宜以從事既而開府信之府參實遠之幕留侯在幄亞夫行營詩書素敦禮案具在乃倚為長城資之武庫矣于是宣威敵愾殲讎獻

俾以報于
天子　聖心以懌加公寵異為前此討賊於
狐疑機失於逗遛者公數其罪　聖天子飭法以
示懲藁之狗差級而俟收衛之效仁義兼舉矣越
歲執徐賊復猖獗窺建業犯淮揚公蓽達睿慮仍
俾受賜方叔于征令公再見金陵盤石以為固潛
舟塞江而無恙一戰而挫鋒於呂城再舉而摧戈
於桃港僵尸乍浦艫眺梁庄當六月之期應大白之
候組甲疑霜旌旗耀日公方按節徐行曉諭諸笑
惟時總督則少司馬綉溪胡公宗憲提督則大中
丞桐城阮公鶚西蜀侯公景昉並州史公褒善監
察則侍御姚江周公如斗邢臺趙公孔昭貞南副
公惟中敏謀既同諸司百執事而下共仰惟恪並
奮議欲斬帑以誘其降堅壁不戰其老疲迫以銳其
迎段息以盈其貫公持之曰余籍　天子之靈盛
二三元老之中覆兵迭乃神事需為賊勢在破竹
間不容趾矣乃令帥之亡命披戟而登衛之健騎
控弦而入楚之推鬱挺刃而馳吳之輕劇煦沫而
泳越之勇敢烈炬而焚五道並進長伎迭集算無
遺策刻不踰晷生擒百人斬首千級溺殺汨羅焦

骨灰焰以萬計史書大捷無是過焉而賛成之者
則兵曹郎仁也于是欽恨者快心含情者吐氣欽
戚成惟破涕為笑姑蘇之民曰珍瑕滌穢惟司空
雲間之民曰宝家荐慶復我舊疆魯陵之民曰分茅
疏爵宜崇潤州之民曰生子名趙恩無窮四郡
良守乃幸依佐將來民謠播鋪吹動鴈休刋貞石
謂余與公誼聯榜末屬操絕弦惟哲
也信實必罰斷也明旦矢石之日有副封焉銘曰

憲周劇秦若晉爽漢中漢惟
行金城圍算矯矯虎臣邦之屏翰頡世濟美司空
乃從蠻夷于襄荒不可玩淳奄海既澄幽谷盡寘班
師奏膚獻凱在津

天子焉年神武英斷才謝子雲辭莫能贊

吳韓襄毅公祠碑代吕中丞

吳有襄毅公祠自余始也余創之宜文之迫於公
代而去厥後韓生僅數來請沿牒方嚴掬管竦罷
茲撫滇南歸生徒申前諾可謂不忘述祖者廼校
舊章級次之大貞民亦及側思追余幸止以戡禍

執其醜始知成功之艱而益重公之才器云
夫豪傑之士功業建於當時德澤施於後世進退
以禮身名俱榮乃崇爵以尊之厚祿以享之生有
殊褒歿有徽謚錄其子孫人心猶以為未盡愈久
而思慕之不忘此廟寢之所攸設俎豆之所攸陳祀之所不咸也余自弱齡凡
忠貞節烈所謂士之豪傑者或史冊所紀載或父
老所稱述未嘗不延頸拊膺想見其人恨不得與
之同時焉逮忝進士授御史為
聖天子秉憲之臣尤以激揚旌別為己任及奉命
巡按江南持斧肅軌攬轡觀風點錄遇其人而酬
其願焉若都御史襄毅韓公雍者蘇之長洲人也
余按茲土三舉弟子員以祠事來請因喪厥履公
志抱經綸才綜文武弱冠彤墀釋褐被績即霜磨
轂下風動臺端叢案決流宿蠹推賑請迫奏讞咸
公奉定尾有公署多蒙報可人畏洛陽年少矣迺
按江右逆濠陷勢包藏禍心首削護衛陰奪其氣
而寢其謀新建之勳公基之矣由是晉浙于蕃宣
大之屏功多不載既而五嶺倡亂百粵不靖
憲皇帝嘆咨簡命
公乃受脤專征至則悉稽龍靈

布揚威信凡攻守招納調遣防禦暗合韜卿之制
間出曲逆之奇每遇敵輒身先士卒士咸感激
無不一當百者風猶種黎獠黃蕭諸蕃素號難格
計日盪平之斬首數百萬捷以數十聞思古方叔
之薄伐蠻晉公之克淮蔡克國圖算於金城伏波
標勳於銅柱曷過焉事具平蠻錄及公家乘中不
暇一二談也至若浮堤剡木流馬非神臨羊負弩
火牛謝巧設機用諜則籌沙示糧束葉得矢智出
其下矣公殆天授非人力所能庶幾也又坦懷闊
度所駐壺觴高引刁斗盡弛或橫槊賦詩或登樓
舒嘯有羊謝之風焉功成身退旦不言吳可謂善
處功名之間無犯迹家之忌者矣而猶以中貴之
詆屏居江東溘死牖下不克懌幽壤欷歔履公
遐徼而司禁閽者不及副悲哉廣南之泯追思德
澤家祀而戶享之　朝廷褒功之典尚缺焉俞
都御史鄧公廷瓚之請勒下立祠梧州至今雨暘
水旱疾病災祥禱公祠輒應焉桑梓之墟安可
無祠以棲神安靈在昔韓忠武范文正皆吳產也
咸有專祠課功較德公實與參配享之舉獨可使
貳乎因檄有司卜地而經營之擇祭法有功德於

民則祀之典禮經有卿先生死祭於社之文故祠之在粤尚功以敦報也在吳尚賢以示勸也作統家廟歲時伏臘以永孝思而已昔孟軻氏謂夷惠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頑士子雖不及接膝於廟堂而希聲獨於里閈他日功名所就有等於公且踰之者使業不顯著澤不覃被有不報焉而媿於公者乎吾等有事於土者焉公之祠仰止而景行焉亦將有興起者矣利在郡學東先為南禪寺趾墩下宮之植而新之無費於官無取於民迺謀而門廷堂廡而序廻廷而堂迺翼而序廻廷而堂迺翼而序廻廷而堂迺翼

職隣垣安我明益重非由此選不克拜相執政可
輕授耶
世宗嗣位銳情經術優禮儒臣公以宮庶主試繩
鏡之喻授必得俊又以少宰攝選銓衡所舉拘
枉材且啟心於講幄喻迫於經筵凡治亂興衰邪
正得失反覆辨析未嘗陳端而令
上自擇焉之偉容儀善宣吐 帝為改聽焉由是
清燕晝接寵責日隆相君嫌其偏已也陰吮檢黨
飛文巧訕公迭撲被東歸角巾長往從情丘壑委
懷琴史若將終身焉厥後操蚰既移張弧盡脫數
從常侍顧問形求不見世賞生何其久也為名蘇公
今安在乎鳳舉之使將駕安蒲狐首之差赴城宿
草 帝為悲悼焉乃復爵任子恩遂於存沒錫莽
褒誼義備於終始公亦不為不遇矣余既夫君臣
之際寵孰維之怨孰我之勳業中簒時則間之身
名晚完疇則使之命也何哉乃竟不閱崇品不踐
上壽海內共惜之仲子膺事君玄成於城而建殿
叔于州俾君玄英於山中祠廟並致孝享季子狄
小篤制義圖麗規因構書於赤城踐地奉以專祠上請
於廻授御史先為長樂陳公瑞繼為洛陽溫公如
璋咸曰我聞徐少宰者先朝之良佐茲邦之賢達
也觀風者不能舉以示勸奈何湮其後人檄下郡
守太原徐公節行縣理理將助之金季子謝無所
受惟聽幕掾督察工匠而已地名靈芝里跨芙蓉
橋其廣幾畝延袤若干丈為室三楹肖像其中旁
為齋室翼以廊廡前又亭樹碑表凡 制誥御筆諸
文及題咏詩詞具勒焉仇而為圖由是
為池遂而為通庭植松相梧竹芍陰交覆緣溪杜
季荷芰攢翠競敷東接曠宮西連萍苑清泉環帶
四水環湖赤城勝地也太傅有祠北望而迎昔高
步於金馬玉堂之上詼笑棲於花州茂苑之間靈
其並安矣工倪於嘉靖甲子之春考於隆慶丁卯
之冬題其額者按院洛陽董公表封懸以耀其門
者吳邑令福清趙公體明也考之日玄成等陳俎
豆絜牲牷以告于祠幼弟太學生玄佐家猶貞
咸與賡奏云銘曰
峻推松藏吳表洞庭路申挺秀徐故靈東於太
傳西胡少宰辭彼中流玉柱雙在早奉鴻私未遭
蠅點心荀無慙鄭遑恤蹇生居華屋死起玄堂茁
彼芝里似夔而昌修風獻節灼灼桃李徽在春官

門鵲多士花源通藥湜湜其清靈茲陟降宛昔登
瀛槐木悲秋洞庭葉去客有延陵帶劍在樹子滌
千祺勿替引之昭德揚休請事銘辭

重修至德橋碑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糜豹建廟於閶閶門
外其徒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
閶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曰至
德橋因廟坊因橋漸崩圮嘉靖癸亥開士屈真定
大明歷年茲多橋亦漸崩圮嘉靖癸亥開士屈真定
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人鮮樂施蓋未易集也監

察御史閩中陳公命下再閱三按吳中睹茲
地登瞰危梁顧躇頓數曰至德名此後何以覩
乃不青睞為民之上而諏於遊方之外乎遂撤所
司鬻刑之金刊他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
告成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
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矣然引滬之提紡為
鶺筒之肆虹跨之壯堪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
門綠楊夾岸也由枝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余按祭
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

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
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杨波於
虞海李札踰節於延陵胎謀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腊祭之
篡距之神罔以格閟墻之訟故與枝易性蒙陽無
令乃詵詩商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髮色一簞公
珍爰焉故斯是謂者豈斯之謂歟

則置語安好爭則置語危民汩水也有德則易以
濟興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陽
仰自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審死而公激發之機
過者矣是東舜之在人心未嘗巡狩之興王者所至必
入深而感通也易嗇古昔
陟詩以觀風納雪以觀俗布德慶賚修豐秩祀諸
所有事而公代

天子優為之豈曰與梁有司之職非而其遠者大
者乎為下焉民是謂鴻烈為上為德是謂令獃一
舉而二善具宜著之銘公名瑞字孔臨登癸丑進

士由科第超拜御史者相繼不之為閒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祠太史陳公音為之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為諸生時書其碑賜若有待重感於斯銘曰

德塞違功實云茂詵踊茲梁文石並久

書牘十九首

擬詣大司徒論止王氏書

王子維領將領浙關之役其友皇甫汸請為止之乃論於大司徒曰

僕聞姬公吐哺以爰士興芳魯國忘年以奬才流譽蓋卓躒不羣當蒙異常之顧人倫品藻必廣器使之遠矧中散問有不堪長卿或非所好豈可以小授縣試俾在外無奇哉竊見本曹員外郎王廷幹性譖淵穎質隣殆庶與趙郡蔡汝楠並以弱齡漸翼鴻逵雙曜麗采地靡藝苑雖終賈復作巖路再生茂以加焉使相府雅裁銓宰覈才發以文史之職周諮華滇之地必能緝楊雍盛贊建休烈昭多士之以寧表東南之有美此乃城眉見嫉於衆女鸜鵒始臧於初筵誰之過與王子承嘉出守閩州卧理移佐良牧赤城坐鎮閩國之通方旆吏非知効一官者矣稍謝郡牒晉復郎署宜入掌書記坐均邦賦曾未浹月遽開遠以關譏之役委以惟算之務意者謂其心計默運暇節可亮將簡任而享

成去齊而燕重哉恐違不堪之情致無奇之慨得
器使之義累品藻之明無以嗣哲姬公方容魯國
耳令夫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必為之飾翡翠之筒
薰桂椒之擣不適治理之用而充左右之玩者無
害其為寶也騏驥駃騠必畜之中厩馴之路寢不
使驚駕於道邑騁足於千里者無害其為賢也願
公不俟瓜代亟還部檄推窮賂之愛駑駿馬之志
以縻國士是僕舉燭於明公非為王子束縗也

與督學楊公宜論高氏書

僕聞之世有不能已之情而後有不得已之言是
故仁人之門不拒乎浚恒之求干命之請者將以
廣先容之路達幽隱之情耳僕自幼偕舍弟廉師
事鄉學生高賢開導啟迪極其勤倍生我者父造
我者高也欲報之德未逢其適此僕日夕之私心
也矧此鄉之人從遊其門者蔚然為時髦不徒如僕兄弟而已夫何數年以來身用於終窶
業殉於殷憂聰明不逮華殖漸落謂非命何昨者
扶疾就試頭眩心悸不知緻酔明鏡一照莫能掩
其形穢果以劣等失廩要亦懲創而激勵之公之
至教賢之大幸也夫復豈誠哉然而為賢悲者白

首窮經積以數十年下帷之苦甫及充貢之期一
旦見奪辟望秋之禾加以慎悴不燄之灰益用撲
滅有稿死而已向隅萬狀行道心惻在僕惡能已
於情耶輒敢以其幽隱迫切鳴於公側公其體廑
廷在寬之音法孔門與進之意限以日月容其覆
試以圖後新揚末光於頻暮保故物於窮達實曲
成之大賚再造之渥恩也且俾為弟子者少有以
報其師於萬一顧不為義舉哉豈特高氏鐫感而
僕之所以銘德者亦不淺矣

報黃守任君輒書

日月易流別來忽復經年細懷良晤益用增勞遠
承記存且推及先人領之莫錯辭物並腆感惡交
集銘鐫盛德何時可忘三覆惠諭知轟子董移於
畿內部丞反服於東山李君被逐於讒言張友慫
役於匠作回思張組黃泥之坂泛舟赤望之浦人
有去留事成今昔佳會不常豈虛語乎公念及此
我心惻然所賴慈母在郡良吏為邦才雄撥煩治
尚行簡黃民醲化流滋頌聲雖吳楚相望江漢云
遠亦喜聞而樂道者也來龍方隆慎時自愛

與王雅欽書

緬昔神交終成良覿幸甚徂年若電別日為秋滔
滔江漢我勞如何不肖承先人之痛抱痾苦寢攸
寤帷堂無因奉咫尺之書申綢繆之意孰事該之
而已冀乞雄文為先人壽廼今已矣一念及此五
內盡裂夫喜與戚異感而同情者也弔與慶殊方
而合愛者也僕之私心欲煩改撰誄詞以冕前請
以遂鄙昔雖非稱千金於終宴亦將銘九原而不
朽也載書惆悵不知所言

答侯孟學書

春間承芳訊足感記存無何乃聞有妻喪之戚語
云曠曠者易汙豈不信哉此在高明固不足為累
而亦不必深辯也安以俟之久將自定蓋無愆何
咎詩人之唯諉先張後脫易理之明諭也致露丹
款公謂何如今子遠來辱惠感荒野鶴而
知不群覩龍駒而識千里極為故人忻慰也但匆
匆西發不能延致殫日徒抱悵耳炎暑方隆慎爾
自愛不宣

與徐公子書

緬昔奉使南都得接杯酒之歡奉歌詠之教幸甚
然雲雨既散山川間之自是蘭心遂成萍跡謝公
客謂風流得意之事邇來都盡因思待月移席之
句宛然在夢契闊數年此樂豈可復得哉執事者
同此情也居憂抱痾有懷莫致頃承玉體康勝為
慰雕模盈廂不悕貽示萬萬秋晨黃慈西向無任
馳戀

答司馬張公時徹書

項王子百般還辱損華絨藻集端拜展誦光彩炫
室不啻奇琛異寶何自而降也且謙冲儉卑獎誘
過情非所敢承媿昔廷芳記於清源挹光塵於都
下殫指三紀餘矣公方周歷臺省而僕乃播遷州
郡飛伏未跡音塵罕通然夢歟遠勌猶或相聞至
篇翰流傳閒亦快覩蓋公玄悟風超匠心獨契正
修辭者之所私淑而談藝者之所折衷也既而普
解本兵聊反初服娛情於山水殫志於鉛槧昔作
日富逢詩日工吳郎君過吳獲贈玉樹忱對瓊枝
忠及數快幸窺一班誠蒙全示固得廣覽知文以
班馬為準而吞吐六代成一家言詩以李杜為宗
而綜括三唐亦成一家言是謂集大而非具體兼
美而非偏伎也夫文不難於鋪敘難於簡潔而難於波
瀾光焰詩不貴於音調綺靡而貴於興寄才情公

如雲蒸霞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瀉千里波瀾
溢而光焰長與寄深而才情賅斯言焉無盡而味
之有餘也諸家之評亦略相似歐與楊頗欵深之
六經及於濟世無乃宋人然以此銓藝失之固矣
是耶非耶公自得之僕免官還山杜門却掃亦思
畢其小乘附諸大方而橫遭兵燹之變黑世所嵇
秘書壞取一空平生所撰稿本散逸殆半監司非
但不能理其冤又從而掊其譽抱憤棲病齒髮頓
改學植益荒良用悒懊近兒輩稍稍受讀無足為
高明獻也夫吳越相距匪遥每思泛姚江探禹穴

踰四明以訪茂噗諸賢勝山靈有知人頌果遂懷
稽公而命駕御元禮以登龍良晤有期書不宣滿

與大司馬李公論遼事書

前歲楊遭兵燹之侮奉書左右冀念疇昔因求振
援自後地情罷戍一切以身外置之竟不能報殺
雪會與言痛惋追憶公物色朝堂之上晤言若
著之間氣奪夏畧舍之門談傾張山人之座少年
英發可復得乎當時通術之交文藝之友豈特廖
落殆盡抑且化為異物者過半矣恭惟簡命方隆
垂聲籍甚出奈機務入秉鈞軸文武兼優功名並
立誠二京所獨推乃百倫之罕匹者也倘假餘光
之燭庶慰未溺之厥無任馳悚

與董侍郎論書

緬昔公在詹署適費鄉范憲長補官之便冒附尺
牘以展候私既又公在銓曹適令塔徐子入試之
便曾賦鄙言以代芳訊皆未蒙垂報則棄如道跡
敢復嗣音乎山居數載杜門寡營專事述作猶不
免於俗之累長兄在遠逝季弟亦組終鮮之嗟牙
馬靡恃兵乎構釁宋遭破碎搖毒何可言悉今之
監司以此舉其咸稜著其風裁示慚於飢鳥奮勇
於死虎恐棠史所竊笑而卞生不為也世路榛蕪
人情丘壑鞿羈極矣謂天高地厚蹐蹐莫容即林
密山深接止焉託是標珍積嶌棄髮凋每奇慨於
清流申悵於諦觀者也公風挺宏俊之才茂閱華
望台袞媲美所衡犀望所屬亦督廻翔與時俛仰
知閫闑異施龍蛇互用非淺衷狹度者所能窺幾
也謹因信使聊布欵誠外新刻請教此技無足奇
身徒生業障覽畢揮去之蕭序戒寒玉體加攝以
俟召命幸甚

緬惟憲節臨吳獲奉光儀良慰欽仰嗣蒙推廑以
授之綏頒曆以示之朔遂使炊晨飽德占歲知祥
徒戢于衷未遑裁謝以寫憲府禁嚴尺牘罔通耳追
念承寵青郡少年不識忌諱負才使氣未免視上
若發蒙振下如東漘以令恩昔更欲貫石沒羽難
矣水火豈可復蹈哉此時乃不及接君為恨倘聞
仁義之說相忘道術之交仰藉威恩加砥礪庶
或立於無過之地而令晚矣若天梓成人倫朗
鑒學宗宣聖啟闡諸儒校藝燕閒宏開別館片言
足以折衷一動可以為法如僕衰年病體惓惓長
林莫叩門屏自甘茅塞奇之既歎而已

與魯子書

頃奉書荷報於白仲子所發臧申謂喜既交集蓋
戲毛賸足乃知謝公不死苟令猶存也僕念昔與
令先君蚤則同年趙則同志以道術相硏以文藝
相推是為儷金蘭而投膠漆者也至榮遘北闕而
望繫東山晚因幕府之薦卒就弓旌之招使猿鶴
興悲松蘿啟色由是窺虞塞上襄夷越中謂可收
桑榆而垂竹帛矣何掊九宗有牛山之嗟一朝成

崔門之歎詎忍言哉承惠使集二冊前此曾一再
覩矣正擬與足下商榷之狀會晤無由宣吐莫遂
中心藏之又非筆札所能具達也夫條陳諸疏雖
充國之策西羌伏波之圖南徼晁以過之若夫倚
鞍草奏橫槊賦詩雖造次占屬亦極嘉麗間有一
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儔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
又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司空
書云向曾思質已通鼻意矣昨承教示容更轉達
也又云思質處亦以尊意寄示之矣夫人臣義無
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自我專之雖君命有所
不受何得以宰相之意致總督乎況總督者即令
先君所勘失事人也其是與非當獨斷於心其功
與罪可反覆於手宰相豈應有意示之而勘官又
豈應唯唯奉之夫宰相當國或有帷幄之籌密勿
之議所言公宜公言之若以天子之怒激發總
督令其省愆改過為總督良善矣如漏泄省中何
殆非忠也至司空者彼何人哉不過挾君父之威
恐嚇臣下欲其重賂以逞已私耳設使思質幸而

免於大辟天下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
先君所與知也既而思質不免於棄市天下將謂
相府不滿所求遂中傷之令先君所共釀也是未
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既死之後懼貽追論之聲
使王氏藉此以為駁即使果實亦奚足深雖百
口何以為令先君白哉亟宜剖之可也時通家至
誼敢布衷悃惟足下裁之

與孫生書

頃聞意外之變良以為駭即使果實亦奚足深雖
愛莫能助然戚本相關未嘗不懸諸心耳貴邑乃
山水勝地令為尚賢區望塵附后者心奔走之
似非幽人所宜置足也坐是先公之頭翁未將閭
君之墓草徒宿並付之倚歎而已

答子淩兄書

弟汸頓首奉覆華陽兄前項者猥蒙官誇再奪郎
署歸來却掃獲奉友于幸甚幸甚然安仁雖甘心
於宦拙而敬通終不能釋憤於見詆也省念累月
疾病淹旬偃卧精廬忽投華牘伏枕展玩往跡可
想驚具存愴然悲生霍然病已蓋詩之為教緣
情託興其感人深遠乃至是哉吾兄以宏大之才
充以博極之學故其為詩也兼綜諸體之妙而不
能擅之以一長盡臻名家之異而不能凝之以一
子比二陸辭藻獨考於平原三謝靡華莫先於康
樂者也美哉富哉允乎可以傳矣來命方嚴有疑
不諫拘曲之見豈曰誠然如樂府雅操可刪者十
罕其一古選雜詩歌行咸逸可刪者十罕其二五
言近體之典麗絕句之清婉可刪者十罕其三差
弱者其文言近體乎至強年以後則又遠之矣考
之於前知記室之早悟驗之於後覺少陵之益工
者也再覩殫前之集中多謀會游嵩之篇艾前之
集卷三 三
集卷為贈別寄懷之什日邁月征歲、其往矣水流
岳峙歎其永矣吾輩池草之情周郎陳驹之歎掩
卷三嘆沖下無從嗟乎弟也少覃玄思長耽羣籍
雖有懷襄之詩雨部之作適越之吟浮湘之詠窅
德於訟牒跋涉於山川簡篇寂寥辭旨蕪穢矣才
嗤不逮盍媿無聞視吾伯氏大有徑庭不重感於
斯郢關西晚暮未足為恨若夫瓠壁之獎非所敢
承侍御之責亦烏能任之哉僭為治點聊備採詩
東燭有良晤臨楮無多談重陽日某再拜

非所與簒子木

僕惟奉職無狀至闕木索被榜箠受辱自貽伊戚
夫復何言所恨負利明訓點污清流執事者不為
遐棄顧乃枉玉趾駐國扉綢繆永歎勤宣慰唁雖
屍父之弊治長郭令之廉孟博何以加諸敢不仰
藉末光燭茲局影浸淫餘澤潤此涸鮮苟義氣相
激淑問奚疑是固鍛翼者之隱憂變色者之過計
也適承執事祇役楚邦發楊郢調爛若藻績職之
珍箚願睇副本俾三覆詩旨庶幾書授夫撫弦而
聆白雪豈異戴盆而觀青天者哉待罪法曹輒敢
閒謁曷勝惶悚

答王青州

僕自滇中詔報免官還荒險阻朱明遒節緘柬蒙
辱委頓還山杜門棲病絕交當路日覽衛生之經
談瀍植之務因念仕之進退猶晝夜寒暑勢有必
至自恒情視之便咄咄以為異事達人觀之若解
懸釋負曾何芥於胷中耶遠損教貺良感記存往
事無勞具陳矣者諭亦未為知僕之深何者老氏
有云生我名者殺我身而足下以修名見屬又云
知我者希則我貴而足下以後世相期豈僕之所
敢受哉所示傳贊古級甚古子長子政流也誦之

歎服新詩漫往鮑照向累江淹才謝今日之謂矣
覽竟直須棄去升況賢隔已矣元美勉樹令嘉以
愛景光

與錢侍御

頃入郡城竊聞亡友周以言仙蹟令人悵宛痛日
維之悲恨固知周君平生遺脫塵累抗跡凡流奄
忽委化終成靈異良足紀矣因各賦詩願垂和章
且云期以樓居要之圓月幸就乩案代致相誠儻
惠然肯來定行候駕冀奉冥晤髣髴儀容皆文成
之力耳夫虞丘雖閉魂氣則無不之也況神遊輝
斥那利九嶷奚隘百里內乎

寄沈僉憲

兄以雄才雅望秉憲西陲輯綏遠人當有解辦前
程蒙化者高若夫蒼梧形勝迎遊展眺勾屈丹砂
采鍊服食斯亦足以餘藻續而固金石矣豈必近
地乃為快哉

與釋雲谷

一別幾逾十春遥緒萬藤何可解脫僕免官東還
頗恬微尚因隱法侶模跡名山體中無恙頃得大
林參承下帷明金遊壩復見今時獨傷鄙夫負愧

明紹耳夫昔遺民思靡安石招遁晤言興感何當指此塵累相從泉壑仰挹清淵庶不渝風心也敬賦短詩書之素扇無足涸懷神閒少亟慧照幸甚

答張氏

僕山中之棄吏也與足下交之半面誼感同心忽枉千里之使馳八行之書示以名園嘉蔭命僕亦賦因思季倫金谷之什必屬和於潘仁摩詰輞川之篇亦嗣馨於裴迪古來盛事復見於今矧茲桂樹叢生足占雅致奚必蓬高蔓蹊始稱逸樓哉雖未目擊其勝而已神遊其境矣隨題賦篇對使占覆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八　姪樞謹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四十九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記十首

浩歌亭記

浩歌亭者曲梁令尹之所建也曲邑鄙凡官署咸侻焉甲時徜下禁滛祠廸遂毀滛祠徙其宮而庸之廸堂宇廨舍靡不煥然崇也爰有夷材相厥陳地廸就廳事之右方構茲亭焉皇甫子曰余曩蓋除崤令云引疾不拜廸上疏乞改署遂調閿子博士謝劇而履閑祿貞而甘寂非時好也無何仍出補吏職恭承嘉惠庶止茲土昔潘安仁詩云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余復何辭矣越歲而亭成焉每退公閒坐以安體凝神慮善思過未始不洁然廸也因歌曰胡咏則違胡曲則之天也奈何矧伊人斯或彈琴仰酌酒酣耳熱仰天長嘯又未始不浩然歎也則又歌曰往胡尼之今胡使之來且奈何命也俟之遂名曰浩歌亭乃有友人張嶷蒿氏者自太行訪余曲梁相與坐諸亭而語之故曰嗟乎此殆江生所謂赤縣之東南乎可以居乎矣因書而扁之又相與和歌而別也亭惟一椽四面皆

交疏曲檻也亭之隅有泉引而為池翼而為梁名曰武溪一曲志懷土也北地斥鹵不宜他木惟秋英滿臺名曰婓陶幽徑叢棘跱而坊也名曰棲鳳言即不能歸去聊以托吾棲也是為記庚戌於壬辰夏五文成于甲午中秋

明慎堂記

嘉靖十又七年小臣汸以水曹移署廣衡員外視道京試聞亡何乃以奉職無狀當路者數之天子詔下吏法司傳會具罪竟坐降級外補于是左遷黃州理官事具圖語中圖語者皇甫子達繫時所著也友人李檢討封收而臧之越明年春余始間道自吳至黃而余蓋員外置也以故郡齋無舍舍於兵厩云兵厩者清軍大夫廳事也往來南去所數十武而近然郡人業已指目為理刑外府矣居頃之即訟牒填委適遇書明慎頒其室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之謂也或問易朱子曰火信守皇甫子曰不然旅之為卦合離與艮離之象火也火明而用明民之象止也山止而體慎是故君子則之不留云者明慎中事耳按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

仙都草堂記

侍御樊君玩卜仙都之原從堪輿家言襄其母夫人乃結廬於右以寧一所公而君得棲趾塞傍題曰仙都草堂間馳尺牘請余為記其畧曰家君翰然棄歸謂曰汝母奄背吾不望汝以青衿一所主人性質直慷慨好遊善飲多吟咏與世事踈濶少負才名累試不遇就教山東陵縣後遷高密母氏與偕竟以疾卒於官舍子家君翰然棄歸謂曰汝母奄背吾不望汝以青衿獨養但能居我於仙都以終餘年足矣賢哉翁之志行如此按仙都在括之縉雲去邑二十餘里道書所謂第二十九洞天軒后龍昇地也唐天寶間

有綠雲起李溪源覆燒獨峰之頂廣樂殷殷響乎林樾刺史苗奉倩上其事遂名仙都而唱雲表亦瑞驗云湖中產異蓮瓣蕊重跗雙莖並實一花兩頭迭開有逾旬不謝者好事者或圖畫以獻天子詔答嘉之自是歲貢焉

福庭神窟往往異人居焉如劉阮羊許輩茹芝委蛻化事匪盡幻矣夫世之慕鍾鼎者必眈廊廟薄珪組者必安丘陵性各有尚也昔仲公理數曰若得背山遊覽平原此亦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而宗敬殷亦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悠悠鈞天有若狂者忽不知老之將至探爾之志正合古人非感鴻苑之書談玄北之術希中舉而逃虛被者來毋畢願於蒙上麗妻揚好於麗門則夫人之靈亦安於茲山矣侍御君能承爾志而慰幽先不為篤孝哉志又云少微星見乃置高山峻谷考槃為樂

棄頹多隱君子令一所翁謂非其人耶盛有乘時崛起奮庸興武文成諸公垂弘功烈幾之為會將在侍御矣巢許輩德於箕山申甫誕神於嵩嶽不並可徵哉爾在草堂詩曰高峰峙堂前相對成窗主每晨興獨往吟曰登臺盼林麓倚洞臨青流又徘徊一征瓜終純詩山薊傍移小艇而歸谷曰策杖棚朝景湯井步夕光密有訪者或不知止吟曰畏聞官長至喜與野老親又探奇山谷中悠然吾屯矣其留次宜壁法開能述野邱若爾者不獨務外遊而內觀其深矣故其詩神澹蕭散與陶數君田

名詩作與前篇相似別有編輯卿詠續中所載記之以傳俾與前山茲堂同不朽云

芟嶽亭記

武出武處君子之道若得若喪達人之情夫一官未動而三徑自育者抗時之高路也東都肯免而南山流慧者演世之激衷也我友張仲則異於是方其與伯氏二千石平發鼎科並登顯仕聲赫縣彪聯蘭司富是時豈不欲聞致榮品盡功太常以展事平之適乎既而被譴謝秩人咸弗豫君曾不嬰念視其官若解懸釋負而脫屣者歸乃開第

治圃疏泉灌樹據奕山之勝結亭其上名曰奕嶽
錦峯倚接白雲延望近在几席而迴挹烟嵐不出
戶庭而獨觀昭曠無登頓之勞而窮眺聽之實此
其尚次所得有超於塵壒之外者所謂道可重故
物為輕心既遠故地斯偏豈尋眼之玩能移之哉
彼爾雍蘊者如指空中可咲曰奕水物也而託根
於山殆猶伐檀置於河干弨搏垂於牖下駒有食
苗之嗟鴻興漸木之歎君宜在朝而猶之于野意
益深矣又漢書溝洫志竹葦絙奕為奕才焉往而
不適哉圖凡八景亭為最勝指曰自得而君出處

之節得喪之較有可見者昔歐通蒙詔杜門却掃
胡陰也山簡好遊習池倒載胡豪也余不敢自附
襄陽之豪而君不為馮生之謀請日陟君園臨君
池坐亭中寥長奕而溝君之詩裴迪湛思嗣和輞
川之什王筠拔掌請鑒郊居之賦君為何如哉乃
驩然命余書之為記

范氏創建三公堂記

三公堂者祀太師徐國公夢齡唐國公昔特周國
公壉也周為文正公之考而唐為王考徐為皇考
云按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及遠殷周更立而不變三公壹所由始也學若我
世祖嗣位之初尊師重道稽古禮文首物天下建
啟聖祠于學宮上祀孔子父叔梁統大哉聖人之
制作炳越千古矣夫為子者居以王者之庭享以
王者之祭為其父者曾不得安以專祠薦以一牢
豈人情乎禮曰天尊而不親然人思事之者以其
有生物之功也況氣靈蒼際誕生玄聖興斯民立
命者乎范乘載三公者或仕為節度判官或檢校
少府或掌管記皆著有勞績以昔涤之責追層
封典文正功德弘茂獨盛當時而家室湛恩汪濊

者肅坻數城筵堂三楹峻而垣墉翼而廊序繚而綽楔錦以丹堊圖以雲藻蜿蜒飛革煌煌爰爰工若浩繫再朞而譔兩侍御之令迺於風堪公一人之力神於不日矣三公者肖像於中旁以特佐監簿純佑許國忠宣公純仁恭獻公貢政學士純禮龍圖直學士純粹配焉海美五世禋祀一堂由是衣冠之裔虔奔式路來瞻其堂為父祖者詔謀是思為子孫者遹武是述過其門者雖或細流釋爵駐輪徘徊瞻咨嗟歎息乃去憂樂之遺忠肖之報百世不斬若此范公可為而人顧不為哉此觀

風者之績也司馬氏曰余觀益堂之成而有感於大道之公懿德之好矣夫闔棠先賢佑啟後人溉世範俗非御史不能仰承德意恪共厥職非有司不能上或宣令下或布事有舉之而中廢者矣前人美意後人惡其不出於己也將有其始而多不克終者矣堂之成亦幸而遇其人雖文正公德之感人伽棻同好而玄酒俎豆以祀溫重及龍不忘報德亦禮也為是舉者公六世孫太學以益偕其兄主奉惟立請於當路移書太僕卿惟一祠部郎惟丕從

外交替云

蘇衛重修記

天下之道二文與武而已故其設官亦相準焉易叙黃帝傳述以前書武唐虞咨岳之後夏殷周監歷漢唐宋或因或革尊置羅廢定制至周始備歷漢唐宋或因或革尊置羅廢定制焉我　明膺古文武並用文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至百執事各有司存武則公侯伯以擬三公五府以擬六曹禁衛一十有二都留守四十有八視靖可焉外又建都司以衛藩省之邊鄙所以參都邑

成祖宇由無改乎舊慮深遠矣至其居也必崇講廣宇使之聽政而出治涖官以臨下瞻視尊而肅東面焉蘇衛建自洪武初年在郡治之東蓋域也榛江帶河蜿蟺巨浸控淮揚而連甌越一大都會也素稱壯麗歲月既久風雨漸弊自宣德弘治嘉靖以來三經修葺並出苟完費莫底寧於豈篤逸隆慶改元之三載祖衛篆者為都指揮何君萬鍾幼請父書長述祖德策試擢科文華明武騎射劍術兼茲詩書禮祭在是曾未決月百廢具舉乃以

六事上陳俞可報可修署其一也無數曰方今胡虜為蠹於北倭夷未珍於南正志士立功之秋將軍耀武之日也建牙幕府樹羽旌門角戟列侍于旁介胄奔走于下溪號申令擊斗傳符而頒垣地砌敔守荒庭何以肅寨威衆居之而失其尊望之而生于玩矣遂諏吉經始撤故易新廻閣其門廻峻其墉廻築其堂廻遶其宇廻闢其階陛凡除器有缺貯鈉有庾享羞有祠儲籍有室退食有齋踐更有廡棟撓挽腐敔材維良瓦石殘缺陶埴乳固丹雘漫漶繪塑精施由是望之而畏心生入之而

聖天子嗣位更化敷治吳郡堂亦被奚劇建同時興事除舊布新文昭武憲會逢其適吳人以為美談不有歌詩雅而廣魯頌者乎他日君侯東鉞閩

清舉樓記

侍御劉君相厥考園是為畔華建樓其中名曰清舉於以庋高明攬昭曠魏生賦之西閣閣之南斯地也東引於越北達長淮方舟結駟駢坠輻湊開市塵於昧旦橫閘而流溢晴秋壁合煙汗漣漪來

右前臨戎苑後枕海虞飛陛百尋交疏四啟仰眺

則危峯送青俯瞰則平疇環綠遐屬則天籟恩鳴近聽則松濤遙響棟合朝旭簷收夕霏朗月初升暢庾亮之悰清風徐來發劉鯤之嘯亦可以樂而自適矣余聞仙人好樓居故秦侈阿房漢崇峴闕世莫不然特以富貴望其後耳不知事有得喪物有盛衰若其至徹高明孰與地甘泯隘此唯周公起家邸大理公成嘗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十餘年而其子果發科並起偕乎翁在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

然相得因授之簡請書為記

文起堂記

雲槎張季翁者審治其居於城之東辭焉層基累構必宏以軒級棟雕甍必壯以麗迺高其門迺啟其墉乃敞其堂迺邃其宇迺翦以樓閣第宅之華輪奐之美甲於城中鮮有能踰者夫季翁修業以息持布衣之使而隱淪之流也令欲其門可容蓋駟列旛戟堂可聯簪裾砌履基此其志不在近小者矣落成僅十年而其子果發科並起偕乎翁在逝不及見而志則酬矣仲子幼于爰處其中請名

其堂以昭令美司勳氏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古之人一畝步不忘其親翁於身之攸躋乎季翁雅善訓子緊知三子必榮以顯克構其居令後世莫可加然特以富貴望其後耳不知事有得喪以起室之中奉母以寧季翁博古多畜前代奇器玩好悉陳於几示能守焉然輔嗣補闕施雜以綵相壺觴遊御揭以鉛槧日引接藻之賢問字之客研討九流識評六藝閣樓下之談發郢中之調即使金谷樓無綠綺樂恨籍而永巷臺亦不朽矣由是仲子告于母夫人僉曰聞昔賢妣惟欽于以善養或期子以令名汝以文起合章吐綺抱璧握珠可擬孟陽第為吾亦無憂必壯以麗迺高其門迺啟于汝具無忘先人之廬或佩司勳氏之言仲子載拜唯唯遂書以勝諸堂而屬余述為記

重刻西齋藏書記

西齋者董氏藏書所也世居上海之沙岡自御史公起家邸大理公成嘗學修文購古書籍至十餘卷凡兩世居家號清白之蘊

金綴錢之遺每指西齋謂曰業在是矣二公既卒
董子非獨能守其業又能盡讀其書搜奇拾秘所
藏倍其先人屏氣謝掐日採鉛槧簡帙溢於几案
晏如也蓋已涉其流採其源採掇其華而咀嚼其
膏矣嘉靖癸卯之歲寇起海上廬毀於烈炤書亡
於餘燼董子不避鋒刃夜半身犯賊中取其先世
遺像及書數篋馳出賊壯而釋之亂定稍稍
理其殘缺每從友人處借而手錄之乃列定舛誤
然較昔十僅得其二三耳并新其齋屬余為記司
勳氏曰天下之物或聚或散有數存焉物書籍為
天地之精英乎秦焚晉墜往往遭阨閉且不能保
而況於家乎張華緗乘武庫奚存李沁脩祖鄴架
安在遂使公擇託諸廬嶽顙士寄之冀山不獨尚
欠沒家閒也余家自玄晏所畜晉武所假奚啻萬
卷余考中憲公暨余兄弟復廣之一旦為謝兵據
掠殆盡年歲向暮心力並減不復能購錄如董子
祇自潢歎而已夫御史者古之柱下主藏書者也
而董蓋世其官矣傳稱仲舒下帷覃思三年不窺
家園而董蓋世其業矣由是子子孫孫勿替保之
又能自得之誠以口肆貯為腹笥是董子所深望
也使致瑜玩物喪誌乘雨如斯輪之說書不載於
廢哉中憲公與大理同登進士有通家之誼言非
敢訣也因書為記宜陽宇元別號紫岡為太學
生云

新建憲濟橋記

憲濟橋者來民謝以彰憲績者也橋距婁門二十
餘里鄉曰吳宮村曰蒲涇戴墟豬其南陽城滙其
北二水交瀉岸易崩圮又走一州三邑孔道也往
來相踵咸不便之先是架木為梁名曰縮裹謂橋
却以避湍激也夫河廣徇欵臨深履險負檐而涉
心悸於阽危牽輒以超足逗於旋引餘皇一經蝦
蟆數命至風雪沈尸奔里遇害者又莫可勝記也
興是理者非其膺切肌膚而乃漫視肥瘠民且誰
何哉嘉靖四十載歲在作噩長洲陳公以監中侍
御史 簡命南廵吳富兵燹之餘未暇安堵加以
滋蔓作沙大浸流災公憫恫悒抵疏蠲賦下令緩
征既又清傳以節走鍊兵以戒飭廉以廉飢施募以
滋荷專務與民休息又為之設粥以救飢之窮乘以渥澆積
起祭民賴全活者以萬數又為之
貯以裕賑凡興利而除害者罔不周焉方脂而更

永期再備俗有倭草之風海無停艘之警霖風於
秋霜煦爰於冬日由是甘露降於廣山嘉禾產於
惠畤瑞雪墜種而集靈雨應禱而滿士民思頌功
德者十至而九矣歲在閼茂公適東巡攬轡於王
峯之塗擊揖於金沙之渚召父老以爰咨望陽侯
而興既歷覩籍具問斯患無然曰民命一顧不足
重而乃金是惜宇奈何以易朽之木薄難悍之水
屢廢屢更卒無寧歲屢廢則行者病屢更則作者
勞使拘於時詘不可以蔽民疲不當以苦豈永圖
長治之經哉遂擬長洲縣俾屬大司徒相度之俾

驅石代木敷土夷岸隨沙障澗蔡於二湖之衝
冥捷於百川之滿廣可一丈四尺修凡二十丈有
畸算不踰五百計力僅閱三時天根見而迄治
竊尾會而落成圜鬼初升長虹迴跨鏡光練素延
眺於澄流錦暾騰牙檣騰敷於清泚民歌曰倘彌
揭險莫可逝沉尸塞流視之如棄從我陳公孰援
以濟又歌曰昔卅渡河薛於汨羅今也從揄由祚
席過陳公來晚濟我實多固題曰憲濟橋肇錫嘉
名用彰偉績從民願也夫橋梁者王政所有事而
民牧之職司也國僑聽鄭以取誡華棄使楚而致
判自古紀之矣公原疇於下繩紀意於己任非為
民能然哉吳白倭夷犯境小民往往鑿石斬木毀
其橋梁以避一時之亂今道路多有不通而水患
間有不可梁者使感於公而以次修舉之則非公
濟之哉公還朝望夷柱石之資膺弁樾之寄其於
淑天下也亦若是邑令馬君會乂亭建碑數文
于余余弗克遽嘉其仰體公心恪勤官守者也因
思宋主兆祥於渡蜨孔氏介福於二蛇況氏命乎
天之兆公以慰我民詒亟達矣元凱交
富平之嘗季札美武德之遺宜建鴻休又擢錦地
聊采民謠銓敘為記

男祖謨校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雜著五首

毀舟對

東教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
與焉吳郡巨麗宜為水區弘舸連舳巨楫接艫蓋
自昔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
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歲飲之僨闕也治容之誨
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為政本人
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是自今其可乘乎先生曰

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葉而非棄車止弊之种
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樹息陰之化也僕聞之
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不拂其
情是故障狂而墾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御
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隨後者順也是故先王有
因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順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
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衆族逆
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
餞近以暢誼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盧於
道也未見其可也窄民者沒以溝澮惟
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島峙不啻於瓊構之量非

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哲孚入晉見令室愛而敬室美新墻焯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斯喪其氣焰使于金多何法之加產不及中神罔為通是自失其所恃也夫犯五不韙失三可恃子之不預於仇讐之手者亦幸矣語畢相與觀於湖上漁父倚舷而笑鼓枻而歌曰滄流有清兮亦有濁瞀如屈兮葬於魚腹遯有順兮亦有逆忠如胥兮盛以鴟革水有源兮亦有委智如蠡兮從余遠逝遂去不知所止

吳漁父

屈子撰漁父篇余疑之加吳以別於楚也

鷗息錄

建業城中有玄敬公子樓趾長平故心淨土得地山僧舍之一偏大僅跨斗高不過肘惟慧塔影虛梵鐘警座而已因題曰鷗息蓋寓言於蒙莊也乃左圖右史彈琴其中道逸乎不知榮觀燕處之為何如也今乃憂心辟標形容枯槁何德也甫子曰陋哉子之居乎是安足息子哉且子誦法周孔師晉卑變不為怦懷也爾時琴廓大夫過而晒之曰子非司勳大夫與何故一兵子又嘗持議以詆張太宰三署為之斂容而令寇於一鞫吏謂非命與吾其已矣漁父曰蓋聞嚮由人構禍天之笞禍自己求伊誰之尤且子生覺由人構禍天之笞禍自己求伊誰之尤且子生資築之鄉而佩蕙紉芳趨昡暗之塗而懷瑾握瑜適椎朴之市而扶藻撝纓履突梯之徑而妨節破

之不知六合之為大也雖有鄧林瑤圃一旦飢鳶攫其上之猿警其下將恐千仞失據三匝無依豈復有息所哉大夫於是愕然自失曰公子幾於道乎吾方坐此困也乃拜手謝數而說偈言占占難小知黠慧羙微禽一枝安足戀厭乃其心庇荀非所據胡貴茂與深乘時假全樹矯翼飛上林弛張種種故龍德良可欽公子聞之乃大歡喜曰吾於用天下也亦復如是也公子生時秦也

有兎羙羙犯虎之穴虎怒欲噬之驅之豺窟兎懼甚曰嗟嗟豺虎類也安得不毒我我知其食吾之肉而寢吾之皮無疑矣豺問故知兎宛於虎也釋之平原兎喜曰茲平原乃吾門庭矣遇鷹及犬雖嚙圜犬善顧或擊之或搏之百計困兎兎幾不免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其類而異其心天下之事有幸脫於彼而不可料於此者戒哉慎哉虎武文也豺紀罪二邪君也圜圜二比邪也憲隱其名云

喻歙文

有盲於詩者妄意刪之皇甫司勳五嶽黃山人並遺圖情梓於歙客奮起不視而唾欲毀其板余為

皇甫司勲集巻之五十一

安郡　皇甫汸子循　撰

傳三首

張季翁傳

張仲子者年少而有才人多樂與之交亦緒交
仲子過余良晤日也入家君被褐
[illegible]仲子執行甚恭酒炙無闕
[illegible]仲子執行甚恭酒炙無闕
[illegible]仲子執行甚恭酒炙無闕

無擔石儲因號磬室以自況夫顚寇墟居非高
卿壁立晏如奚戚島性本疎放居卑尚卑耶
滋垢嗜學耽蓄搆夜編不啻千卷非修秘書未盧之
業以繩武孔攻舉世人皆圃花
典則管下仕枝寫幾至題詠亦開
邑引吭日是地僻人稀山水兼情人皆圃花
今六百年間名卿大夫往往寄跡尺幅
不爲而又不樂與栗曲異槩如此而母氏亦
何假縣令給肝仁公德
有介山偉隱之風以道自吾食吾力足矣
酒人陸鴻漸甲子冬陰夕初度之辰交
遊悉載酒肴賦詩爲壽予亦酌而飲之
院校下都邑各案圖學
世宗皇帝實錄居士亦在聘中以多識重往行
可嘗世叔云

司勳氏曰昔人謂未上當於其所不取及其所不
爲嗟哉若錢居士者孤行
道爲俗所賤世者哉亦幸得
志者宏獎於生前重沒於身後不可勝紀矣居
寧輕重耶使其時韋磬折少白眼仁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誌銘五首

明湖廣按察司僉事丹山翁大夫墓誌銘

丹山翁大夫之寢瘵也召其子謂曰即不諱能志我俾下泚滅者貞皇甫郡公予亡何竟幸孤遊具狀以考績取道展墓稍稍復其故業後署本部尚書東司員外江西司郎中又遷大夫蓋同榜雅知某嶽嘗竊聞之云按狀公諱學淵字道原別號丹山世為括州遂昌人九世祖行秀者丁元末避隱居仙原中五世祖文一避寇復家城南胡巷

仙原地寢為里豪所并祖守寧尚德不仕父奎即奉政公早篤學以日者言棄去獨抱詩書付公曰成吾志者子也母潘氏卒繼黃氏有閫德生子三人長道淵次德淵公其季也德淵早卒公少頴脫處伯仲間擅聲白眉弱冠補弟子員正德某歲承奉政公偉儀容益孫遂計事父兄以孝友聞果畢集秋當試十臨察檄公入與況事錄成晉

一切從貸大司寇白川周公嘗曰每獄戍見署吏有翁其名輒不復覽而延劇參議亦莫有異吉者同舍郎有疑獄多質公為平反由是以明允稱癸巳恭遇

皇上建儲勅贈父如其官而潘氏黃氏俱為安人云尋以考績取道展墓稍稍復其故業後署本部廣東司員外江西司郎中又遷

皇副誕生覃恩得拜直贈父復如其官母氏皆為安人曰建祠以樓密妥享論與特文焯俊魁過者望而咨嗟里中為之語曰生子當如翁季矣事具浮野呂公記中辛丑擢貴州布政司左參議分巡思石道兼理播州兵備副使公將陳撫勅便宜取決於公示以恩信蠻稽首心竊化焉時巫公以大木艱得為恐推以任公公無少避而材果畢集秋當試十臨察檄公入與況事錄成晉

御以語頗託諷　上怒左遷真定判隸守倒馬關人稍以為鎖鑰前卑閎月移武常山之坻號泣恨奪公之速郡武治迹尤多又恨得公晚也

甲辰入覲乃就闕下拜本臬事備兵建寧八閩

集354-336

隱不仕李氏系出宋弘閒公生而沉毅
寡言笑門家人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少長倜儻有
大志流離客籍博物洽聞足智武庫維夏月盛暑
獨坐敝幀裂不揮人或異之曰心靜自涼當自
得之非道家玄引禪定也其侍制事
必由於禮燕私閒之行為弟子員時從弟子問
於長夕以白晝於某丘之先塋公聚同邑封君
公文奎之女長適廿郎齊之女弟也子一即
亮女三長適表尚相次適閻琰以歲貢授河南裕
州別駕次適張堂舍公濟之女也孫一長統由
縣學充國子生貢生曾採二如第女適保德州
先侍御西龍州知州湯縣青蓮村
從宦襄陽有門侍演陳友諒
遂卜家云明勳大夫曰余嘗
悉多奇節七若劉公非古所謂
每過淡陰望鹿門木雪不欲就
教所興哉公之大文天下
全活千餘人歸後必大于門
當以致榮顯亦會逢其數矣是宜銘銘曰

少仁吾行不敢以佛自病晚効吾官不敢以祖
安免而歸吾息吾機貶知止獲考其死所未
者俟後子

明中憲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洞陽顧
公墓誌銘

洞陽顧公卒之明年季子啓東暨家孫汪於持其
狀泰子虞來求它銘余固之東園之交晉也雖嗣於文
之足以鐫石而芬燿哉然先民之行載先思其光也公之
余之覽狀與西有微同之其可乏文字與新別號洞陽
名顯為終篇之安狀公諱

公之圭

昔越王句踐打北虜子於顧因以為氏其在瑯者
則自晉參軍之始也明興有而五者十皆世
之勝山翁公之高王父也力田高義家累千金時
能脩合前賓遂暴作姦宵五
之實懼乃潛外家所乳文
實乃服辜始蒙釋歸則
信尚在紹齡類友人錢氏
與來往公殊不相復
兄榮復公貴顯仕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
王父有徽遷浙料之役
與來往公殊不相復
信尚在紹齡類友人錢氏為會來家往不死長從
之實懼乃潛外家所乳文
實乃服辜始蒙釋歸則
前技而錫予嘉不
之流歸卒
嚴起翟下聚公未有
與來往公殊不相復
兄榮復公貴顯仕太保禮部尚書公之王父
王父有徽遷浙料之役
與來往公殊不相復
信尚在紹齡類友人錢氏為會來家往不死長從

節不渝君子以爲難而戊出知圖之泉州以母老
乞養疏上不報默而去之人迎馭獨何心哉繼承郡
檄而泉俗素好鬥訟且怙勢相傾至此作六條以
與民約旬月多回心嚮化者公之折獄也務在得
情而發摘不以爲神故民無冤者公之治民常謂復
貧有方而矯制不以爲姊故民多全活者至於興
崇學校獎拔士類尤多意焉再生工以寧兄弟就
僧舍讀書登頭執行者給資輒使歸教之休息而生
公一視出之止不受者以寧見泉於鄉故士多
感激奮發出戊子舉者凡二十有八人上應列宿
求所謂吳二千石者入爲公卿給事史治無出
泉州者將以太常卿召之客有止公行者曰吾母
耄矣忍使不沾寵命而往爲身計乎乃就考得上
最母封太恭人恢震簪笏亦榮矣何以爲歎曰
向使從容告不抱終天之恨乎甲午冤共把家面
領浙鄉期庶幾楚孔道商旅往來似稍具私以充
法雙江再公持節按閩猶不能奪使寮臣如公則
壬者三尺法有不伸於天下者其視觀其齋空處而
度大庾之嶺題數語而謁曲江之利此與投屍流

清源並隱不仕父諱郁與文文肅同知如
官毋劉氏贈宜人云公生
政公令就外傅少長從定興李先生遊遊補邑庠弟子員時督學侍御
試拔公冠首屬以遠器正德癸酉果登順天鄉舉
四上春官不第即赤幟終
定大子龍飛于上成恩與鋤以進乃名之會丈
不苟膺一命之寄皆是以行道濟時矣必第蓋
而難以法繩公至持以

也隨至肇昌公治獄明允諷道實多嘉靖甲申九
月九日先公舉於官舍年四十有一卒之日郡人
悽愴如喪考妣之痛葛馬後以公貴贈宜人繼
娶張氏山東平原縣會寧教諭環之女封宜人距
生成化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歿嘉靖二十三年正
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子五長舉即分教君
次適監道興道顯道成次五孫男七公之子孫亦
已先是大事之將舉也公之子孫亦適登所望在郡城南六十里
王家塋遠祖九翰林學士故基也今遷葬諱因名
王家塋云塋先在墅西北近至 國初明善公稍遷于

前後以地隘葬繁各自經始公則卜吉於塋之東
南二里許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葬
奉公柩合李宜人葬焉仲使王喬峯自太原過
拜墓題貢禹彈冠之日官人之時前史嘉之
矣明興中丞公德明者撫二晉戍晉愈著公
從兄也自是科第駿發簪級蟬聯鬱為望族莫之
與京傳文毅公所謂傳初在家乘公為理官所
全活民命無慮千餘營葬高門容駟曰後世子孫高
有顯者不忘東海于公乎銘曰

於維王宗既遥且洪迨茲蒙河流庶定勇
德紹厥餘風隱曰之休大
之功惟泰市馬天曰已光
千則都而施未路食力
宅並考終厥後詞矣
第

明詩評本政大夫戶部廣西清吏司郎中青
山王公墓誌銘

自南安歸守西京本出濮中解憲各歸山中為灌
園之計會我 聖天子御極之初詔舉賢才以
應 詔者交薦於 朝公與焉 天子自勒狀
語故始知有山公已而公果 召入 對 天子
嘉公之言使歸論西京事事而 天子益知公
之誠使歸論西京事事而 天子益知公
勞嗟乎先人有言美而不能閟揚是有負於知已
故按氏族所載下姓最大其散處太原瑯琊閻者
最稱繁衍若漢諫議大夫而下晉太保司徒之屬

最多顯者青山公諱汝弼字宗皐周靈王六十四
世孫先自江左徙新安婺實茂弘之苗喬傳至唐尚
書大獻公壁厥後寖衰宋紹興間再徙宣城之涇
川遂爲涇縣人曾祖考子榮封戶部員外郎祖考
達字德孚田成化丙戌進士官拜武昌守
孝廟時考郡吏以天下第一稱有子六人次鏘字
鎮之個儻有大志娶邑中左知州輔女實生公公
生而隱厚不爲凡兒嬉戲武昌公甚器之乃延良
師教以詩書夜誦不輟燃膏達旦越几上假寐中
燼不自覺也其篤如此左公病於易學嘗著周易

輔嗣行於世公從而闡發爲學者子其正忽乙亥
味通陳編日有新得恍然有悟嘗作一室研
御史歎曰資由來深厚子員
祖家門楣必大矣弱冠入
匪公挺身
無牛左世氏超上官爲之改容勾
人能不倦樂愛進者既
其孝慈彼極應試亦竟不
縣學生如京師未遇
太廟覃恩應授封典公曰余
以佐濟物之志徒以子貴
清蔡汝楠勉之始克拜命
以爲異竟秘而不言固號青山公亦銘志其遺六

集354 344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誌銘二首

明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王大夫既卒之三年將[illegible]圖衰事狀來乞銘余以不文讓孤泣而曰[illegible]足以知人之遺命也願徵一[illegible]之序以慰九原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狀乎余中舍君所撰二[illegible]別號[illegible]子[illegible]氏光祿大夫[illegible]少傅兼太子太傅[illegible]戶部尚書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恪公登仕[illegible]子也其先汴人宋室南遷從而渡江居吳之洞庭東山遂為吳人大父諱朝用仕光化縣令以良稱自宦至高益以太傅貴贈如其官榮蔣三公恩進四世乃知佩刀之授有微烈戟之施無奕克紹烈祖者矣大夫生而厚重偉幸姿有器識甫冠以太傅三載考績陰入太學恥括紈袴被服樂與諸生游太傅方在樞密乃杜門絕不通賓以謝請謁者曰毋以累家大人為也其處慎如此時當中葉

毅皇倦勤閣瑾竊弄朝政日非流毒縉紳赭衣闔[illegible]太傅秉正嫉邪事每與忤瑾心銜之以相公望重終莫敢侮稍為斂容衋[illegible]人咸為公危之尋上疏避賢者路竟遂析奚之請不失大雅之哲歸臥東山海內歎其為完人云時長子中舍君窮治宮室茂[illegible]園凡輿馬服食靡不華腴粉黛聲伎充於後庭玉帛玩好實於外廡將以娛其親公悉屏而不御焉仲獨沉靜寡慾折節讀父[illegible]翛然佳公子也相公亦喜謂成吾清德考此兒矣云何謁選銓曹太宰為長洲陸公執其卷曰非王太傅子耶真可謂得肯箱之學者即取父第何有但

朝廷典不可虛稽昔司空導右軍羲之皆田門第起家著勳簡冊偉然成大丈夫是君家故物也仕貴及時尚矣待馬角有左車督麻之缺擬銓授乃以親老未[illegible]南與便自問衆咨賢之回幷南京中府都事是[illegible]卹恪守職司值畿內諸衙所類進表箋結府多兒費一切裁革人稱便而正陽諸門宮軍領[illegible]錯南夜傳風[illegible]中行視閱而指俸葦廉以庇之此何異陸櫃郎得休居自崩始故在南都三載多所仲益甲申丁大侍親服除補中府尋陞經歷嘗有中使夜呼索阜城門鑰將出為

章聖召醫叱曰禁門一鑰安敢擅啓然事即
太后奈何詰使者言頗驗迺餘錢更卒嚴禦躬導
出入且日上珠玉賞賜不宜處城外以
倘緩急貯蓄其奈門籍制稍同及各衛所武臣兩
月詣京比試第其能否慫勸有差邇來監臨者
見以虛文姑息視之浸淫廢弛率為蹇正不少假
爲士卒皆嚴憚矣近聞淮揚有司僅遣一
無所受丁酉六載考績朝廷將以次黜陟太孺人進封太
宜人內承寵數十是歲遷宗人府經歷
秩高俸薄簡於留靡具若治材不宜宜散地乃就

閣下拜爲思南守投遠人爲良二千石子毋老且病
天子之咸德也歸娶坂之馭耶遂投劾歸太宜
之仕日吾知其廉足以訖處其盛之日足以
自給桑麻橘柚老饒足以几戶自娛是以兒輩之貴
以委懷山之陵可以展眺人生行樂豈在一席
亦貴而安仕則行矣盍朱旛踐荼知上會施自
也誕生晉副維紘猶存阡門幽隧儼對湖濱耕薪
中願題墓之門刊石須烈水詔後昆

明文林郎浙江台州府推官長公表德銘

吳四著姓而張為一若令天台公者其先豈吳人
也勝國時有仕平江路清逸偶周之亂徙金陵

徙吳爲長洲編氓自五世祖賜始也賜生彥達彥達生泉泉生準世服賈以貨殖用生子四人金奴遊北走燕南走越結客少年海岱公子日馳逐於章臺狹邪間歸而將終業捨財務施能振人之急則又以俠聞仲子游宇庶宏切令氏所鍾愛也始折節讀書其性也故簡入疏盡棄其裘馬之習從博士嚴故講問異多所發明爲大司成所知積分考行升諸上舍

世廟戊子以尚書古文舉于順天時昌五陵諸少年成朋而研曰張仲望文人下者哉向以鴻鵠翔于燕雀中自是十上春官竟不遇乃卷志長林躬理家事稍治第宅甚閎地僅一區而池館島嶼之勝備其中花木禽魚亦相稱自號青陽居士杜門掃軌以謝貴人惟二三密友時爲開徑食不重味酒繞三行輒罷去乃出所藏書籍圖畫彝鼎鼎鑄鑄劍七鉼鑄成千百年物賞鑒之暇則延師訓課其子而已內而諸從外而子姪各以別舍折券界之或婚喪不克舉者咸爲周之有敦睦之風焉仲子季沖子鳳翼燕翼俱舉于鄉子鳳翼以名伍宦有意脅之耶觀察引咎謝之其不爲屈志媚上多此類甚月之間疑獄多所平反郡大盜之迫捐弊田之訾郤顯貴之賄俸祿之餘悉散以施

學宮廣深梁七獲歲修民歌利涉又兆正氣楹
記方正學倉吏執來非竊女以償出橐中金代賠
之人心感動台郡爲之語曰張君政樂不可支麥穗自昔蔓草在茲以庶虛竿恣狀蕪寨逃
擬堪也然同官嫉於伴食郡守甘之坐嘯忌才害
能潛之所在謗亦隨之矯矯者汙不信然哉遂以
年免閩報之曰歎曰吾出不知老無能爲耶聊劾
一官以見志耳翌日也稱仙都高庭仍郡去歲
江鳥蕩槳適聞得鴻霞御風越石梁採海蛤吾生
足矣昔稚川求丹砂於勾漏寧逼奴海甲於永嘉
某雖不敏請附二子成古義訓紀可咏也
角巾東歸七民遮道車不得行爭進剡宵像爲亭
祀焉抵家裝圖書之外惟鶴與蘭兼數種而已
閒居兼屏紛雜闔門清池菜畦約閭覽衛生之經
談緩齡之術仲長養於山水馮亮廣遠於栖遲
殆未深也忽膺痺疾跨句而卒隆慶己巳月日
日也生弘治丙辰十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
四配沙氏相夫以才淑克昌欣家沒尚執恒不失
男女各二長鳳岐娶陸氏次鳳儀娶徐氏皆大
生孫男二天台公病亡革無他言惟曰我即不

皇甫司勳集卷之五十四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誌銘二首

徐隱君墓誌銘

隱君姓徐名京字禹量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余嘗誦

高皇帝御製碑爲鳳陽府臨濠人宋世襲王爵元末徙居滁陽率人保聚業王

高祖種徒步仗劍從起豪雄間定勳績官帝以世勳譬河山而

一爵者也自是統子孫襲封綿綿奕葉京無

論親國家恩延至中葉始知悅禮樂教詩書彬彬

乎多儒雅士矣君尤砥節勵行學級文乃知太

冲起於公族靈運誕自侯門世祖芳號蘭谷父其

號慕蘭並任俠樂施降而能孝母梁氏萬戶安之

女也雅有閫儀載在家傳君生而聰悟甫七齡能

爲五七言對信口占答慕蘭公奇之使就外傅年

二六能爲文習經義志期以文通武正德丙子應

天鄉比就試京兆尹招首選後累科不第恥棄去

曰此殆非不朽業奚足困壯夫哉遂棄文詞躬

於耕桑而君几度外兩子若孫皆未暇參論世事僅西

第廣桑鄉臻公子南池軒駢填集而君門轍跡閒

閒若賦不窺家園者十年矣壬何慕蘭公背養居

喪毀瘠事梁夫人撫弟立襄以孝友聞締婚受仕

有長者不以蓬蒿見謝也梁夫人壽亦捐背先

踰於前喪謂生不能崇養三釜逢子皆夭死伾
衍一綫之胤居當勸
仲氏涕泰子汝楠施子峻在比部王子廷幹在戶
曹與君數相譔會歡若平生君爲牛首地主邀致
君彥採幽攬勝登頗彌日賦詩盈帙藏之山中一
時傳寫長安爲之紙貴越乙巳諸子稍稍遷去而
君疾間作自以志不展於丁年才不效於小施茸
茸聿暮頗有憂生之嗟然苦吟耗心縱飲傷肺客
爲勸止之而君猶覓句驚人須酒酤婦悲哉明年
丙午君於兄弟之子擇其冲秀養爲已子曰俾奉

長干寺報書云仙子樓居維摩禪坐明月一宇
曾兩鄉十六日漏未盡兩鄉而亦鳴呼痛哉臨歿猶念
友人誦其序文飲之曰吾目瞑矣小祥之月鄒孺
人令其孤來乞銘曰知固與者莫若予也公無辭
焉據狀公生於某年月日春秋有幾男二守視早
天次守筆女一適潘陽翰林院庶吉士馬一龍亦
先君故宇筆掾某年月日襄事于雙橋門之新阡
以鎮山踰地窄可祔六君多設行不瑣述外雖和
光而中惡人倫之際臨財則非義即千金不爲眄睞
觀時俗事輒慷慨不已

有德而文無祿與動逸情埃表棲迹孤雲生不滿
百千載揚芬一逢吳季二古徐君

黃先生墓誌銘

夫神駿伏櫪而驁驄騄駬進於
瑜瑾韜而鋋顱騰價越劍敝室而鉛刀發硎士
亦有然者天乎人耶求士若此望世又安得乎哉
人于是乎揖腕爲黃生矣
按狀黃君諱魯曾字得之人稱爲中南先生云其
先河南汝寧人也宋元兵興間高安公從家袁州
生斌少習孫吳書學擊劍騎射察觀英雄屬馬值
徐壽輝破袁州以斌爲指揮鎮戶事白僞漢亡歸
高皇帝從徇南昌授昭信校尉調梁蘇州遂家于
吳君六世祖也生信信生景暉爲武毅將軍景暉

生瞿始齋氏以文行起家任北部郎決獄三
輔以爲比明生興貽綦公君其仲子也生而穎
慧過人綦菴善操貞恩立致高金市子各千餘
君與弟省曾即五高山人也善以詩書讀之父爲
謀策對口若人留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別五車乎
與其饒於貲孰若饒於學乎君八歲而賢之弱
冠冠元弟子員竊嘗謂義博綜典籍家古文辭好
奇縱橫爲文閎衍奧雅門校分上
文始終稱莫逆後遇大學張獻翼門校分上
恨得子之晚也兼以峻直不能容物邑令蒞
蒞法於其僕斃於杖下君爲發喪令蒞
李公廷相覽其卷深加歎賞遂易第一錄其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人部四首

宇文叔公繼室叔人顧氏墓誌銘

人部氏世系

欽御史與衆女伍也父坿鑾具相後必貴秀才

塔跗筭未字易謂徒期之志非有待於吾子即

文敏公迎致元配上氏每召諸婦姒以詢食日無

陰郎氏者公語之曰汝不

公是女德女不汝日向光嬴日展不誣矣

如初婚儀迨子公貴

文重初學 程學公孤矩端偉音吐洪亮能陳說

唐帝王治道

天子政令非出史官記注試南畿淑人相之如

時文欲出史官記注試南畿淑人相之如

京兆人士初銳情經術延訪儒流日御

典而微尚何以加焉

按郡史之先有諱貢

刺史泰玄始見郡乘德

人皆以孔道西

紬[illegible]

錢塘許[illegible]

錢塘許[illegible]

錢塘許

集354-354

成於內帑身共享之子孫按狀安人姓朴氏父僉
貴殊未艾也天之報施淑人亦罪厚哉玄成等
以丙寅某月日葬於靈巖山之陽合文敏公
忘葬之義榮亦備矣是宜銘
銘曰
有靖恭敏公時宗覽古遺編炯炯訓子彤庸鼎文
宰廟見褚成喜曰所謂作求此奚耶爺姑
亦扣夫統是紹務如壁穫璧淑人來嬪徽音
之儀一男六女皆貴也二姑童幼撫之爻笄為治
部安人從之京師三載公歿扣哭泣水慈年逾紀冠冰
彼潮於鼎鑊公心始得於名遂以甲午窆于
鄉丙午冬而安人從之合阪庚戌窆進士拜比
嘉靖癸亥之二月公歿扣果生二子安人子
幾隕然猶能鳥以全孤安人亦罹疾不降慶戊辰春
部安人從之京師三載公歿扣哭泣水慈年逾紀冠冰
彼潮於鼎鑊公心始得於名遂以甲午窆于
鄉丙午冬而安人從之合阪庚戌窆進士拜比
嘉靖癸亥之二月公歿扣果生二子安人子
幾隕然猶能鳥以全孤安人亦罹疾不降慶戊辰春
少卒盖生固非安人亡日月有時孤琦環等
闔窀事而從兄琰哭拜鄉移書往徵其狀
乞銘展謂其言為信且悲也按狀安人朴氏父僉
嗣惟如是聞至論不虛美不溢惡凡翁克之珍屏去
是乎有感于安人之賢也太常外
廟時為給事上書指斥時政著寘鄉
情世之薄類如此按狀安人朴氏父僉樞
堂湯氏海夫在焉也安人生山海郡守閔汝之季
重慶公自幼穎悟為鄉長老所愛及廉知
余兵女而實公亦雅聞賢淑之以琰妹遂
余然為北部公時佐嶺南歸與妹徐安人子授
宰廟見褚成喜曰所謂作求此奚耶爺姑
亦扣夫統是紹務如壁穫璧淑人來嬪徽音
之儀一男六女皆貴也二姑童幼撫之爻笄為治
部安人從之京師三載公歿扣哭泣水慈年逾紀冠冰
彼潮於鼎鑊公心始得於名遂以甲午窆于
鄉丙午冬而安人從之合阪庚戌窆進士拜比
嘉靖癸亥之二月公歿扣果生二子安人子
幾隕然猶能鳥以全孤安人亦罹疾不降慶戊辰春
部安人從之京師三載公歿扣哭泣水慈年逾紀冠冰
勅命有樓本下鬼之弊注謂于閫
閫襄事而從兄琰哭拜鄉移書往徵其狀
使道嘆安人歸冠翟敞宅黑槨之未
及行乃有重慶之命則又從之翁中大夫外政
人井內範其嚴固宿舍經紀無德泉凡翁克之珍屏去
一無所好公治珉以循良稱安人佐之也乃以廉
人備舉再其而罷重其公法治及初限寮無

安人脫簪珥以佐饋晚享賓客爲公卜夜之娛察
其鞅勒弗豫則又忘以南宋之誠禦以北史之言
敬通解官仁恩孤人與媿進賢妻子莊嚴有成蓋
同之也庚甲季子生安人則大喜口無宿有子爲
輕重哉然公竟以失意自免身功名之會有不能忘
情者矣安人日夕侍季子或泣而苦臥抱側素痂癖
至是益酉忽一夕開舍中火起驚走而蹶無候反
風宅因幸遠宋弗救藥悲隆慶戊辰正月十六
日乙未爲五德已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九
後六年五易祠耳子三人長琦邑庠生仲璋太
學士季九歲六人適馮者安人出也餘安人不廢
鞠育無異母遺如子適云由是子孫振振玉樹之
產庶猶櫛畢七聚頭也安人能知大計矣琦等卜
以己巳十一月十五日遷柩於虞山鄉家灣祖塋
啓重慶公兆合葬焉禮也昔子厚誌叔妃陸夫人
具列妾僕同葬商太命僕而銘之名宜
稽世稱宦著如記焉嗚呼家幾復興誰係休休有
令美先君之思最任只夙夜毛詩翹河東掃帚發
潛鳴陽起龍門安人而無子虞山之灣庶重啓從

夫宇遷妥幽里千秋萬歲應不死

沈大安人墓誌銘

憲使沈君庶配居母氏提太安人襄紝徙跣屠司勳氏之廈講也事愛而言微情摯而狀清洛其實余亦爲歎文之發紙申紙歎即太安人私爭鄉進士大廉酌也事愛而言微情摯而狀清洛其實余亦爲歎文之發紙申紙歎即太安人私爭鄉進士大廉酌

集354-357

集351-358

集354-359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碑表五首

明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何公墓碑

公諱振休烈身没名彰宜表豐碑公諱詔字廷綸號石湖越郡山陰人也少秉嶷之器嗜學綴文藻德砥行為諸生冠迺以明經起家解褐登仕通籍三朝擢組二京歷試郡藩藝績甸昕在汝能神自分工署迄拜司空翊世平成典邦水土終始慈馬蓋秦漢以來司空與太尉司徒參為三事並超九列赤符錫吳表綠崇秩公無忝已若夫江艘海

民既稱便賊亦就殄廣漢之摘姦騷文之持法宋
均之徒煌輩迭踐之幷盜殆衆之矣由是參知幽遐
則風行百粵精遷右轄則化偃八閩臺憲內臨則
不即序可謂祇服厥勞盤錯別利者也雖漢史之
米循吏唐典之洽岳牧又奚讓焉至陟中丞持憲
三轉監蒲戎務繁殖蔡元斜封鉅案裁抵冗費賦
夫歌嵐虜人梳疋北門綸倚公為重亡何徑踔
卿佐矣于時識治者謂公宜居樞筦聽愛者謂公
宜住藉鈐劃書文萬枘円可期而公如足乞骸遣
榮反服皆允歸田之靖夫天畜宁之春昊天不

弔奪我刑獻海內增雖頽而氣毛不死矣方其立領
今上悼焉於星精雖頽而氣毛不死矣方其立領
吾之朝丁艱尾之日遹到襄苗克壯其猷實望堪之
宏卒免於禍大雖保身有如彼既而際亨嘉之會
過攀躋之代龍蛇互用身名俱優又如此設天假
公洪吭金鉉協贊王衡盛德大業詎可量哉至若
孝友護性雖睦成風衡哀毀膺展親翕篤教篤韋
經宦滅仲産守萬石之醇謹幾慧度之纖密疏公
筆氣餘之倩行父無衣帛之妄考旋月旦籍甚娜
評凡茲大節以及世美具載亞相陽峯張公之誌

明成涅野呂公之碑魁壘煥垂光霄寓而仲子
大中丞藝江余中憲先君與公誼為執友分則通
家屬余戮次遺詢謀發為潛德幽光晉郭中為宋名相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在中丞公于公之夫人唐
氏先公卒卜兆於宮山尋改卜於西余之陽而合
窆焉
帝給事中楊暨宮保遺愛江浙龍盧攸安斗與文
流譚得喜地亮哉嶽哉雖雄不與而事業則偉矣
系曰
漢何武居鄭去見思流遺愛明司空永光則良
哉誦二千石曰于薄雖方伯連帥亞中丞場憲職乳虎
寅在公直胡慝遺嗟金急經西余筮從吉山蜿蜒
水抱一氣玄廬返真宅鍵鴻勳謝迹則居永哀行
者注於萬年大辟極

明鴻臚通事顧公墓碑

嘗讀太史公世家論箕而乃知大賢之後必有興
也句吳著姓有四而顧為稱首今太保惠崖顧公
可學紹肅侯之家聲挺彥先之人望早貴羅科列
郎署參外藩遺榮括庭幾十餘載值
皇上求舊捷隱馳駟車之敕

賜清蔭之接言每

當　聖意由是龍眷日隆數歲山超拜禮部尚書晉秩宮保自父遂祖及曾祖贈光祿大夫如其官世祿之家鮮有踰於錫山顧氏者公有弟曰鴻臚君通事讀可文字與明別號惠崖同母與夫人產也學自宋季不競民多南奔占籍錫之芙蓉山高祖福五生壽山善治生富埒吳中　明興法網嚴密豪猾易中有創造者聚而構亂邑遭抹梁父子連繫雖獲於釋而門戶傾把矣時大父信高在齠年匪友人錢氏存下泣之仁念把屑之誼戒不能全至芹軒公某修業而息之稍復其始與其弟比部

泉州公各訓詩其子誦法詩書啓武科第五世之後莫之與京謂非天道與善之報耶通事君生而容貌魁梧性姿倜儻馬上無大夫人知非凡兒愛之特甚而芹軒公聽其任俠亦未嘗苦為繩檢乃棄諸子員授與鄉舍人竟投檄不屑就居家說事長公相與翕然推衣讓果有李孔之風太保公從宦遠遠曰以二親累君生能奉養罷歸則衰裂共始亂款曰有子如弟吾愧多矣東山既起招書召弟促之如京至得政授鴻臚入直蓋從親禁禁之寵日所頒大官醪饌退而藏於燕私都人榮之乃告其兄曰昔吳季札之賢以來聘獲覩聖世之節而位不過典屬國余所切誠已踰分尚安覬乎懇辭以歸都人賢之太保笑曰君殆諷余思少游耳公卿大夫閒而廢為詩以贈并為之敘今集為集云雅嗜山水之游秉有花癖嘗築別業於城東結亭蓋堋置石穿池蒔竹夾蔚叢菊被徑日遊宿朋觴吟其中衣或襄處花下不知露之霑茵也又講凝雲書院據担龍墅錦以丹漆置蒲團數十枚環列几案間人懷壤遂利爭尺寸於市肆閒哉家挾長物而好千金之施義所不能策足安津以私功烈胡與嘗人懷壤遂利爭尺平而專趨人之急救瞠治比無小大親疎多蒙其惠者嘉靖己未歲旱為虐忽病熱流火之月愈煩躁家兄沒山中第二泉置凡稍閒滌之器蘇瑞別如故而體益憊矣因歎曰周詩云我心憚暑憂心如薰安得清風靈雨早延餘息哉既望四日而卒卒之日無問知與不知皆為悲慟聲震里中方在殯留言不及家務曰以余被並寵食甘來肥御蠶文不堅先葉更何時十餘年志亦足矣子滌並能文

後之戀哉第令移蒲菊數本設水檻以娛魂魄此與魏武上脩構陳妓樂者清濁殊致矣先配陳氏人雖殊孺人並先君逝長子起經出為太保公嗣次子起綸為從弟可觀嗣俱官嶺外祇役歸覲躬視考終二子奚憾哉乃各命一簉斬服行三年喪禮以義起制由情生君子謂能遠權矣太保公敦鞠子之哀流終鮮之痛手自勤牀不遠數千里請銘於甘泉湛公葬卜十二月某日懼遒阻遲期請余為文以表其墓嗚呼世如遒事者亦稍稍然佳公子矣嘗擬樂府作詞曲又效唐音為律詩集

行於藝苑雖乏顯位而有令名宜歌以表之薛曰惟孝與弟行於家太保之言徵而匪誇惟信與義著於鄉無間昆言欲盡彌彰其聞於朝俊乂製都人士式歌且謠積善餘慶垂於後宜爾子孫克昌以茂恩錫豈隧惠之陽別開宅兆祔以藏表茲潛德百世永光

明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吳公墓表

鄧鄧蒼蒼有山曰陽玄陵吳冲子之墓也曷表之公

帝錫永祔寵光此延陵吳冲子之墓也曷表之公

諱子孝字純叔別號海峯晚更號世為長洲山塘里人生而穎悟絕倫考文端公愛之甚五歲占對七齡賦詩敏出遇庭美由即席且機辨警捷長於典謁遂使宇父謝您呼友起敬云孝文正程鉅墩並為學士一代偉人文端公時為編修携以往見咸深器之至弱冠博覽得於兼行玄思成於宿構將濟世匡時乃普說守以見志焉隨仕留都奉司馬座客常滿至則盡傾王新建門不妄通也飄嘆晚名益振於諸主間矣壬午舉應天越己丑

呈上臨御之八年也天下士舉於南宮者三百二十人吾蘇十有六人公為之首及賜第選為翰林庶吉士上分稽古禮文銳情理術延覽俊乂製潤皇猷有若吉水羅達夫會稽楊汝成陳約之西蜀任少海熊叔抑東魯李伯華上黨栗仁甫江左名士式歌且謠積善餘慶垂於後宜爾子孫克昌厥德公與余十數子者數緯國之華搞天之遊然鋒潼之屬藻雖枚馬之輩相得而快甘泉之文嫉而鄙洛陽之譖矣厥後曹給事數相於湖庭王中郎恂寧於首閣曾楊二侍御抗龍瞻而抗萬言視鴻毛而蛭一死其餘數歷中外蜚英聲騰茂

寶者莫可勝算我明得人於斯為盛矣然不克
久奉清班超踐崇品命之所遭亦器相似也先是
文端公喜業紹於池毛懼逢迫於鍾漏由南吏部
尚書乞骸東歸避賢者路哲哉公初授台州推官
便道過吳獲展家慶圖欲陳情奪於父命而止居
台三載擢廣平通判夫以藝苑之英出為理官以
臺諫之器置為郡府大乖帝格人共賑惜佑不為
意恪供職司折獄平反越巍神君典牧蒞息趙橋
良吏豈恥視刑案不封鳥曹徒守文墨而不閑吏
局者哉文端公聞之移書嘉勞之何以廣干最拜
為南文選主事至則堅請侍養竟蒙予告制其初
願孝哉歸乃竭力婦親大搆別業盼平泉以治園
擬東山而營墅臺榭亭館之華林竹花石之盛甲
於吳中圖有瀚者鄭莊開驛廣客譽騶鄰架結書
子孫誦他若賜金樂施懸車許借雖文端雅量
能成其志者公也里人慕其風曰生男當如吳仲
子以今三賢堂所集從學彬彬向化皆公造焉壬
寅文端公八十有三薨執喪毀瘠恤典加隆備其
哀榮從公請也乙巳起家補禮部精膳主事尋陞
光祿寺丞去羙載冗著為甲令所減大官之費歲
以億計自是寖有列卿常伯之望以性剛毅介直
好面折人過兼之持論峻激不為階韋洪恐忌者
媒孽其短政府銜之銓司希指出為湖廣右參議
分守下荊南道提督太和山公歎曰天台武當世
謂福庭靈窟何幸兩為仙吏他日溘死牖下魂魄
當遊二岳間也蹇帷行部齋服謁祠瞑則延眺於
鹿門致慨於峴首曰龐公耿子獨何人耶太和歲
例出納悉委所司乃嗇其藏籍記之權瑞敏手錨
銖莫敢私者陰畜臧焉庚戌察吏坐譴免官廉吏
可為而不可為信哉由是浮湘江遵鄂渚下赤壁
遡采石而還如弔屈原懷賈傳諸作辭多不載明
關御捍冀其先人之廬鄰吸其間家隣虎丘每花
衣月夕或扶策攀躋或操舟沿汎押魚鳥以留連
從林遠而忘返卒壬癸甲之歲師旅方殷飢饉相
踵凡備倦輯溢槥旱防潦臺省首遣門咨訪規畫多
出公議較若指掌賴以輯綏終不自言家居數載
余亦自滇免歸把臂甚讌命酒慰勞相信益深凡
有述造示余商榷評定之玉溫集余所選次并明
珠集皆為之序昔左冲假寵於士安沈約邀賞於
元禮其槩一也追昔殫冠京華策馬交馳鬬鷄蹴

起當是時入思論道於東觀出思銘勳於西域乃
令徒以雕篆為使鉛槧垂聲即使不朽豈余二人
之志哉所期共保玉體俱享黃髮癸亥之春忽染
疾疾步履稍難言語遺誤竊為憂之七月八日避
暑虎丘再宿疾作迫舍危坐揮染不御申旦長逝
矣距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九天
胡不稍假俾琢古稀也悲哉公配顧氏封安人所
生五子長曰尚朴也文端廕應拜京職次尚儉都
學生又次尚默尚潔尚遜俱太學生潔先公卒餘
男八人亦皆駿發所謂螽斯蟄蟄詵詵兮宜爾子
孫振振兮者洗幼習雖許室別開銅盤異
饌將以勵之而龍翔桂楫方之前賢走于鼴靡之
力也小有過差不為遏制讓潛自改省熙陽和氣焉
公豐顯使腹朗目脩眉層聲如洪鐘海涵淵引
目盼掀鬚宣吐謖浪噓咳文采煥然聽者咸避
其鋒戚時伏臘薦享度節至敦睦宗姻裳舉火之
惠於鄰孤窮殫分宅之仁人有疾急力能解紛事
有不平慎既為理奬拔善類拂護瑕疵皆人所莫
能及也所著有說守閫為集仁恕堂日錄玉溫堂
集明珠集平胡論及序記碑銘若干卷行於世重

修宋史擬青未就以俟後人字學虞歐楷變戈法
詞宗晁晏尤長小令下筆飄成倚馬可待得之者
列開府之屏題義山之篋照來揮輝湮尺非寶也
辛之時外承諱自京數千里徒步來奔蒙犯霜露
不決月而抵惟堂一慟絕而復蘇孝行若此公其有子
哉越明年甲子閏二月十日葬於陽山文端公 賜塋之
側俊吉乃葬彭徵君狀其事王岳伯著為銘五閱
余與公最為相知司直兄子後婿於俊兼有世睦
之好屬余表之夫萬石慤謹公寵其醇太丘長者
公緜其風顏氏義方公迪其訓河陽揚宦公戒其
多子長史才公慕其箱少陵詩律公嗣其箸從公
游者易名於蓋棺稽法於史氏謚曰貞裕不亦宜
哉系曰

延陵晃節千載以還惠徽匪墜李中之間鴻筆色
絲刊石永堅余表其大揭之名山

明吏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王君墓表

吏部文選員外郎王君卒其明生陸尚寶師迎狀
其行友人王參議庭為之銘足以闡懿生平垂休
來葉矣諸孤謂余與君乙酉同升丙戌同舉于鄉己丑同

于朝交最篤而知更深也請表其顯且大者聊補
誌狀所未備云
君諱彀祥字禄之惟辛酉君以降而上世審頌酉
室者適符其生因題其居而自稱酉室云系出大
原晉末徙閩之福清唐水部郎為世譜載其先大
雅慎徵皆起進士傳至八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
遷吴之長洲生蒭仕宋為著作郎終中大夫生敏
精于醫生觀能世其業即君之父也子孫守其方
書往往全活人吴中稱醫家者流必首王氏云君
生而茗雅重烏之齡即能屬文樂安之歲選充縣
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里駒殆
此子矣時文侍詔蔡孔目尚在諸生中引為忘年
交二王諸表以才齊名既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先帝疑政府私樹桃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
司主事少宰徐文敏公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
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暮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
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太宰為婺源汪公鋐專伺
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壞君每與忤將中
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使北上乞歸侍養而忘其
有兄不得輒引是例命下予告仍勅按院褒之之
逐出貶真定尉棄不拜兄穀補
官南郡幕先
君諱彀祥字禄之惟辛酉君以降而上世審頌酉
室者適符其生因題其居而自稱酉室云系出大
原晉末徙閩之福清唐水部郎為世譜載其先大
雅慎徵皆起進士傳至八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
遷吴之長洲生蒭仕宋為著作郎終中大夫生敏
精于醫生觀能世其業即君之父也子孫守其方
書往往全活人吴中稱醫家者流必首王氏云君
生而茗雅重烏之齡即能屬文樂安之歲選充縣
之官耶是猶欲其出而閉之門也江浙間寧無散
郡可迎養者予公領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
復仕矣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以父事兄以
母奉寡姊友睦孟天性也杜門却掃委棄圖史絶
慫紛華既無壓紲之嬰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
郭外課農自給殷春暄耕迨冬納稼閒一往與田
父老談笑移日不知為吏部郎也胡安人亦時往
饁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將婦以遊向恨
失之綿上今幸得之鹿門矣無撓李公默已丑房考
疏累上未報厥後太宰為甌寧李公默已丑房考
也素重君諷御史特疏舉君又移書所司為趣駕

終不赴時後處構亂兵火戚嚴人皆以墳墓妻子
為念奚暇計爵位哉安人病姑之亡勞瘁明君
素不喜妄瞻躬視家事雖洒掃胥牖酒漿之瑣悉
理周密或以此少之而君恬不恤也君既不出而
李公竟坐謫死世益賢智君矣
令上嗣位簡用
先帝舊臣君業已補尉大名至是超拜南京文選
主事地近而易即參謁由此可立致崇顯而君稱
疾堅不就眾為惜之而陸君由南氣曹起僅遷尚
寶君殆有見也郡守永年蔡公肅下車首表清德

表其里枉駕造其盛坐床第間相勞苦君口不能
語咄咄書空稽首作謝狀里中嗟歎謂賢哉蔡侯
也隆慶改元丁卯春二月十二日安人胡氏卒君
震悼幾殞五內俱傷又力疾為治喪事踰遂剖非
藥石力生可殘息也越明年戊辰九月九日卒七
十祫年未躋二稔耳悲哉先是文待詔方負重名
吳人士多因之起譽君尤所親愛其所否者余安
定與黃江夏耳君為詩沖澹而不尚綺靡文亦典
雅有則書倣晉人不墜右軍大令之風寄興丹青
追工摩詰之技篆籀八體並臻妙品晚起書癖手
自抄錄無問寒暑讐校魯豕署無脫誤雖大冗之
百卷繕寫手滿之三篋列亡曷過焉今張燕公陸
放翁曾南豐三集南唐書野客叢書手澤猶存所
纂郡學志並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君性整潔不
為苟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履雖敝無
點賦可游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挹其
風采不復敢言客有誦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慙色
而去自唐宋以降數百年遺像封誥璽書之類必
加寶護此外無長物也子男三長仲友國子生次
仲恭郡學生季仲庠郡庠生男四婿娶皆名族詳具誌
中茲不載君亦可以不死矣是歲十二月二十八
日卜吉祖塋穸仲友等奉二姬合葬云
司勳氏曰若王貞外者表署于鄭鄉稽評于月旦
勒有道之碑展季子之墓易名謚誼其在陶趙間
乎夫壽君者年完君者天哀清而望賦節而賢鳴
呼先生之清節足以起懦激廉矣靈巖之境橫山
之麓白場青松友起新阡酹樹烈後其孝旃
明奉訓大夫知夷陵州事君墓表
夷陵刺史將君卒其友人徐隱君繕狀其事同年

林太史公樹聲為之銘亦足考商於往牒流輝於
來葉矣元子太學生宇志猶欲表其墓乃請於司
勳氏將以昭潛德而永孝思志誠可嘉矣夫抱山
之陽清夏之灣堂而封者大夫之所歟君碑琢玉
字國華別號平丘生其先自成周時封邑子伯黔
子將以國為氏傳至漢山亭卿滋宋戈陽之赤皆
以通侯顯子孫散處河洛間高宗時司樂瑞麾踵
南渡始居毘陵載徙色山遂為吳人云曾祖渾祖
旻父軫皆褐玉韜光因山修業有桑麻楠柚之饒
比素封焉伯父諱

武廟時登辛巳進士超拜御史猶復其始君生而
英敏絶倫八歲誦詩書二七善文辭嘗為之母家
外曾王父翰林蔡公一見器之曰繼侍御者此兒
矣弱冠博極羣書咸通大義補邑弟子員試輒
居諸生右里中鉅室爭遣子弟從之遊　今上改
元庚子歲當比領鄉南試後屢試春官不第歎曰
吾自謂下筆言妙天下取青紫若俛拾地芥耳跑
於數奇非文之罪也乃杜門謝客益肆力於古人或以推擇垂歿或由辟舉
與少年馳逐矣且古人甲子謁選銓曹先是吏陵
黜績奚必區區一第乎則其與鄭國之渠弭勒海之盜空太丘之獄棄高

邑田表之司勳氏曰昔仲弓以德行表鄉萬石以
醇謹範族故刑于之化可以御邦孝友之善是同
為政詩書所稱昌庶為君處弟間推財讓產取
老甘眷家獨舉火户蒙煽卷者多矣又好為慈諾
專務趨人之急包山去城遠湖卒風濤險莫
可涉人有急爭不聽於邑令而折於君之一言倭
夷犯山中君出數千強召募義勇授以奇策一境
賴安山有津曰鎮下水深泥壅舟觸輒覆乃捐資
中百餘金修治之民免於患以此數端往試一州
則其與鄭國之渠弭勒海之盜空太丘之獄棄高

陵之田何有哉而今已矣天不助楚殲爾父母悲
乎夷陵之民聞訃輟舂罷市曰祀子庶於東里葬
朱邑於桐鄉吾儕小人敢忘茲義乃想魂流涕而
為招曰坎坎伐鼓僕僕�lt舞我歌惟些僕僕沱浦
僕之來兮完襦與袴僕之不來兮捨斯及爺生不
豢其澤兮死顧受其祜余既表其事并系其詩書
于墓石

漢唐而下最盛數集若規萬隱德名玄晏文藻若
湜與冉曾詳載諸史宋室南遷扈從來蘇居長洲
孔聖里遂為吳人大其族者一善公高王父也諱
通生信贈禮部郎王大父也生銍即中憲公云官
儀曹時予約生於官部道莊恪不為嬉戲玩弄
異凡兒中憲公出守果州纔四齡鄉人有貢蜀
者迓余兄弟中憲公詣之其禺汲隘室中僅容三
人予約置前席乃稍覩痛解去歸邀於黃恭人曰
兒雖幼獨非果州俟乎耶何得漫我鄉人鬧之匱
匐啼謝執不設見其殺如此若夫臨果不取俟其

自得閒佐獨止習誦如初泰贍幼操子約有高公
既謝守歸課兒書日嚴令余兄弟互相勸礪子約外
無華炫而中深湛學尤專精爲且有大志戊子試
于邑郡院皆首選元郡學增廣生甲午舉于鄉時
中憲公四子並起科第吳中以爲榮先夫人慮顧
公榮女而顧無子業許出贅子約往婿舉乃謝曰
大丈夫豈賴婦翁庭哉況二親在堂安可狹侍于
遂寫其妻歸後十餘年庚子承中憲公諱與伯氏沖仲氏淳暨余居帷中
讀禮暇輒揚推藝文誠評詩法子約聿益進甲辰
試南宮第二賜進士拜禮部主事非其好也越歲
居黃茶人憂時仲氏卒余塡魂爲御史所罣子約
入洛聲籍甚爲居七何稍遷典化倅監司交奬輸
以金幣並却不受臧投司中上官病其矯而性有
莫可奪者當是時施寵起於洛中倭鬼戕於江左
朝懸故國之憂其泣聞也痛郡豪嚴戢豪右謝絶
請託庭右無人司鄉劉君鳳以侍御謫推又同年
也日與探歷山川寄情瑤吟造仙遊以流連望武
夷而倚歎雖等書填安持坐隅可辭耳壬子乙卯
兩典二省場屋試文半出其手所拔皆才俊人服
城旦書如

其藥鑒云丙辰代守入覲歸即抵劾不赴郡監司
督之堅辭以謝開府胡公宗憲擬以治軍薦督醯
鄖公懋卿擬以遺賢舉皆移書謝之何異栎康之
絕山公耶越歲予來卒又二歲顧安人亦卒安人
有令德來幼最孝嘗割股以療母疾者也並有傳
別載夫以子安子約之文不得為第一父子並起
工官兄弟皆承謚不顯豈文章消達命司之
矣丁辰茶酷居嘗鞅鞅弗豫頗有憂生之嗟素況
靜寡慾所至脫畧勢利目稱方外物色異人好覓
鴻寶玉笈之書求回金服食之法足跡不入城府
戒闇者勿妄通賓客亦罕至者門掃軌不以
為慊曰昔人友麋鹿而猴猿為伍魚鳥衲子羽流可與晤
言奚取斯輩污我門徑哉臺司餽遺並卻不受時
衛生之誠不啟勞心苦思遂少撰述惟詩篇每興
到占屬不為應酬日臨晉人帖閒圖花竹水石並
臻佳絕少學琴於雲間張氏盡得其法而晚更精
悟追契襄牙每鼓一二行蕭然日適曰此足玩世
遺榮矣辛酉子來生日弄以娛始得舒其眉宇耳
嘉靖甲子秋忽患痢不治而卒九月廿九日也生
正德戊辰十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悲哉病未革

召子安中子樞託以理家卒之後乙丑秋來患疹
余多方迎醫百計營救之竟夭俾子約無嗣天道
有知無知耶余召樞至再三而堅不就乃立子浚
季子榮為之子余與樞員子約於幽冥中矣工曹
親椎者往往操贏致裕鮮一二清白者吳人以此
疑子約而不知死之後殯殮暨喪葬之具贍自余
也妻顧氏救封幼人子二長乘吳縣掌生皆先卒
娶陶氏吳江貢士陶鈇女次采幼未娉亦卒女三
長適王侍御孫奎宿次適劉汀州守孫倬皆充諸
生王窘而劉夭咸數也一幼倜表出字張憲副意
孫嘉壽云所著有適德經解校輯云晏高士傳中
憲藩府政令以昭先業余收其遺草選為水部集
二十卷行于世此謂不朽視彼子焉有焉亡
哉

銘曰郁原恬祿而仕則遭鄧彼遭德而嗣弗延蒙
莊儻性胡不復年屈生憤世乃跅弛叩昊天訴樂淨域
琪示疑仙喻斯燭滅若彼新傳不叶於茲庶蛻神安之焉徒收
五龍夾水一蛇啟

華陽長公行狀

余兄華陽公之既卒也兄子燊卒其諸弟來言襄

事乃泣而拜且屬余狀其行將乞銘於文苑乃再拜相對而泣蓋余兄弟四人仲先公卒李侯余生謂余知公稍詳也嗟嗟余忍狀余兄哉援筆每撫膺流涕輒復罷棄者數月矣然懼夫疎者匪溢而失實或缺而弗彰是誰之咎哉是誰之咎哉公諱大父諱信贈奉直大夫禮部員外郎是為韋菴公父諱鎮仕終順慶守進階中憲大夫是為近峯公母黃氏封恭人皇甫出宋戴公子克石之後以字為氏歷漢隋唐間通侯本枝著梅安定丞相茁避元憩于酒庫令城東孔聖里余故家也一善公積德砥行昌裕後之猷韋菴公敦詩弘文振昭先之業然發科起家則自中憲始也恭人來嬪三載嘗夢老人貢鼎貽之而有娠果生沖厥後每誕子咸夢是翁授之鼎而鼎各殊制卒為識云誕之辰有白鵠旋舞於庭及生挺姿秀朗東性淵哲知非凡兒中憲公登丙辰進士居京師公甫七齡奉母夫人邀諸途口余駐為折腰吏急欲投劾去郤在危城中獲生還幸矣特恨不早乃為禍子昨說尚矣成人母夫人將之外家特久以故多渭陽之情束髮就傳稍習句讀即了大義治天啟匪由師得也隨遊輦下觀宮闕之麗忠蹟其階見軒冕之華謂可代而致也年二七御史視學南畿召試大奇之取入郡學克弟子員參多士比于鄉先君讓之曰玉未琢而示之璞胡瑩也少長發悲歌於燕市慕遺風於魯壚懷英烈於荊楚探勝蹟於巴蜀羌記三峽以瞰山川之秘馬始謂仲宣為宿構冕子建於倩人矣兼之甚口好劇談宿學為折角莫能難又好騎射放鞚多中出武皃古凡擊毬音樂博奕之戲罔不精通焉先君在郡校諸生雖置其中公占五經題悉成文先君竊嘆曰余幾為山公汝輩驂此可失時耶乃令揚弟司直公歸就比亡何先君以讒免憤然嘆曰漢謂縈一弱女耳猶能鳴父之冤矧男子乎乃草疏凡千言其畧曰臣父為良二千石多治行方益郎沒盜起破郡邑如破竹所過民無噍類果州獨全設使果陛下安所望蜀邪乃不聚增城越級之實而聽受金縱盜之誣何以勸雲中守哉先君聞之移書史人邀諸途口余駐為折腰吏急欲投劾去郤在危城中獲生還幸矣特恨不早乃為禍子昨說尚矣成人母夫人將之外家特久以故多渭陽之情束

言哉然疏業已上陸太宰卿之寢不報事載近葬
年譜先君開居公開遷葬之以娛而代為家
省慶展洟存情眺既翁日與諸弟商權易義於世
業堂由是海內知有皇甫易矣先達王文恪公吳
文端公大器之與仲氏謁喬司馬於白下一時名
勝輯輯然有塵外之想乃挽華陽山人屢試於牀不
動而余乙酉先舉先君嘆曰汝才豈在李下奈何
以家事淟汝汝弟謝去余雖老猶堪日理也戊子
吳與仲氏並膺薦而聲稱甚慶試春官不第二
親先後背養諸弟或羈宦有恨不及兒者其藏不
踰制喪不違禮祭不失時皆公身獨任之余輩同
具哀毀而已生子如公安得多男為哉公平生衆
既持大節能周人之急友人陳與言卒鄉其子鑾
收所遺金橐而為之出息以贍至長倍還之鑾賴
以資外姻有湯翁者病既革而子在襁褓中召公
囑曰以此累君君不負陳生忍負余哉從兄源質
無依請於母夫人處之別第劉墓田路之使公而
遇則占鄉成之宅舉最嬰之大者豈其少乎舉族

無少長凡紛爭構訟藉公片言而解其信義服人
多此類雖仲弓家範彥方鄉行曷過焉公處第兄
恩雖穆而訓子姪頗嚴處故余兄弟終父母身不
求誰析諸姪暉公踰於所生父也渭崖霍公龍湖
張公每於春榜謝曰何無皇甫生間題長安主人
壁厚學士程編修見之嘆曰主司良失人甲辰再
試春官時主考為西蜀張公其中而張卒於對陛竟遺不
示人公歎曰此謂非命郎尺書慰其再誤因號
不巷叟而揭銘座右杜門著書甚思味道名時終
歿焉先是移書諸弟曰予窮侍先大夫官京師堂
幽寄李何送徐之論後與孫方二山人傾蓋吳門發
殘破缺何必同人哉乃遍風雅之源究作者之意
刪取所為詞賦古歌四十卷序記事志雜文二十
卷總曰華陽集而漏目未行
武宗即位政法法是選諸臣交申法事寫向征蔡
已庚小志都靖難錄撰壬午荊州貢志思藏左氏摘
奇撰等書
今上繼統崇尚文德模周易大傳疏余領曲園恐
不習為吏掾政事大同之變撰幾策幼好談兵撰

兵統輯經子要語諸史法行撰左測右測晚年聞
見日益撰困子記胡虜犯闕京邑騷動撰減胡
經海寇突起當事無策撰枕戈謀言世系攸遵問
其周秦撰家譜凡七十餘卷數十萬言而北遊遊
虜還山倦遊諸集別行於世云大較窮慈孤憫掖
睽擬玄詞麗指眇使人不能加也公校室最早年
二八范氏已嫡生男蟄不育僅存一女年踰四旬
昔在壬辰將北試范曰妾聞燕趙多宜男者君往
盍圖之及洛第娶嚴周二宋子以歸並皆產子向
非丘嫂有容我之兄嗣由是德范而愛其女甚於
子也長槃娶陳氏嚴出次梁娶王氏封出俱吳縣
學生又次槃聘魏氏同槃出槃聘君氏則同梁出
也嫡女適太學生馬元芬孫夢麟梁子也所竟天
悲哉槃梁各生女一人公自庚戌之後不欲更試
丙辰或勸之曰先大夫窜跡之年也天運其將復
始乎乃強一行再蹶而歸戮戟弗強遵余誰與歸
自南山而子約弟亦棄郡麾不赴相與慫恿陳說
平生緬良會於冬宵追崔徐於除夕燕丁巳忽疑祭
賴刀圭延忠而公嘗學星數於姜憲副多唯唯曰
古稱七十者稀余始不能踰耶越明年春杪偶雅
閑帶瘤痛如刖足晏頓不支疾作竟卒卒之日建
門家事第曰汝好為之靖子法而問者公以手指
所托書示之曰無忘此業足矣公育書癖雖囊空
鉢全而架滿鄴架也余與季弟注不能視公乃舉
手作別即合眼下生矣時嘉靖戊午三月丁丑也
距生弘治庚戌正月乙丑年六十有九竟如公言
嗚呼痛哉
狗蚊皇再世均於又非獨以功名顯明與奉玉把
談源始萌芽中憲舍掌起而綽志達憲若
子長之私先業其在公矣博綜羣籍雲海百家上
自墳索鼎鈐下逮剖蚊珮璽方輿所載裨官所紀
靡不研討訪古由之折衷知今足以應世早歲到
蚋今篇中或史生不能該子雲未之或者其為書
也守章蔑之法而追肇超妙兼晉宋之體而意到
逸真然十上泰官不遂一第亦命矣夫而足足冠
玉者乃舒朱橫金紫解菜肥劇千里曲朝盍相夕
鴻俎吳公以翰墨垂聲世之重公隆於鄉相之仕
宜以彼易此哉時昔微仲遠跡於艇士安高路於
吾世有逸人之風鳥即仕者亦往往栢落不求華
顯云公尤怕於勢利夫當修劇侯門史猶令室所

居户絶廢墓庭滋蔓如也諸弟休汝屏騎以謁公固不為意其所養蓋閎深矣瑣才不文至哀無飾聊述其槩如此所冀妙辭攄之黃絹藝行勒於鴻碑不既幸乎

贈安人沈氏行畧

沈氏仲子者余妻也父炤為吳嘉定人炤之先有剌江都者遂起自江都郡及徙吳楚當時吳中家於東江以故俗謂半江沈云在昔周文王子曰聃季封於沈因氏焉此沈始其苗裔與

紹皇帝時有名鞠軒公瞿夫人者亟稱孝閨所司上其事詔下旌之江之東遂表為雙孝里谷亦謂雙孝沈不復半江云自是彬彬為禮讓族矣翺軒有子曰友松友松故多男子而炤最長

毅皇帝時以進士起家拜行人選為刑科給事中余父頌慶公方在儀曹數相往來交雖閎太君者仲子母也給舍差池外宦終不免膂封典云與余母黃夫人道閒遇聚燕好也仲子生而婉嫕母氏見輒目之意有所詣而閎太君亦奇余謂非凡兒即在齠亂乃竟許婚矣居七何給舍以憲副謫瑾橋詔繫獄將死之罪卟瞿當以戚論得免官歸方是時勘官忠先謂白有不保免官幸耳蓋瑾服知給舍素饒於財蓄珍寶玩器累千求之不滿其意忠構成獄也七何余父出守頌慶給舍亦復得稍稍之相去數千餘里展親告慶之禮契闊不修亦竟數年也既而余父謝政家居給舍擢憲臬卓騎之官令太君將其子還江東男女時已父名淇妙往請婚太君允之禮應逆女顧安所得舟侍御閒西許宗魯刷卷按吳過存余父乃見余而語之故侍御笑曰汝能效吕氏為莊公謀邪余曰唯唯因

容納之不甚讓聲下且畏且感則又輒謂兩母
賢也余蓋不能無喜矣祕服編素不炫麗盡飾有
刑布風其事余甚恪每與言輒俯俯若詔余者自
是雖燕暱亦交相敬罔敢褻呼為益友即古人飴
鹽舉案乃今不誣也性好讀書知大義庚每佐余
親筆研有疑輒質之與之辨說輒解悟也余或倦
學輒以刎紐相砥余自是非庚分不啟而仲子亦
忍能文辭矣匠心獨巧非由師授而哉花鳥若
天產機生靡不肖焉時余學琴於金叟從屏後屬
耳即手授之遂成音其穎慧多此類余褊心獨事

悉發如火莫遏喻以少安毋踩恐傷和氣始余之
韋弦也嘉靖壬午太君辛仲子問訃以姑在哭之
不敢出聲然五內盡裂矣是歲余試學院選充郡
校弟子員不獲就比仲子若弗象然蒙其母謂曰
郎君行當富貴懼汝不及見奈何為彼戚戚也遂
寤越歲其父亦解慝歸太君暮而祥矣為舉讓事
弟均亦由進士為侍御史產從十有二人妾媵俱
世家紈袴子弟咸來會葬三矜門閥余獨偏服為
揖讓容洽舍試論經義依荅如響莫能難晨且遲
起例有吉文詢諸塾師默無敢應者余援筆立就時
御君不能加點諸少年咸
君展能擇壻也太君既葬
歟見二靈峯峯峙若特招
赭而愕若昂霄處也一日
睨不視體寒股交戰脉欲
周詩謂病在骨髓名曰勞
不足也即遇鴻術探禁方
息再葬耳視庸庸醫者刀
不亦難乎事在乙酉夏五
辨計偕北征仲子亡慈也

是已居益鞅鞅即強余毋
兄舉即不第何望之深也
方篤學勵行為海內文人
至即反覆掌矣妾所隱者
貴也言畢嗚咽承睫下沾
之此曰汝真孺慕胡百之
廿一日仲子果丙革死矣
十七日死之年纔二十有
竟先大死乃後余果登進
問享也謂非命哉謂非命

明所安尚祈而知之也諸所蓄及所貸與人咸錄記之曰毋湏俟人即償瘉藏之其咸睹之意如其意即領之曰足矣毋俾踰禮為也乃又招諸姑伯姊姻戚與訣人每數言言盡哀也辟適千里者亟遣余妻余頗安得不悲以恩謀行畧以埃顯者銘焉

銘曰

訣安人行畧

今上改元之六年丁亥夏五余妻沈氏仲子卒焉中憲公暨姚黃恭人日夕憂勞思得淑女焉以嗣沈者乃遍召諸媒媪與圖多言談氏孟子德容者

父長公名祥字惟善世居蘆墟其先多照玖鎮王而建賢賢遜操亟信恪忠矣由是子若孫多騎者長公獨恂恂為醇謹訥於言而敦於事矣語其文待詔誌中生三男子二女子相者獨指孟子法當貴餘或文或貧而長公業亦將中替後卒驗云孟子者生而幽閒貞靜有似靖婉焉王子孫之余乙酉同年也居與長公前後悲哉

相比雅識長公為獎成焉故孟子字於我明年己丑余第進士除陳倅今不赴改授國子博士幸西中憲公備簪珮衣幣郡邑為具舟楫監司假峪符傳長公導之如京師余過於國門之外卜吉安室焉一日謂余曰妾幸為君配實見君之客矣多位尊而齒宿者每忘年隆禮於君即聽君談皆唯唯領之君雖無意上人而同輩觀之必生忌諱蒙將作矣曷自貶損以全之無甚高論也尋果奏詔調外職乃拜曲周令將之莅官中道與長公別而還吳曲周國戚內小邑也余往視若不足理日恒閒暇每夜誦而晏起孟子云雖盲而晏起孟子示難為之旨余哂曰古人以卧治為賢坐起何如撫琴卻即也余已改子琳生余奉使生趙甲午矣以三載秩滿拜為水曹郎將之東歸展覲舅姑始修廟見之儀母慈人處其不習為婦而先為主母身且貴或驕也故為誰抑之而孟子執婦道益恭當此時仲兄涛在侍曾伯兄沖將奉弟淳計偕北上忠公忽病坪余獨為延醫視療稍間生為金良藥得少差而余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三越月孟子於秘室度禱侍者寢漏聞於母曰君之聽於妾蓋從壁後察之似神祐我耶尤然神余曰君之聽於妾蓋從壁後察之似神祐我耶尤然神深發揚善滋眾於始非尚德化善及者矣越庚子補還南京比部郎將之歸而中憲加此矣乙未將之京師越兩申次子琳生余奉使將之還吳是歲也以

皇子生覃恩得與沈氏並封安人云丁酉春始剖沈襄事或曰葬死安人獨不為生安人諱乎請少避之曰余雖沈後余之孤也惡用避諸乃就眼舍為楙琳製衰絰數日哭泣辟踊之節中憲公益賢而遣之是歲仍將之京師越戊戌余遷虞部員外郎巡視盛通執法忤武定侯郭勛詔獄聽都官候令弟郭勉具酒肴甚豐供惡置銀器中鎖之密舍安人曰夫君奉職無狀就逮于大將軍安代將主臣敢爾耶飼于囚給觸龍靈不即填牢戶叩首謝門下有日也物使者收器幸無遺誤以重妻罪也亡何余得負土還出就乃謝部勘而免不一還侯第益憤恨云是歲將之使通路者拜堂下謝不能保身以為父母學乃將之黃州置自貶外居於別墅益好誦多覽論司疑獄忠公蜀余暴于庭下者日以百數片言解紛冤抑發揚善滋眾於始非尚德化善及者矣越庚子補還南京比部郎將之歸而中憲

公卒佐余在疾間慫於儀焉癸卯季子殺生是歲
余免喪赴闕補南水部仲氏補浙比部時之陪都
越甲辰仲擢浙憲余調司勳郎季以會試第二登
進士伯氏張讌為母夫人上壽吳中以為榮乙巳
兩京考吏睟氏思才指仲要改宮僚例應補外余
孰孰弗豫安人曰君甚憂深念非為兄故亭封子
宇父古猶昨之友其弟而去其兄此非不足君所
左遷而睟氏亦敗矣是歲女順生而黃老人尋背
養余抱病倚廬安人哀毀踰於前喪時即史王言
入私臧緻細人之譖罟余甚亟或曰少避其鋒安
人曰王侍御雖酷蒼鳥豈能以殺人罪妄訴曾
參耶君不過砍庭等之耳在若把即避安有
無母之國倘補速易弟他日何面目見宗族鄰黨
乎余乃就縛事果得解母既薨暫不演出而安人
勸之曰向隱忍將赴功名之會一雪此言也君其
趣治行奚疑哉余乃如京師時尚寶白君說痌瘝
弛使者賦書論安人亟為納婦安人毋任之婚禮
不帶而成云余倅湖州甫六月竟遽處州丞將之
泊官孫熾生安人得報大喜余奉憲檄供事棘闈
臨別安人曰閩昔已酉郡守亦入場屋而門下士
無一舉者君名雖重諸司行當多植桃里為茲邦
美談也是秋塞者四人而他皇者凡九人云余
自首選郡守方君素富入覲而余攝篆事安人方
患病庭中榻榻無風而推扉外狐忽鳴壁間火迴
焰溝中水沸而有聲也延醫診治靡效誤投何生
藥血潰而卒悲哉是為嘉靖壬子十二月十有六
日也生正德甲戌五月十有一日年纔四十耳胡
促也既合且祔遷柩於城東天寧寺祖塋奉侍
琳扶之歸吳治帷宮以延弔客禮也余始之郡首
入暑雲富于公署安人夢一婦白久待爾胡來之
遲也目忙覩其形心竊惡之及卒治木者曰螻蛄
王公俸者亦蘇人而夫人死於此亦小人治其木
也始悟句所見者王君妻耳鬼神之事信乎非誣
吳而壽夭殆亦有數吳可假哉子男三長即琳娶
白氏尚賢君悅之女太僕尚書公孫也次琳娶沈
氏吏目君知刑女中丞公孫也次毅娶徐氏詹事
君元成女少卒文敏公孫也亦卒壻李氏太學君
元紹女宗伯文安公孫也一女順適宋生延昊淼

男五熾瑩焚俱琳生兆登琳生兆誠穀生琳女京
字幼未悟乎安人不及見云時淩夷之變墳墓慮
有發掘之患俗多停柩待葬者余解憲還壬戌十
二月十六日始卜吉於寶墳山之陽開穴通隧并
沈安人並葬云李夢陽曰妻亡而後知吾妻也諒
哉若談安人者可謂益友矣安人物化而吾生不
辰屢構釁愆等復有能為余壽重屋中者哉余故
識其大者若性質柔婉而操則堅持思貸妄勝然
罔敢犯其咸者已撫長物而一芥不妄取於人大
事為爭執之細事曲為承順終身無反目之辭心
歐繁縛被股輕素性好潔雖故衣敝履雖之無垢
也訓子嚴厲使少假之年三子豈皆以賢成名哉
余媿吾妻矣先是束帛修謁撰銘於妹聟方伯顧
君夢圭未及屬草而先卒謝逝發潛以俟來哲悲
夫

女月壙銘

殤女月者余妻談氏子也生於嘉靖庚寅八月十
有四日是夕也皓月漸盈素暉鑒牖迺誕生焉故
字月也時余方宰曲梁即育諸曲梁歲再週也明
年余南還隨之南迺克見汝祖也又明年余北走
則又隨之北云兩申夏五余奉使再南也隆暑方
臥舟行熱甚逆病在腸胃至江都舟泊於瓦埂之
浮即戒舟遄赴歸海就醫七月二日余抵吳門得
拜家慶而女病頗貴不治矣越七日竟死嗚呼痛
哉死纔五齡耳不謂天耶然汝不死終逃魂迫于
鄉魄歸寸故丘嗚呼幸哉月慧而善語言余即心
或勞苦或歡歡即得志必歡特洞相勤慰以故余
即忍乃釋勞忘乃安歡歡乃平且冥也余出必問
所之歸毋則所自雖少長晴陰者或晚遠也乃今
已矣余思之數為哉呼烏忍

二月十有六日余治上方山之陽葬其可毋沈氏
并葬女焉去穴堂數步耳銘曰
嗟汝余雖汝哭誌思維沈是依迺安厥棲哉

集354-381

哀誄六首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恭擬　世宗肅皇帝哀文

惟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十二月丁亥朔十四日庚子大行皇帝崩于萬壽宮寢殿越歲丁卯三月十七日壬申將遷座于　永陵禮也雖輕移鞶輿而重違園寢用申送遠之義于是天高而悵罔極泉臺而慕攸加霜凝棲柝路渺而悲寒窮小臣汸念昔已丑賜策彤庭分符赤縣寂寂投革銓載司清憲罪尚曲矜恩寮微謫敬祇祥衍慶既洽四岳亦闢四門躬聞封畚洞察遷言招內等外輔陽長陰消方祓表靈高棟恤亂弘正威以克定義以割恩剛斷惟獨煙攬則專匪窮土木麗軌宏圖亟慕蓬瀛神享祀咸秩播痊攸叙恭儉節霜露頻愆嗚呼哀哉小臣汸昔也通圖陵以馳迹今望展慕而益沒之無從巨跡空存仙掌徒擎宮車晏出屬凡宵遶居諸急節霜露頻愆嗚呼哀哉小臣汸昔也通圖

其辭曰

惟明應運盪胡妖氛還濟華胥誕挺

聖君

高帝倡起恢烈鑠勳么麼驅除罔足以云

列聖繼服克邁徽猷七葉中否八駿荒遊閹瑾搆釁蕩濠謀治乖端冕茹陳妾褒懿睠惟興光昭伊昔善將東平仁歸西伯啟母樂推啟賢師錫嘉

引覇滻以為池迤逦川而流泣嗚呼哀哉探大隧之寂寂兮預鴻算於虞籌瞻豐丘之冥冥兮汤龜筮以考貞攀龍輔兮百工辟踊封馬鬣兮萬姓悲鳴嗚呼哀哉若帝者父作於前子述於後日照月臨天高地厚刊德難名垂聲不朽從七聖以甘迷慰一人於在疚嗚呼哀哉

弔淮守張君文并序

淮守恭君守約少以楚材挺為周揖逝翼鴻達早膺簉組單車入境仁風被於初筮家擅自運苦節堅於素履使東海卧治假以歲月則南陽坐嘯殆庶幾焉而晚矣宝之物宪之如寶世之士懷之如玉之藏末命陳於死友愛子未遑託人寧不周哉余與守也交非平生半杖向於學者之門如此逝迫有徐君寶劍之盼論於迫國望嶂山而興歎遡淮流而出涕遂獻弔云爾

既斯人之委化兮吉凶昧於冥冥運複考於天年春叢雀於秋荼兮鳳鳥繫於鷹鸇胡君侯之不說兮身既沒而名湮爵明哲之雖訓兮禍自召其奚愆登昭丘而想魄兮望洞庭而延節藥焉嘻嘻閑家之克氣斯存矣極而論之富伯廣州之役非向申池之怒使奴貰鴻之忿異其可逭兮悵皐蘭之焉始荀桐鄉之足葬兮又何

必遂乎湘纍

弔葉秋官文

歲在丙午余承母夫人諱毀痛摧廬屏蓼塊不
通御史之廟命史衛之迺講細人訟牒文致其罪
起明年丁未上書闕廷詔下撫臺移之京兆令葉
將有白下之役方是時鄉人士皆心知其冤而莫
敢議曰此御史碧也浙省咸知葉君起憑時節遇
吳詢尋其牀床床曰吾輩責也即移書勘官援事
數十言陳其枉京兆部人士亦皆心
知其冤而莫敢議曰此御史碧也比部大夫葉君
體仁屢爭其實抱院不正恚然曰吾輩恥也起而
力諍以百口明其必無罪無大難釋紛遷次而懷仲
連之風情才節義慷慨既而存文舉之氣二君於余
良可謂知己者矣又明年戊申明廟君一旦捐館
七何而葉君奄亦辭代矣嗚呼痛哉語謂愛之欲
生惡之欲死乃人情之大惑至余為吾輩天為惡蒙
壽又胡天道之無徵耶二君者生而聰明死必正
直幽寞之中必有以考見余之心跡者尚俾其
情必將幸其事之未竟而悔前瞿者之誤也使
罪浮其實必將痛恨於一御史耳既或身望

昭憲超于

明主明廉閹蠹粉碎不旋踵是公事興憲獻之績
肺石窮吏生之惠處典何以有疑於惟提漢法何
以嘉紙於使過哉德清二君知余所深且篤矣
非而心是詆倘通國之情二君知余所深且篤矣
余自昔好寬莊列之篇以齊物色焉累數千言而
頗述其龍辱喪之故法思津土技味擇氏之書
凡阿合上來視累數千言而尤理其當異敬數之
驗一時於法名勢無所逃天地者也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相過乎前坐見其遁清虛落池大笑也二君雖
住不充其才蠹不滿其德而況愛於苟禽受福於
蜉蝣者可際量哉是故以波而生安知非美綱桎
梏之云障礙者也以此而死安知非超度涅槃此
云緣解者也葉君之病亟也猶瞋目而語人曰胡
子余友之白其冤余不見也留書詳之而已
斯言余忍聞哉嗚乎壯夫決怒而遂窮國士酬恩
而日晚遑遑旅踵增悒法盡何言
因來為酌酒東向載拜而哭葉君再四句載
拜望風而哭摩君二靈其鑒之哉　葉太倉人原

茶陵人

諡議沈公誄 并序

諡議沈公者吳嘉定人也

說皇帝時以射策發科為行人選充給事猾勿不
避權璫仄目時閹理方用事知公家貧於時有求
不遂輒欲中傷之乃遣往雒治邊獄歸敘謂所當
不能輸詔遣繫將坐以危法尋得減論調近戍理
收起家署桐廬簿稍遷廣東僉事歲餘免官公夫
人亡禮而元嗣思道夭死妻子自經以殉所司上
聞有詔旌其閭公宦不通顯家復多罹屠寄蟄鞅
詛背而逝嗚呼哀哉公之仲子余故要也魂之河
陽之才爰述荊川之意聊託素旅以詠焉其辭
曰

天道無知恒與善人江都來宅累葉方振丁公之
缺次攘終身嗚呼哀哉公生後發明於畜情知徒
以贊將於吳中折節敦書變為儒風公有卓志
于
帝建揮劾不避諫曉元耕承嘉一變法逆不登權
閹作釁致公于理咎召多財清來寡海匪天照微
公其溘死嗚呼哀哉公有至性友于兄弟本母閉
居孝亦不匱拙於安仁忘去公車歸老故山一旦
諡議沈公誄 并序

諡議沈公者吳嘉定人也說皇帝時以射策發科為行人選充給事猾勿不避權璫仄目時閹理方用事知公家貧於時有求不遂輒欲中傷之乃遣往雒治邊獄歸敘謂所當不能輸詔遣繫將坐以危法尋得減論調近戍理收起家署桐廬簿稍遷廣東僉事歲餘免官公夫人亡禮而元嗣思道夭死妻子自經以殉所司上聞有詔旌其閭公宦不通顯家復多罹屠寄蟄鞅詛背而逝嗚呼哀哉公之仲子余故要也魂之河陽之才爰述荊川之意聊託素旅以詠焉其辭曰

天道無知恒與善人江都來宅累葉方振丁公之缺次攘終身嗚呼哀哉公生後發明於畜情知徒以贊將於吳中折節敦書變為儒風公有卓志于
帝建揮劾不避諫曉元耕承嘉一變法逆不登權閹作釁致公于理咎召多財清來寡海匪天照微公其溘死嗚呼哀哉公有至性友于兄弟本母閉居孝亦不匱拙於安仁忘去公車歸老故山一旦諡議沈公誄 并序

諡議沈公者吳嘉定人也說皇帝時以射策發科為行人選充給事猾勿不避權璫仄目時閹理方用事知公家貧於時有求不遂輒欲中傷之乃遣往雒治邊獄歸敘謂所當不能輸詔遣繫將坐以危法尋得減論調近戍理收起家署桐廬簿稍遷廣東僉事歲餘免官公夫人亡禮而元嗣思道夭死妻子自經以殉所司上聞有詔旌其閭公宦不通顯家復多罹屠寄蟄鞅詛背而逝嗚呼哀哉公之仲子余故要也魂之河陽之才爰述荊川之意聊託素旅以詠焉其辭曰

明故君吳公誄 并序

維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明徵君迎曦吳先生卒嗚呼哀哉徵人先拿一載李子國倫痛悼為儀之在肯堂乾蹇之徵緘茹茶衍薄也襄事除服起家擢肯試第一越明年庚戌登進士第昭嗣遵德圖茲令名公亦可謂不死矣嗚呼感鼎養之匪逮虞淳慈之或湮乞余作誄以照芳行古辑大夫之才臨喪能哀能惠生緘澡禮祥上斷陸史嗚呼風雅亭樹歲閒陳根

榮始哀終亮爾情素爰遣絢辭惟永慕詞曰

逸矣延陵猗歟祖烈爰世毓靈廼誕英哲繩性忘
躬抗跡砥節幽履金貞清標王徹曾是古心先民
有逸抱甕灌園帶經力穡踏道遺榮陋巷茹軌設
彼漢陰機將永息傳稱葵傾英媚葭蔵頌焉化洲階惠
斯勖逐層嘉薦無忝鄰君人倫洞鑒晚哲投束拘
遺不拾管但揮鋤視金如礫公介與蔣揚生歲注
義薄高雲心光皎日亦有平子託死巨卿堪也抱
膺申訣友生嗟嗟曾氏彌留在笏眄視弱嗽善匪
近名厥情墳典委懷琴尊屏畸而徒柄運術門餘
慶垂祉子孫寔蕃天恒與善人亦有言衛生有經
致柔甘寂可以引年胡此奄忽梁頌外庭朋僚中
室冥理難謀高臺易即不死鳳羽龍睫騏驥發奪
原會稽東前之美些魂兮魂兮無往南荒之惡些
俾織而昌枚非林實寶池隍增波實壞國蕃蘚
章鳥呼哀哉奔秀珍舒孝思不匱殷海考終自同
煇祝光塵雖哉哉方酣靡陸連惠歆辭庶幾惠鳴
呼哀哉

祈鳴呼哀哉其辭曰

哲人砥行立士揚名挺時介立不為貴蕃橋橋徐
公藉甚英聲處地斯縣在濁能清淳波漾梁寔其

苗爲徒盜苟雪逋情莊惠居淮揩吉門多吉助片言解紛千里請義操飄飄淮許清四河冷多時爆裂窮於少平公數其罪論伏鮮厥我舅氏實情所鍾遠實方阮里義建元既晚其淵永壯其鋒朱家往誼郭解非與中歲折節從事詩書俊橫誅世快恢恢恩讎公任決是諸公仁者言出利俱員茲才哲情未攻冉位匪均眩世若玩弄彈琴自娛駭河渾魂將茲起實元祐與動鳴呼哀哉公遺澤總實子兒生錫爲郎侯青蠅嚶嚶庭華出即舍棄徒行志遠前修野恩昭晰也

吳郡 皇甫汸 撰

祭告文十六首

祭贊文憲宏文

嗚呼元老一旦捐館其台星天子震悼同人涕泣哀迎設金縣迎給秘器明衣謚文憲宏文遵實方阮里義建元既晚其淵永壯其鋒朱家往誼郭解非與中歲折節從事詩書俊橫誅世快恢恢恩讎公任決是諸公仁者言出利俱員茲才哲情未攻冉位匪均眩世若玩弄彈琴自娛駭河渾魂將茲起實元祐與動鳴呼哀哉公遺澤總實子兒生錫爲郎侯青蠅嚶嚶庭華出即舍棄徒行志遠前修野恩昭晰也

汀州乞養曰予庶識論名孰短孰長履終襲考英烈理生襲味載諧史子斯文流芬不戚嗚呼哀哉

吳郡 皇甫汸 撰

祭告文十六首

祭贊文憲宏文

嗚呼元老一旦捐館其台星天子震悼同人涕泣哀迎設金縣迎給秘器明衣謚文憲宏文遵實方阮里義建元既晚其淵永壯其鋒朱家往誼郭解非與中歲折節從事詩書俊橫誅世快恢恢恩讎公任決是諸公仁者言出利俱員茲才哲情未攻冉位匪均眩世若玩弄彈琴自娛駭河渾魂將茲起實元祐與動鳴呼哀哉公遺澤總實子兒生錫爲郎侯青蠅嚶嚶庭華出即舍棄徒行志遠前修野恩昭晰也汀州乞養曰予庶識論名孰短孰長履終襲考英烈理生襲味載諧史子斯文流芬不戚嗚呼哀哉公潛德視後猶今小試屢承頒筆受知超塗而人將安放銘亡而斎壞而人將安放銘亡而斎誌公胡遽哭公哭天不弔小子有恫若公者司勳彝之洪烈业冊備乎敘事銘志在於彝鼎世矣嚮

其冠裳我思古人惟杜惟房史稱藏用不顯其光
卒莫能揚惟以永傷

祭盛中丞應期文

天乎痛哉哲人奚矣鑿公之降寔東南之美矣射
策發科弱冠登仕籍甚水曹踔絕雲署郡績憲猷
具僚論最燕京粵陬楚邦雍帝所庇罔弗又焉迺
志度淵宏峰立方潔不畏強禦疾惡如讎到清揚濁
挑堅磨白涅夷險德毋緩權壟安懦歷試諸艱利器
攸別望風聞榮行則尊化雖烽滇峽實而蒼生蠲
謝故何武留思寇公頌績公顧借緬公尊在鄉邦身
在朝廷則功在天下則政在天下凡廈台之楚鷹紳之士司刺之官秉鈞之
僉稽首以讓百口以譽而
望天子方軫求舊之思遹遑之悔胡然奄遽我
明懿匪人莫容抑天見忌也耶嗚呼痛哉公之生
也天下之人載歌而企慕焉謂是之宿如忘之神
朝台小子公向座也又易勝其登龍之權附鱗之
情哉公之歿也天下之人蛻喜而於邑焉謂是之
隈若泰之推期台小子公同座也又易勝其承健
之流衡嶽之東哉嗟玄靈昭鑒素旌載膺長祀

祭張司馬邦奇文

玄造窜物吹萬不齊泣芳難誕孰隆孰墜孰盛孰衰

披藻而飾沿或匿弘舒需雅而宣力川彭連乃悅
鳳池而與慈違不鑒而喪奇皆才謝經世通準通
時也公弱冠登仕解褐秘書郎著敦陽德教而令聞四馳陶鑄三省銓衡而誠聲
載揚鴻烈不朽榮名在茲乎或者悼六齡不踰於
大壑位不晉於衰司職明鑒於未兆先憂杲而消
之則殆非達觀之論而淺之為公悲哀某等忝官
南署獲奉光儀今將安放淚其永思

祭周中丞文

嗚呼先生奄其亡耶元子出承公譽遣
承休寇自岳牧東憲之車迴使蜀道錄於貞瑪入
里展覲既緣且慰黔黎鼓以物望斐猷誰而
宗霸朝我下吏感荷末光過威徽寵俾西土用又
南屯于襄胡熊拊背眡師黃埃蔽于簡
溫嗚呼哀哉先生楚產也降神于嶽誕方于相爰
藻其德金玉其相發潛昭隱烟山高而水長若夫
試邑從政民曰循良過庭敦敎貽謀式昭海涯戮
以排難不茹柔而吐剛其篤行也如是太丘表正

一方其知止也如彼彭澤三運絺徘手辭十載成
一家言此其不朽者久而涌影嗚呼先生曷乎云
亡莊生達命旬朔非相先生兼之死生之際亦大
矣曾奚足以介其心乃委順而安常楚俗志怪而
尚巫降紛史與秘祝惟謝公清夜之吉亟吉宅
亦過佳城靈其依安而罷永藏中丞簡帝眷陪劇
鄙度綰錫渝風後克昌厥哉弗夷嗣舊致洋嗚呼
先生可為不亡昔我仲氏為禮曹郎中公之旁
未參通家而莫忘玩懷令問未奉清塵晨趨開府
多拜帷堂繼慶八弟敏笑為像傷容語白雲蹔楚之

鄉陳詞歌些嗟歔該嗚

祭崔主李公歿文

人生代閒動嬰時網一切身外咸足為室奈於
瑪齊得於喪名苟不完忠亦胡詠卫悌棄室悲總
天書赫赫李公未為不遇閒以黃金以毀箭刑
不可近義無所逃莊云委順擇示忠尋坪昆雖越
紫荃怪詰哲之大惟達退惟谷顧訟服覓習流乳
哭魂迎颯里道設畏城門牆之誼嗟予小生昊天
不弔哭理焉徵陳辭薦酌敢根吞聲

祭侯方伯文 圭又

嗚呼天道無親恒與善人自不然者天其難諶若
我姊撝謙温恂恂古
甫冠時士縉組陪京彰懿望暨
貳數暨多方所在稱治
潤俊可洛諸英劉舉
宦兩成歸不待年逼
宜享遐齡胡奪之促
酬下泉負計君所
有毅情參渭陽實惟
不死者其在前耶海
卽以永嗟

祭林中丞閒文

玉纪方流珠数圓折
公風凜英烈顯虎賁
副臨川仁風遐惠化弘宣躬率衆庶共奠全
保寇旣止定元惡上聞召公還農復于畝上
紀烏騰國有盡臣民食其福青瑜強仕胡奪之促
憲閣名門食恩倫伏罷市攀轅泉可酌先之軌東文之新政江
譽幸免元惡撝荒亦謝行帶刑德功並立學
校興廢補闕正訛之職斯
陳訓兵育才之道箕裘克紹
我友尚君紀閥之哮懷斯北
秦英哲甘逕海氛不自家室
心所不平執彤於已迫北
人之患在求施罷與長物
救急恩孟圭窮宣神交而不
視一世遑遑二京鄉士大夫
知君爲山人而不知其爲國士之
三世結交於三十年君亦日罷
不爲焉今既撰之銘宇定輝
生主於我心與心室主前義
好死後乃不克營葬松丘望
避典權相竊弄約予於鄉彩路干紀定葉仇牙則
目瞋視重足怨嗟朝揚于庭夕遷坎穴迺有強
總寵怙勢如火燎原莫敢誰何戟將焜耀入回天詔出於

無期矣廣山匪遐悵焉遠矣酸棗不文揮涕臨奠
靈而有知庶其來鑒

祭王吏部叔祥文

幼挺淵姿風成偉器既發鼇科亦遊中秘頡陛銓
曹日隣紫陛懷恃陳情遂擢冢宰遷尊郎壯為
郡吏時照遺榮五國高賢翰墨地墓再青鉉事三
紀于茲曾無慍悔山公舉知屢召不起文翁鉤賢
清德題里志屏垢瑟宜增遐社霜露忽零日月云
逝未就蒲迎遽隨蘭安今問雕湮芳儀潛翳同志
第兄通家猶子瞻格帷堂敬陳莫饋仡整流悲是
星引沸天予遊斯神其昭只

祭沈念寒文

祭倫八十母文

吳王倫氏擢德南取品山榮之洪源行流流流由玄
脫使揚伸休世及為禮建作楨幹虧任以興閭詩人咏歎孟母
之導仕以典閭改宅列史為美誰謂克昌匪由望喜民配登合鉅卿高門
綿綿瓜瓞詵詵振振文哲英英藻皃子工三朝籍甚四海軍
象王署清理滿臺姑選里表閭司修銓定論映

二京母遺云遠眷懷宮闕予告迷迴泉眼當何
福不茂鸞駿純嘏天錫慈慶不孔之懷氏曰余友生朝承
命詩
祭亡陛毋湯大夫人文
公淮邦之傑青齊之甲族
名聞於遠鄰芳王都卜葬高原吉壤兆域
武武文隧地纂葉甲盛登於宗地福在宗親茲四天春盛臣萬主愛吉辰
人節夫人和儀柔順
詩曰清列福武者涂筆組織世華公一門孝義
為家慶斯錄詩云雲漢昭回於宜君子能敬恭明神宜
宜孫宜君宜王
宜妻宜侯宜嗣宜家宜室宜家宜室宜家宜室

吳郡 皇甫汸子循 撰

跋語文疏十一首

書少宰霍公西漢書後

門人皇甫汸曰昔者薛收問於文中子曰續書之始於漢何也曰六國之韓亡秦之暗吾不忍聞也又焉取呈洞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陰陵與民更始而興其侃聽乎此渭涯夫子西漢書之所由作也其言治史溥乎盡矣然而系呈綱述炎階之大經大法點處紹姬何以監興之義治忽辨是非究成敗書之教也或當書而不書不當錄而錄爭奪之法嚴褒貶之義春秋之筆也在昔謝於所記妻瑣宋本之一字點徑奧得古人之髓不徒書之形骸矣蓋西湖佳地也三君英流

固傳者則五色所鮮又可盡廢耶柏州吳氏珠世業醫精學五十餘年博極奇秘察脉最精處劑惟當診驗數多驗者又為人廉潔醇良閭可信而託也因著疏義捧疑錯簡凡九種共二十卷刻之以附甲乙之部覽其書誠足發明血脉經絡表裏及虛實之分順逆之節氣感之應寒温之性水火之別如保黑白焉亦專心矣夫自六塵伐性文實移情喪生窮論連歷遠求峻齡於金液假息於銀丸方匪對症藥或戕人此醫之全十無三四也養生食療二篇尋物尤私矣年踰文旬官八閱月忽遘疾不治奄忽都舍始恨得吳之晚池春流沸讀諸簡末

題竹室寺留保遺卷

在昔敝廬結於招里傳寺標茲竹室王父就釋弘之招清緣奄謝先君題額公之卷手澤猶存追述葉葉俗流傳非慧照一彈指頃瑞當將覺樹俱凋幾過門牆寶塔與千花共燼嗟夫教本示取馬取於遺法既論空無貴乎保此余之展玩悼慨牽牽殺青以授宗衍者也

批點唐詩正聲跋

蘇子若川問詩於余余賜以解頤新語間又持唐詩正聲乞余批點因其傾慕遂爾操朱孟詩有考句有幽句有麗句有妙句有奇句皆為加點至神妙則為圈之夫爭會則考跡遠則逃才充則混情衷則妙思苦則神失此作詩之通患也玩味之而參以新語其於風人之旨殆庶乎

余先子中憲公與龍山公墨蹟二卷示余以師親點畫精妙勢若飛動由其先大父東海公以字學著稱先朝遂使日課書法若之旭之遠華而義獻之淵源也詩之足為心印況手澤在焉其可與三司賀文

楚藩入承運殿上詩 天子詔可乃敕所司輸財於公各用民於農隙對揚 綸之命靡土木之工月應黃鍾星臨當室安得孟賁奮大隋之義憑著故

聖朝親睦之典特隆者也洎演文昭封分楚望禮樂能述為善迴運於東平江漢上游地勝實誇乎南紀榮基固舊大慶更新一水晴懸集烟霞於翠嶺雙峰高峙擁雲來和座影搖湍乳之經日映金鋪光射鬼文之盤輪更成隆棟之吉本支冀昌石之宗修竹夾植而檀欒桂紛披而靚鄰翔模孤鳳層臺不數乎韋華制度森嚴逶宇恍同乎景福四墉既到百堵以作寧信哉移氣而移體大與潮風並明時矜之使小山侍讌每隨飛蓋之遊鎮景運之玉承常歎晉嶋規鄰於吾鄉地嚴鄰於故

吳郡創建大中大夫劉公祠移文

蓋聞召鳴徵應譬韻相趨桂馥蘭芬氣味斯合是存往哲好出東皋故經海隅者每興感於昔迹過延陵者亦停想於吳享逸由異代翔乃同鄉若太中大夫劉公昌者性資天挺問學風成敏可射雕美談先朝錫以旌典爰詔廟貌狼用歲興清久日兵燹遺迹史風雨不蔽墾莫可發賢亦宜仍舊但尸座感雉之兒家生召疇之子人非望敬天目降祥者也

重修陳太傅祠疏

古稱孝行通乎神明達理洽於幽顯奉母何言錦屏之旗追師無媿人即壺中之秘開以既育之恩延所愛人董永門忽見殷勤往葉太美談先朝錫以旌典爰詔廟貌狼用歲興清久日兵燹遺迹史風雨不蔽墾莫可發賢亦宜仍舊但尸座感雉之兒家生召疇之子人非望敬天目降祥

人世恒理有廢有興佛家業緣不生不滅龍紫基於肯構辨浩刼於沉灰奚謂山靈使俾城化若夫天平山者在郡西南之陽距城二十餘里蟠桓卓立峯號飛來龍之石勢殊形而雲擎之采聲互響梵宮壯麗環日月於重廡法像莊嚴煥烟霞於一刹僧遠之道場秦請衆愍勿相公致其緒歟吳郡阿建來山名東湖寺者即建於萧梁天建載葺於植宋祐熙斐樹垂陰主是翻經之業兩池環碧無非魏技之華之排闥前後庭于三間殿田鹿呦呦其間麗年之歲久遂一旦以成虛麗彩漂搖鳥鼠猶歷年之歲久遂一旦以成虛

臺頃居出城化雖異洪其鉅金畫堊設於丹青有昌涵虛者挺秀翰軸然圖經慧鏡地踈左勤資講益專主於前支道買山卿取法于上志存忱促力於剔新然乾石出鼓石之神冶金之匠金之河匪薄壇越昌考弘規導抗足湖已缺入市與燕錢斗粟共締善緣片瓦尺椽亟為功德寶龍既有缺優賢遊空囊蕭條餘缽與漂圖非吠且是他生之果花堂開於四照法再演於三乘美哉鸞象之許宛矣山川之舊音

如斯

天七十二峯色

重修東山東湖寺記

蓋聞人間之世猶患陸沉釋家者流每論灰劫光宅將使佛力呵禁罔驗山靈梵刹阨於乎陵德宮致其緒歟吳郡阿建來山名東湖寺者即建於萧梁天建載葺於植宋祐熙斐樹垂陰主是翻經之業兩池環碧無非魏技之華之排闥前後庭于三間殿田鹿呦呦其間麗年之歲久遂一旦以成虛麗彩漂搖鳥鼠猶歷年之歲久遂一旦以成虛臺頃居出城化雖異洪其鉅金畫堊設於丹青有昌涵虛者挺秀翰軸然圖經慧鏡地踈左勤資講益專主於前支道買山卿取法于上志存忱促力於剔新然乾石出鼓石之神冶金之匠金之河匪薄壇越昌考弘規導抗足湖已缺入市與燕錢斗粟共締善緣片瓦尺椽亟為功德寶龍既有缺優賢遊空囊蕭條餘缽與漂圖非吠且是他生之果花堂開於四照法再演於三乘美哉鸞象之許宛矣山川之舊音

如斯

天七十二峯色

皇甫司勳集卷之六十

男穀謹校

張莊僖文集六卷

（明）張永明撰

明萬曆三十七年張氏家刻重修本（四庫底本）

張莊僖文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永明撰。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謚莊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原分六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目。蓋編次者之陋。禮集爲誥命祭文賚誄碑誌之類。樂集射集皆南垣諫草。爲南京給事中時所作。御集書集爲中州疏略及部院彈奏事。數集爲家訓語錄雜著詩文附外紀二篇。則去思碑贈序也。其文平實質樸。不尚雕藻。而多有用之言。其爲紓事中時劾嚴交通郭勛。朋比漁利。閭者震悚。爲河南巡撫時。伊王典樸肆虐一方。勢橫甚。所司稍撓之。輒中以飢。莫敢誰何。永明亦抗疏劾之。卒伸國法。其風節有足多者。則發爲文章。固與無物之言異矣。

永明人自可傳。不以贈言爲重。今削去禮集及外紀。編爲五卷云。

張莊僖公文集序

先外王父莊僖公
肅皇帝朝名臣也憶不肖夙
朝夙節稟稟人望之如祥麐
威鳳而里居恂恂自下匪
瑕闉瑜扶災捄厄醇然一
長者不省從旁僭曰自來
正直者必忠厚含忠厚而
湧言正直此憭磽之夫也
安言正直先大人噱而異
焉童子何知默諳大體堉
不省濫竽秘省恭誦
世廟寔錄及覽
公所作誌傳
時裁橫璫省
慶中竊事聞
朝有白金文綺
賜以示旌異在
諫垣多建白

朱卜一

朱卜二

朱卜六

論分宜父子竊權凡數十
事或以危言
滇憲止藩泉旅謁黔國廟
祀撫兩河發伊藩諸不法
狀得

請其國除埠貳銓改扶善類
驅敗羣晉司寇多平反定
嚴氏子世蕃獄大快輿情
寘後總御史臺獨持風紀
中外震慴隱然有蘇霍不

採勢
肅皇帝簡別大僚獨汪意翁
制詞所褒今之純臣古之遺
直知臣莫如
君哉翁急流勇退三上章乞

休得
賜乘傳歸蹕不逾月而卒卒
之日家無遺
莊皇帝臨御
予祭葬易名維時公卿間如

徐文貞趙文肅諸老皆咨
嗟太息至於泣下惜
國家尚未盡翁之用也翁生
平學問重實踐黜浮誇家
訓千餘言惟忠信篤敬三
致意焉許司馬敬菴先生
每云初入仕途翁諄諄以
此四字相提醒終身覺有
餘味今翁傳四葉矣科名
代興孫枝門茂世遵其訓

自詩書外無
服玩騶從之
及若上中產
業聞孳必首
相承必盛推
當其身炙手
傳輒隕其家
孰與翁以清
長慮耶不肖
農張公學顏
祭翁文自敘

副憲中州時值翁持中丞節偶汝寧獲一白鹿所屬瑞非人臣事急縱之野二服因嘆老成慎重如王子明擔當大事如寇平仲於天書之誕且不免緘口於美珠附奏於朱能況

言禎祥公顧邦瑞乃爾其朴忠勁節豈兩公可及翁眞古大臣哉翁文集若干奏疏過半所指陳皆關係宗社吏治民隱大計侃侃正論讀之尚有生氣而總發於至誠惻怛藹然仁義之言也嗟乎楩楠豫章培自根荄而異日之干霄偃霰良非僥至敬菴先生所佩

天子銳意玄修四方誰不矯

服與不肖僭擬于趨庭之日者非翁之根荄耶比時緝紳章縫仰止高風合請於當路專祀翁適仲舅朝議公以翁集徵付梓不肯鳳翔妥附一言稍見翁聲烈文采俾後人知有先輩典刑也

眷

萬曆巳酉孟冬吉日前江

西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

經筵官外孫朱鳳翔百拜稽首謹識

禮集
誥命二道
諭祭文二道
像贊
誄詞
墓誌銘
神道碑
行狀
王淳菴直指疏
樂集
南垣諫草
奏爲本兵不職負國殃民事
奏爲奸邪大臣背恩附黨事
奏爲明賞罰以勵人心以靖邊圉事
奏爲貪汚匪人久玷清班大壞風教事
奏爲乞賜不職撫臣以慎固邊防事
奏爲
東宮禮儀事
奏爲陳恳見重操江以固根本重地事
奏爲地方異常旱災乞豫防以固邦本事
奏爲乞賜恣肆夫臣以蕩民困事
奏爲申明欽禁塞冗役以安根本重地事
聖治事
射集
南垣諫草
奏爲脩理册庫愼重閱籍事
奏爲愼簡儒臣以光聖治事
奏爲愼考察以重人才事
奏爲欽奉

聖諭事
奏爲愼擇本兵以審安攘大計事
奏爲議處舖行以蘇京城民困事
奏爲比例陳情乞
恩終養事
奏爲欽奉
聖諭事
奏爲乞優假言官以圖補報以重根本事
部院彈章
奏爲申明禮儀事
目錄 三
聖斷裁冒請以正重大祀典事
奏爲陳愚見以禆脩省以弭災變事
御集
中州疏略
奏爲懇乞
聖慈憫念地方災傷停免額外加徵雨第工銀
以蘇民困以固邦本事
又奏爲前事
奏爲懇乞
天恩辭免陞任事
奏爲恭謝
天恩事
聖明昭賜典刑以靖地方事
奏爲懇乞
天恩俯賜處補以濟 宗藩以安地方事
書集
中州疏略
奏爲預早設法以杜河患事
奏爲急缺將才推用事
部院彈章
奏爲申明禮儀事
目錄 四
奏爲恣肆司官背違
明旨輒行妄辯乞 賜究治以肅風紀事
禮部覆疏前事
奏爲貪鄙不職憲臣乞
賜罷黜以正法紀事
奏爲懇乞
天恩辭免陞任事
奏爲恭謝
天恩事

又奏爲恭謝
天恩事
又奏爲恭謝
天恩事
奏爲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奏爲再瀝悃誠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數集

雜紀
家訓計三十五條
語錄計九十七條
邑侯同江馬公去思碑記
江防方略自序
擬武舉錄自序
瀟南守王溪包公豎配宜人俞氏合葬墓
誌銘
外翁耕隱楊公豎配沈憲人合葬墓誌銘
祭郭封君文
祭戚都諫文
祭閔宗伯文
西林八景詩
太行分秀
漳水合流
佛頂摩雲
鷲坡積翠
藥王勝會
北極靈神
郭公神異
雒女儒飛
贈少司寇曾前溪南還
遊南樵別館次壁間韻
題右山詩卷
外紀
蕪陰去思碑
江濱省政亭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內臺風紀之地特設都御史以總之所以貞肅王度表正諸司以成匡時輔治之功其秩任最爲隆重自非歷試優而忠勤懋著何以勝此咨爾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學行端醇性資沉毅自登甲第簉仕名途封疊擢諫垣周歷藩臬踐剔所至赫有令聞固已簡在予衷允孚衆望遂授之以艱大之任陟以撫綏之權克振已以宣猷每識微而慮遠如發強宗之逆志竟消氛祲於雒陽微爾敢言其何能淑脫知爾心忠盡可備股肱爰貳留刑臺改銓部正位秋省總憲中臺果能益勵忱恂振飭僚憲體共建嘉議于上皆關當代之典章而布在所司可評臣民之法守丕慎考察以精吏治柳奉兢以正上風俾臺端之聿來聿新中外之貪殘胥跡可覩古之遺直今之純臣已兹以奏績來聞是用進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在昔賢臣感知遇之隆奮翼清時其功業固歷歷可考朕寤寐思之惟爾庶幾尚永有一心丕揚寵靈俾海宇清謐用副厥倚畀之意欽哉

制誥之寶

嘉靖肆拾伍年 月 日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大凡人臣効有勤勞者沒必有褒卹
之恩此國家之懿典也翊總憲大僚風負
令望者乎爾故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文
永明忠信之質廉介之操由邑令而徵列
諫垣聲馳謇諤白臬司而踐更方岳澤普
旬宣撫河雒則力抗疆宗佐銓衡則風清
仕路既遷比部旋正憲臺持法秉公吏治
因之丕變姦邪輯正國是賴以不搖惟惟
無孳端方有執胡召命之弗待遽淪逝以
堪悲言念老成特頒恩賚茲賜爾爲太子
少保諡莊僖錫之誥命於乎宮秩晉加允
遵中臺之重榮名溪錫益增幽壤之光惟
爾有知欽予時命

制誥

隆慶貳年陸月初拾日

之寶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某月某朔越某日

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諭祭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文

曰惟卿宅心醇謹制行清修早舊跡於賢科遂
馳聲於仕路領民牧而上勃下恤致遺黎
庶之思居諫垣而守正嫉邪罔避權奸之
禍繼歷官於諸省治績彌彰逆開府於名

邦聲猷愈卑屢平妖黨頗有安民之功兩
抑瑞符雅獲事君之義薦登卿列精白弗
渝擢任臺端風裁共仰考覈允孚於士論
操持克愼於官常偶偪人言懇求家食方
將召用倏爾計聞於彰彥之不遺肆卹恩
之時宜遣官諭祭營兆貴終惟爾有靈歆
茲渙命

維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某月某朔越某日
皇帝遣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諭祭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文
曰惟卿稟忠實之賢具練達之識自民牧以登
諫職早馳正直之聲歷卿列而掌憲臺尤
擅公清之譽勳勞並茂志節可嘉顧眷倚
之方殷胡典刑之遽失殊切悼傷之念乃
臨奄窆之期諭祭載頒用全卹典玄途祇
慰永服恩光

吾保張莊僖公小像

像贊
凝然不拔者公之操淵然不滓者公之守發
强蒲而淮南寢謀折權相而僉人授首不貴
異物而心格君非屬殫巨奸而忠納自牖儆
刑百辟赫矣中丞明允五刑偉哉司寇備乘
美於厥躬立三德於不朽其汲長孺韓稚圭
范文正張忠定合爲一人而後世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
富平孫丕揚大冢宰

大學士古吳申時行譔

當世廟之季畿內外繡斧諸使最號持平廉而其時秉臺憲銓陟之者實惟韙僖張公云公諱永明字鍾誠別號臨溪謚莊僖其先自雒中徙烏程之棲賢里世受詩書家聲甲州魏公生端毅本訥其詞悛悛不出口而閒有傾吐侃然中大體一坐憎服少隸學宮試輒冠其諸曹浙中先後督學能鑑士品者無

逾白泉汪公少師徐公而公兩受賞識時即叢頷未脫而已若薛麟威鳳之翩翩巨藪神采掩映世其奇瑞之矣甲午領鄉書乙未釋褐拜蕪湖令蕪湖當金陵孔道鄢使綦繒相望令日莫傍廚傳弗給公首爲裁節民擾稍甦而賓至不敢誅苛禮恒歲徵卧穀踰貴竄細突烟不黔公法冨鄭公青州之賑全活十

費奠緡公盡革前例歲歲所省不貲陶人至今追德之數十年一日也自江右東憲瀕泉黔隘荒徼怙豢作威藩泉大寮悉奉藉豢侍以爲常公始至獨斥其驕悍制將具疏請其儀於

陛黜閩氣沮途降禮延迓而川陸夷獠耳公先聲無不祓魍而慴伏者再轉江右大寮江右賦役冊故多飛射狼併隱捕伏逋劇於蝟毛公創議十段冊剔幽蠹權豪縮猾胥毋敢下

上其手而豪暴俛首奉約環江藩之寒部而
稱快如出一口甫擢河南觀察使以內難歸
適島夷繇四明入踩剽江右諸縣湖城盡閉
居民苦兵燹謀徙城市者雲集而守陴吏處
有宅奸拒弗納號呼動地公登陴望曰此皆
吾枌榆也不入安歸白其狀於當事者即得
啓扃令盡入民讙曰不有張公我曹戈鋌鬼
矣禪除起家陝西右轄地震動公朝服叩天
引咎自劾及睹蒲研儀儭千里瘝瘵存率先

飛吏拊循嗛啾寬逋負憫窕抑掩遺骼休夷
傷邑里忻忻盡有起色尋遷山西左轄邊隅
胡歲時尸祝不輟公去雖爰貳嗣刑改銓部
上伍多鷙悍月廩稍訛鼓噪相哅公咎其使
牟乾沒者力祛之而從中調劑勿愆期勿損
額介胄帖然而醜虜仰公威望竟數歲毋敢
逞公歿歷既久
上賜璽書撫大梁先是汴城河患沮洳而又值
龍卯示變有言宜別濬新河斥遠故道公廼
建言龍變詭妄也而與河爭利且費鉅而害

滋因溺湮決之脈計春鍰之需務在以水治
水仍其故道者便疏上得允役不煩興而河
渠亦無旁潰伊鹿人某者潛蓄不軌宮室僭
擬闕廷虐焰張甚憲使者及禔邑長吏稍不
當意輒中以鴆公數其臬閒於
上旋就籍
世廟好方士祝鯨薄閫芝鹿之瑞麾至汝寧獵
者獲白鹿或從諛可入獻而博崇階公謝曰
冠乘公之附朱能尚爲後世嗤鄙吾敢靦顏

相效耶檄虞人畜牧之不爲意公之持正不
胥媕阿類如此去之日老弱號泣攀轅立專
祠歲時尸祝不輟公去雖爰貳嗣刑改銓部
晉大司寇綰所論分宜文子事敗屬司寇致
其辟公按律伏辜
上深遠之與論翕然稱當公聲望日赫
上念內臺風紀重地宜得公爲具瞻改都察院
左都御史公之佐太宰大計羣吏者三水鏡
高懸申外寇肅一切法符鋼畢宿猾隱慝棲

汰若洗十餘年間吏治烝烝祓濯蓋標正而
影隨竿先而樂和公之表率百寮非淺尠也
宅如罷九卿之門楫以隆體統復郎署之庭
叅以抑權門關長安之棘闥以展寒俊並係
制詞有云建議於上皆關當代之典章布在所
司可裨臣民之法守煌煌天語足槩公之生
平矣秩滿奏最
賜白金文綺羊酒寶鈔晉秩資政大夫馳恩祖

父如其官階一孫入胄監公感曠恩益自淬
勵會日青遂上疏乞歸疏三上始允賜馳驛
還里故事端揆而下無馳驛者蓋異數也士
大夫祖道都門觀者肩摩美以身名兩榮近
代稀覯修塗觸寒抵家即疾作不起方屬續
時諄諄國事語不及私綸誥所稱純臣非耶
公爲人魁壘俊整凜然廊廟風度其於考友
忠信蓋出天性嘗以親沒弗逮法醞珍餚之
養春秋享奠必致腶潔毋疾侍湯藥非手所

奠弗進居喪毀瘠及祥弗葷與人道及先公
輒泣沾襟伯兄永秀以選貢任南寧教授數
千里外未嘗不念南寧公安吾少讀史及范
文正張忠定二先生慨然慕之謂人曰吾儕
志篤樹立不當如是耶其操履冰檗遠却卷
茸竟其蓋棺無易分宜父子索公疵類修其
卻奉無所投而止尤習茶菽藜即貴倨不綳
於勢人園林歌舞之娛燕閒必莊坐無嫚語
過事必諏諮羣議虛懷轉圜服官田夷澹宕

至遇權奸嫉視若讐當大義超然擔負伊蕩
微公幾成吳濞之逋先事發摘不假節鉞征
戍之煩昔人頌韓稚圭垂紳正笏自措國祚
於太山非公疇克當此者乎然此特槩公之
勲業德履耳人人知之乃若風軌虛懷獎引
善類品格尤屬第一先是許司馬敬庵甫釋
鄧先生握手相告曰孔門忠信篤敬四字吾
輩服膺終身足矣已而臺中推轂爲司銓郎
至與論譏者相左玉持名教而以人事君古

大臣不過是所著有臺垣疏草臨溪存稿暨
俗編語錄家訓等箴銘行於世與與自武廟
來位躋八座者凡九獨公之勳名在國史山
斗在儒紳溪毛俎豆之薦在芹宮而彬彬文
采遺澤在徽嗣公夫子三長天秩與余同
舉辛酉後爲工部員外郎真誠樸茂與人溫
温無城府長厚君子也次天相更名兆元少
負奇九入棘弗售勉爲縣曾學入仕大爲當事
器重嘗以永平丞兼令實抵以淮安丞加四

品服俸人或爲修傳而余則嘆徐邳滯洞時
展漪濟運實有神畫中於忌而聲不暢實惜
矣然其次子應十已舉於鄉天道挹彼注此
豈虛哉次天穗癸未進士筮仕燕湖父子繼
美世所罕有循爲名御史遇事警敏所至稱
瓌材諸孫三十餘並文采慨見而其壻朱一
儒與其子鳳翔並列甲乙選已而翔成進士爲
蘊松四葛監察御史有外王父風公所儲慶
而發祥良亦遠矣余附世誼與伯仲雅相善
遂從仲子請用次其遺事以備世廟名臣之
採

在
世廟入座大寮能振綱紀秉正率屬以佐清
一之治者獨吳興張莊僖公永明爲首稱其
牽迹迄今三十年矣余嘗綜內臺諸名公行
略習公立朝大節乃與公叔子天德同舉尤
服膺焉既復讀少師洗公傳公履歷甚詳嗚
呼高山仰止代有遐思矧屬儀刑宛焉如覿
誄　一　臺集

叢筆論敘非誄何該況乎古道不作哲人莫
起才非任昉藻媿安仁聊以銓次爰表企羝
云爾誄曰
於赫
世廟治邁中興宇宙煌煌朝野救寧時惟閣老
佐命秉成猗與莊僖勳業莫京含德寢潔弼
亮著聲幹乾轉坤百僚章程首端學術道峭
先登忠信篤敬啓迪後生皎皎德稜赫赫儀
刑邇公華胄淵源伊雒載世作溟栖賢是託

繁祥自公誠南昭燦鵲起詞壇風翥龍躍賞
鑒二哲玉璽金錯鳴鳳洲京邑鵠擢禽廱
行車花券令月實至如歸候館禮度賑灾救
饑惠澤旁薄
皇訫南附京轅驛騷屯貴橫索供張貪囊以禮
易後以儉易將飾金奎聖民不罷勞德成尸
祝頌溢江皐
誄　二　臺集

帝簡耳目項職崇高首勃分宜燭如秋毫明炳
幾先見昵同清琅琅杭疏忠徹絳霄黎藩江
右薇垣分宿所省維陶陶人俎豆秉憲澳池
坐位斜謬黔國股慴束矩入敬禮至不爭紀
綱領袖再黎豫章廱翰功懋禁暴飛酒法嚴
脫漏一段良規奉如卜縣中土旋移慈訃南
奔豬梁泉陵易廉並敦鳥喪內江踰蹈浙藩
執斌戚嚴鍵下重門趨落求入守陴不言公
憫戚碣鄉黎得有生我張公梓里戴恩關隴
有轄貴鄉地震鉶矩扶傷除瞰收殣左轄晉
陽加斐戎陣轄儉授廉必鄉必信六軍氣騰
誄　三　臺集

三闕不發大轟高干冕書撫鎮德施大惠昔
河罷瀦息彼公旬安此田畯故道一循獨愛
者聖知如汲黯以寢淮南染指政玉虎視虓
虓伊寮側目蔑幕是湛公能入告大難以擬
濯濯白麈猶于汝谷旦而貢廷昔何獲福公
曰獻瑞臣子之辱不聞寇萊逢迎難賡忠在
格君瑞不在鹿縱之于郊虞人是畜持正如
公芳躅奚復爰陸司冦尋簡司詮明刑蔽吏
白日清天邦禁掌握力驅鷹鸇昔之所疏今

之所虞反覆爰書與論協然內臺深宗虛席
有年六條檢察公讜章弦矯枉洗垢汰邪登
賢三佐太宰大計陶甄如金在鎔如鑑在懸
神之聽之德音無前棘闈式廓皂周旋楗
扉輟楫體貌克全無義不典無章不傳陽由
避豸傅受鞭令古罕儔有光簡編秩滿最
上賜金賜纓封祖貤母實眷倚方隆
尊鑪燮想溫腊懇辭式遂歸鞭賦詩賀監祖
道疏廣釋褐綸綸攀轅借老富鄭先後

靡兩庶幾眉壽誕錫靈杖乃邁逍遥白雲長
往國事遺憂諄諄屬續
九廟震驚宮樂輟響哀動朝紳淚纏宗黨嗚呼
哀哉鵾湖不返宗臣寔儀
穆皇恩賚宮秩晉階賜謚殊褒玉綸無涯楸原
馬鬣梧岡鳳喈伯兮邦特水苹蘩材仲也行
河底定江淮徐邳通漕神功崔嵬季兮奕嬗
繡斧栢臺大小蕪湖風教同推霞芬玉樹縕
武三槐貴胄賢甥奉名風裁子孫逢吉祉祿

康哉儲慶往禮發痺方來靦余與公窻窻光
澤徹天之幸國嗣同籍神企鳴珂遥瞻立戟
三復家猷若受埏植再稽周紀如汪儀的正
笏縉紳邦之司直危言讜論邪嘉猷定國爲大
臺諫爲明桂石文正同心忠定比翼奏議家
訓班班是則千載音徽川岳生色德厚流光
服之無斁嗟乎我公私淑仰止九京可作願
執鞭弭巍巍天日清清落水藉甚榮名世濬
厥美傳之蓁牟載命良史嗚呼哀哉

太子少保莊僖張公者湖州烏程人也
肅皇帝時累官左都御史嘉靖季年三上書乞
骸骨廼
賜乘傳以寵其歸歸不逾月疾卒
今上踐祚錄其勞給槥槧兵勢
詔贈今官遣祭給槥槧兵勢
人天秩則以大事畢有日矣廼奉中丞潘

公季馴狀銅匱來京徵余言以納諸幽余
與公同官於明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
曰公諱永明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
父曰僖貲以公貴贈左都御史祖母章母
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二子長永秀南寧
府教授次公垂游郡學每試輒先諸生嘉
靖甲午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蕪湖令蕪
湖當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
甚矣公則首爲裁節歲大使則發貯賑貸

藉以全活者甚衆
章聖太后梓宮之南祔也所過郡邑設綺帳
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閣窟厚索賂遺一不
當意輒廢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惟罷民事
之而已公則決策於瀕江佛寺聖其棟宇
以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代冶省節不貲
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呶於境上者護行官
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綺之
庚子以治行稱最擢拜南京刑科給事中公

謀其驕僭將言於
朝黜國遊席稱謝廼已辛亥擢江西布政司
參政王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一洗甲寅
擢河南按察司按察使云何憂去會烏夷
鼓譟薄湖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
入公惻然曰此莫非黠首也獨柰何柰以
與寇讎白監司躬視開關入之於是讙聲
動地曰張公生我丁巳起補陝西按察使
尋轉陝西布政司右布政時關中地震死

傷狼藉公憂惶甚籲天引咎撫卹收掩覩
諸司尤加意焉戊午遷山西左布政明年
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
決浚遍汗城
周藩上言龍卵示變水災異常不即攻潰患
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公至廼源委堙決
所繇口因勢利導修塞是宜攻潰何爲於
是斷以獨見條具利便

世宗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勞而卒還故道時
伊府興撓廢法不輸暴侵民利聚收脫亡宮
室服御一切奢僭有司懼中以讒莫敢覺
發公曰吾奉
天子命秉節仗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謂執憲
何廼抗疏以
聞竟案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南京刑部右侍
郎壬戌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時
嚴氏父子專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即深議公獨遣戍中外莫不稱
快頃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首條六事悉
深切時獎嘗三會銓部大計羣吏不以私
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書
得晉秩資政大夫僉一子入胄監
賜金幣羊酒寶鈔而公之祖父母父母並得
贈
聖春方渥朝野僉倚公爲重而公獨以盈滿爲
戒疏乞歸田

上溫詔勉留之公陳懇愈切始
俞所請是時公鬚髮直黜然耳顧勇決如此公
卿士大夫相與帳飲都門者盈衢路莫不
嘖嘖嘆美僉謂公能辭榮釋累歸必享有
遲齡乃竟以寒行犯霜露致疾疢旣革顧
謂諸子曰吾不起矣省已無所怍獨負
二朝耳爾曹其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丙寅
拾壹月貳拾柒日距其生弘治己未玖月
壹日得年陸拾有捌公天性嘯直正色不

阿以是操已亦以是責人以是居鄉亦以
是立
朝固不免於人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公
之尹蕪湖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
也河南人泣而攀轅不得則祠事之剔歷
三十餘年功閥章章顯矣藉令擢發巖氏
子惡得如制
伊藩則流毒必不深天下嚮公之利豈不弘
多也乃其後授之荒裔卒使頭顱墮地雖

其言且信而蒼生蚤矣至若開關入
民疏寢河役其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
耶余聞公爲士時嘗慨然慕范文正張忠
定二先生志節曰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
殆庶幾哉斯言殆庶幾哉所著有臺垣奏
議臨溪存稿內外家訓凡若干卷藏于家
配楊氏

封夫人所生男女及諸孫載在狀中墓在于山
之阡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惟亮直殷肱王室惟勇退不殆不辱惟善
貽式教似之惟沒寧
毛
帝恤老成鑾鑾佳城
勅司空營

太學士安陽郭朴譔

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公既卒之
明年今
天子贈公太子少保謚莊僖遣官即其家
賜祭命有司營葬事蓋特恩也予嘗附公同
升遐事
皇帝歷三十餘年知公爲獨詳能無一言以
表諸墓隧之首竊惟
天地豎晚年

皇帝明並日月德配天地豎晚年
聖政益新一時臺諫諸名卿爭伏閣言事而奸
究葵菟始盡朝野寧謐此在公與二三元
老股肱弼亮其功豈不偉哉公諱永明字
鍾誠號臨溪其先自洛中涉居烏程之樓
賢村祖諱瑞復徙郡治之南父諱傑傑伯
子永秀以貢授南寧教授次卽公公自嘉
靖甲午舉於鄉乙未登進士予識公同榜
申見公沉毅剛方魁梧巖岸蓋已卜其爲

聖天子名臣矣既而出令燕湖其他惠政不能
縷舉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諸內侍牌校橫索無厭
郡邑騷然公從容召父老諭毋恐願以身
障道期儀沿江楚宇爲行宮而供具止餘
以節金費不盈鋌而事卒就緒士民懽呼
聲動江左事聞
天子特下詔旌其能庶子召拜南京刑科給事
中議論務持大體而舉刺譏訶無所隱避

聘寧執嚴方柄用子惡未稔公逆知其奸
摘隱伏數十事首論之衆譁禍且莫測而
公不爲動乙巳擢江西左參議戊申改雲
南副使轉江西右參政中所革礦廠星羅
之貴正黜國朝參之禮創滿黃十段之規
特其善政之較著者餘固未能詳其槩也
甲寅陞河南按察使以太夫人喪輿櫬歸
哀毀骨立衆不能起丁巳服闋陞陝西按
察使陞雲右布政使會地震居民死者

無算公首率諸寨屬朝服額天引咎自責
地震乃止踰年轉山西左布政使山西爲
代北極邊沿邊將士素以控馭乘方洶洶
思亂公力求輯和之策隆華侵漁邊警屢
息已未
廷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先是河決漸逼汴城有上言別濬
新河以殺其勢者公獨毅然曰如此是以
數萬生靈轉于溝壑也抗疏論列幸緣故
道擇便利而堤築之河水以寧伊藩驕恣
潛謀不軌藪萃通亡僭擬跸制往往鞭撻
長吏藩臬諸臣有不順旨者輒毒而殺之
勢甚岌岌先是撫臣類以代去爲幸公至
卽爲列狀以
聞幸
聖明洞燭旋就籍除不待血刃而上以弭
宗祉數十百年之憂下以貽斯民更生之慶
功亦奇矣河南之民爲立祠生祀之時汝

寧獲者獲白鹿裂黃冀公以瑞獻可獲殊寵
公堅却之曰此吾生平所恥爲也公之以
道事君類如此幸西拜南京刑部右侍郎
改吏部右侍郎尋陞刑部尚書適公故所
論嚴氏父子坐不法下刑部按律止發配
公獨寘之重典
上深然之時論爲之一快蓋公剛腸疾惡不少
假借而其所論列於諫垣與其所按覆而
藏究之者若執左券人以是稱公爲先見

云癸亥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首陳六事悉
見施行他如罷九卿之門揖復郎署之庭
卷竝
國家綱紀所係于時羣奸屏跡宿垢如洗
天子銳意圖治而公與諸元老秉忠貞憲振揚
而僚屬之誠千載一遇也秩滿奏績
天子嘉其忠勤特賜金幣寶鈔晉秩資政大夫
大父瑞父傑並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大母
章氏母吏氏並贈夫人配楊氏封夫人廕一

孫入胄學

聖眷方渥公獨優寵恩懼懇疏乞休章三上始得

俞允仍賜馳驛歸此其完名全節以保令終蓋近代所不再見者余時偕諸公卿百執事設祖餞都門外道路觀者如堵並嘖嘖嘆異嗚呼亦榮矣公觸寒遠邁抵家逾月忽疾作終于正寢蓋丙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卒之日語不及私懷

倦以

國恩未報爲念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殆古之所謂純臣者與公爲人醇謹木訥居官不自表見而卓卓有事關國是至忤權貴目覩鑽凜然不可奪其在銓曹在總憲凡三計羣吏黜陟臧否未嘗或徇以私尤古今所共難之者公天性孝友嘗與子道及先公行歷未嘗不潛然泣下而于里之外爾頌肆好其音億千萬年山高水深

仲孝友卒爲中興名臣第一公非其後先輝映者耶其嗣徽婿婿已備之狀中余第書其事復爲之銘曰明明我

王熙臨下土惟天眷佑篤生良輔於維張公茗雲鍾靈巍巍甲第拂于上庭相彼燕邑懸磬其室公實相之民以寧一旋陟諫垣繩愆百辟矢志不回檢玉是斥于藩于梁績用彰

帝命秉鉞開府南邦芒度水土式遏惰忘不遑

啓處以定

王國野有白鹿獻人衆之僉謂嘉瑞公則耻之入佐銓部黜陟幽明如鑑斯空如衡斯平晉秩司寇折獄惟良元惡殄瘁善類奮揚總憲既膺以貞以肅進賢詰奸遐邇成服

帝曰嘉哉鋤爾繁蕪煌煌寵命光厥閭里奉身以退功成弗居考終令德貴于丘墟德之不爽荷天之休益斯麟趾綿綿箕裘爰作爾頌肆好其音億千萬年山高水深

大司寇烏程潘季馴撰

公諱永明字鍾誠別號歸溪先世自洛中來居烏程之棲賢村遂占數焉祖諱瑞父諱傑並以公貴贈左都御史祖妣童氏妣史氏咸贈夫人瑞篤徒郡治之南生二子曰俊曰傑俊以例貢仕懷遠縣王簿傑隱居敦行生二子能以義方教之長永秀以選貢入仕終南寧府學教授次即公公貞靜端毅斂華崇雅風有深湛之思容若木訥而間出一言析理暢明聞者帖服蓋自綺歲已負公輔之望矣未弱冠隸于學宮入北轅高等白泉汪公元老徐公于浙中督學最所知名稱儒林人表公先後受知爲時推服甲午舉于鄉乙未登進士授蕪湖縣知縣蕪湖控南都上游寇水陸孔道

歲儉赦涌貴民喁喁苦饑公捐易古法振貸之生全窮瘠數萬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內豎暴橫蔑視官司賂遺稍不當意輒逮繫之所如郡邑驛騷聲聞莫不爲之惴惴民遮道告公曰籍統紀揣帳殿治金作供具罷弊之邑何以支殆將相率亡去公從容召父老諭毋恐願以身爲障迨期就瀕江梵宇屏衆設塗粉堊而用器止餘以給金啞嘵事集費不盈鋌

顧瞻整肅無譁違命從羣執事皆備公心計事克閒于

朝旌以金幣士民愈爲愛戴至勒石頌德一時治行遂爲東南冠庚子召拜南京刑科給事中時相方柄用子惡未稔公逆窺其奸蠹隨隱伏數十事首論之謂怙終有漸流毒非細劉切千古人危其不免而公實甘心焉他疏凡謀議特大體法荷刻瘼脅

舉剞劂諤諤不專事風聞祛弊興利晉賢繩

不肯封彙絡繹未嘗一不稱
旨而于輿論亦未嘗一不稱允乙巳擢江西
布政司參議廉威明惠所至濡澤革造磁
厥呈樣名件歲減萬緡陶人迄今德之戊
申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六詔故極荒徼
黔國作鎮累世席寵踰度蕩泉大像行祭
侍禮至月朔具服朝其祖廟初不知自何
時始沿襲爲常公至即侃然論列其事將

靖式于
朝黔國慴伏降禮延見自是變獉狘風遐陬
息警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參政奉
命督冊清飛射蔑兼併創議十段冊盡釐正
其舊開誠布公全省稱利權貴雖大有弗
便亦莫敢枝柱其間甲寅擢河南按察司
使無幾而以內艱奔回卧起苫占適烏夷
鼓亂躁躪江左郡城戒嚴墟落之民堵亡
求入主者恐逗入諜者弗納因號呼動地
公聞而駭曰此皆國之良民鄉之庶類棄

以與寇豈勝算哉遽起白監司躬自登陴
啓閽令鱗次以入賴以安輯者僉口張公
生我丁巳服闋補陝西按察使尋轉陝西
右布政使會地震之變公朝服額天引咎
自劾及覩蒲洱千里井邑蕭條每率先郡
吏扶創掩骼休養遺民無日不憂形于色
戊午擢山西左布政使邊圉之地土馬是
憑飛蜺遘時洶洶弗靖公廉知端倪力主
和衆足饋之策籌弭旁緣侵牟之患內地幸

以救寧而胡騎不敢闖入巳未
廷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聖書巡撫河南先是河決漸逼汴城遠邇告
急有上言龍邳示變水德戾常當別瀹新
河斥遠故道者事下所司集議公至閱羣
言失衆民懼大役乃遡河溯決之原折龍
變之妄相濤築之宜計資費之實大都順
其勢而導之不與河爭利議凡數十條咸
以俾稗

祉稷下卿涸瘵
上嘉納之悉用以行河乃復故民不知勞伊濬
封建洛中侵奪民利藪萃逋亡宮宇服御
僭擬日甚有司或不順旨多中以毒釀惡
胎禍莫敢誰何公仰天嘆曰吾輩剖
此而不言將誦
君何乃具疏列狀以聞發其異志人皆危之公
不爲動率幸
聖明獨奸夏夷蒐薙河南之民始得安寢會汝

寧獵者得白鹿或勸公以瑞獻可冀殊寵
衆皆從吏公曰此吾生平所耻也卒堅拒
之其不可妄干類如此臺政蝟集公握其
綱崇合分劑推而行之不尚虛文民荷鴻
澤去之日老弱涕泗遮留追思不已立專
祠生祀之辛酉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未莅
吏部右侍郎未莅陞刑部尚書識者謂公
官階雖崇而實遠清要恐卿之者將俟其
際俄而穢相交子事敗謫刑部擬罪

意叵測肇議且吾按律罪止發配公獨見苞
成
上深然之天下翕然稱快尋改都察院左都御
史公首條六事皆見施行臺政一新秉忠
肅憲寧忤人無寧狗人其擇便與蹄分者
恒憚之時檜奸方屏
君相銳意更始公殫力棄之宿垢如洗凡三會
銓部大計羣吏公悉付之公論未嘗與以
已私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京闕故臨每試

士紛喬喧愿因滋隱弊公捐贖金購地廣
之有事茲役者乃獲展效乙丑奏績
上賜白金文綺羊酒寶鈔晉秩資政大夫贈祖
父如其官祖母母皆夫人廕一孫入太學
皆異數也公感
國恩益自策勵然持法惟峻不能婉阿近情
而人有疵之者矣公嘆曰吾日求過之寡
期以遠貶而貶非其過是無以信于人也
遂上疏乞骸骨歸田里凡三上始得

俞旨特賜馳驛以罷其還公明日即出都門
髮黝然未蒼也送者榮之謂近代保節勁
退如張公能幾人哉能幾人哉公觸寒遠
邁抵家逾月疾作召諸子前訣曰吾不起
矣省已無所作第負
聖朝耳汝等尚圖之言不及私也嗚呼公誠今
之純臣也哉秩等將卜葬于幷山之阡趨
按王君得春列公行實

奏許于

朝特賜太子少保謚莊僖遣官祭葬有加常
典惟公爲人慰壘畯整望之起敬天性敦
寶孝友忠信皆出至誠嘗以貴顯祿賜之
厚弗逮于養歲時致享不忘哀心母病時
藥必手炊不以命女侍居喪毀瘠及祥不
肯鮮食讀書專力體認不求其文嘗謂范
文正張忠定二公志節卓異慨然慕之曰
吾人事業當如此故自束髮以及蓋棺未
嘗一日不礪礪名檢時俗翕勢脂韋之態

特厭却之惟恐或浼非其義一介不苟取
華靡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皆有恒度
雖燕閒無惰容媟語尤虛懷好問勇于從
善每一行事必資博訪謀議以求詳盡事理
未嘗自用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嫉惡于
時權奸視猶仇讐若不可一日與居者穢
相以是卿公往往索瘢覓瑕將中傷之頓
公自律嚴謹卒無其隙服官尚簡易坦夷
恥采赫赫之譽至於臨大節決大議則與

義固旋冏計利害趨然任事剛果不回卓
有古大臣風伊藩之靖制之于未發優游
緩帶而消數十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使
朝廷不若其難非抱負弘深不能及此也季
馴鄉之晚進無以窺公之涯自筮仕九江
而公任省轄示之奇章程謬謂不穀可進再
屐用是陶泳于公之教知公之槩有如此
者況又申之以婚姻分當爲公綴緝襞歷

以副
國史以信緜代而顧不能文也惟采而擇之
幸甚

行宗 卷 五

迎接浙江監察御史王得春一本乞
照會諡忠貞大臣以昭
寵典以慰人心事臣惟爵以昭德固
國家激勸之大機諡以易名尤
朝廷褒崇之盛典恭遇
皇上嗣登
大統優卹特隆該禮部奉
詔議開先年致仕病故大臣已給祭葬未給
贈諡者若果行誼卓越功業著聞仍許本
處撫按官奏舉此
皇上優渥浩蕩之恩誠四海之所傾心而萬方
之所拭目者也遵奉
明詔已將境內應得卹典者疏名奏
請俱蒙
聖慈俞允矣時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
初故其家自行奏
請聽候處分故臣未敢開舉續蒙禮部報
一本爲乞

賜贈諡祭葬事題奉

聖旨張永明准例給與祭葬所據贈諡之典未見題覆臣待罪一方每見縉紳士類啧啧共惜是猶日月之有遺明天地之有遺澤也謹以本官賦性貞亮制行剛方

皇上陳之惟

聖明其乘察焉竊照本官賦性貞亮制行剛方秉正道以律身無曲學以阿世勁節允孚乎公論厚德罔間乎鄉評篤仕燕湖惠績猶存于萬姓總權廉職直聲茂著于彈章歷藩臬而雅操彌堅任巡撫而強濤力抗及總臺憲益勵初心首陳六事之宏規允

契

九重之聽聽惡請託則庭無私謁耻奔航則跡絕權門

聖眷方隆遽爾自甘求退

特恩馳驛真能永保令名昔吏部之所奏留則

事令禮部之所奏

請則曰宅心真實制行清修白縣令而歷至今官年勞懋著由鄉評而稽諸士論皆議無間臣備員臺末觀法有年親接地方見聞尤切竊計

褒崇之舉當爲首及之臣況年遠亡故均被

鴻休華職罷閑共霑

盛典似此碩德忠良固

先帝之所寵注而

皇上之所宜從優者也偶有所遺夫豈所以慰人心而昭

國典哉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恩賜本官贈諡庶公論定而善類奮勵勸賞明

聖旨該部知道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五明謹
奏爲姦邪大臣背
恩附黨乞奮
乾斷以昭
國法以正人心事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
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內無私慮外
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
劣無所裨補以仰答
恩造若復懷奸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

豈惟臣道之缺實上垂天常下亂人紀翼
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滔天之惡逾於四
兇仰賴
聖明昭鑒窮治其罪歡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
舉手加額慶
明威之震曜如雷霆也天下奉甚然武人猶悍
兇悖由來久矣若夫縉紳之臣習服聖賢
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顧有陽効恭順
陰肆矯誣爲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
也竊睹

奬禮部尚書嚴嵩
皇上殊眷崇階峻秩
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
勛陰相交納大肆姦欺密請造以爲歡縮
聲勢以爲固至如互分邊帥之金而相悅
以利偏尅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大蠹兵
政以生戎心熬家奴代造第宅嵩常藏
論而自解孫湤非郭勛之私人矣湤今首
稱嵩復何解耶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

縱妻赴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勳又表
表彰灼者也臣聞之見無禮於君者若鷹
鸇之逐烏雀也無禮如勛者不能逐之已
爲罪矣況親昵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
交苟非公義泛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
臣而可與之交納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
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乎再睹嚴嵩近
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援
此以賣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

勛其居甚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秘
難知若其咆哮恣橫驁逆貪婪其誰不切
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鬲不言於虐烙之
熾之時而顧言之於踪跡既敗之後附其
勢以爲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爲功此尤見
其險詐陰賊反覆無恒之甚也易曰開國
成家小人弗用蓋自有載籍以來未聞小
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
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

人易售其欺而君子弗究於用何哉蓋檢
險之大習爲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
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
悃愊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辯君子小人
之進退惟
皇上深習庶察天下幸甚臣再惟當與勛比附
之故有二焉一則其睿利蔑義之臭味相
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大嗜利
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
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特衡然亟反之以
歸於正共機甚微而世道登隆之由於此
二焉決今
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日遇蠹乃敢怙
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厚其私圖是豈所
以報
王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
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
乞將嚴懲速

賜罷黜爲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
邪之黨明臣子之義
國法大彰士風丕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
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值諸臣深負
上恩無以贊成
虐志今元兇奉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姦
以涸
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爲循默保身之計
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於死矣又何諸臣

之憤爲哉仰恃
聖明敷瀝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緣係奏
聞
邪大臣背
恩附黨乞奮
乾斷以昭
國法以正人心事理其本專差辦事吏杜文
陽齎捧謹具奏
聞

嘉靖貳拾壹年拾月 日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 謹
奏爲別功罪明賞罰以勵人心以靖邊圍事
切惟關隘之設所以嚴 內外 夷夏之防而巡撫
之職實受鎖鑰之寄矧山西大同尤要害
最衝戎虜必 由之地往年失守地方受殘
虐之害該鎮官員俯仰宜發銳蓄威以爲滅 敵
皇上寬仁不即加誅正宜 申飭收之桑榆是固人臣
之計庶幾失之東隅 三戎擾攘
感恩圖報之義也 巡撫都御史某顧乃
因循怠玩不爲先事之謀及 虜 逼
束手無策遂使斬關而入偵將裹師所向
無敵至太原之圍相持數日彼 虜 亦視吾
之有備與否也 巡撫都御史陳某閉門斂 敵勢
迹不展一籌遂至 虜 集 息燒燬閭
廂屠戮士女一望無烟積尸盈野言之痛
心凡有人心者皆所不忍也諸臣受 敵人
朝廷之重託顧坐視 驕悍輕疾不及與謀耶然某在大同某在

山西非一日矣虜之變詎不測耶在陛
亦知之熟矣調度經略之謀選將練兵之
實不能預爲之所是誰之咎歟
國家分兵設衛
遣將
命官轉漕給餉意欲
員怯懦畏縮有如此
國家將何賴耶諸臣之罪殆有不容貸者矣
臣近又得邸報該
容出關官軍未見對敵御史譚學奏稱賊
同未戰失此機會爲之脫腕臣等深切痛
恨諸臣之退避苟勉無委身徇
國之忠也昔裴度以淮西未平請自往督戰
誓不與此賊俱生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
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關無日古之
人臣其忠義有如此該鎮督撫諸臣乃任
從容出關而不爲追勦之計寧不孤
陛下之重託而益啓戎心之玩侮耶續又該總

督尚書樊某爲捷音事開稱都御史史某
楚某會同總兵官白爵王陞等隨宜領兵
追殺共斬首叁百陸拾顆臣得此竊憤諸
臣之敢於誣
君一至此也夫兩軍對敵方能成斬獲之功未
有兵刃未交而能克敵者其所謂首級果
孰從而斬之耶
地闊多病兎面遺蓁者是天殛之也諸臣
益其失事之愆且欲濫
朝廷賞功之典人臣不忠之罪莫有大於此
者再褒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功
懲以戒不悛人君所以御天下之柄也史
某陳某以猥鄙之才濫叨重任上負
國恩下貽民患乃
王法之所不宥者乞
賜重加懲治以爲將來之戒尚書樊某通同報
捷冒功干賞事屬欺罔伏乞

陛下另差廉能公正素有風力科道官各一員
至彼查究達 聖明倘有出關曾否交戰截殺若果
如御史王達譚學等所奏未曾對敵乞坐
以誣罔之罪如是則有罪者不得幸免無
功者不得濫冒功罪明而賞罰當激勵之
道彰而忠義敢死之氣作矣如是而武功
之不競者未之有也否則人心無所勸戒
至則更相趨避以自全退則率爲欺
罔以冒賞就肯捐軀殞命以成攘外安內
之績哉臣待罪言官有所聞知不容緘默
謹昧死
上陳不勝殞越待罪之至緣係別功罪明賞罰
以勵人心以靖邊圉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辦事吏周孟仲齎捧謹具奏
聞

萬曆貳拾壹年拾月 日

奏爲貪污匪人久玷清班大壞風教事臣切
惟臣道之多闕由士習之弗端而士習
弗端則師道之不立實啓之古云養士莫
大乎太學蓋舉天下之髦士而萃之責以
陶鑄且爲四方風教之表倡任莫大焉者
也伏睹南京國子監祭酒龔某素行庸劣
士林不齒叨任成均污濫尤甚窮簽養之
慾蔑廉耻之心饌米膳銀巧立名以侵剋
撥差撥歷惟視貨以偏私監生罰曠者與
未背監規者因而扣支似有名矣不知無
曠與將撥者類多不給米肉何耶項元等
肆名出銀霸百捌拾兩假起號舍之名以
文飾似矣不知撥戶武曠與同鄉鄭金之
超撥又何耶瞿塘戲筆師席褻嫚甚矣納
綌絺谷肆拾疋而苟容孫繼科冒引回籍
與周重同罪矣餽銀柒拾兩而獨免受堵
禧金百餘突副縱其集班之時嬉舞謾罵

於講堂徒詭言彼方稗年而不加訶禁此
六館諸生之私措笑議者也勒王愼前銀
肆拾兩致其攫出之後狂叫忿詈於私衙
徒託言彼有心疾而不敢詰問此又違近
之所駭聞者也家僮容其乞差閑有家之
義何姑門子綴其通賄通政司之狀可據
鄒來刖金孟銀段之貲累數百金周乾魚
果雜物之饋亦且數扛凡此者蓋又不止
爲今日悅之地而他日黃綠覆露之階

實將於是託始也兼之賦性躁妄處事乖
違亡家狸而褊遠旁舍荷校列
國學之門失庫銀而私拷東廂威脅隕無辜
之命大體之壞所存幾何官常之越肆然
無忌況司府公事之私屬素聞閫省夫價
過關之多索顯播官衢其他卑鄙之行蓋
有臣雖言之而某不聊爲之者矣夫
朝廷養賢之地不聞絃誦之聲而惟肆虐於
刑威不聞禮義之訓而惟征取乎貨賄不

聞諸生之衙衙藥業而惟致其羣然以誹
議則汚名噩蠹士風宜特師道之不立已
哉再思某常魁多士矣今爲太學師循其
資階將或任台衙贊化理夫其魁多士也
則後進者企而慕焉其率淆濫之風而煽
導之也易爲太學師則模不模範不範士

習日以棼潰而入教率者無眞材將或任
台衙而贊化理則循私滅公訓邪構惡其
爲害念漫濫不可救此臣不敢不爲
陛下言之也夫言人之惡屢列章牘臣自失敦
厚之體然使姦慝日滋無所禁戢臣又何
以勉供微職以仰助
皇上精明之治哉伏乞早
賜乾斷將龔某罷黜別求名儒以充斯任庶菁
莪棫樸之化所助爲不小矣干瀆
天威無任隕越俟
命之至緣係貪汚匪人外玷清班大壞風教事
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吳學齋捧謹具

嘉靖貳拾貳年陸月 日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

奏爲乞黜不職撫臣以慎固邊防事臣惟

國家各邊重鎮既設將官復設巡撫都御史

蓋欲文武兼濟以仁義教化之用而成殺

伐果敢之功其爲任至重大也況大同一

鎮內拱都城外制北虜而又反側莆平軍

情未固視之他鎮更爲重大爲巡撫者必

其忠誠足以化服頑暴德望足以興起敬

畏才術足以建立事功而又軍情畢熟處

置有方軍機諳練設施中節夫然後反側

帖安狙詐不作使軍威振而安攘之業成也

臣訪得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某人品素卑才識尤劣貪濫之聲顯著立

身之節久褻僚節經給事中曾鈞問采御史

王獻芝符驗先後論劾皆有指實臣不敢

復掇拾以瀆

聖聽姑即其在大同不職之狀爲

陛下陳之大同之兵驕惰失馭操練曠弛總兵

宮周尚文到任首罷私門占役之卒衆服其公遂皆還操聽命爲趙某者當同心振作庶幾人懷自新而壹軍之政舉矣顧乃一籌莫展闕茸桀驁邪而返忌周尚文聲名由已之右巧言中傷搖惑衆志見其操則詭曰操胡不已也見其役則又詭曰役胡不罷也不恤事體之宜專以褻褻之私市恩嫉怨周尚文憤其所爲自恃素守廉介乃又執趙某之短以號于衆曰貪黷而窘官

守掊剋而負軍士者明神殛之夫使壹軍之士不聞忠義勇敢之訓而習窺其傾危貪鄙之私今幸

之憤事心有甚於趙錦大有者臣愚以爲論之於劒成罪稔之日孰若去之於事變未極之時猶冀有善其後者之爲幸也臣嘗謂邊方巡撫才苟稱任則雖素行可議皆當棄短取長以觀其後獨如某者本末皆

無可觀負乘是以致寇此誠首當罷黜以

勵臣工者也乞

勅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趙錦罷黜速

推素諳軍事才望大臣一員往代其任仍

乞

天語警諭周尚文務在益敦晚節毋廢前功或

有踈虞必罪不宥庶幾用舍適宜人知奮

勵邊務其修臬矣緣係乞黜不職撫臣以

愼固邊防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鄭

隆齎捧謹具奏

聞

嘉靖貳拾貳年 月 日

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
永明謹
奏爲
東宮禮儀事臣聞漢臣賈誼謂太子爲天下
之本而愍惓以預養爲言伏惟
皇上聖明天縱啓佑中興
父堯
子舜一德相承固有不待於預教者然易曰童
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當純一未

漓之初而能輔之以聖賢禮義之教則真
性融而情竇不妄見聞正而左右嬖近無
所惑也所謂自貽哲命其端在此臣愚以
爲就傳講學之儀實

東宮今日之急務矣謹陳所見五事惟
聖明採擇焉緣係
東宮禮儀事理爲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
奏
鄭隆齎捧謹具

開
一曰適冠服之宜以待年臣按
大明集禮
皇太子冠禮云
皇太子加元服衆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
一則十二達則十五其冠服用九旒冕若
未宮當閤講學皆年八歲夫八歲則是未加
元服也今
東宮出閤未及冠期臣愚竊欲乞令禮官議

用便服以從安適俟年十二以上可行冠
禮庶講學不至過時而於禮意似亦未失
也伏乞
裁擇
二曰隆
君父之禮以始教臣聞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
季日三盖尊無二上
皇太子雖曰天下之本而於
皇上則臣子也臣愚以爲出閤講學之後宜習

宮廷朝參之禮至於謁見羣臣參決機務等
事一切教之避讓使知君父猶天之尊不
敢有少抗也則孝敬之心與而君道之大
本立矣伏乞
裁擇
一曰省儀文之繁以勤學臣開帝王之學
與常布不同經綸之業與章句有異況
皇太子初出講學若儀文太繁拘迫太驟豈能
使之樂學而不倦哉臣愚乞

命禮官詳定禮文務從簡便宜令講讀儒臣與
宿衛者更番陪侍隨事納忠不必盡拘
講筵之禮則精神意氣日進日信而聖學有
裁擇
四曰賓老之禮以讓齒臣按
大明集禮
大本堂受賀圖三師賓客論德并位在左西
向
皇太子立位在東向其贊禮引禮者皆南北
相向此
因前所定益猶冲年之禮也其後遇大朝賀
皇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論德常服入就位
北向立
皇太子起立南向贊禮唱鞠躬四拜
皇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禮畢而出臣聞古
之元子皆齒於學所以教讓也
皇祖制禮意本諸此臣愚以爲

命禮官會同吏部集議延聘德望素著致仕大
臣年捌拾或柒拾以上者數人賦之廩餼
決不復令授官任事但取其體貌老成儀
度重足爲
皇太子賓禮使之入侍左右蓋致仕乃事外之
臣年老無官守之寄優之拜禮稍似相宜
伏乞

五曰愼官擧之選以求賢臣開永樂洪熙
年間
仁宗
宣宗在東宮時旣冠之後皆嘗
監國視事故用荅事府王簿錄事同春坊司
直郎視紀郎同諫分爲六科以掌
啓奏其後
憲宗
肖垣諫直 集
孝宗出閣時年皆八九歲不理庶務故止設詹
事少詹事庶子論德中允贊善諸臣而司
直郎等官皆缺臣愚以爲今日
皇太子猶冲年也官足講學可矣其餘員缺不
必盡補宜漸次精選學行俱優之士備之
翰林察果德業修擧不負作養者以漸推
補庶幾官得人而一時更改日進之弊
又少革也伏乞 裁擇
嘉靖貳拾肆年叁月 日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
永明等 謹
奏爲陳愚見重操江以固
祖宗根本重地事仰惟我
太祖肇基南京
成祖定鼎京師南北並峙一統之盛古無及矣
南京爲根本之地設官列職皆仍其舊而
所特爲金湯之固者則在江防故提督操
江之任旣以重貴大臣領之又以總憲文
肖垣諫直 集
臣都御史兼之其愼重立法之意可知矣
蓋江防之守責在軍衛而盜賊之起雜出
民間武職大臣便於專臨軍職而都御史
得以兼轄有司振肅威令其任爲尤重也
近因承平日久江防漸疎若不及時嚴加
申飭待有事議之亦既晚矣此臣等以爲
操江之重不得不愼也所以重之者有四
曰正體統兼節制專信地謹墩臺四者備
江防之政舉矣何謂正體統舊規水軍操

練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每季臨江閱
視與提督操江文武大臣序坐行事先儘
守備參贊坐若其操江大臣如武臣係侯
伯駙馬伯坐左都督坐右行之已久至嘉靖拾
陸年伍月閱操因提督操江都御史簡寄
有病未來誠意伯劉瑜與守備魏國公徐
鵬舉爭論坐次輒致罷操該守備等官徐
鵬舉等論瑜恣意爭紊亂舊規具

奏該兵部尚書張瓚題覆內開查得京營提
督大臣下操各營坐營官亦多侯伯並無
同坐之規況兩京對待事體相同等因奉
聖旨是劉瑜不聽提督官節制敢肆恣爭輒廢
操練好生驕恣本當重治并簡寄都從輕
着革任閑住坐次照京營事體不許僭紊
欽此備行操江衙門欽遵施行緣提督操
江侯伯都御史俱係大臣領
勅專任提督正與京營提督文武大臣事體相

當在京坐營乃提督屬官耳固未聞有都
御史坐營者亦未聞坐營官有專
統攝況南京守備操江均之為提督即如提督閱
營有太監侯伯尚書等官共事而皆不相
過臨時閱視雖係提督猶非專職今乃以
提督操江大臣比之坐營等官瓚所議擬
蓋未審詳故欠明白且操江欽奉
勅書內開事有應與內外守備參贊官計議者
乃會議停當而行既已會議則是體統相
同并其屬官明矣況如瓚議則為屬官是
以提督而屬之提督不惟於領
勅都御史體統有碍而近來每遇閱操都御史
勅侯伯亦所不安遂致近其守備參贊操江武臣
則先期出巡避避其事情意俱不相洽是皆
等官亦各勉强了事體重大臨操
瓚之不審致然也大江防事
閱視一應機務正宜守備參贊操江所當同

心講畫之時序坐薦規似不可廢若得參
議與舊使之各全其尊則名正言順而事
成矣所謂正體統者此也何謂兼節制南
京京衛俱屬南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衛
則屬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與得新
江口浦子口二營俱在江上南北截流相
望此誠犄角之勢江防之要害矣然新江
口近在城外則屬操江而浦子口遠在江
北反屬兵部操江節制但行於新江營而
商垣集卷三 奏議
不行於浦口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之勢而
江上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之勢而
則鎮江尤為要害貳處較之則下江尤急
蓋鎮江以下即為海洋常州之靖江江陰
蕪州之崇明太倉松江之上海揚州之通
泰咸濱海窮沙僻島即盜徒負險窺伺竊發
無歲無之使不備之有素鮮不倡亂如近
年泰璠王艮之徒是已使當先有重臣不
時出巡專鎮其地豫為隄防何至有興兵
京城也此誠歸事體可收實用查得先
議與舊使之各全其尊則名正言順而事
成矣所謂正體統者此也何謂兼節制南
京京衛俱屬南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衛
則屬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與得新
江口浦子口二營俱在江上南北截流相
望此誠犄角之勢江防之要害矣然新江
口近在城外則屬操江而浦子口遠在江
北反屬兵部操江節制但行於新江營而
商垣集卷三 奏議
不行於浦口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之勢而
江上有事則新江口有孤立無援之勢而
則鎮江尤為要害貳處較之則下江尤急
蓋鎮江以下即為海洋常州之靖江江陰
蕪州之崇明太倉松江之上海揚州之通
泰咸濱海窮沙僻島即盜徒負險窺伺竊發
無歲無之使不備之有素鮮不倡亂如近
年泰璠王艮之徒是已使當先有重臣不
時出巡專鎮其地豫為隄防何至有興兵
任操江都御史節制南京兵部等衙門覆議不知因何停寢
奏行南京兵部等衙門覆議不知因何停寢
臣等竊謂宜查節所奏着實議行令浦
子口額屬京衛則仍其舊而節制調遣悉
屬操江或量撥操船該營分領則南北相
望臂指相依令行勢重而兵強矣所謂兼
節制者此也何謂專信地照得江防地方
上至九江下至淮揚蕪松相沿數千里皆

動衆之費如此哉臣等以爲操江都御史
當於鎮江久任安慶次之再照鎮江見有
總兵官湯慶任劄慶以武臣居臨軍衙有
司之間事體已多不便近該御史舒汀劾
其贓濫奉有
明旨革去都督仍留管事臣等以爲慶貪勇人
也用之於無事之時功則可置
之於有事責其成一時之功則可置
其癈而不奪其權使之鬱鬱怨望於大江

之濱恐非所宜且慶自不安其位尚何望
其有爲莫如革去或留別用其鎮江等府
一以操江鎮之而又提督巡江兵備等官
協心整飭亦既足矣如此不惟軍民樂有
所統而供費亦有所紓官不必添而軍政
自舉所謂專信地者此也何謂謹墩臺照
之崔葦立之墳號墩其高阜常川瞭望有
事則量其事勢以爲傳報使行旅有賴疆
圉無虞此固斥堠之制爲江防之耳目也
近因無事日久廢弛不修臺堡僅存無軍
看守雖有巡邏官軍然隨船在江前後相
違即有緩急耳目無見彼此如不相關此
豈連屬不可犯之勢哉皆由沿江各地方
所管官司不一又無專官查理是以違近

軍衛有司恬不爲意而江防良法將盡廢
矣此誠不可因其無事而遂忽者蓋墩臺
一脩軍有常守遇有做警即舉火燒烟
飛報接境使知預備以爲聲援相防救以爲商旅
鳴金吹號儆勵一方使相
之便是江防小大所深賴者莫此爲要然
非屬重臣總之鮮不視爲細務臣等以爲
必得操江都御史加意查督整飭嚴防各
該地方衙門時加脩葺季報操江驗其脩
廢以行勸懲期在必舉則事權歸一而人

知所重江防備禦之計煥然一新而姦慝
窺伺之心自然默奪矣所謂謹壞臺者此
也以上四事皆臣等待罪南科懼無補報
日夜思惟及咨訪衆見皆以爲頗切江防
若芹曝之効不容自已謹摭拾上干
天聽如蒙
采納乞
勑兵部再加議擬上
請備行南京守備操江等衙門遵守施行亦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既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
防患之道列爲伍事伏乞
勅下該衙門詳議可否上
請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甚緣係地方興常旱
災乞豫防以固邦本事理爲此開坐具本
專差辦事吏吳鵬齎捧謹具奏
聞

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
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官者爲民
而立者也今天降旱災民庶饑食
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爲之牧而立
視其死而不救則非牧羊者也臣等前所云者仍乞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
飭各省不同各衙門俱於撫
按無屬事權不一力敵勢分又有
府縣內臣公侯勳貴均受有地方
之寄者故或倚法以陵削小民或
越分以勞役下卒行戶有和買之
稜十不償伍坊廂有供具之費月
無虛旬宴席太豐儀文太侈是皆
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
飭務在清約成風
四方爲則至於在外郡縣於民尤
親利害尤切有不得人其貽患播
惡殆不止於臣等前所云者仍乞
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
汚酷虐罷軟無能不勝任者許不
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
勅吏部加意愛災地方遴有正官員缺即選才
賢北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

嚴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
之政有攸賴民力切照江南財賦甲於
二日節省民力切照江南財賦甲於
天下而江南民田甚於昔時丁田
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征無名
之歛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
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冊事例而營
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
億士夫人情之饋贈驛遞關文之

冒濫船隻馬之騷繹無非取諸
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
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
徵輸常制推剝多端繭絲殆盡是
以豪猾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
懼倍遂至拖欠正供重屬部使催
督愈嚴道迓愈甚再照上江二縣
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
內府各監局幷工部匠役有

兩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將
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
之揭曰二籃可用享今民悉無食
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
昧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
行停罷當事之臣所宜悉心體
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脩舉舊制劃革
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
等不勝惓惓

三曰博舉荒政當閒敎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穰曰慰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待之豫其猶廢幾乎臣等考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糴儲貳萬石使飢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詢屬縣之詳民之貧難下戶各止糴貿佔斗以上壹石以下少濟目前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民可募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事爲備斤之所以爲善也乞

勅戶部詳博議擬轉行各該巡撫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豫待其有事勢迫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悞事廢有及時之益然

今災旱地方閭遠兼以江南屢歲未豐舊儲匱乏非賴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該有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查勘議擬題

請外照得南京城坊之民尤爲四方根本乞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堪動倉糧量行官糶壹貳萬石使貧難下戶各止糴貿伍斗以上壹石以下少濟目前

應米價不致騰貴其糴本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後舊穀且盡民歉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惠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

請施行至於煮粥救饑古人雖嘗行之然粥食久頓則難用民聚蒸鬱則病生似非良法乞

勅所司詳擇酌議施行

四曰責任撫臣切照江南應天蘇松
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
衆地大學芽易生而直隸地方無
布按二司之統轄無分巡分守之
專寄所賴以撫治者巡撫都御史
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
以憂撫內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
分巡督理其後兼爲一員事繁勢
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

兒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爲乍到
地方容詢未悉遄其詘習則
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內先任巡撫都御史
歐陽鐸志欲裕民改爲新法然事
不法故條令繁多民不安習後任
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罷
任未底畫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
得緣新任未

久民情土俗日漸諳練
當茲旱災似宜久於委任以責厥
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撫臣嘗奏
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
郎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
在任乞
勑吏部查照近年題
准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
應論擢者預爲一員事繁勢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

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以

成然後遷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
之先務也
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
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
之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
至而無以紓之則攘奪作攘奪作
而無以禁之則賊盜行矣是不可
以不早計也乞
勑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屬軍衛有司
物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以蕃民困事臣惟年來
奏為乞賜恣肆大臣以蕃民困事臣惟年來
有司驛遞衙門疲困已甚屢經言官建明
該部集議又蒙
皇上特載
詔條顯示寬恤此人臣所宜欽遵也而乃有恣
肆驕擾不知檢戢之臣使
陛下之德意不宣疲民之奔命日亟臣愚以為
遠

令若此不加黜罰則人不知懼將來疲困之
民不知其所底極也臣敢以道路咨詢之
真者為
陛下陳之臣訪得原任南京太僕寺卿今陞光
祿寺卿王某遷官赴任行李多至壹百壹
拾扛先發肆拾扛分從蒙城亳州至潼關
入陝赴某原籍後發柒拾扛分作叁運隨
某赴任每壹重扛用人夫叁名輕扛用人
夫貳名而又某及家口乘坐捌人大轎叁

乘每乘人夫貳班共壹拾陸名肆人夫
肆乘每乘用人夫陸名駝轎貳乘幫轎
人夫共捌名詳照某之一行除伴僕男女
騎坐馬騾數多未計外實用轎夫共捌拾
名皂隸壹拾陸名杠夫兩路共貳百肆拾
餘名每夫一名日行兩站工銀壹錢貳分
是某一日共費差銀肆拾肆兩自南京到
任與入陝西兩路皆幾叁千里靡費差銀
不下千兩臣聞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某亦一人之身耳自奉幾何而
恣肆至此臣嘗往來山東南直隸地方見
鄒滕徐沛之間昔之村舍今逃爲墟昔之
壤田今蒿爲莽詢之皆謂民疲於力役所
致人臣荷

有善政也某自行人歷在給垂中府丞又
至卿寺曾無一日之勞在民而叨冒至此
實過其分氣盈意驕蓋無復有可大用之
實者矣乞
勅該部查訪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王某速
賜罷黜仍行該部轉行各該有司驛遞衙門申
明
欽禁如有仍前恣肆擾害人員許指名申詳該
管撫按等官查覆論劾庶幾人心知警清

約成風民疲其少蘇矣緣係乞
臣以藎民固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
鄭隆齎捧謹具奏
聞
嘉靖貳拾叁年叁月 日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謹
奏爲申明
欽禁塞冗役以安根本重地事切照南京爲
祖宗根本重地各衙官軍之設正以藩衛根本
非以供私役也故有役有禁律
例之載亦既詳矣其內外守備五府參將
監局各衙門供役人員各有額數一名不
得多占因查得承平日久漸壞舊法南京
各衙門軍緣奏役至害地方以致偏累貧
南垣讀卓 卷 五
軍逃亡將半嘉靖十年該南京兵科給事
中何祉奏乞查革兵部覆題
皇上聖旨是准議行還着南京都察院出給榜
文曉諭其各衙門務要着實舉行以除宿
弊有違的科道官指名奏來處治不饒欽
此欽遵該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遵將各
衙門原額應役人數照舊存留外其餘溢
額並無丁關空乞要分豁等情看得各
衛軍人已甚繁苦一時軍伍稍得息肩地方
亦免騷害人人稱快皆荷
皇上重本存恤之恩也近該南京守備司禮監
太監丘得題稱本衙門公用人役近年一
槩革去公廨一空更無一人供役乞要加
添軍丁九十名前來供役等因奉
聖旨准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該南京兵部
職方清吏司備行到臣遵奉約期會選前
項軍丁間查得守備衙門官校直廳寫本
書辦軍伴等項俱係官軍每守備一員見
有五十餘名各在供役不缺丘得前奏已
門垣讀卓 卷 六
屬欺隱又據南京龍江右等衛指揮等官
余泰等呈稱各衙所軍人差繁人少逃亡
過半軍伍日虛間有餘丁俱各見有運糧
操備當派倩倉夜巡軍斗及領造
黃快船隻各項雜差每衛多者七八千名少
者不下三四千名正軍不足俱以餘丁湊
補並無丁關空乞要分豁等情看得各
衛軍人已甚繁苦一時軍伍稍得息肩地方
然驚惶必欲選取以足前數則騷擾牽連

弊無紀極且着役者一丁貼役當五六丁科擾之害偏及衙所貼役之費恣歸官豪假公營私徒資騙局有力者得以倚勢竄姦貧困者不至於激竄逃亡之盡不已也況近年查革之例非止守備衙門五府外守備參贊監局各衙門皆事同一體今使丘得之奏一行則各衙門皆將比例奏援無已此又勢所必至者也縱使軍伍充實尚且不堪況當逃亡窮困之秋而復倡此額外加役之擾此弊源之不可以不塞者也臣伏覩

皇上前旨許科道官指名奏來切見丘得實爲欺隱臣係言官不敢終默爲此冒死上陳伏乞

乾清宮丘得重加懲治以爲欺隱生事之戒仍勅兵部行南京兵部照前欽定查革事例一名不許多占則有以安軍士之心奠根本之地而地方永受無事之福

矣臣不勝戰慄之至緣係申明欽禁塞冗役以安根本重地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閔日曙齎捧謹具奏聞

嘉靖貳拾叁年伍月 日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
奏爲乞黜不法大臣以肅邦憲以昭
聖治事臣等切惟今之刑部尚書卽古司寇以
詰姦慝以刑暴亂任至重也況南京根本
重地刑獄大小獨一南京刑部主之官尊
勢重非若各省問刑衙門有轉詳以窮覆
訊有撫按以可稽察者比而又上遣
九重頗遠卽有冤鬱不易上
聞故爲南京刑部尚書者必聰明正直忠愛誠
篤而猶恐其有遊照也矧以陰邪狠愎恣
無忌憚之人居之乎照得南京刑部尚書
顧某早竊虛名原乏治心之學聰緣起用
恐爲肆志之姦不畏公非敢違
國典倚威權而濟叨憤假刑法以充私囊縱子
害人以官爲市鄉邇之通賄甚捷京城之
膏粱實多敢卽聞見之一二爲
陛下陳之臣等始至南京聞人語曰南京六部
不到縱深寃而莫辨他如迫取鋪行之貨

物謀奪便業之賊田營利及於蕪常鄙害
竊於閭巷其肆欲妄行有如此者其餘細
故難以悉陳是已爲姦慝何以詰人之姦
慝身恣暴亂何以刑人之暴亂乎故南京
人士見其考滿則喜其去聞其復任則畏
其來見其子顧某之死則謠其偕死蓋怨
深毒積民惡之甚有如此耳若某者雖
卑官末品尚不可一朝居而況尚書之崇
階司刑之重職哉臣等待罪言官義不容
默故敢冒干
天聽至此伏望
皇上軫念重地俯恤民情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速加罷
黜別推廉明大臣以代此任則不法之臣
知戒刑措之化無壅民怨可平邦本益固
矣緣係乞黜不法大臣以肅邪慝以昭
聖治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馬儘齎捧謹
具奏

聞

欽此欽遵抄案年陸月　日

南京戶科署科事兵部給事中臣張
[illegible]謹
題爲修理冊庫慎重圖籍事臣等仰惟
國家歷年黃冊皆藏南京後湖地禁而人莫
能窺令嚴而衆不敢犯所以鞏
皇圖重民數立法之善蓋古未之前聞也臣等
各准奉本衙門關劄署管後湖黃冊逢照
舊規到湖查理間看得遞輪黃冊每十年
蓋造冊庫叁拾間架放冊籍相承日久而
[illegible]
自洪武至今百八十年臣等節據看守庫
匠陳鉞等連名呈稱年遠各庫或已梁柱
朽爛或已簷版欹斜或已牆垣崩損如永
樂拾年等年南庫等庫則有壹間全架倒
塌者上雨旁風無所蓋蔽所宜急行修理
等因到臣等除已親行看視隨行南京工
部已經該部委官主事黎材帶同匠作過
湖料計逐漸修理外切照前項冊庫建造
既已年深材木自難久固矧以湖氣加侵
人煙間違又每庫叁拾間連屬頗廣壹
木倘蠹則牽及一間一間倘壞則牽及一
庫節據南京工部只於已壞去處料計修
理而新朽不齊傾圮愈速每隨修隨壞
東撐西柱迄無完功臣等竊謂不一勞者
不永逸若今冊庫除新造未久及年久尚
堪修葺各庫照常修理其傾塌已甚如永樂
拾年南庫等庫若非撤舊更新終非持久
大計況每拾年重造庫架陸萬餘本萬一全
[illegible]
庫倒塌冊籍浩繁何從安頓是不可以不
速處也臣等竊欲行令南京工部議將已壞各庫從新蓋
造應舊材猶有可用延功可爲逹圖實爲
便益再照前項工程頗爲繁重動支該部
錢糧或有不足應與議處臣等又查得本
湖遞年解到各處改正黃冊贖罪銀兩見
貯應天府庫除存遞年本湖查冊各項公
用外相應量議動支協濟應用有經工

程易完册籍其永賴矣緣係修理册庫慎
重圖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捧
吏馬儒齎捧謹題請
旨
嘉靖貳拾壹年陸月 日

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
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古先哲
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
成已之德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
陛下追察程顥之言盍致養賢之實乞自今後
翰林之選不必限於甲第凡中外公論推
薦及巖穴之賢惟其德業克備者遠覽旁
招務破常格隨其年資或量授以畧職凡
有典禮則委之討論凡有
制令則試之詳定而又臨之以侍從大臣不必
督以課蠻惟察其才識之大小行能之高
下而已積以累考人品益分然後吏部從
之以銓擢之法或存留供職或量改別任
惟其才之所宜而處焉則德成而上慝成
而下浮薄虛文之習遠而仁義忠信之風
行矣書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夫翰林之臣其竭忠效勞以報

君父者惟在勸講然
經筵禮文自古繁密程頤爺
羣臣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
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臣愚以爲一人獨
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其忠誠與
陛下誓令儒臣日輪一員分番
內直每當
聖躬康適之時
內殿燕閒之頃隨意所及或
召賜之而對或
命以經義退具奏章不獨明道義至於人情
物態閭里欣戚皆得敷陳以
陛下聖神作之君師諸臣從容觀感長益必多
陛下得以悉知其才否而用舍之庶幾賢儒有
以自見而不肖者不得以僥倖矣昔傅說
告高宗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脩罔覺

陛下聖德光乎堯舜高宗有不足爲典學之益
作人之盛臣不勝爲
今日願之夫儒臣者輔相之儲將有佐治贊化
之責者也視諸百官所繫獨重故臣犬馬
之懷不能自已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緣係乞
慎簡儒臣以光
聖治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齎捧謹
具奏

聞

嘉靖拾柒年拾月 日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 謹
奏爲慎考察以重人才事竊惟我
國家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猶慮任或匪人乃
觀其會通立爲考察之法其樞機周密法
盛典也臣等照得嘉靖貳拾肆年當考察京

官之期
欽惟具在固無容議但立法雖善而奉法者容
或有不盡焉其何以仰承
皇上熙洽之治哉臣等一得之愚敢僭陳之以
備
採擇伏讀嘉靖拾柒年
詔書內一欵一朝覲三年京官六年考察係朝
廷黜陟重典考黜者不許辯復禁例甚嚴
近年考毀不當往往假借公法擯斥善類
甚傷國體大哉
皇言真愛惜人才之至意也臣等以爲考察之
時挾私傷善如

朗誦所載者固當事諸臣所宜深戒以副
陛下德意至於去留賢否惟在得人不必拘以
多寡之數近年以來間有沿襲舊規拘泥
成數甚至分別衙門扣算多寡必求其人
以足之者茲豈至公至虛至公之道也哉且臨
期聚事各衙門堂上官既得與聞中間秉
公持正固多其人若乃各爲門戶自立恩
讎以愛憎爲是非以彼此較多寡者或不
能無亦足以亂事權而乖國是尤不可以

不戒也凡此皆當先事申飭庶事體可全
而旌別之典昭矣乞
勅兩京吏部都察院及各衙門堂上官必須協
心體國不許自分彼此互有異同如某衙
門之官皆賢也則盡留之而不爲僭某衙
門之官多不肖也則多去之而不爲濫毋
得誅求細過指摘暖昧又或以不在任者
抵數搪塞致拂公論蓋得其人則雖去二
人而亦足爲衆人之戒一或有差則雖空

其羣而去之人愈玩而弗畏也於勸懲何
賴焉及照曾經考察人員降謫者猶得改
過自新漸次敘用其以不謹等例革職者
遂致終身不錄其法甚嚴矣然嚴豈容輕試必須
覈實舉事果有顯跡敗露人所共知者然
後及之則罰一賢也與國人共去之蕩蕩平平之道蓋
如是耳亦惟諸臣留意焉近年以來又有
誣怨之家乘機造釁授遞無名榜帖或傳

播流言陰壞上夫名節惑亂觀聽傾危之
風尤不可長乞先時
勅下兩京緝事衙門嚴加緝訪拏獲重治是亦
有裨於考察之一事也再照考察之後其
降黜者固多不賢然亦有奇偉磊落之才
不幸誤罹章譴其視無所用恥者殆天淵
矣若槩以常調待之一遭擯斥無復殊異
之罹亦非所以收斂弛之才全始終之恩
也乞

勅吏部凡因考察官員果有痼疾刻責降官員果有
於爲善操履加勉改績卓異已經保薦者
亦許不次擢用至於留用大小臣工有特
考察既畢敬畏心弛輕犯官箴改節易行
事跡顯著者但經論劾得實仍照考察事
例速行罷黜永不敘用毋爲姑息以縱遺
姦庶乎人知自新而賢者不至於終棄官
常謹畏而不肖者不得以僥倖矣孔子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臣等爲

今日願之惟

聖明擇焉緣係慎考察以重人才事理爲此具
本專差辦事吏鄭隆齎捧謹具奏
聞

萬曆貳拾叁年拾月 日

永明等謹

題爲欽奉

聖諭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該南京兵部
准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
本部題前事內一欽一圖營原額官軍并
去歲新收軍人雖經清查選補中間老弱
役占及棍徒遊食投充者尚多不無虛冒
糧賞合無將新舊軍士通行查閱或老弱

不堪或將官役占及棍徒遊食等項投充
無益實用者一體查革役占者退出着伍
等因奉
欽依備咨南京兵部都察院等衙門備行臣等
欽遵會行各衛各營將操練事務各項差本
旗軍舍餘人等姓名年貌造冊前來及查
取南京戶部食糧文冊逐一查對去後隨
准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開稱南京
錦衣等衛所大小教場浦子口新

神機營原額軍士捌萬有餘近來逃亡故絕
數多實在軍人不滿肆萬名各營操練軍
士止得貳萬伍千餘名軍伍實爲空虛等
因到臣等竊惟
國家養兵所以壯衛
京師以備緩急之用軍士日濫則耗費糧賞
無益於事我
皇上明並日月洞燭幽隱首

勑兩京差官清查減革此誠除冗節財
神武赫然千載一時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痛加釐正然時有機宜弊有微漸不敢不
爲一
陛下陳之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近來軍士逃亡故絕過多見在
者不及原額之半中間又多老弱似宜設
法補完其投充數內委果老弱不堪者盡
弘治以來投充數內委果老弱不堪者盡
行革去其精壯者仍留操備以實軍伍再
照南京設立內外守備監局及承襲公侯
勳戚等官其跟用軍牢伴當等軍雖有
欽定條例等級名數然法久人玩中間亦有倚
勢多占役使衛所官吏畏威承奉名爲幫
貼更番實肆佞濫制若不曲爲限制則
軍人日受其患害亦非所以防微杜漸之

意也臣等查得嘉靖貳年該兵部題爲脩
武備以圖治安事奉
欽依將衛營軍士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即將
戶內壯丁替補其精壯空閒者悉送營操
練如有權豪勢要及大小頭目人等私役
賣放隱占者一一令其退還伍又查得
嘉靖拾年該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題
爲革占役以實營伍事將內外守備監局
等衙門役占軍人遵照見行事例逐一查

聖旨焦蓋議行六部九卿詳議具奏欽遵令清查之除正法令攜
回外其在京各衙門舊例容臣等將南京各衙門
皇上軫念南京軍士久乏
特該部查議申明舊例年接充提徒遞食之輩查革外
軍士除先年
其老弱不堪相應查革者通行南京兵部
即將本軍戶內壯丁照名替補其戶無壯
丁者即行原籍勾取幣將本軍退換別差

應役或通將該戶內精壯餘丁幣役候補
若別項差役軍人其中年力精壯者盡行
揀選送操不許貪緣脫閑責放其內外守
備監局等衙門跟用軍牢作當等軍聽臣
等逐一查究俱照見行條例及近日題
准事例照額存留其有多餘者革退送營操練
仍將存留過軍入冊名數具造冊送該科
收貼足遇事故名缺每季終南京兵部委
屬官一員會同科道貼補不許各衙

門擅作威福徑自牌行衙所加添多役各
衙所官員亦不許畏勢承奉私自多送故
立幫貼月錢更番使用名色如違該部及
科道指實參
奏如此則減革之中有選擇之意清查之後
有禁止之方軍伍可望克實法令愈益嚴
明矣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朱相
齎捧謹題請
旨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
奏爲乞慎擇本兵以審安攘大計事臣等伏
見邸報今冬虜寇我撫備復來擾邊仰
賴
陛下神謀聖慮既擒叛逆姦細以壞其機牙又
治誤事諸大臣罪以正我軍法
天威震勃虜復北去臣等待罪南垣既不能先
時論列防慎幾微又不能臨事糜捐捍禦
忠力俯仰慚負莫知所容切惟自有邊患
以來羣臣獻議無慮百輩該部採集其詳
臣等即有所見豈復有賢於羣臣者哉惟
乞
陛下慎擇本兵用志一定規爲有漸則羣策畢
舉而安攘之業成矣照得兵部尚書員缺
衆方仰望謂將必得才望大臣有賢於毛
伯溫者以副
陛下簡任及見邸報吏部乃推及右都御史戴
明吉隆兵部尚書欽此夫某之不勝斯任豈逃
於
陛下之洞察哉特以緊急之際恐致缺人廢事
姑就近以試之此帝堯用鯀之仁也不然
某之檢邪不職
陛下於其爲少卿也嘗序之矣於其爲巡撫都
御史也又序之矣今之簡任豈
陛下之得已哉臣等查得
國家實邊良法實資鹽課自折銀之議起而
邊粟日空白餘鹽之利興而邊課益損某
實爲巡鹽御史矣慣習弊竊加增餘羨以
要能逢不顧陰擠邊計某之見小利而無
遠慮如此其不足以籌邊也於茲見矣況
其大節素壞阿附竇緣因人爲利歷任中
負有頑亦臣等不敢纖舉獨如督木一
事欺
君罔人冒功要利其無忌憚之尤著者也給事
中胡叔廉曾論及之臣等嘗即某之辯疏

考之巧言文過每善羣護獨於指揮徐椿
齡等其辭不容掩焉曰椿齡將家財肆
千兩陪補虧欠乃不爲之憐憫而返劾之
臣亦不可太息邪此其不自覺其言之
緣見者也夫前無領銀虛報之失則後無
陪補虧欠之罰後有陪補虧欠之罰是領
銀虛報者某也代之問罪者椿齡等也某
之憐憫太息其愧心之萌乎不然某刻於
用法者也何於椿齡而用情之厚如此乎

舉一事而某之大體可知矣夫某失已者
也必不能正色以定
國是偏刻者也必不能公法以服軍心害能
者也必不能虛已以收將材懷奸者也必
不能覈實以課功賞儉小者也必不能開
誠布公以用羣策本兵重任竊恐某之必
負託也戎事大機不宜再誤故臣等冒死

勑內外臣工協謀滅倭督軍監戰各揆攸司俟
時大舉聲東擊西使倭疲於奔命而我乃
可以得志也我軍一主於戰而不知有其
他臣等所謂用志一定而可立致者此也
然今邊境蕭條士馬饑困勢分於備多心
攜於援寡夫兵者氣也氣之不揚甚矣氛
欲大舉滅倭非事勢之難成者啟切願內
外臣工漸次修舉停役時儲募勇繕械審
地形之便以屯重兵則勢不分而邀擊可
以擣巢穴則援不廢而攻
行乘虛人之虛以文以寬武弁則將不攜
圖自解略苛細之文以寬武弁則將本兵以審安攘大
而展布易盡寬屯田之法以招耕農則財
自阜而轉輸可省至於假重總督以軍法
行事之柄使之賞罰行而號令信尤爲先
務是皆諸臣所當建明者
國家之法羣臣有建明大臣有執奏建明或
出於一人之長而執奏則核之以衆人之
公建明或出於一時之論而執奏則醳之

以經常之法誠使爲大臣者積之以至誠
持之以悠久毋眩於浮言毋惑於小利惟
一心一德以圖生聚教訓之實如此而富
二者皆本兵之寄而惟大臣以安
强之業不成犁庭之師不舉者未之有矣
臣等所謂規爲有漸而當馴致者此也是
社稷爲悅者能之
陛下中興之烈遠邁前古天必生有壯猷元老
以爲之佐是在該部知所以求之耳臣等
不勝惓惓緣係乞慎擇本兵以審安攘大
計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捧謹具奏
聞

萬曆貳拾叁年拾貳月

南京禮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
永明謹
奏爲議定舖行以蘇京城民困事臣惟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
朝廷建官寵之祿秩以厚養士之恩者凡欲
以阜民利而植其生焉耳況南京爲
國家根本重地民生豐悴厥係尤重臣自到
任以來切見南京城坊生理蕭條居民窮
悴令苦於多門力疲於重役財竭於暴取

蓋自府縣里甲正差之外有匠役有夫差
有養馬戶而又有各項舖戶之名自居積
貨物以至傭賤小販自軍民匠作以至單
貧手藝凡在生理無弗占籍者中間尤有
一二行役賠累重難則以城坊衣食得過
之家克應家無貨物之儲官有舖行之役
走明知其有害於民而故爲之所以摧富
民而爲貧耳故占籍纔及數年富者必貧
貧者轉徙臣因接管巡視九庫錢糧節據
城坊舖戶告稱當季直月或因逃絕而扳
幫貼或因賠累而乞均攤或以消乏而求
蠲豁或因重役而乞減省或勢豪抑勒乞
求分理或年久無價乞行查給老疾疲曳
孤鋪乳獨號訴阻繼及查賠累之費每一
行役重則月計用銀數拾兩輕亦不下數
門詢厥弊皆原官府用一而不緩二積
少遂至成多雖官府不自知也查據先該
原任上元縣知縣程燦議有書冊最盡事

情而當時部院撫按衙門未爲着實推詳
救正每切惜之燦之議曰南京
內府各監局物料皆上元江寧二縣舖戶出
辦是二縣舖戶爲
內府成造
上用服色器皿而編也
內府每年取用物料本縣具申本府會同科
道部司等官約期估計查照各年成案簽
諸時估雨平無虧各行舖戶亦知職分當

然自願出辦但先納料而後領價已爲成規及已納料而久不得領價滋成積弊挑運有腳錢之費起批有紙筆之費進庫有茶果之費稱驗有秤頭之費一名行頭三名走遞今日公務不收明日天雨不收守候有盤纏倾米之費官遷吏滿書簿高架領價有查考案薄之費戶衆而物難齊路遥而至不速公差有驢子錢酒食錢之費買求不語又有打點門役之費如其價之多十分已費其二如其價之少所領不償其所費矣此則物料有定數時估有定價鋪戶有定班猶可言也若夫無名之派不已之徵無價之物料兼有前項諸費民又何以堪之試以一二行論之如重紙鋪户止應辦各衙門公用紙劄衙門既多取用無時差重人少已不能勝自二十一史之書成紙張數多印刷甚衆而乃加災於鋪戶又有以公用之餘紙給鋪戶以追其價又不免有前項諸費此重紙之所以困也如木柴每百斤價五分如木炭每百斤價貳錢必得壹百貳拾斤方足百斤之數自

石城門以至
正陽門
西安門自下關以至太平門每百斤又該腳銀貳分或貳分伍釐或一錢夫民之於上肆分炭價壹錢伍分或一錢夫民之於上也增其數而交上之於民也減其價而給此柴炭鋪戶之所以困也如松江江陰之布嘉興湖州蘇州之絹臨清山陝之手帕甯羊出本地入南京價值自是不同今所領價或不及地頭之數至於南京紗緞段用尤多虧苦亦劇此各行鋪戶之所以困也夫天下州縣以一州一縣之單民而奉一知州知縣今以上江二縣軍民而奉南京大小各衙門又以外縣而例京城又以

土產而評物價衙門既多體統不一人自
行法如之何其能勝之哉上江二縣取用
物料有解批有申文有印信票皆申解
內府供應
上用而五城兵馬司之所取無解批無申文又
不用印信票乃買辦各衙門私用之物料
也總甲地方係兵馬司所管轄各街舖戶
視五城爲親臨故取物甚易而奉承亦多
此亦舖戶之敢怨而不敢言者也臣嘗反

覆程嬋斯議及查先任尚書霍韜湛若水
給事中尹相亦嘗先後具
奏而皆施行未至積弊相沿日深一日今不
爲之疏濬振刷立爲經常可久之法以定
上下之交而固民志豈所以能通人國邦
本哉臣謹攄愚見列爲六事乞

一曰專職掌臣惟占籍舖戶皆上元
江寧二縣軍民及外省寓居客商
惟當隸之應天府及上江二縣其
餘衙門凡有事地方一應公用惟

當移文二縣令其辦送公給價值
而私用不與焉此京官與有司不
同之體統也夫何積習相沿各衙
門公私日用拘攬不一有如程嬋
所議者二縣五城於民最親官卑
勢阻而自內外守備以及府部院
寺科道衙門又皆體統不相爲屬
事非專職難輒施行故雖明知舖
戶之愁怨失所而莫有能爲之司

平者亦勢焚也合無今後舖戶之
籍隸之應天府而歲
命巡視錢糧給事中御史及巡視京城御史兼
察之遇有蹈襲前項積弊敢於虧
擾舖行及牙販各役者許受害之
人赴告准理竝聽掛劾輕重查論
如給事中御史身自有違從都察

院定奪裁決不給於上也無益吏書得緣
以爲姦而移易作弊之賄至矣行
頭得欺以爲利而均攤小戶之擾
行矣是不可以不豫處也合無及
今通行查議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自

內府各監局以及部院卿寺等衙門自成造
修理供應起運以及祭祀科舉併
簡然公用之費或仍舊額而裁省
未盡者亦有之如太常寺原額歲
紙劄顏料米豆柴炭各物料備查
額數剩量會計開造數目備載由
帖各給一紙與舖戶永爲遵守執
照仍聽自立文簿一冊開載取用
過數目以備稽查如此則行頭可
以預知物料之有無而收買以待
取小戶可以稽查數目之多寡而
公派以均辦如由票所載及雖不
載而係一時奉例坐取曾經科道

有估計明文者許舖戶依期供應
如由票所無凡係私買私用之物
止許照依市價和買並不許二縣
五城出票拘舖戶亦不許行頭分
派小戶以科使用如此則市價自
平人戶自安矣

三曰省繁役裂得前京衙門頗稱事
簡然公用之費或仍舊額而裁省
未盡者亦有之如太常寺原額歲

用白糖柴萬伍千斤先年少卿歐陽墜在任查減陸萬斤僅用壹萬伍千斤耳舉太常寺而其他衙門可知也守備衙門蘆洲歲課柴惟當召商平價糶賣而乃拘擾爭販提船輸納陪累不一舉蘆柴而其他事役可知也在京法司多係犯人自納本色紙張或令歇家代送南京各衙門亦各自有常用人役

如歇家門庫斗子之流雖非事體然平價使之轉買以一衙門之人供一衙門之役猶可也而乃並拘舖户其誰堪之南京禮部曆日紙原自浙江解送今乃改從南京買辦然曆日紙張式樣與他紙不同今之舖户猶憑商人於浙江抄作也每百張原價壹錢今減捌分夫捌分固數百中僅也然自今冬買紙明冬領價該監有無名之徵經年有出息之累舖户不重困乎舉重紙而其他物料可知也房料舖戶則苦於苦於取非其有酒醋舖戶則苦於摧課過重竹木柴炭舖戶則苦於輸運獨難舉此數行而其他舖行可知也是當逐一查議裁處所謂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者也

四曰慎估計臣惟錢物之登耗舖户之休戚懸於估計一事當酌估之時雖曰多官各陳所見而執筆者給事中也市價之低昂雖長於商賈者有未盡知兒儒生不言利事固其所易眩者也臨時據案任臆所裁寧無差乎今無今後每當估計該部豫於一月以前通查各估物料整數關送庶得詳博詢訪至於市價一時暫有低昂而所需物

料或積至一年二年以外方得完
納運送艱難守候長久又或價值
重多不免賒貸取盈皆當詳計昔
劉晏造船費常過倍豈惟務久遠
以成功亦以詳禮悉而厚下耳故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
損上益下非盜臣也而所司奉法
不良務於減尅以爲能者其殃民
欽怨罪有浮於聚斂者矣臣故願
司估計者愼之

五曰詳稽察照得各行上納物料未
完不得給價行之已久誠難別議
今查得有已完納而經年不得領
價者又有該衙門素無錢糧雖欲
處給而無從者合無今後集議某
衙門合用某物料則議給以某項
錢糧條格一定具載成冊每一起
物料完納之後該舖戶則赴巡視

知未完則加緊詰如此則稽察詳而無愆期小
止題

六曰勵官常賞罰嚴得南京守備內臣公
侯勳貴皆有常跟人役或係投充
或由私占久慣撥置不畏法度其
他大小衙門亦各有積年皂隸耕
雖鶉鷯循習成風以抑勒賤買爲
嚴加禁約法
舊規以需索打點爲常例雖禁之
而不能止是宜備行南京都察院
信縱容不自愛惜者並聽科道官
指實參論及吏部記過以備考察
此亦申飭官常之一事也雖然是
皆未盡乎振本塞源之論也各省

府縣於民最親其上爲兩司又其
上爲撫按府縣優民兩司得以正
之兩司優民撫按得以糾之體統
一而事權不分所謂指臂之勢順
而易治惟兩京之官百司庶府雖
有大小崇卑而皆謂之京官共惟
君父之尊以爲仰戴南京雖根本舊都然既遠

闕廷則下民之情勢難上達自與在京不同而
又撫按之令有所不行又與外省
不同臣愚竊謂南京庶務頗簡而
官曹之制似猶有可議者夫建官
不忘
祖宗之舊而變通適大時措之宜此
廟謨道揆之事非小臣所敢與知也惟
聖明裁察

陳情終養疏

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元忭謹
奏爲比例陳情乞
恩終養事臣年肆拾柒歲原籍浙江湖州府縣優民兩司得以正
優縣人由嘉靖拾肆年進士刑授直隸太
平府蕪湖縣知縣繼陞今職臣以一介書
生濫登科甲謬列清班荷茲
天高地厚之恩是雖粉骨碎身豈能報答萬一
仰念臣不幸甫及髫年慈父見背賴母史
氏撫摩教育以有今日臣母今年捌拾有

壹止有二子長兄永秀見任湖廣長沙府
長沙縣儒學教諭臣又叨任前職切念臣
母當此暮年朝不謀夕臣二子顧皆離親
遠祿萬有他虞悔將何及每思至此不覺
哽咽近於拾壹月初拾日有家書報稱臣
母得患瘧疾勢甚危迫朝夕念臣惟恐不
得一見臣得此報不勝驚悸悲號幾至殞
絕爲此具由叩比例乞
恩終養此臣烏鳥之私至情之不可解者仰惟

皇上以至孝治天下
錫類臣工已非一日查得原任刑部尚書原
龍原任南京刑部侍郎王熽原任巡視河
道副都御史丁湛亦曾陳情乞歸終養俱
蒙
皇上憐允臣職雖卑至情則一臣又查得唐龍
等俱有兄弟在家侍養尚得各遂所請以
展孝思如臣兄弟二人俱蒙
錄用別無以次侍丁較之諸臣其情尤切況臣
南垣諫草 [illegible] 事業
年力尚強圖報有日臣母衰病侵尋餘生
則有限矣若不披瀝血誠早乞歸養恐將
來無及寧不貽終天之恨耶伏望
聖慈察臣衷悃
勅下吏部查照唐龍等事例容臣回籍侍親終
養以少盡人子報本之誠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緣係比例陳情乞
恩終養事理為此具本專差義男張春齎捧
具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刑科給事中臣張
永明謹
題爲欽奉
聖諭事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該南京兵部
准、兵部咨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題前事內開清查日溫一事必須審
本部題前事內開清查日溫一事必須審
取各人陞授來歷充補緣由委官磨對方
可定擬合無比照正德十六年事例將五
府所屬京衛并錦衣等親軍衛所官旗役

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本部委官一員
各會同催取文冊逐一清查將各官旗應
有應革職級扣算註擬停當及各軍校革
過姓名備細造冊
奏繳中間若有事涉疑似難於去留的、着議擬奏請定奪其餘依擬行
開載未盡應當戒革者俱聽差去科道等
官經自擬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各該京衛京營官軍力士匠役人等
都依擬行科道官照依奏內應革
應革逐一清查停當奏報若事涉疑似難
於去留的、着議擬奏請定奪其餘依擬行
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查得咨內未見
開有會同科道清查字樣理合
清查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
兵部咨稱清查官旗比照正德十六年事例將五府六部并錦衣等衛前去煩查南京各衙
所官軍力士本部應否委官會同科道官

請明遵奉案呈到部合咨前去煩查南京各衙
明白差有科道官所據南京事體相同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兵部定委本部屬官會同
南京兵科及咨南京都察院劄委御史一
員照依款內事件逐一清查完日造冊
奏繳等因該太子太保本部尚書毛伯温等
具題奉
聖旨着照在京營衛一體差官查勘欽此欽遵

備行到臣會同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郭
文翰南京兵部委官職方清吏司署員外
郎王事王問謹遵奉
聖諭欽內開載應查官旗人等會案通行南京
錦衣等衛所及五府所屬京衛查照各另
造冊去後查得嘉靖貳拾叁年正月內該
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楊上林等題前
事內開除將洪武永樂年間
皇親比照軍職事例照舊不議及鄰係
南垣識草 新集
皇親原有祖遺軍功難以議革者不開外等
因具題奉
聖旨兵部看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該兵部覆
題前事內開
國家之於軍功例與世襲崇報之厚自古所
未有也夫何自宣德以遠成化年間冒濫
日甚中間功次不明名爲軍功而實無軍
功或以他事例陞本部嘉靖玖年題
准見行事例開載已明故遇襲替之日俱已查
革但未經襲替若未盡殘正今該科題等
官據例查出欲行
請黃查對滅革似亦相應但貼黃冊籍俱隸
內府該監收掌非選襲替邊難輕議等因題
奉
聖旨這奏內涇府人役照舊存留吳倫等但係
王所陞授的都革了內係祖職軍功并緝
捕陞級的俱待終身襲替查議其餘依擬
行欽此欽遵臣等竊照南京事體相同仰
南垣識草 新集
遵
明占隨據南京錦衣等衛所各呈繳造完官旗
軍校力士文冊到臣等又經咨取應查貼
黃并旗軍校尉力士文冊及各該食糧冊
卷逐一清查除洪武永樂年間
皇親及軍職并各功次不明相應聽候襲替
查黃改正外其宣德以後相
應就令衣等衛所都指揮指
揮千百戶 [illegible] 尉力士俱承恩等貳

百伍拾員名內不由軍功傳乞加陞官途
天賜等叅員不由軍功納粟加陞官并
等叅員
皇親有無世襲字樣目襲輩數官王楠等壹
拾壹員軍職有功越陞越襲目襲職級官
董茂等貳拾肆員弐舉中式加陞官并承
恩等貳拾壹員年力已衰官職王楠等壹
百壹拾伍員名又查得南京等衛年
老技尅力士李鋼等壹拾叁名臣等公
同詳審將前項冊卷重覆磨勘相同照例
議擬明白合行備細開坐造冊
奏繳外契得南京各衛所官旗
祖宗以來額定員名中間累有故絶又子孫襲
替之日歷年將久不明者照例查黃減
革其南京錦衣等上侍衛分各廳俱有事
權輕簡各官子孫止沿祖職照當襲替亦
無做工科給事中等官查勘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朱相齎捧謹題
請
欽依着照在京營衛一體差官查勘事理未敢
聖諭及奉

南京刑科等科給事中臣張永明等謹
奏爲乞優假言官以圖補報以重根本事臣
等伏見邸報該南京禮部尚書黒　題爲
申明禮制以明體分事內稱禮儀定式官
員相遇迴避有等以給事中不避尚書轎
爲犯分者臣等惶悚不知所云伏念臣等
俱以讀書學禮拔身草茅厠名科第復叨
聖恩備員言責待罪留都敬畏之心深惟自
南京禮部　射集

孤危之跡止結
上知豈敢犯非其分處非其據驟而與大臣抗
顧惟斯禮其相承已久蓋自
國初以來未之有改也苟非
國初之舊則誰能作意以凌節屈其所不遑誰
肯降尊以就卑安其所不甘故在於臣等
則有所受矣前之所無不敢爲也前之所
有不敢廢也大臣以爲是固然而不愧於
屈也臣等以爲是固然而不嫌於倣也故
老多存流風不泯日擊耳聞追論前故有
以爲起於近日者乎事非起於今日何前
此之無所議也臣等不敢妄說以瀆
聖聽顧以設官之意考證當今之職則知
累朝之所以優假言官者亦必有故矣夫禮有
經制有會通經制以定其則會通以度其
衷之所以不廢也禮儀定式約民以經
也因事而立法隨時而制宜則在
聖祖時固已多所更定不能守畫一以膠故常
矣臣等以爲品級之不恒拘體統之或相
陛下之近侍官也耳目之所寄也自唐而宋率
隸諫官於中書門下省是假大臣以搏擊
之具也
祖宗設官深鑒斯敝裁兩省而不立並建六科
而無所隸夫職無所隸則其體必伸趨矣
迴避是爲吏事官長之體而乃以責之
天子之近侍乎如必以七品爲拘則其所犯蓋
不特一行道之故矣引選文武職官胡爲

而與尚書侍郎同赴
御前請
旨選用也處置禮儀邊務事關大體者胡爲而
奉
旨會議也舉用文武大臣胡爲而奉
旨會議也三法司鞫問罪囚胡爲而奉
旨同鞫也陪祀分獻於
天祀胡爲而皆也侍宴於
殿上侍儀於

經筵胡爲而與也更部堂上官胡爲而赴科附
簿也各衙門堂上官同之相借直與堂上官同之蓋我
是其體統之
朝之重斯職付之以耳目之寄則
聰明無所壅蔽借之以體統之重則志意得以
展舒在
廷之臣皆安之不聞以其官卑責重爲異也
至於南京之六科於此皆無之非其官之
京爲
祖宗叔本重地
陛下端拱而南向制之使不假臣等以體統之
舊以養其銳之氣由使其望風奔走若

爲大臣之爲吏者然則將委靡退縮無以
自振其究也臣察勲貴有勢重而不可反
意得而無所顧深爲璽蔽以欺妄窓爲窄
畧以中傷而甘心以逞者矣宋臣蘇軾有
云權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
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伏願
陛下少察此言許臣等無廢其舊不以臣等之
不賢而遂棄百七十年之恒守則後必將
有爲
國家折姦臣而救內重者某平日號爲稍古
博學豈不知臺諫之重爲
聖朝盛事顧以剛愎之資偏拘之性每遊衆以
立說而近日之所處復有不厭衆心者慮
聖駕而縱宴遊亦忘敬
君之謹掌選決而私鄉里之無我之公薄曹南
之拂其願則假是以宣變恐言官之議其
後則先是以轅進是說也伏
陛下少垂察焉下臣等奏於禮部都察院并議
而
聖斷焉臣等幸甚臣等不勝戰懼祈懇之至爲
此具本專差辦事吏王臣齎捧謹具奏
萬曆拾肆年拾壹月
日

乞停徵賑恤

左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永明謹

題爲懇乞

聖慈憫念地方災傷
俯賜停免額外加徵事
邦本事據河南府申據永寧縣知縣謝會

申稱該縣原派

伊府府第工料銀玖百陸拾壹兩叁錢伍分
叁釐自嘉靖叁拾肆年至叁拾柒年俱已
完解銀肆萬玖千叁百捌兩陸錢肆分派不等至今伍年之間已
共捌縣大小分
完解銀肆萬玖千叁百捌兩陸錢肆分派不等至今伍年之間已
隆伍毫捌絲惟永寧縣止欠叁拾捌年分
銀玖百陸拾壹兩叁錢伍分貳釐肆毫貳
絲未解見徵在官者已有肆百零捌兩本
府又查催陽等縣節年拖欠夏秋稅糧甚
多自叁拾壹年起至叁拾柒年止不下拾
捌玖萬若別項銀兩勢在稍緩者其所拖
欠誠不敢以盡舉夫
朝廷與藩封孰重而孰輕京邊之與府第孰緩
而孰急
朝廷京邊錢糧則節年拖欠藩封府第銀兩
欽差戶部額外按臨本縣嚴催節年京邊錢
糧共欠銀伍萬肆千柒百餘兩立限追徵
又據通縣里老趙時興等連名告稱節年
早潦災傷積逋數多即今新舊驟徵併府
第銀兩官校守逼民不堪命俱各逃竄告
乞停徵等因到府查查嘉靖叁拾肆年伍
月內奉文議派

則逐歲徵派殊失輕重緩急之序況河南
一府地糧獨重雜役尤繁連年災荒十逃
八九而
工府官舍旗校人等擅自徑下州縣催徵騷
擾官吏懼威嚴刑追比以致百姓破家蕩
產鬻子典妻而
國家額賦反坐此拖欠即今
王府工程皆已完畢而未徵銀兩尚有叁萬
餘兩若不預爲酌處恐民力益不能堪
欽差部使亦爲徒勞爾矣本府因該縣所申日
擊時艱不敢隱昧申乞
政司提督糧儲左參議袁洪愈呈稱看得
永寧一縣拖欠京邊等項錢糧七八萬兩
里老苦於催徵縣官申請寬緩至於
王府祿米銀俱已完足又有府第銀五百五
十餘兩未完官校守通及訪得官校到於
該縣怙勢逞威擄虐良善凌辱有司無所
不至不獨一縣爲然本職隨處禁約但恐
經過之後此輩仍復肆行合行裁抑及照
府第銀兩似應奏
請停止姑以目今時勢陳之本職於今年正月
二十二日至河南府二十三日赴
伊府朝
王日見本府城墻宮殿周圍完固前開四面
云非昔日之舊東西北三面未經查知其
南面端禮門外多設門樓三重極其雄壯
承擾無端病民莫此爲甚近見咨文
皇上更建
殿堂大小宮員各將俸銀
獻進 郡王以下隨力 獻助工完停止夫以
大工若此其急內外臣工夙夜憂惕思仰贊不
日之成而未可得不此之急而乃急於府
第銀兩況府第已極完固豈不得已者哉
內帑缺乏邊儲告匱戶部題奉

欽依差官查催河南府所屬地方亦欲如數完
一納泰官校人等守逼
王府銀兩祿糧既已盡完府第又復催迫民
念於避害不能顧義念於彼必緩於此理
勢自然夫京邊未完宜急而反緩府第之
完宜緩而反急此真所謂舛也若不早爭
停止將來誤事匪細本職奉
勅提督糧儲日擊時艱不敢隱忍合行
奏將伊所修理府第銀兩除已完外其未

完者盡數停免又據分守河南道右參政
亢思謙呈稱看得河南一府地瘠民疲原
額稅糧獨重頻年旱潦相仍民貧徵督歷
年逋欠數多近因追併鞭朴一加逃亡相
繼其流離困苦措辦不前蓋不獨永寧一
縣爲然也自嘉靖癸卯拾肆年加派府第銀
兩於夏秋糧內追徵每至三月之初
伊府差官持
令旨分至各縣直上縣堂坐於縣官之上主
侯掌印官嚴拘各里里老年頭人等立限
追併急於星火倚勢凌逼縣官不敢少延
竊惟
伊府　奏開稱府第損壞照例修理近據
河南府申稱該府新築重城創建門樓拆
除官民房屋街道改關府地寬倍前工
作俱已完備夫工役已完而銀兩之徵似
在可緩而各州縣尚嚴行追併以致民不
聊生甚非爲

朝廷惠養小民之意也前項銀兩似應議擬
俟京邊錢糧完日追併解府或待
徵或奏
請停止又據河南按察司分巡河南道僉事林
騰蛟呈稱本道巡歷至永寧縣隨據民趙
時興等連名告稱本縣連年災傷小民逃
亡過半致遺累年各項正額錢糧拖欠數
多見蒙
欽差戶部劉員外及督糧道袁參議按臨本縣

追併交兼府第銀兩緊急見今差官在縣
守催日久小民粉骨碎身亦不能辦乞將
各項錢糧暫行停徵等情當將原差官錢
錦喚入省諭回府不許在縣騷擾并批行
該縣查報又據該縣申稱查得該府原差
官錢錦孟思賢俱於嘉靖參拾捌年捌月
初捌日徑自下縣催取祿米府第銀兩本
縣隨將祿米徵完孟思賢於本年拾貳月
初陸日隨解祿米銀兩回府錢錦坐催府
第銀於本月貳拾捌日又差禮生董堂承
奉侄葉童下縣嚴催本縣慮思激變小民
省令本月參拾日回府惟錢錦在縣至參
拾玖年貳月初陸日蒙本道按臨本縣閱
縣里老趙時與等具告錢糧急迫致蒙本
道查出錢錦在縣當蒙逐回備申本道又
據河南府呈稱連年不收額賦施欠甚多
則不獨永寧一縣爲然而所屬拾肆州縣
大約事體相同矣見今

內帑告匱
聖明霄旰特煩
勑使督責甚嚴爲臣子者孰敢爲其私計府第
銀兩雖奉
欽依給賜但以事勢言則今日
內帑急而府第緩以大義言則
君上先而臣子後況本道近歷河南府備視
伊府宮殿規模倍舊工程一新靡有損缺未
完如蒙憫念民貧徵骨
潘屏再乞
天恩早賜完結以便安居事該
伊王典模奏稱府第傾圮乞要修理該部議
擬合候
命下備行撫按督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查勘會

奏等因覆題奉
欽依備咨行據布政司呈將委官勘估過該府
修理府第合用夫料工價等銀八萬六千
兩分派各該州縣於每年徵銀一萬兩陸
續解送自行修理等情具呈前巡撫河南
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端　會同巡按
河南監察御史王　題稱前項工價照數
派解但地方災旱百姓不堪該本部議擬
合候
命下行令自行修理等因覆題奉
聖旨既地方災傷且罷欽此欽遵外嘉靖叁拾
叁年八月內又准工部咨爲府第年久損
壞日甚已經撫按估勘明白工價未給再
乞
天恩早　賜照例修理以保　藩屏以壯
國威事該　伊王典樸奏稱府第傾圮乞要
查照原估價數修理等因奏奉
聖旨准照原估數目給與工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前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
史鄒　察行布政司遵照徵解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孫墓議
照河南地方田地瘠薄兼以
宗室蕃衍祿糧倍增於前時差役頻繁徵派
每溢於常額即其平日已難支持一遇凶
年途至狼狽是以節年以來積欠京邊額
賦與夫會議銀兩約計百拾餘萬至厘
聖慮特使督徵尚未能辦目今
命下行令自行修理等因覆題奉
欽此欽遵外通困其事勢誠急
詔蓄藏空虛邊需孔棘內外
其爲
國計誠所當先者
伊府修理府第工價府道各官咸謂該府宮
殿見已修完仍被官校凌逼催徵騷擾地
方以重疲民之困所據里老趙時興等紛
紛告訴其情誠有不得已也矧今
皇上
殿堂預處、財用凡大小臣工許其

獻進
郡王以下亦聽
獻助爲
親王者尤當仰體
聖心顧乃屑屑於私計必欲取盈以
君父之義乎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凡
諸王宮室自有定式今據督糧道呈稱日昇

本府城墻宮殿周圍完固詢問四面云非
昔日之舊東西北三面未經查知其南面
端禮門外多設門樓三重極其雄壯華麗
分守道呈稱該府新築重城創建門樓拆
除官民房屋街道改闢府地寬廣分巡道
呈稱備見該府宮殿規模倍舊工程一新
則與
會典有違又查得問刑條例
王府祿米若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
干犯笞罪自差人下府州縣
者與庶人等犯罪以上發遣雲南軍衛
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今該府擅差官校錢錦孟思賢禮生董
堂承奉姪葉章等絡繹下縣直上縣堂坐
於縣官之上守道祿米府第銀兩特勢逞
威欺虐良善凌辱有司無所不至則與條
例有違
聖明在上

宗藩不德莫不恪守
上章而該府恃違若此是豈守
與承休之道乎再奬當此荒歉之時黃不接
之際貧民假貸於富室既無所得仰食於
有司又不能周復加賞分巡道改闢府地寬廣分巡道
旁有追呼之苦下有嗟怨之災萬一蠻獷
於一呼勢成於羣合將若之何況今遠近
多警邪黨易興所以萃其渙而繫其心者
誠不可不早見而先圖也所據該府未完

府第銀兩多官目擊時艱欲爲停止情委
懇切相應奏
請伏望
皇上軫念中原爲廢心之重地百姓系久困之
疲民
勅下該部再加議覆將前修理府第工銀除已
完外未完銀兩照數停免仍將該府創建
門墻等項查勘果否遠式犯分應否改正
逐一具奏
[illegible]
請自
聖裁其撥置生事之人通行拏問照例發遣庶
憲典乃彰
宗藩知警摹邪屏息閭閻輯寧黎庶有更生
之慶而地獲永賴之休矣緣係懇乞
聖慈體念地方災傷
[illegible]免額外加徵府第工銀以蘇民困以固
[illegible]本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
[illegible]承差周[illegible]親齎謹題請

船[illegible]叁拾捌年捌月

[illegible]

差勘定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illegible]謹
題爲懇乞
聖慈憫念地方災傷
俯賜停免額外加徵府第工銀以蘇民困以固
邦本事先據守巡河南督糧三道呈據承
寧縣知縣謝緜申據里老趙時興等告稱
節年災傷積逋數多新舊驟徵四今
伊府差官校錢錦孟恩賢等守催府第祿米

銀兩民不堪命俱各逃竄該各道查得該
府新築重城創建門樓拆除官民房屋街
道改闢府第寬廣估價銀自應停止差人下縣既明有禁例錢
徵府第銀寒萬兩相應停免等因呈報兩
院會本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工部覆題爲照
親王府第原係
欽建分封其規模體式俱經內監畫圖呈
覽欽定遵行事干

三所宜世世恪守豈敢擅
伊王原奏止稱修理地方官曲意奉承輒估
價銀至捌萬餘兩
皇上篤念親親特允照給實天地高厚之
殊恩古今希絕之曠典 伊王正宜仰體
聖心恪守常分止將損壞處所修理爲當邦乃
弗安
細制乘機借跪擅將官民房屋街道恣意拆除

改闢寬廣據稱南面端禮門外一處已增
設門樓三重則其餘可知況工既完備則
價銀自應停止差人下縣既明有禁例錢
錦等豈宜擅差地方以 令旨行事既經
撫按官會題前因相應勘究但事關禮制
今候 命下移咨禮部題
欽差官給 勘前去河南會同該撫按逐一查
勘原
欽建府第有外墻爲限廣濶若干令墻外拆除

官民房屋街道若干南面端禮門外會否
增設門樓三重是否
制其餘拓開官民基地會否整造何項房屋
有無僭踰明白畫圖貼說其由參奏候
聖裁其餘應參官員及應究人役聽契例施行
原派工價銀兩既已工完本部行令即便
截日停免撫按官仍明白曉諭以安窮民
等因奉
聖旨是除工銀停免外又該禮部題奉
欽依差禮科給事申棨前來會同撫按查勘
得縣貯庫葉全等稱
伊王送與房主李鑾等房價私和泯滅李鑾
等扣銀錢首縣貯庫葉全等又撥置隱情
奏奉
欽依備行院科會委按察司副使郭朝賓布政
司參議王遴分委知府等官陳慶李天榮
等會問得犯人吳希同係
伊府儀衛司校尉由監生任知縣革職招稱
該府承奉等官葉全等撥置基拓廣第
建重城門樓移護衛長史司等衙門於
王城之內逼換
方城王府第及侵占桐城郡王府第各一所
强占河南府學文昌祠基洛陽縣監并養
濟院法藏寺及儀賓韓應璧等鄉宦軍民
陳大壯喬岳等各房基共空百捌拾餘間
窯院拾柒所土窯拾六空計地壹頃餘畝
侵占官街採取軍民樹株擅用官車裝運
經詳生事苦財修城使用及遠例擅差軍
校錢鎗等下縣逼催府第祿米銀兩索要
大戶銀錢并承奉趙用蔡朝許傳
今奉打知縣謝尊等項俱實問過充軍吳
希同等責拾玖名杖罪謝賊等拾貳名脫
逃照提田五峰等玖拾名有罪聽參葉全
等陸拾貳名并將伊王遣制等情參神
仰惟

聖祖欽定格式永爲萬世之章程
皇上特賜工銀九出一時之曠典況不許犯分
之
明訓煥然如新不必更改之　綸音昭然在
上
伊王典模本以親藩嗣　封中土正宜畏
天保國恪遵　祖訓之嚴樂善承家仰答
聖恩蓋惟群小相誘以殘
中州疏舉門
因肆更張開
郡王之第廟擅取
逼遷
吞官舍縱橫侵
天閽之尊嚴不畏
皇言之炳赫明知
先師之學宮強占民居周圍廢貳百家之市街
成命任意拆毀
求必饜足而
盡已預設改
貳千名今軍餘共壹萬肆千陸百伍拾餘
成命任意拆毀後行其專擅之私若謂新闢吏
天止是遵照　會典之文然原制
欽定於
聖祖者豈當擾易若謂置買房基俱在原佔吏
尺之內則當時上
廑覽者何不具陳似此僭踰乃大違於
祖訓即其恣肆實深負乎
聖恩蓋惟群小相誘以殘
王心不檢俱有實跡殊非小過合無將違
制重城　勅令改正其逼換
方
弟舊基行令　伊南造還居住該
內外文武有罪官員通行提問查照律
例奏
請變落及將侵損銀物強擄女子等項各給主
收領以警將來則　國典愈彰而小民永
賴矣再照該府因建重城不俟奏
請隨即修葺衛門移於重城之內今擬改正其
護衛相應仍還舊處及查護備原額旗軍

名又儀衛司原額校尉陸百名今正餘共
陸千陸百餘名蓋其
封國年久生齒日繁遂使餘丁多於正額匀
承奉司占用辞繞錢倚勢作威淩辱官
府百姓皆由此輩爲之深爲
王累失今不治恐事久則難變勢重民難圄
實非所以善
命下令無查照
伊王儀衛司仍留正額名數摘撥守禦
王城輸直宿衛其剩下餘丁盡數查出編成
隊伍或量改一千戶所或併屬河南衛督
率防禦城池分班赴省操備或查照

咨府奏
准撥補 郡王府校從事例止許單丁摘撥不
許隱占閭戶人丁中間逋逃影射貫籍不
明者詰首發附近州縣編當民差則地方
緩急有賴可無意外之虞矣惟後仍舊存
留無
詔及照
伊府因建重城長史可依傳奉
伊王令旨發放一應事務如謀占官民房基
起派車兩根取土石倒選女子提拏平人
皆以
令旨行之以致軍衛有司衙門多被鈐束該
府內外官員舉奉成案殊非
朝廷爲念親親安享富貴及設官分職愛養
小民意伏乞
天語叮嚀戒諭

伊王止治其國內官僚不必干預有可之事
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
請者奏
朝廷區處更宜嚴禁本府官校人等不許假
稱名目詐傳
令旨違法生事若有玲惡不悛及額外投充
者事犯聽法司究問如倒如遇
王府發放事務敢有不俟奏

[illegible]輒自奉行者聽撫按官指實論劾有司以罷
輒罷職軍職改調邊方應幾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而
宗室將享磐石之固與
國同休萬年無疆矣等因連人呈解院科會
審明白畫圖貼說招參會本題奉
聖旨禮部會同三法司參看了來說查覆間又
該
伊王奏辭
中州疏鈔 集 三
聖旨禮部三法司一併看了來說該三法司參
看得
伊王不遵
祖制增建城墻重門樓參座逼模
郡王府第侵占學宮廟祠官民房基地土等
項及參承奉等官葉全等大肆機罷罪犯
龔某等原勘情節一併類招具奏定奪題
奉
欽依差刑部左侍郎趙[illegible]錦衣衛都指揮萬[illegible]
會同撫按勘問隨該各官題奏山西參政

伊王具奏知府張栓等索要謝儀僉事林騰
蛟扶同添脫及稱各官私造囚車扭鎖逼
死人命等項但辭出一面恐涉遮飾必須
差官再勘方可定擬其增設重城門樓先
該給事中龔某巡撫張永的等委官丈量畫
圖貼說
進呈似已明白今稱一輒一死率由舊式亦
應究明相應照例題
請差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會同撫按行
中州疏鈔 集 三
委隔別官員將
伊王奏內事情逐一勘究要見各官是否懷
私扶害其李學先等是否逼打致死其修
理府第是否率由舊式其餘各項事件及
應參應問人犯照例提問明實與給事中
龔某等原勘情節一併類招具奏定奪題
奉
欽依差刑部左侍郎趙[illegible]錦衣衛都指揮萬[illegible]
會同撫按勘問隨該各官題奏山西參政

陳洪濛山東副使雷夢麟前來會勘間又
該
伊王屢次奏辯俱奉
聖旨這事情着差官逐一勘問明白具招連
咨前來會行各官去一併勘問來說欽此備
人呈解部衙兩院會審無異參照承奉正
葉全孝奉副趙用武昇門正王俊門副蔡
等具膳副葉相典照劉用內官彭宣李陽
劉朝王用內使徐進門志苑江宋天福張

春徐堯書辦官王永壽任良弼魏科均屬
宦使歲預中謀煽習傾危搆成黨類多方
撥置自謂各職爲王之爪牙互肆兇殘罔
恩百姓係
朝廷之赤子漁獵糜食破產者奚啻數百餘
家狐假虎威致死者不止二三餘命或故
遣招集之例談風水以蠱惑
王心或明知創建之非假
欽依以箝塞衆口巡視巡捕僭稱東廠之名採
石採青恐奪小民之利詐
令青而奴孳縣令肆志弄權改勘合而刷選
官人甘心導慾官府畏威喪氣莫敢誰何
士民俠恨吞聲無門籲訴拾年始焉估勘多
千口良由威刼已積額訴即今悲號無慮
虛致加派糧銀之捌萬既而展拓彌廣遂
擅起廂墻之二重街署悉被其橫侵第舍
俱遭其席捲承奉葉全武昇蔡朝趙用罪
惡貫盈法應首論內官宋隆鄭卓內使關

保儀衛正苟宜儀衛副高節孫勝典膳副
華誠夫典史黎民靖兵馬指揮方時雍陽
中箠楚指事李富百戶余忠眞鹽談世祿
工正蔡工副王[illegible]電義賓亨一桂潘湊比
照參將坐工[illegible]虽或參逢迎敗度縱富樂院
之歌[illegible]從出城肆演武場之遊衍內
[illegible]遷遷府第及
[illegible]射平人恐令殘廢毀世祿蔣宜
[illegible]債負以漁利害使威勢以

宗民横索財賄誅其助惡之心當從改劾
之例內使齊貴久嫉生儒之號恕陰蓄報
復之私譬撒石灰以挫辱衣巾致擁潰而
踹傷人命罪有所由法應併究河南衛先
拿印官管理倉糧指揮王錫官明世守注實詳
責罪豈容規避之術清仍覺舉之無狀委屬瘝
曠之尤中前所副千戶張洙本
以一孤宰明見

伊王之岳郭會無一字之扞阻右所百戶林
鎮衰病餘年昏庸喪志納礦徒之賂侻已
自勉提防引袖匿之金復爾公行囑託招
尤啓侮罪悉由茲長史司見任左長史汪
師召右長史王潤職司輔導志之匡維侻
首怙終唯唯知竊祿傍觀方蹶依依豈
得無言律以官常責誠難逭洛陽中護衛
指揮溫如玉明綵篆之虛名昧典守之大
義易府第爲護衛曾不執法啓陳遷護衛
於重城又不據實申請若不堇爲調處無

恭回紛紜以知公署之改建並無諫阻之
忠猷久聽厥官法應追論
王府內外文武各有罪官員相應通行提問
查照律例問擬奏
請發落庶警將來職等寫照
伊王典模本以親茆蕝藩服嗣承土之封允
宜世爲忠貞永法泉平之善庶幾恪遵
祖訓思報

之民婦率衛騎而出城賞犒殊駭聽聞捴
銀錢而非禮遊遊尤乖統紀積愆具露
奏勘已行蒙
聖恩未即譴懲奉
明旨特加查勘尤宜感
皇仁高厚之
慈邁
旨星馳渙之
綸音引咎責躬攄誠俟
命郎又聽撥置而再三浮辭肆攄拾以掩飾前

久難變勢重難圖非所以善
王後也梱應仍留正額名數摘撥守禦
王城輪直宿衛其餘剩下餘丁盡數查出編
立隊伍量立一千戶所或併屬河南衛督
率防禦操備蔡稱該府長史司每週發放
地方專務皆以
令旨行之以救軍衛有司多被鈐束殊非
朝廷設官分職愛養小民至意懇乞
天語叮嚀戒諭
俯念

王治其國內官僚不必干預有司之事
若有事情重大具由奏
聞區處更宜禁約府內官校人等勿得假稱名
目及額外投充違法生事若有故違聽撫
按衙門指實參治各一節誠爲遠慮相應
勅下禮部會同三法司再加議擬奏
一併議處通
請定奪施行緣汪師召王潤陳瀠溫如玉黃鑑
皆非職等所敢輕擬仍乞
聖慈憫念地方災傷
王親緣係懇乞

俯賜停免額外加徵庶第工銀以蘇民困以固
邦本及節奉
欽依事理職等未敢擅便爲此除具
題外今將問過招由理合開報
弘靖叁拾玖年陸月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私謹
題爲仰仗
天威擒獲巨寇懇乞
聖明亟
賜典討以靖地方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准副使
兼理糧儲道右參政元思謙會事王鴻業守巡大梁
道右參政元思謙會事張學顏會問得賊
犯王瑟等參呈到臣據此卷查先准兵部
咨該臣題爲地方賊情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遵該本部看得前項強
賊糾惑構結殺人越貨所至震驚誠爲可
虞擊該本官題稱調兵勦捕俱各逃散然
巢魁未獲勢必復萌相應亟爲殄除合咨
前去欽此爲會同通按御史臣督純兵將領
并守巡兵備等官員多方設法捕務前
獲招巢前來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虛文事等問擒招罪并將有功有罪人員
一併查明具
奏通行等因備咨前來臣會同巡按河南監
察御史孫水思案行都布按三司守巡兵
備等道并該府州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
嚴督軍兵多方緝捕及行據按察司會同
守巡兵備各道勘問賊犯盧文周等招由
呈解臣等審錄該司監候具
題間隨據布政司候缺吏李琚將首惡賊犯
王瑟并夥賊岳隨及據開封府并西華縣
各差人協同擊獲夥賊王天佑等押送到
臣切照王瑟等俱係元惡大憝爲患地方
已非一日今頓就擒於官兵之追逐零落
潛逃撲捕殆盡是皆仰
天威之震懾
廟謨之勝算固非臣下所能効其力也除將
各賊犯審明批發該司會勘併招去後合
據招呈前來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孫永忠及覆察詳無異除批行該司將賊
犯王琚等監候秦
請其破發鄉夫宋虎行令該縣量處無礙銀兩
徑給其家以示優恤獲賊有功武生義勇
等役劉衍麻詩太等量將見在贓物差等
給賞布政司候缺吏李琚擒獲首惡功勞
可嘉准陞通吏以示激勸外察照河南都
司宣武衛指揮使馮銘職司巡捕才極疎
庸强賊縱橫既不用心于追捕奸軍賣放
又不持法以痛懲虛捏文移恣行欺妄罪
責難辭法應重究扶溝縣林朝御原任太
康縣知縣張元中陳州判官梁
王邦佐尉氏縣知縣張元中陳州判官梁
國表鄢陵縣典史黃棟西華縣知縣陶文
淵典史王格常祀巡檢司巡檢簡永年職
雖有崇畢之異而捕賊之功則均獲雖有
多寡之殊而効忠之心則一通應獎勵以
上有功有罪各官并前
未敢擅擬均乞
皇上裁下該部再加查覈上
項所問情罪臣等

請合詳訳行賊犯王瑟等拾捌名速

岳隨仍契例泉首示衆以北
國法馬江等與知縣等官林朝卿等發遣發
落隆續未獲強賊劉奉等容令臣等嚴行
守巡兵備等官查照節次卷案督併各該
掌印巡捕官兵緝拏并未到趙二等另行
問結供明李琚等折告實宋景和等省俟
外其馮銘重加究治邵鳴岐免究熊逵等

量爲分別獎賞庶賞罰明而人心知所勸
懲盜賊寧而地方可保無虞矣惟復
聖明別
賜定奪緣王瑟等俱重刑例應奏
欽依幷仰候
天威擒獲巨寇懇乞
聖明施
賜典刑以靖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合將前
項會問過招罪緣由開坐具本專差承差
周茂親齎謹題請
旨

嘉靖肆拾年貳月
日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我觀謹
題爲歲支原額不敷并災傷減免以致祿糧
缺欠數多懇乞
天恩俯賜處補以濟
宗藩以安地方事據河
南布政使司呈稱查得　周趙等府原額
歲派　郡王粳粟祿米共徵銀玖萬肆千
陸百捌拾伍兩建錢陸分內　鹿邑榮鄭
伊五府銀叁萬伍千兩　徽府銀壹萬餘
兩不敷支用向因各府　宗儀歲歲過優
本司勢不得已乃至
詔留者陸次銀數甚多俱已支放不繳懸其
前年清過至嘉靖叁拾年起下叁
拾柒年止凡
等飛共計叁萬
今無計補還即以
將叁拾玖年春季
銀叁拾捌萬玖千
陸叁拾柒叁拾捌
伍萬陸千捌百餘
萬陸千陸百陸拾
糧銀止有貳萬貳
尚欠銀肆拾貳萬
處各　宗貧苦無
詔嚷本司宜轉思
庫若則年復一年
奇除額銀伍萬
米千伍百餘兩
兩不敷支用向因各府　宗儀歲歲過優
本司勢不得已乃至
詔留者陸次銀數甚多俱已支放不繳懸其
前年清過至嘉靖叁拾年起下叁
拾柒年止凡
等飛共計叁萬
今無計補還即以
將叁拾玖年春季
銀叁拾捌萬玖千
陸叁拾柒叁拾捌
伍萬陸千捌百餘
萬陸千陸百陸拾
糧銀止有貳萬貳
尚欠銀肆拾貳萬
處各　宗貧苦無
詔嚷本司宜轉思
庫若則年復一年
奇除額銀伍萬
米千伍百餘兩

姓則邇來常賦之外加派更多民力何堪
公私之際萬分難處且去歲本省中牟等
陸拾叁州縣災傷重大題奉
欽依除例不災免外實免過存留麥米貳拾叁
萬玖千柒百叁拾餘石止徵存留糧伍拾
捌萬肆千壹百叁拾餘石有司衙所等衙
門官吏師生旗軍校尉人等歲該月俸等
糧陸拾玖萬叁千餘石仍欠糧壹拾萬捌
千捌百陸拾餘石不敷支給況　宗室惟

申方疏略

賢當祿以資日用官軍又藉月糧以供養
豈乃至積欠數多石侵當此凶荒之歲其
勢不得不苦苦告訐再照各省　藩封阿
河南最多各衙府　宗室惟　閭府蕃盛歲
祿且增歲派有限節年奏減別無長策爲
今之計若不預爲議
處誠恐目前之急迫難支而意外之隱憂不細
及查先該撫按衙門會
題該戶部議行少派起運多派存留候會計

口外疏略

請錢糧乞爲題
請廉使祿糧少得接濟而
有攸賴矣等因具呈到臣接管卷查先准
戶部咨爲可憐極貧　宗室乞討累年祿
銀急救多命事該前巡撫河南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章煥巡按河南監察
御史楊惟平會
題該本部議將扣留保定等倉提編等項銀
兩補給祿糧支用及議將少派起運多派

存留三五十萬石專備祿糧支用候會計
三十八年錢糧之日再行會議定奪奏
請等因覆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行該司遵依外今據前因臣
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孫永思議照河
南一省夏秋存留稅糧額有定數各　王
府宗室蕃衍無窮祿米歲增與各官軍人
等俸糧數多一歲所入本不足以供一歲
之用況各年災傷掩欠并節蒙

聖恩減免雖經前撫按官題准存留免解
奈留并搜括那借各項銀兩奏請支給然欠
多請少日益不足計今　　同府宗儀該支
叁拾捌年分并叁拾玖年春季計五季本
色祿粟叁拾玖萬玖千捌百陸拾餘兩又
叁拾壹年叁拾柒年共計折色
沙銀伍萬陸千捌百餘兩二項共該銀肆
拾肆萬陸千陸百陸拾餘兩該司庫內應
支正項祿糧銀止有貳萬貳千肆百肆拾
叁兩有零尚欠銀肆拾貳萬肆千伍百
兩有司衙門等衙門官吏師生旗軍
人等叁拾捌年災免存留欠糧壹拾萬捌
千捌百陸拾餘石無從處給臣自接管以
來適當酌河荒歉之餘百姓困憊之日節
年錢糧拖欠一時難以催徵衙門倉庫空
虛官司別無積蓄各該

宗室貧苦無
依軍民人等群赴布政司喧嚷逼迫各衙
門官吏不一而足迫急其申訴衰痛
之情不忍聞今據該司所呈乞要比例
請將後開各項銀兩奏請存留免解那移補給養赤
且軼貧乞之急臣當索乞之擾誠非得已
況　王府宗室出入有時防別無營運衙所
官軍班操不息亦非生理身家所賴專藉
祿糧今各經年累月不得關支何所取給
過迫衷誠事在窮歷無足怪者伸惟
聖明在上仁同
天地靡所不周顧茲中州重地　宗室官軍人

等使其窮乏如是何以仰副我
聖明敦睦仁愛之心職臣待罪地方職在綏輯
錢糧軍馬尤其首務當茲錢糧缺乏又值
連歲荒歉夙夜焦勞計無所出伏望
聖明憫念　宗室并官軍人等迫切至情乞
勅下戶部從長議處比照前例將布政司所呈
後開各項錢糧免解仍多派存留參伍拾
萬石專備本省祿糧支用庶　宗室官軍
人等皆有所賴而地方可以無虞矣臣等
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朱棟
親齎謹題請
旨

中州疏畧 御集 四五

一比例多派存留參拾貳
年爲申明　宗室法制以廣
仁恩以光
聖治事該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楊宜巡按
河南監察御史霍冀會

一歲之用要將本省夏稅秋糧多
派存留貳參拾萬石其或不足仍
乞議定於何處撥補
奏行戶部議覆
准將嘉靖參拾貳年原派起運保定等倉米豆
共扣留銀參萬貳千肆拾餘兩俱
留本司庫備祿糧支用訖嘉靖參
拾柒年爲可濟極貧　宗室乞計

中州疏畧 御集 四六

累年祿銀急救多命事該前巡撫
河南右僉都御史章煥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楊惟平會
題自參拾柒年爲始少派起運多派存留參
伍拾萬石等因已過候會計
奏行戶部議得參拾柒年會計已過候會計
參拾捌年錢糧之日再行會議定
奪奏

欽依咨劄前來案行本司遵依查勘今查勘得
年分派稅糧勘合文未多派存留
合無將會計嘉靖叁拾玖年錢糧
之內查照前議事理自本年爲始
以後每年少派起運多派存留三
伍拾萬石專備本省祿糧支用伏
乞
聖裁
一比例扣留起運保定等倉糧銀卷
申明職掌
查先爲地方災傷事嘉靖叁拾年
該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陸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王楠會本
奏行戶部
准戶部咨嘉靖叁拾年保定等倉米豆每石該銀捌
錢止解伍錢扣留叁錢河間等倉
粟米每石該銀陸錢止解伍錢扣
留壹錢補給祿糧又爲地方連年
災傷歲派不敷歲用錢糧匱乏亟
土請早
爲
賑濟及防秋軍餉事
陽計處以補祿糧以備
該前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謝存
儒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浦之浩會
本
奏行戶部
手嘉靖叁拾壹年保定等倉米豆每石該銀
捌錢者柒錢伍分河間等倉粟米
每石該銀陸錢止解伍錢扣留壹
錢專備補給祿糧支用又爲申明
宗室法制以廣
仁恩以光
聖治事因夏秋災傷該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
史楊宜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霍冀
會本
奏行戶部

淮將嘉靖癸拾貳年保定等倉米豆每石該銀
壹錢止解陸錢扣留貳錢河間等
倉粟米每石該銀陸錢止解伍錢
扣留壹錢專備祿糧支用嘉靖癸
拾柒年又爲可憐極貧　宗室乞
討累年祿銀急救多命事該前巡
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章煥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楊惟平會本

奏行戶部

淮將嘉靖癸拾陸年起運保定等倉米豆每石
該銀捌錢者止解陸錢扣留貳錢止
准解伍錢扣留壹錢該扣銀陸千
捌拾陸兩肆錢肆分捌釐貳項通
共扣銀貳萬柒千貳百肆拾兩柒
錢貳分捌釐免行解部存留本司
補放祿銀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請給折俸銀兩卷查先爲變催缺之祿糧不能
補給懇乞再爲奏
請以安　宗室以慰官軍事嘉靖拾肆年該前
興倉涿州常盈倉良鄉縣豐濟倉
粟米黑豆共壹拾萬伍千柒百柒
拾壹石肆斗俱每石該銀陸錢止解伍錢
解陸錢扣留貳錢專備祿糧支用嘉靖癸
拾柒年又爲可憐極貧　宗室乞
討累年祿銀急救多命事該前巡
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章煥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楊惟平會本

奏行戶部

淮將嘉靖癸拾陸年起運保定等倉米豆每石
該銀捌錢者止解陸錢扣留貳錢止
准解伍錢扣留壹錢該扣銀陸千
捌拾陸兩肆錢肆分捌釐貳項通
共扣銀貳萬柒千貳百肆拾兩柒
錢貳分捌釐免行解部存留本司
補放祿銀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請給折俸銀兩卷查先爲變催缺之祿糧不能
補給懇乞再爲奏
請以安　宗室以慰官軍事嘉靖拾肆年該前

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
河南監察御史蔡璽會本
奏行戶部
准將本年原派秋糧起運壩上東馬房等倉黑
豆每石該銀捌錢止解陸錢扣留
叁拾兩叁錢補放祿糧嘉靖拾八年又爲
武錢補放祿糧嘉靖拾八年又爲
地方災傷欠缺祿米無從措處等
事該前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胡
績宗題按河南監察御史陶欽夔
集 至
山州原奉
會本
奏行戶部
准將本年秋糧原派起運壩上等倉黑豆每石
徵銀捌錢止解柒錢扣留壹錢補
放祿糧合無比照前例將嘉靖三
十八年坐派秋糧起運壩上東馬
房倉東直門裏牛房倉湖渠馬房
倉湯山草場倉北草場倉黃土倉
壩上北馬房倉壩上南倉
御馬倉壩上倉黑豆共壹萬伍千壹百伍拾
一石六斗五升俱每石徵銀捌錢
止解六錢扣留貳錢共扣銀叁千
叁拾兩叁錢補放祿糧支用伏乞
聖裁
一查復派剩以濟缺乏簿查嘉靖拾
玖年以前坐派夏稅派剩各馬房
倉小麥叁千二百一十三石在零
三
每石折銀陸錢伍分秋糧派剩各
馬房倉粟米叁萬柒千叁百玖拾
壹石有零每石折銀陸錢俱存留
本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祿糧支
用自嘉靖貳拾年起至叁拾肆年
漸次減派至叁拾伍年以來盡數
改派太倉并光祿寺等倉遂致本
省祿糧缺乏之難以措處合無查照
先年原派事規自嘉靖叁拾玖年

爲始以後年分仍將派剩夏秋各
馬房倉麥米照舊坐派本司存留
補放祿糧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清留太倉草價銀兩卷查先爲糧草事該前
祿糧增添無窮歲派不敷歲用更
加災例減免借支邊糧價銀數多
無從補辦懇乞
天恩早
賜議處以濟
國用以惠
宗藩事嘉靖貳年該前巡
撫河南右副都御史雒昂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吳悌會本
奏行戶部
准將本年秋糧原派京倉黑豆銀太倉草銀貳
萬壹千玖百柒拾捌兩柒錢叁分免行解部
折銀
米支用合無比照前例將嘉靖叁
拾捌年坐派太倉銀庫草壹百叁
萬壹千玖百柒拾捌兩柒錢叁分伍釐共該銀叁萬陸千壹百
壹拾玖兩貳錢叁分免行解部
折銀祿糧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前後起運京邊種草扣下餘銀卷查先爲屢歲
缺乏祿糧不能補給懇乞再爲奏
請以安
宗室以慰官軍事該前巡撫河南右
僉都御史簡霄巡按河南監察御
史王會本
奏行戶部議覆
准將總部委官扣留京邊糧草羨餘銀兩發回
本司補放祿糧遵行年久稍得接
濟自嘉靖叁拾年以後本部將京
邊扣留餘銀俱發太倉以致祿糧

愈加不敷合無查照先年事例
准將京邊糧草該扣餘銀照舊發回本司聽候
專補祿糧不許別項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奏留事例銀兩查先為地方連歲災傷歲
派不敷歲用錢糧暨乏亟為
上請早
賜計處以補祿糧以備賑濟及防秋軍餉事
中外疏畧 卿集
嘉靖叁拾貳年該前巡撫河南右
副都御史謝存儒巡按河南監察
御史浦之浩會本
奏行戶部
准將軍需重大及邊費重大貳項事例銀陸千
玖百伍拾兩免行解部
准將本司以補祿糧支用嘉靖叁拾柒年為可
憐極貧 宗室乞討累年祿銀憲
救多命事該前巡撫河南右僉都
御史韋煥巡
惟平會本
奏行戶兵二部
准將本司庫貯見在推廣事例銀貳千肆百貳
兩預處馬匹事例銀壹千壹拾兩
免行解部
准補祿糧支用伏乞
聖裁
°一比例
奏留缺官柴薪馬夫銀兩查嘉靖叁拾貳
年該前巡撫河南監察御史

年爲地方連年災傷歲派不敷歲
用錢糧匱乏亟爲
上請旱
賜詳處以補祿糧以備賑濟及防秋軍餉事
該前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謝存
儒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浦之浩會
本奏
准將所屬解到嘉靖拾年起至叁拾壹年缺
官柴薪銀肆千捌百柴拾伍兩聽

補祿糧支用嘉靖叁拾柒年又爲
可憐極貧　宗室乞討累年祿銀
急救多命事該前巡撫河南右僉
都御史章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
揚惟平會本
奏行戶部
准將所屬解到見今貯庫缺官柴薪銀貳千壹
百貳拾兩肆錢并自嘉靖叁拾柒
年起至叁拾捌年止免行解部仍

留本司補放祿糧支用仍令無北
照前例
准將缺官柴薪馬夫銀兩自嘉靖叁拾玖年爲
始以後年分免行解部存留本司
補放祿糧支用伏乞
奏奉
聖旨
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
江市戶馬僧綱司每年應解柴薪銀壹萬肆千捌百肆
拾貳兩貳分備行浙江布政司每
年徑自解部又座船水夫銀玖百
兩糧倉驢頭銀壹萬肆千捌百肆
拾捌兩停造鋪陳銀伍千肆百壹
拾柒兩陸錢均徭館夫銀捌千壹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題爲預早設法以杜河患事臣接管卷查嘉靖叁拾柒年正月初壹
日爲始通扣解京議單詳
靖三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准工部咨該
周王在鋌奏稱黃河舊在河南省城北二十
里外自西而東經流入海然泗流自北而
南直衝省城橫波泛濫日漸南侵離城僅
封域乞行漕治等因奉
欽依將鋪陳銀內扣留叁萬兩專補祿糧
其座船水夫驢頭餘丁銀兩俱照
數徵完差官類解戶部
照祿糧缺乏合無
查將前項應該減水夫驢頭餘丁及鋪陳銀
兩俱照嘉靖叁拾捌年爲始以後
年分俱免解部存留本司商放祿
糧支用伏乞
聖裁

嘉靖叁拾玖年叁月　日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題爲預早設法以杜河患事臣接管卷查嘉
靖三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准工部咨該
周王在鋌奏稱黃河舊在河南省城北二十
里外自西而東經流入海然泗流自北而
南直衝省城橫波泛濫日漸南侵離城僅
十餘里患切
封域乞行漕治等因奉
欽遵該本部議照會城重
鎮若黃河南侵誠所當慮但未經該省撫
按官員
奏報應行勘處除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
會同踏勘外合咨前去煩爲督同布按二
司掌印守巡管河等官親詣河流處所逐
一踏勘要見前項水勢見今是否南侵止
離城十餘里應作何設法漕治使復故道
其興舉工程合用夫力應作何措辦如合

用財力數多事體重大徑自具由奏
請定奪若工程稍易可以隨勢隄防所費財力
不多就便區處仍咨行本部查考施行等
因備咨前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章延管河等
官踏勘游治本年二月十八日又准工部
咨爲緊急河患事該前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親詣河流處所
擬合候
命下咨行本官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河流處所
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守巡幷管河副使
及該府州縣掌印管河等官再行相度如
果前議允當別無異議即便調集夫役動
支無礙官錢先將翟家口對崖地方擇吉
興工挑究務期大勢之水引注東流
永息民生有賴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案行都布按
三司掌印并守巡管河等官查勘挑築本
年八月初四日又准工部咨爲災患非常
懇乞
聖明俯念重地早爲議處以安人心事該前巡
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章題該本部議擬
合候
命下咨行接管巡撫右副都御史張會同巡
按御史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守巡并各
府州縣掌印各管河等官先將近省舊堤
岸增築高厚以防再至其中牟等縣泛溢
水潦去處隨宜疏導捍禦以蔽民患及原
議挑究翟家口對岸或別挑支河或培築
堤岸或別有長策一應採時之宜善後之
略務要多方謀議計策萬全務使水歸故
道始爲全功合用錢糧查照舊規動支應
用若有干涉總理河道衙門亦要會同區

處共濟時艱儻錢糧不敷應須就處
計處停當會
奏前來以憑覆
請定奪事完通將先後開濬過工程用使過錢
糧夫役各數目造冊
奏繳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經催行都布按
三司掌印并牟巡管河等官將原議狹於
翟家口開河引水東流事宜備查所開河

口廣狹該若干深淺該若干合用錢糧該
若干夫役該若干何時可以興工何時可
以就緒果否能挽河水東流使復歸故道
及別挑支河果否能殺水勢於人情事體
有無窒礙至於近省堤岸若增築高厚果
否可保無虞及中牟等縣低濼去處作何
區處可以保護城池使小民得遂安養一
併查議的確呈報去後本年九月內續據
布政司呈該左布政使呂時中議照河源
發自絕域不知幾千萬里九折以達中國
潼關而上涇渭諸水合流至陝州則勢已
漸大而羣山夾岸未遂瀰漫河南懷慶以
下漸受濟洛沁汜等河衆流萃匯遂爲
天地巨津而北方之水蓋莫有大於黃河者宋
室都汴代有經畧然近省者惟汴蔡諸水
而黃河經城東北達海至元時河始南徙
過近開封合汴泗以入淮我
朝自正統及弘治以來雖分決泛溢靡常而

入淮如故此河南懷慶開封歸德一帶累
遭衝決之患而徐邳以下接濟運道利亦
有之至於遶城築堤賴以防護則自宋元
以來咸恃以爲安而我
朝間有河水忽漲突入爲害者則以
建都與列省既異其制而經畧與廢弛又異
其防耳使其歲加脩築不令有缺諉坦薄
之處則暴水雖至亦安能爲害哉愛自上
年八月翟家口東岸漸淤是以河流漸南

集354-509

南岸既啮則北岸盆淤目擊日啮淤逼省
城亦其勢也隨該
周王督前巡撫章都御史各奏奉
欽依備行前來覆議時以事體重大議論紛紜
持久未定今年六月忽遇大雨經旬不止
致將原武判官村衝決一處散漫橫流浸
繞中牟等縣以及開封大堤議者遂以爲
翟家口直河不挑則近省南岸必遲引達黃河判官
時可挽此其說不
中州疏草
村決口捌百餘丈狂瀾肆溢寖無定而
大河之水捐岸盈溢此岡荒誕無據
雖挑亦無以殺南侵之勢也有爲
神河之說者以爲黃河巨浸古
司馬挑之徒費人力無益此岡荒誕無據
不足爲憑有爲或東或西俟南俟北遷徙
無常之說者亦以爲桃之無益其言似矣
而未窺其故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昔人
謂一石水六斗泥蓋已試之言顧水流有
緩急緩急所向夷無定形亦無定處流緩
則泥淳泥漸淳則地漸高流急則泥溜泥
漸溜則地漸低積高成淤積低成決故緩
急之勢高低之由淤決之判也東西南北
遷徙無常率由是耳先蒙巡撫章都御史
議西自翟家口起東至時和驛東楊寬家
莊止挑河一道長一十八里口底深闊不
等計用夫玖千玖百餘名銀貳萬玖千柒
百餘兩續議以前項口闊底深不足以受
中州疏草
大河之水須口闊三里底深稱是則用夫
當得陸拾餘萬名銀當得壹百捌拾餘萬
兩其爲工費甚鉅雖蚓數省之財力猶恐
不支況中州哉邇年水旱頻仍百姓窮困
庫藏空竭道路流離積逋無算故死不贍
而欲舉大役以求成功難矣然猶有可慮
者工程既鉅非數月不可貧人傭仰無賴
朝不謀夕冀此浮食拾萬愁苦之役而責以
數月未必可完之工萬一不逞釀成他變

職恐申聞所憂不在黃河而在荷陁之衆矣然又有可慮者職前謂河流混濁泥沙相半即使新河挑穿果成闊纔參里許耳而大河水面少不下六七里須洞一注容納不堪激滯阻塞勢復洄流而南則此不貨之費將竟付之烏有乎然又有可慮者河流自此由鯨德入淮吕梁而下伏槽安流是以漕運有濟設新河一開果途直往時和以東倒海排山孰能禁禦散漫銅芫

廂而下近浸劉皮等口達浸楊家湖等處任奔汎蕩潰壞漕渠彼時爲力抑又難矣數者有一於此誰任其咎古者欲適治理必順人情人情所不欲雖聖人莫能強爲今之計莫若較量挑河與濟流孰難孰易創始與因舊孰費孰省北水與緒堤孰險孰夷慮翟家口東岸之漸淤則相形度勢以濟之慮近省南岸之漸囓則相形度勢以堰之堰者不南濟者漸北但令東去不

姑俟秋盡水落冬春農隙之時徇衆邨人雜以河夫退擇堅地速築堤岸不使明年霖雨河漲再罹衝決至於省城護堤罪去水面高者一丈五尺低亦可足一丈今宜及時大加修築缺者補之卑者增之薄者培之務使完固如此則雖卒遇泛溢而省

論宗

可特以無恐先大學士丘濬謂者莫出賈讓三策而判官村用塞

今完緝堤防是讓之一策而判官村用塞翟家口用濬則棄之二法具焉舍是即無策無法矣又據按察司按察使薛宗棨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陳國清分守大梁道左參政熊達分巡大梁道副使沈科管河副使鄭朝寶關封府知府周爻管河同知李充善各議呈到臣反覆詳論挑河一

節無慮數千百言大畧相同有謂工費甚
鉅雖竭數省之財力猶恐不支者有謂黃
河水無定在泥沙所過河身即平所費不
貲而功難必成成難必久爲可惜者有謂
翟家口十八里之民廬舍驅塲付之浚掘
貧民無力遷徙携老襁幼將安之乎鷲利
於南實害於北者有謂財力天時水勢地
里人情皆非所宜者有謂前議則工小而
後恐患啗停阻雖開而易淤後議則工大
而難與恐勞費不貲非一省之力可辦者
不但是也又謂時方荒歉公私俱困驟興
拾萬瘡痍憔悴之民以徼不可必成之功
惟恐徵成他變以爲禍本此爲官之隱憂
也臣猶未敢遽信督同三司府縣等官親
詣時和驛翟家口黃河南北兩岸往來相
視誠有如各官所議者而治之之法則當
濬北岸之淤以導其滯固南岸之隄以捍
其衝至於塞決裁

柳潮次爲之此誠簡易易行救時之急務
也舍此不爲而顧欲大開河口別開支河
竭空虛之庫藏以填巨壑驅漂沒之遺民
以執畚鍤挽檝天之巨浪以逼使其別流
非臣之所敢知也至謂先年河決開封誠
亦有之但遶城築堤賴以防護其來遠矣
間有夏秋霪雨淋潦衆水皆歸於河遂至
漫溢泛濫衝決或所不免若能時加修補
使堅厚完固水亦安能爲患哉至於遷省
之說龍卵之說黃河之患六十年一次之
說皆足以駭人聽聞亦非臣之所敢知也
臣孰思審處裁酌既定詢謀僉同隨行管
河副使郭朝寶同知李充善鳩工聚材開
封府知府周岱擇吉興事又以大工伊始
必得
神相乃克有濟謹具始末以聞十月初三日躬率三司
等官捕誠營告以所
神休即日同知李充善督同祥符縣主簿曹

守貞蘭陽縣主簿陳完帶領河夫壹千陸
百肆拾玖名於時和驛北岸壅淤之處併
力以濬導之南岸衝刷之處加埽以隄防
之至十一月十三日據主簿曹守貞陳完
呈報南北二岸工已就緒水勢俱向北岸
新濬河身東北流行南岸水勢日漸迂遠
不復衝刷前項決口堤岸等工俟川力省而成功速此
皆仰賴我
皇上
聖德格
天川祗效順所致殆非人力所能爲也臣隨於
本月十五日陳牲設幣躬率三司等官詣
河祭報訖又行同知李充善將省城護堤
修築高厚以防日後疎虞其判官村等處
決口則俟冬春水落農隙拘集夫役北堤
岸衝決者逐一修補樹株栽植死者逐一栽
植於嘉靖叁拾玖年肆月初拾等日節據
管河副使郭朝宿管河同知李充善各呈
稱省城護堤與重俱已督夫修完蘭陽城大
堤周圍俱已起造舖房壹拾叁所計叁拾
玖間時和驛河口修建公館捌間以爲巡
守員役棲息之所各將前項決口堤岸等
處俱已增築修補堅完又於滎澤原武陽
武申牟祥符封丘蘭陽儀封各縣黃河兩
岸長月等堤除見在成活柳株外其餘空
缺去處應該栽植其前後用過
夫料數目造冊另報各等情具呈到臣會

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孫來思議契黃河
之患自古爲然河南會省距河僅拾餘里
近因北岸土淤約廣數里因以迫水南行
途至南岸侵刷漸近省城加以昨年夏秋
之交霖潦時至百川會集之溫騰湧以爲
省城之害是以前巡撫官懲於翟家口對
岸開河引水東注疏殺水勢蓋亦思患預
防之意但計開河工役浩繁勞費不貲況
今兩河兄方災荒軍民困瘁庫藏空虛誠

恐河工一與怨懟交作意外之虞誠所未
免且該管河各官前報北岸之淤已經游
治河水東北流行南岸不至衝侧而省城
與黃河南北兩岸諸處堤防又皆增築堅
完設舖防守內有重堤之固外有護堤之
埽似亦可保無虞今既經三司各道掌印
等官查議恭酌明白所據開河一節似應
停罷然臣等私憂過計黃河變遷自古不
常至於每歲憂秋之際天雨久霽不啻河
水消長不一以臣等之愚豈能逆料候臨
期容臣等相機防邊通融調度以濟時艱
不敢瑣屑以煩
天聽伏望
皇上
勅下該部將開河一節再加詳議施行地方幸
甚臣等幸甚緣係預早設法以杜河患及
奉
欽依事理臣等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勉靖奏拾玖年肆月壹拾肆日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張我明謹
題爲急缺將材推用事臣卷查先准兵部咨
稱頃將所屬見任大小將領并指揮千百
戶以上官及廢閒將官不係充軍爲民者
逐一品題要見何官堪任總兵何官堪任
副參遊守何官堪備咨到臣行據河南都布
政使司不必對偶明註
實跡徑自具
奏以憑施行等因備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陳岡
按三司各呈該
清左布政使呂時中右布政使蔣宗魯副
使沈科并分守河北汝南道右參政亡
河南道帶管分守大梁道左參政熊達分守
思謙分巡大梁道僉事張學顏分巡河南
道僉事林贇致分巡河北道僉事趙河分
巡汝南道副使孫潤各呈將所屬衛所堪

舉將領軍職官員開報到臣復又悉心延
訪秉公甄別了當舍短取長僅得數人敢
爲
皇上陳之如河南雖稱腹地實爲
宗藩之重且與山西陝西接壤東連山東
機而尤兼之以勇敢昔任邊防已著鷹揚
之績近征倭寇克收俘斬之功宣武衛閒
任原任大同副總兵都指揮同知田世威
畧閑韜略發跡於武科素蘊機謀馳聲於
介胄操兵上谷屢成破虜之功仗鉞雲中
力却防秋之儗身雖閑散志在宣忠以上
二臣可堪總兵之任者也宣武衛閒住原

任京營佐擊將軍署都督指揮僉事吳子英
氣宇魁梧才猷練達恤軍士而安靜不擾
理戎務而經畧有方敵愾之氣未衰桑榆
之績可奏原任河南衛指揮同知今陞德
州守備王復乾騎射優長志氣激烈守法
奉公操履已敭於視篆運籌決策功業歷
見於捍敵駐節臨事則艱險
不辭以上二臣可堪偏裨之任者也南陽

衛見任指揮使張廉勇足以禦侮謀足以
籌邊隨戈對敵雖中流矢而不撓論功受
賞盡給軍士而不吝忠信可嘉廉仁足尚
指揮僉事張炳壯盛之年驍雄之質規模
閑整而有老成持重之風紀律嚴明而得
操縱弛張之術昔領邊操而軍士帖服今
司衛篆而聲譽彰聞以上二臣可堪都司
之任者也雖陽衛副千戶朱武昌才識老
成操持謹飭承調遣而鋒鏑不辭戍邊隘

而謀猷盡著威武既可以臨戎訓練尤長
於料事懷慶衛署千戶吳國年青而氣銳
志確而才優倜儻不群承委敢先於赴敵
驍雄出衆奮勇不懾手艱危署千戶陸淇
體貌雄偉膂力絕人領軍入衛而甘苦必
同遇敵先登而矢石親冒河南衛署千戶
詹恩年力精壯武藝習閑槩強寇而不怯
曾救百人之命破常格而委任可當一面
之衛以上四臣可堪守備把總之任者也
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胡宗義等
遇有員缺量才推用則感
恩奮勵各效馳驅其於戎務未必無小補矣爲
此具本專差承差朱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拾玖年叁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題爲申明禮儀事據河南道掌道事浙江道
監察御史王漸呈稱切照
國朝設有都察院及十三道監察御史所以
主持風紀彈壓百僚至於考滿之典所以
課成績而勵羣工關係爲尤重也查得往
昔舊規凡在京在外考滿官員進見每月
俱以一六日爲期自府尹府丞以至六部
郎中等官三門吏報名以次唱見各照職

銜崇卑爲之隆殺禮法森然有條不紊夫
何近日考滿官員間有妄執己私不循舊
規或見同而禮文欲殊或官同而名否欲
異或考滿同而進見遠期夫紀綱重地違
邇具瞻凡在各官豈容紊越至此切照考
滿事體分屬本道爲此呈乞本院題請
聖明嚴加究治以爲越分之戒以敦禮讓之風
庶事體畫一而
朝廷之紀綱振肅矣等因題奉
聖旨這考滿官儀節都着如舊府尹府丞應否

考殿還查明行
止一人所以嚴等威之辯面明上下之體
也若妄意紛更其如
朝廷之紀綱何哉今據該道具呈前因相應
申明遵守以後考滿官員如有故違容臣
指名參奏懇乞
聖明嚴加究治以爲越分之戒以敦禮讓之風
庶事體畫一而
朝廷之紀綱振肅矣等因題奉
聖旨這考滿官儀節都着如舊府尹府丞應否
考殿還查明行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題爲申明禮儀事據河南道掌道事浙江道
監察御史王漸呈稱切照
國朝設有都察院及十三道監察御史所以
主持風紀彈壓百僚至於考滿之典所以
課成績而勵羣工關係爲尤重也查得往
昔舊規凡在京在外考滿官員進見每月
俱以一六日爲期自府尹府丞以至六部
郎中等官三門吏報名以次唱見各照職

銜崇卑爲之隆殺禮法森然有條不紊夫
何近日考滿官員間有妄執己私不循舊
規或見同而禮文欲殊或官同而名否欲
異或考滿同而進見遠期夫紀綱重地違
邇具瞻凡在各官豈容紊越至此切照考
滿事體分屬本道爲此呈乞本院題請
聖明嚴加究治以爲越分之戒以敦禮讓之風
庶事體畫一而
朝廷之紀綱振肅矣等因題奉
聖旨這考滿官儀節都着如舊府尹府丞應否

考殿還查明行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題爲恣肆司官背違
明旨輒行妄辯懇乞
聖明俯賜寃治以重考覈以肅風紀事本月貳
拾肆日據經歷司抄呈
朝報內該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主事羅良奏
要都察院考滿不拘日期不令報名臣問
之不勝駭異蓋以本院一六日考滿見堂
乃百餘年相沿舊規緣在京在外考滿官
員一月之內非止一人而詳考其行難以
一日必須數日覈實始可類咨過部若如
羅良之辯不但考覈欠詳抑且務文繁亂
況考滿歷及三年見堂在一日良謂妨廢
職業欺妄何其言之易也吏部郎中王國光等
考滿見堂或報官銜或免見或不報官銜
蓋以貳拾柒年故都御史屠僑狥伊親即
中丞濂之請溯不報名後遂因循未即改
正至今士論莫不曰壞都察院見堂之儀
者屠僑也該臣永明與陞任左副都御史
毛愷申明貳拾柒年以前舊規出示司務
廳令六部郎中等官俱照舊規報名見堂
未幾郎中胡汝桂考滿到院乃不循報堂
之規輒自升臺相見任情越禮莫此爲甚
臣據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漸具呈申明
禮儀臣具奏奉
聖旨這考滿官儀節都著如舊欽此欽遵夫何
奉

道部中卽卿寺堂官無異今良不言報名
見行于吏部而謂都察院儀節稍異何其
謬妄不思之甚也良謂是月初玖日陸年
已滿欵拾柒日于都察院見堂一時儀節貳日于吏部見良之欺妄至此尤甚益是
未定未令相見良乃云于都察院見堂未令
日長未曾到院止詣臣私宅謁見抗言講
禮扛若不報名我來考滿若報名寧不考
滿臣謂參年考滿
朝廷定制見堂報名參年考滿
部覆題奉
旨誰敢違之今良乃云于都察院見堂報名參有
相見豈惟欺
明旨若罔聞知其欺
上蔑禮抑又甚矣至嘗聞在昔文王之世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今良乃一部屬耳爾
無可讓者乎卿寺等官無論今冬部尚書
侍郎考滿到部見堂官馬在後堂旅立相
揖拜司官則屬而司官之禮庶反隆於堂
官矣冠裁倒置禮法不經良謂潦潦師師
聖恩畀以風紀重任若不當與可爲相較但事
關紀綱大體臣等不敢爲一身私閣甘於
緘默崇照文選司署郎中王事羅良在昔
倚托權門久不齒於士論迨今濫叨選部
素不協乎輿情應考滿而揑言不赴郎官
之職業何稽奉
明旨而故意抗違臣子之靖共奚在存心詭譎
部覆殊多
旨誰敢違之今良乃云于都察院見堂未令
相見豈惟欺
明旨若罔聞知其欺
上蔑禮抑又甚矣至嘗聞在昔文王之世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今良乃一部屬耳爾
無可讓者乎卿寺等官無論今冬部尚書
侍郎考滿到部見堂官馬在後堂旅立相
揖拜司官則屬而司官之禮庶反隆於堂
官矣冠裁倒置禮法不經良謂潦潦師師
聖恩畀以風紀重任若不當與可爲相較但事
關紀綱大體臣等不敢爲一身私閣甘於
緘默崇照文選司署郎中王事羅良在昔
倚托權門久不齒於士論迨今濫叨選部
素不協乎輿情應考滿而揑言不赴郎官
之職業何稽奉
明旨而故意抗違臣子之靖共奚在存心詭譎
部覆殊多
旨誰敢違之今良乃云于都察院見堂未令
相見豈惟欺
明旨若罔聞知其欺
上蔑禮抑又甚矣至嘗聞在昔文王之世士讓
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今良乃一部屬耳爾
無可讓者乎卿寺等官無論今冬部尚書
侍郎考滿到部見堂官馬在後堂旅立相
揖拜司官則屬而司官之禮庶反隆於堂

伏望
上軫念都察爲
朝廷紀綱重地百僚具瞻考滿乃
國家黜陟大典庶績攸賴乞賜
乾斷將羅良以不謹罷黜
勅下九卿等官再不許至四司門揖以長後進
浮薄之習仍乞
勅下該部行令各官凡三六九年考滿務要照

例依期赴院考覈如有托故不行赴考者
容臣指名參究庶部屬等官不致效尤而
濟濟師師之風聿見於
堯舜之世矣爲此具本親齎奏
聞伏候
勅旨

禮部等衙門一本恣肆司官違背
明旨輒行妄辯懇乞
聖明俯賜究治以重考覈事該都察
院左都御史張永明題前事奉
聖旨文選郎申考滿見堂既節年行禮不一羅
良姑罰俸該筒月奏內儀節禮部會同該
科詳議來說欽此隨該都察院經歷司送
到儀節內開各衙門考滿官俱限一六日
見堂及開部申等官由門吏報名升臺等

因又該文選司送到儀節內開各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四品以上官翰林院國
子監春坊司經局五品以上官陞遷考滿
到部俱由後門進入與本部堂上官後堂
相見仍到當司門揖及開部申等官見堂
係叙務報名若考滿係考功司郎中唱名
等因各開報前來臣等會同禮科都給事
中自修等看得左都御史張永明隨稱吏
部郎中等官考滿務要依期赴院報名見

堂及稱九卿等官不得至四司門揖各一
節爲照憲臺職司風紀其威儀體統係百
僚之具瞻自難因人隆殺選郎雖居要路
然品秩班行亦六曹之儔侶豈宜獨示優
崇祖緣銓衡爲事權所在而莫敢誰何未
免漸加尊大亦有體貌因訛謬相承而失
于釐正遂致踵爲故常即如考滿日期在
請司悉皆安分奉約而獨抗辨于選郎者
非憑藉事權而必非禮與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〇本貪鄙不職
憲臣乞
賜罷黜以正紀法事案照先該巡按浙江御史
黃廷聘差往浙江巡按一年已滿例該差
官更替等因到院隨該臣奏請點差江西
道御史龐尚鵬前往浙江去後查得龐尚
鵬已於肆拾肆年陸月貳拾捌日至浙江
交代接管范今已四越月矣黃廷聘尚未
回道臣正疑其遷延日久必有別情近訪

得本官交代後果私自回家行至湖廣衡
山縣地方比因本官性氣暴戾激怒知縣
陳安將行李扛箱通行盤詰盤出銀捌百
餘兩數雖未的迹則已彰又聞屬禮縣官
復將銀領回臣聞之不勝駭愕竊惟御史
者風紀之官所以激濁揚清
朝廷賴之以振肅廣俾者也必無欲以淩源
正已以率物一切財用無與焉如公費廩
餼自有常規皆有司驛遞公應之此外不
得擅取分文銀錢裝中如沈其憲體當廵
今銀兩數多如斯非苛取何從而得且路
出衡山枉道回家及犯有贓私者節奉
明旨俱聽臣參奏罷黜今御史黃廷聘交代已
久枉道回家又犯有贓私正合罷黜之列
參照御史黃廷聘心同貫豎行若穿窬臧
知玩法容私奚有風憲之面罔知正身率
丁惟貪慕夜之金背負金背黷貨以盈箱敢迂途
而返繚憲職大壞有裨西臺蘇德違聞

盍東省此不可一日居乎其宮者也伏望
皇上俯察臣愚吉非諛妄將黃廷聘速賜罷黜
以爲風憲不職之戒奉
聖旨是黃廷聘着閣住吏部知道

刑部尚書臣張
奏爲感激
天恩辭免重任事本年九月十六日准吏部
咨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都察院左都御史
員缺奉
聖旨張永明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欽此欽遵備
容到臣
寵命下臨戰兢無措切念臣一介庸流遭逢
神聖

拔置刑曹惟恐奉職無狀以辜任使之明方
虞譴斥之加旒意推遷之及矧中臺係綱
紀之司都御史爲風憲之長苟非其人易
稱斯任臣惟鞠躬盡瘁不敢有辭者固臣
子委身之義審已量力不敢自昧者實臣
子事君之忠故効勞之心雖無窮而自審
之分則有限是以披瀝悃誠冒瀆
皇上收回
君父之前伏望

集354-523

吏部右侍郎臣張五典謹

奏爲懇乞

天恩辭免陞任事本年五月初五日准吏部咨

聖旨張永明陞刑部尚書欽此欽遵備咨到臣

伏念臣以一介庸愚乍蒙

皇上按置銓曹之貳雖矢刻心竭以求效萬一

自省迂踈不足以仰酬

聖明知遇日夕方抱惶悚詎意

命院罪重

皇上特

賜超遷

涙汗下臨臣叩頭捧讀感激之私非言語所能

形狀顧惟才力可寇之官寔掌邦禁之職必得

廉平長厚練達吏事者斯稱其任如臣謬

陋豈所宜堪是以披瀝悃誠冒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收回

成命容臣勉修舊職以圖報於將來臣懇幸甚

到部書至張元忠謹
奏爲
欽奉
聖恩陞至刑部尚書暨在具疏辭免奉
令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除赴鴻
臚寺報名隨
謝外臣感惟感恐稽首頓首上言陳
謝者伏以政貳銓衡方切負乘之懼職司邦禁

復叨超擢之榮仰戴
[illegible]控辭莫遂顧今臣才疎識律學殊通經教
一人懷忠惟切報效蒸民桑而成三德效績何能茲
蓋伏遇
皇上德育下車
仁敷解網良惟振折獄
惠在安民式
保大於包荒不求全於罷使肆以凡庸之品

亦歸
甄錄之中感幸爲多實荷
天日無私之照叨榮已甚乃蒙
聖恩陞至刑部尚書暨在具疏辭免奉
德意務盡一心以靡怠堅持三尺而弗撓仰體
浩蕩好生之仁勉竭涓塵服勞之義伏願
玄禧益茂
帝眷日隆
萬壽山洪圖

天長而地久八方寧謐恒海晏以河清臣無任
瞻
天仰
聖感激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改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欽此隨該臣具疏

辭免奉

聖旨卿才行老成風紀重任特茲簡用不允辭

欽此欽遵除赴鴻臚寺報名

謝者伏以職司總憲允爲法紀之宗位列中

臺特重風憲之選提綱而劒吏治肅度以

贊

廟謨自非邁德之賢曷稱具瞻之望如臣庸劣

忝竊踰涯方懼舊職之未修何意

新恩之遠及懇所

恩免真知斁負之難勝重幷

溫綸愈沐

鴻慈之下逮戰兢罔措感激何言茲益伏遇

皇上

仁同天覆善無求備不因芻蕘

寬以有容罔擇涓流而畢納遂致微臣之樸

樕亦蒙

大造之甄收臣敢不益勵初心堅持晚節正身

率屬務期職任之成修秉道協中必使綱

維之克振伏願

皇猷日麗

聖壽天齊網舉日張永致昇平之化河清海晏

盆隆熙皞之風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某月某日伏蒙
聖恩以臣叅年考滿
欽遣內監張誠齎捧鈔貳千貫羊一羝酒十瓶
領賜到臣謹焚香望
闕叩頭祗領隨赴鴻臚寺報名次日於
午門前謝
恩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稱
臣與課功績效未徵於明試

謝者伏以
皇恩敷錫
寵光特被於匪頒省号勝凌兢無措切念臣
備員臺省深慚綱紀之司屢歷歲年未効
涓埃之報豈期
大賚爰及微臣玉醪芬茜香浮尊斝之春牲鑊
煇煌喜動門闌之色非望所及何功以堪
茲益伏遇
皇上仁覆
堯天典成萬物
知臨
舜日光被四方忘保大于包荒不求全于器使
顧以樗櫟下材亦得濫叨
涯澤惟深感激莫罄名言臣敢不益勵愚忠誓
堅剔志奉酒忍勞贊
王道和平之化羔羊秉節率官常正直之風伏
願

德並重玄超
三皇而軼
五帝
壽綿萬載光七耀而配兩儀久綏
寶曆於無疆克奠金甌於有永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感戴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謝以
聞

都察院左都御史張永明謹
奏爲衰老日疾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臣由進士授蕪湖縣知縣選
南京刑科給事中歷任藩臬以至今職受
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効絲粟消埃之報夙夜
兢惕不敢怠遑近因年力衰遲日疾更熾
自量難以勝任具本懇乞休致該吏部覆
題奉
聖旨張永明著照舊供職欽此臣聞
命流涕不勝感激切念臣震以寒微遭逢
神聖久叨重任恒以負乘懷憂過厥
寵榮又以逾涯祗畏益堅素餐勉勵匪躬第臣
年六十有八血氣已衰又兼月疚夫人臣
任事必藉力强健方能有爲今臣衰老日
疾自揣難圖後效若不引退必致荒廢職
業將來負罪逾深萬死不足贖也是以不
得已哀鳴於

皇上念都察院爲風紀重地關係匪輕非臣衰
病所宜久冒乞
勑吏部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充斯任俾臣得
就醫調治倘獲苟延殘喘則將來歲月皆
皇上生全之恩矣臣無任激切所懇悚息之至
奉
聖旨張永明著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張永明謹
奏爲再瀝懇誠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臣以衰老日疾兩疏乞歸
吏部覆題
聖旨張永明着照舊供職不允辭欽此臣閤
命流涕不勝感激切念臣猥以寒微遭逢
神聖久叨重任恒以負乘爲懷憂過喪
寵榮又以途涯祇畏自分癃瘰罪已深於日積
守蒙
部院覆重
渥眷
恩實出於海涵臣雖粉骨碎身無以爲報豈忍
托疾固辭負
陛下知遇哉第臣年近七十血氣已衰兩目昏
花四肢痿僂近兼疾嗽脾泄飲食少進日
甚一日夫人臣任事必精力强健方能有
爲今臣衰老多疾自揣難圖效若不引
退必致荒廢職業將來負罪愈深萬死不
足贖也是以不得已哀鳴於
皇上念都察院爲風紀重地關係匪輕非臣衰
病所宜久冒乞
勅吏部容臣致仕別選賢能以充斯任俾臣得
就醫調治倘獲苟延殘喘則將來歲月皆
皇上再生之恩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悚息之至
爲此具本親齋奏
聞奉
聖旨張永明既年老日疾准致仕還着馳驛去
部院覆奏

○○○內訓

婦有四德一曰婦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工婦德不必才名絕世也其在清貞廉節柔順溫恭是爲婦德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其在洗濯修潔行止端莊是爲婦容婦言不必辯口利詞也其在緘默自持有問斯答是爲婦言婦工不必伎巧過人也其在勤攻紡績善主中饋是爲婦工此四德者婦道缺一不可凡女子居

家未嫁時父母嘗以此訓導之

外訓

男子立身天地間以孝爲忠信禮義廉耻八字

朝夕體認實踐躬行萬善百行皆從此出如農夫力田下了穀種則禾苗發生自然秀實人能全此八者出則爲

朝廷之良臣處則爲鄉邦之賢士即至貧極賤亦不失爲畏天愛民何施不當何用不然哉

有怒怡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承奉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壽算綿綿皆孝感所致也

父母於諸子中有獨貧者衽衽念之或稍爲存

事兄父母天地之心也諸子或以爲不平此豈
未之思耳若使我貧到此父母必移此心於我
矣爲人子者不可不亮儻父母不存則兄弟儻
倭其責在我將誰委乎此一思之痴心自息矣

宜兄弟

古人有言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今人不善處兄
弟者大都爲妻室所謂若能洞燭此弊兄以思
下流第以上接此小之物彼此讓之此小之
氣候之心一立得定雖長舌之婦敢出
家門
一言乎

兄弟不和子侄不敬子侄不敬叔宗族
[illegible]奴僕挾主爲讐矣如此[illegible]外
侮凌大抵婦可致夫無子此婦行之惡義所
當絕黜之宜矣萬世夫婦準繩當以關雎爲法

擇交與

與綱直人交心所畏懼故言必擇行必謹刱若
不擇安久而有益多矣與善衆人交意覺和易
然而一言必予貲過莫予警積尤悔於身而不自
知損就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疾藥石可以長年

信夫

大凡狡獪之徒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羽翼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奸巧外常乘隙子弟責罵猶卹倘絕不爲意子弟因而親愛之他日家長身沒後引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唐史稱言妖禽孽狐當晝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之不誣正謂此曹也擇交者宜愼之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學焉是亦以孝友議和之行德業相勉

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不願狂譟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釋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之與也可立致焉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以此爲念

睦宗族

族屬雖有親疎論其源流皆是一脉譬如大木枝葉分柝本同一根故彼榮則吾榮彼辱則吾辱不可二視之也凡子孫有富貴者須領他宗族宗族中有窮者賑之有乏者賙之有婚喪不能舉者助之盡吾之力量濟彼之緩急萃渙以

爲同聯疎以爲戚此非厚族屬實厚吾祖宗也
如是而子姓觀法有不興孝興弟者未之有也

馭僕從

凡收養僕從當取其謹愿朴直甘苦任勞之輩
不可收便捷猾佞生財興利之徒其謹愿一時雖不見奇後來實無禍患其便捷者日前雖
覺快意然生事爲非招殃惹禍玷我名節壞我
家聲實由此輩導之不可不愼也

公卿士大夫之家藏獲輩每藉勢陵人過有

家訓

與人爭鬪相毆者主人惟歸罪已僕不必辯其
是非則爭者氣平而僕者莫逞可解日前之非
而集杜百後之釁吾自簽仕至今垂三十年無
一與人鬪者守此法也夫小人雖愚亦有知愛
何敢與宦僕抗於此不明主人之昏逾於僕人
之橫矣兒曹謹識之

僕從大小皆人子也爲主人者宜恤其饑寒節
其勤苦療其疾病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勢應
如臂指有不當意先誡諭之誡諭不從然後扶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日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
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達聲色謂之穽行不滅凡
俗謂之痼此數者學者之大戒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
精浮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
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司馬溫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下帷絕編定能
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誦習乃終身
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應接或中

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昔申牟霄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
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
達矣越日晴以十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
吾不敢卧年三十而周滅王師之夫矢之速也
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
越之才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
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人未卧而先卧特美
質而躭晏安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

之勞得乎

力本業

天下之民各有本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
於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於田畝則可以豐
稼穡工勤於枝巧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
則可以積貨財此四者皆人生之本業苟能其
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
矣不能此四者謂之浮浪遊手之民衣食之原
無所從出不爲盜賊必爲流移一旦臨於刑辟

小則笞撻及其大則徒流破家產離妻
骨肉亏北之時欲爲四民之業何可得乎

崇儉約

儉德之共也能崇尚儉約深自樽節省口腹之
慾節財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
以損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煖而不必華
居室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賓客可修禮而不必
侈如此則一身之求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
免稱貸樂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過安樂無

憂故富者能儉則可以常保貧者能儉則可以
無饑寒豈不美哉
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不節則雖
堯必乏能節則雖
之時吾者多憂儉者多能終其儉者可以爲
天下牧
李元衡戒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含而守
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淡而全節與其佞奪
以聚雠吕不若儉而養福與其放肆而逐欲不若

儉而安性
張文節爲相自奉甚約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
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宜少
益之公嘆曰據吾所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
何患不能顧常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
難況今日之俸豈吾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
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
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積陰德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易六十四卦凡事不吉必獨於積善積不善
以必字斷之以其感之必應也夫有陰德者必
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此誠天地不易之
理益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報人有一二惡
未必便有惡報然今日作一善明日作一善積
之不已人欽神祐疵慶必來今日作一不善明
日作一不善積之不已人怨神怒禍殃必至故
聖人繫易又申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成名即慶也滅身即殃也豈惟
身名已哉易之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尚及子孫
也可不畏哉

余平生所學惟守忠信篤敬四字以此存心即以此誨人以此教家即以此治國未嘗須臾離忠

今人責人則嚴責己則恕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聖賢之學不過如此吾人受形天地各有定分窮通得喪斷非人力可圖惟在檢身體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者

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邪正之介日當稟稟也

童隘者祿不厚志單者功不崇行矜者壽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自古及今莫之能違也可不戒哉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行善猶不足一日爲惡自有餘

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人能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人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滅矣

凡作事謀其始必當慮其終不能謹始慮終任意妄爲後難收拾自貽伊戚矣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做千罪百惡皆從做上來做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

象之不仁毋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做了極惡大罪的人吾人可不重以爲戒

人非聖賢不能無過君子恐已之有過聞人之議已則樂受而思改小人惟文飾以掩過聞人之議已則怒嫉以強辯此賢愚所由判也

以言識論人此學者之大病非惟損德亦且基禍不可不戒也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

矣故曰富於知足

怒之一字固爲求仁之方量之一字又爲行恕之要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覺覺則恕恕則仁矣

以德感人而人不之感者皆吾誠之未至於人無尤也

吾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亦不爲喜譭毀謗之亦不爲怒然後可以當大事

凡應接間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平日未能有善無惡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所鄙薄矣

昔文靖公李沆自奉甚薄所居陋巷顏垣褰壁不以爲褻家人勸治第宅沆曰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陋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豈能必其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李公可謂達

陳希夷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予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後果驗

事無大小皆不可苟且處之必盡其道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略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實不可假之以柄

瘖者禍之先也見殃而不爲善則禍不至殃禍之先也見殃而能行義則禍不至

凡處天下事先要心平氣和則無往不宜

謹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英氣甚害事渾厚不露圭角乃可大受

語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傳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今有居高位乃以芝鹿爲獻諫諍之臣不可因彼之

舍寵者吾甚鄙之

當事務靜之中吾心須有主張不可因彼之擾擾而稍忘遠務方是大手段

每日應事接物須體認仁義禮智信五者體悉

得真則行無差錯

文清曰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此可爲立已持身之要

責已者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

范文正公張忠定公心事光明正大故其事業顯著當時名譽流於後世今人以私意小智自特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曾子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孝矣

記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因天之道與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之至可以爲國珍孝弟之子可以爲家瑞

無疑忽則無擧靜則常安儉則常足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人能操心則義理昭著而不昧神氣立身常在禮義中斯不爲清議所少

凡成大事者皆從戰戰兢兢小心中來

爲善如負重登山志雖已確而力猶恐不足爲惡如乘駿走坂雖不加鞭策而足亦不能制可不愼諸

薛文清曰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能體此二字可以無大過矣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慰問之非謂致問於寢便了吾事而謂之定省也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後用無節甚至相衣皆用綾綺宜其顚覆之無日也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謹言盛怒中勿答人簡
慎行是修己第一事
一毫省察不到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
不愼
昔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
澹臺滅明者觀夫子之問子游之答可見爲政
要知人才爲首務今之從政者自簿書錢穀之
外一意方之賢不肖者自化矣其於風教豈涉淺哉

凡人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而事不困
分內之事一毫不可諉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確乎是以服人惟公是以處事
見處天下事識爲先斷次之
辭受取與乃君子守身之大節不可不愼君子
亦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

惟恐遷怒
無益之書莫讀不急之務莫營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而已矣故
已者君子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故
不怨天不尤人
刑所以弼教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孔子謂莽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
聖賢用世貴實步步皆有成算定應毫髮不差

今人責效旦夕者謬矣
教子令無他法但令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
久當自化
誠意正心彊恕致曲皆是學者立本下手工夫
節受取與乃君子守身之大節不可不愼君子
亦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

殺人之短而乃護已之短濟已之長而乃忌人

之長皆曰存心不厚識量不宏耳

謝良佐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嘗三復斯語肘爲瀼瀼

邵子曰人循天理而動者造化在我也此誠千古名言

語人之短不曰面濟人之惡不曰義

今人以幡箔之事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蓋其污名至使父子兄弟之間難施

苟目損德折福莫甚此寫甚戒之戒之

言多

輕言戲謔最爲害事善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趙清獻公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隣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恐驅之乎命還翁居而不取其直

心不清無以見道志不確無以立功

古語云墻薄易傾緘薄易毀酒薄易

一日好事

善爲理者必以仁愛爲本當以苛刻爲戒

人生所享厚薄各存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余嘗以此自省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父久病心疾公承事湯藥衣不解帶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

公之惠澤遠矣

范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宅營園囿以爲佚老之所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

形家可列兒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
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俸賜之餘宜以
贍宗族之貧者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
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遂貶監郢州酒稅古人
之交誼如此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
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持
養之要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廸抹摋必中其
病
韓魏公爲宰相每見文字中有攻人隱惡者即
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
爲臣必忠
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唐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宦禁
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
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爵再拜

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庶公既貶而
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
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
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
請還介言路辟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
焉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
爲深後路公爲平章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
賢校理祈自朝南濠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邑侯同江馬公去思碑記

嘗謂天生民而樹之君凡以人之也君體天
人民之意于是設官分職俾寘令尹于君雖
遠百丁民寔近于位甚若卑而于政甚劇蓋雖
本能上仝宰相以共調鼎鉉之業而恐恐然
以求先協乎民之麗者其艱重殆不殊于宰
相之所効休者矣余亦嘗領縣事乃知令之
難久也三載前天官衡曹愼簡厥職憫我烏
程爲浙西最邑錫茲賢人以充厥任而同江

馬以辛丑進士廼膺是擢君子于是知尹
職之重而民休之大矣余近從言科之末雖
遠父母那然亦得之吾邑民而未詳也迨今
乙巳夏仲定我馬侯奏績之期先是叫簡擢
者廉聞其賢又預命以今陟任良以廷僚憲
于王躬之保而自不遑卹下邑失所天耳吾
邑庠生朱應元輩素沐侯撫作風是不惟仝
邑之養而尤籲出邑民之教也其恩倍則其
思切顧我馬侯今日之去殆有不能爲情者

余曾敢廿棠每嘆南人
于召伯也要亦其所感者深矣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也馬侯之德馬侯之政甚劇蓋雖
亦如其所感也耶余未暇道吾邑民之情且
先頌吾邑侯之德馬侯之涖吾邑也已三年
于茲矣勵精敏政寬涵厚數恩以無施爲先
而民自化于革心之天威以不肅爲尚而
民自畏于觀文以式不爲教而民

自循循于封屋之醇以至表宅里以彰善殊
井疆以瘳惡廣儲積以賑貧良法貪政取取
昭大在人心者蓋有不能盡爲揄揚姑舉其
宏綱巨目載鐫載磨若蓋不徒因石以存思而
欲俾後之人因石以廣法焉爾雖然官以滿
績爲殿最而口碑甚于石碑使凡有司之在
上而無所素感預動乎民將徼免于巷議不
可得矣矧立碑以示久其將能乎傳曰防民
之口甚于防川則民不可以私要而力得也

其有明徵久矣是知馬侯愛民之心金石有弗渝也故吾邑民
輩聞余言躍然而起曰是知所以爲我馬侯
之碑矣

江防方略序

歲甲寅余田江右參藩擢河南總憲道經南
樵遵邑令北山子幸寵獻功休沐于官舍余
百劄其大都焉北山子一笑道故且出江防
方略二十事示余即夕張燕陳弓矢甲冑於
席上命壯士作軍中樂與余飲于帳中矯矯
乎洗洗乎綽有英士風也余甚嗟異之既爲
賦屏風十咏復漫爲序端俾勝筭不置之無
用如侯已所云爲衛夫宇內之彥彬彬尤佐
豈謂拗茂異奇雋之士乎哉慕道真者適江
門寵禪宗者承慧能綜藝文者媲史漢摛風
雲者追黃初喜任俠者少田嘗尚智猷者輒
戶牖然求其習兵善戰真能對壘檝敵者或
筆覩記焉何也揣管者流靖共于無事不強
所未習以斷表見也北山子以明經起家風
采器達殆翩翩士之雋也頗能躬擐甲冑突
昌矢石以屢建殊勳邇方渡江賊乘五巨艦
奄至麾下汨縮相顧有懼色北山子奮勇獨

與二三蒼頭各挽強弓駕輕舸迎擊其鋒連
射十餘人皆應弦而倒蒼頭亦且罵且射殊
勇敢鷙猛可嘉賊望風潰走北山子乃命麾
下囊賊首縛其生檎者獻俘于督府嗚呼奇
矣奇矣未覩有書生而能效劍士之技如此
也若自此重加推轂使當一面之寄必能提
兵出塞與阿奴血戰射左賢王中肩刺右賢
王墜馬如漢家飛將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
乎余觀方略所陳其計畫皆有大過人者文

事武備北山子罔一身兼之矣傳云用爲虎
不用爲鼠言豪傑係用否也人才不恒有辨
論官材者當必有鑒矣

玉溪包公暨孺人俞氏合塋墓誌銘

路南守包公暨厥配俞孺人令終於家其嗣
應科持繹泉陵王政狀衰踊過我溪山甲秀
庭中執我仲子兆元泱號泣稽首曰應科罪
極考妣不少延將以季冬月日爲我考妣襄
事敢乞若翁一言銘諸墓碣遂致書大梁辭
甚悽愴客秋社日適霜露既降時也余羈
宦遊而且少文然以姻誼莫敢辭乃按狀而
銘焉公諱大宇字子活別號玉溪者以其家

把江渚之秀也家乘分派來自南越縉紳冠
蓋相望而吳中尤傑俗曾大父南山翁璿以仲
子文璽貴封上林左監丞叔子文璽號雲岫
生蘭谷君諱延年即公考考之配爲嚴節推
績所生女實公之姐也蘭谷與配俱蚤世公
方七歲暨其弟碧川大夏皆未離襁褓大父
孚撫二孤恩與怙恃同然公頴悟不與衆伍
南長卽簪屬文補庠弟子員維時京所尉俞
西野君見而異之乃喟然曰吾女髽稚解女

孝經意習女紅有容德不當擇此子作配乎
遂合巹以歸二姓鼎列水晶宮左右人成以
爲若雲濤祥而天作之配也公獲賢助益肆
意文學蜚聲藝苑每與賢豪長者遊孺人主
中饋以燕樂賓客雖勞弗遑恤也即有貧者
公爲解衣推食閭有負逋者公輒焚券貸之
孺人亦無難色且以餘力爲治生計以故庸
租父之業不替孺人之內助居多也公與孺
人事舅大父母若父母而大父母亦考終益

孝養厥大母值祀事時舉極其膜禦公與孺
人相泣曰我有父母而不能一日養養我大
父母而又不能同永也哀哉緣是公任家務
頗劇兼以累試不第乃奉例卒業成均大司
成甘泉湛公設館講學而公遂爲弟子首倡
湛公乃深罷之戊申歲謁銓曹拜西城金吾
歷官三月聲稱遐邇未幾大母溫以疾卒聞
訃即痛哭流涕曰我非溫無以至今日溫非
我無以終天年遠仕金墓無能侍養而且不
能迓厥終罪也遂如
制承重奔喪與孺人居苫次哀毀顧影
而感以孝稱服闋改拜東城寰宇所轄居民
受蠱公秉心執憲導利於民而豪右屏跡莫
敢啁憲使嘉公才節數移檄旌之至其任怨
不恤如狀所載某事者民有口碑未艾也歲
癸丑公以運籌綸選董治
聖城底績
錫以鑾寶文綺人以爲榮三載課最應例

馳褒厥考蘭谷公如公官而母嚴
封爲孺人丁巳歲以資深遷南城正使公益矢
心戮力凡刑曹疑獄必牒公平反以是司府
多以委重三載無冤獄無舛政民怙之若父
母閭中陳公志海南龍公尚鵬太原王公大
任交章褒薦賢聲偉績愈洽
朝野迄戊午重建
大工大司空稔知公才廉乃發左藏檄公董之
不拘以文法吏公視王事如家朝夕靡監及

古成事大司空克稱厥心上其嘉于
天子
詔進一階錫寶凡三錫馬孺人隨是就封其賢
孝良無負也已未八月再考厥績天官卿嘉
其賢擢路南守公自筮仕東城迄今凡若干
嵗歷人晨夕靡巾帨相規曰君子德業如寸
綠尺帛一有闕罅非成罅也夫子勗哉公以
爲箴鑑然則公之德政在燕而燕人頌之不
衰者誰謂孺人之無補耶且路南爲滇之遐

陬思得賢牧以公德政在燕者隆施茲土則
其膏屯起敝當不在龔黃之亞也用是紳
先生如太保吳公特加珍愛而宗伯養齋嚴
公潯陽董公都諫龍峯王公祠部湖山劉公
咸以詞章飄言餞諸祖道蓋壯公之行色也
乃孟夏抵家居無何遘疾竟弗起以庚申之
五月二日終命距生於正德丙寅正月七日
享年五十有五孺人以朱所天當繼之以死
即絕饘食哀嚎不已甫三日若委蛻然者蓋

三長適雒城朱繼奎次適丁大章次適兆元
爲余之伸媳也應科以嘉靖辛酉正月初九
日合葬考妣于南麓祖塋之側余爲銘以系
焉
銘曰有山天日兮寵覓倉有水君雲兮
紆迴洋洋山川鍾淑兮濬發其祥篤生賢
士兮厥配斯臧律身樹績兮芳躅彌昌韜
輝斂暢兮匏繼云亡瘞玉埋金兮山高水
長冀爾振振兮令緒無斁

耕隱楊公誌配沈孺人合葬墓誌銘

耕隱楊公諱鳳字儀之余外翁也世居烏程之西市耕讀爲業公有隱德而未顯因號耕隱公生平沉毅剛果獨立不撓正與人有忿詰訾者伍人有急則輒然周之遇則相慶賞席終彼此別去詰旦公踵門謁先府君覓兒覩之先府君撫余手出見公盼睞良久嘅曰此兒不凡後當大貴顯鉅屋之兆不虛矣遂許合巹焉公口長吾女四歲兩公各

性淑婉採蘋職饋事姑婢以孝聞相耕隱公起家每有不給脫簪珥佐之和處妯娌時號爲婦宗公艱舉子孺人欲爲置媵公弗許止一女甚珍愛之嘗私語曰吾兩人所依倚將在此女矣女生有貴徵必爲擇佳配得一快婿是無嗣而有嗣也孺人亦心然之稱先府君壯料公素與公交善一日同欵姻家適聯

也先府君曰吾次兒孕母腹時夜夢一鉅星入室光甚燦又一金甲神人傍立母驚覺不寐時兒產矣星答曰是汝次子也母驚覺不寐時兒產矣公因問郎君何庚甲先府君曰生於巳未九月之朔今八齡矣公口長吾女四歲兩公各相慶賞席終彼此別去詰旦公踵門謁先府君覓兒覩之先府君撫余手出見公盼睞良久嘅曰此兒不凡後當大貴顯鉅屋之兆不虛矣遂許合巹焉公口長吾女四歲兩公各

鳴顧以兩尊人命決於頃刻間豈非天作之合乎余年十八補郡庠弟子員尋贅公家公不吝啬復指誨每以大就爲期亡何先君謝世先慈史太夫人在堂時伯兄商寧公以選貢上公車余日暮自外家奔走勉承事母太夫人亦幸無缺繼而余喪幬授經一時名士如錢憲副咸受業門下得修金以備資斧公與孺人亦周旋資予以給筆燈之費意至渥也亡何公亦逝太余淚迎孺人與母太夫人

同寢食共起居母太夫人長孺人一歲孺人
以茜推太夫人以妹道自居太夫人亦儼然
居姊道总共爲內外寢室焉甘苦之奉溫清
之節一責重於內子楊夫人肆余得下帷惰
嬉非公與孺人之流澤不覺其嘉靖甲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
授至卷薄江右皆奉孺人偕太夫
人與俱分
朝廷斗升之祿以孝養慈幃者垂二十餘年亦
稱大愉快事而公與先府君祿不遠養痛哉

嘉靖戊申孺人享年八十有二母太夫人享
年八十有四先後卒於家時余從事大梁蹶
踶奔訃哀毀幾絕奉母太夫人之柩合窆於
棱賢山祖塋之側隨卜地奉公與孺人配葬
於康山爲之立石垂不朽示子若孫春秋祭
掃一如先府君與母太夫人公所靡無嗣而
有聞者信不誣也嗟嗟公識余於童時教養
罔卹不啻已出而孺人內訓亦同母太夫人
共爲和九族余獲數一第循陟八座總憲

宇斤斤不越尺寸者疇非公與孺人之所賜
哉余與楊夫人生三子一女俱守清白世風
與壻並英英露頭角而諸孫統騑者絡繹又
疇非公與孺人之流澤不覩哉余欲求名筆
以表不朽而公與孺人潛德遹行隱約弗彰
惟以子壻奉藤下記憶獨切敢敢誌其顛末
云系之銘曰

公之德雖隱而不彰而完貞抱璞足表一鄉
孺人之行雖不越幃房而敬成所乘婦順明
章公與孺人之閟雖不協於熊舜而嗣之以
女子壻銘勒永揭於康山之陽

祭郭靜齋封君文 冢宰東野公乃翁也

於乎高世之行或隱於蓬衡表俗之雅養晦於無營則天必篤生達哲以炳發其休聲是固屈伸循環之數若執左契以取盈而發端肇迹恒迺代以含精若靜齋先公之德真有大造於當世而逃其名者與於惟先公深河里落實鍾厥英孤標芳廢邦國可楨顧潛真泡朴獨結林壑之盟推誠履讓守甘窮白之貞似疑於仁賢之弗耀矣孰知取名之廉者乃得數之厚君身之約者爲侑啓之閎一傳而子越我天卿春藹教至堂之錦氷鑑持萬國之衡不有過庭之訓而誰玉其成再傳而孫鵠峙鸞征謝家之寶樹林立令公之琅玕歷盤不有燕貽之澤亦何自而能盛然則公之有所不爲者旣足藏用於一身而流光於後昆者益奧矣而章明某於令子卿階追步年雅同情蓋嫩祚公之高致於蒼松白石之趣而又襟佩公之烹教於玉階天署之榮

今也數之倘窮公其逝矣章縫常帶莫不以慕于天卿者慕公之深而又以悲夫先公者悲天卿之勞矧吾同志休戚與幷掇春蘭以告潔焚椒若以升滿雲黯以無色淚漾漾而難傾神洋洋其如在情鬱鬱而莫呈公其顧之哉尚饗

祭戚都諫文

嗟玄聖之萎絕兮言喧厖以失真緊俗學之
滋蔓兮紛馳騖于多門雖豪士其信嬀兮徒
攬蘅于辭林崇靈根以好修兮熟內照夫余
心幸鉅儒之倡道兮闡心學于河汾揚靈筌
以訓士兮教易簡而無垠何南譙之孕秀兮
君復紹其芳塵被石蘭與杜衡兮奮已紉夫
幽馨暨振翼于天津兮益同心而有鄰爰相
覯以長善兮士佐其如雲趨青矜以囊封

兮每抗論于
楓宸辭彩仗而歸來兮秉嬀節于世紛篠才
敭而安貞兮馳芳譽于縉紳予假道于茲土
兮接餘懽之慇懃挹桂椒于檠褐兮聆嗟嘻
之德音仰風問之峻茂兮冀嗣見而恒親方
緘書以惠我兮忽捐館而訃聞慨賢哲之淵
落兮傷吾道而沾襟聊陳辭以祇薦兮魂彷
彿而來歆

祭閔午塘宗伯文

緬惟東髮與翁締交意氣相洽攜手遊遨兼
以弱孫幸爲門壻蔦蘿附松姻好無替翁擅
文壇蚤躍龍門藉聲翰苑操觚濱綸第躋清
華纂脩閣史旋晉宮寮榮膺金紫喬遷宗伯
進叙惟清典茲二禮望重留京時無幾個文
成度非養高林下宜膺遐祉忝補晉陽歸舄

心[illegible]長逝後會無因愛級崇階語舜則貴
桂子蘭孫慶福則備翁存既榮翁歿何慮我
哀彌深念茲姻契嗚呼尚饗

太行分秀

壺關勝槩冠平陽佳麗支分白太行喬嶽暉含山谷秀餘芬映帶水雲鄉顯瞻梓里青螺遠翅望隣封翠黛長羨爾歸來吳郡牧西林辟酒任徜徉

漳水合流

交漳上黨水沖瀉翠漪瀰漫落遠空分處源流同且異合時涇渭異還同橫塘漁笛溪山座雨中珍重達人無底事月明

外隔岸鷗群煙尋中隱西方琪樹林甘禹已

鼓枻笑春風

佛嶺摩雲

層巒鑿堅勢千尋中隱西方琪樹林甘禹已

聞青句足晴雷又見白雲深岩巉仰止天邊

暗縹緲平臨礀底陰佛力從來能變幻誰云

出岫本無心

鸞坡積翠

繁陰佳秀滿林皐翠積鸞坡入望勞大瓠文

章榮草樹陽春明媚現葱蒨東風有意來芳

境遊子無心折寶刀到此便須爲樂地任教

對景醉葡萄

藥王勝會

廟貌森嚴尊俎懸方春齊禱藥王前壺關士

女聲傳唄梵刹僧伽卩坐蓮蠟炬輝煌梵寶

篆鼇鼈傾倒櫛金錢善因祗爲來生結進看

旋登塊峯天

北極靈神

九天玄武舊尊神祠宇崇山近北辰劒佩拂

雲旗旐黑龜蛇出匣印符眞披緇自古昭靈

應擢髮于今得正因在重後人齊致禱椰梅

歲歲報先春

郭公神異

赫赫威名美郭公金身隨處顯靈聰不教輕

俠多生慢祇爲雷霆一擊功白簡朱櫨驚魍

魎緋袍碧毂吐霓虹只個神武多徵應伏臘

洛女仙飛

雙娥洛浦奮雄飛遐舉翩翩上紫微漫道乘鸞歸玉女浪聞鼓瑟屬湘妃凌虛天闕雲爲駕步月蟾宮羽作衣千載仙踪如可作不徒賦少司寇會前溪南還

太姒詠嗣徽

世講授情三十年赤墀環珮共朝天美君義氣驅千古愧我官聯躡後先疊疊驪歌燕水北悠悠雲樹劍江邊滿船輸物色詢黃髮龍臥

東山未許堅

遊南樵別館次壁間韻

別館弘開倚碧峰重來飛絮滿晴空十年草綠王孫夢幾樹花紅佛子功亭帶野香經暮雨橋連雲壑臥秋虹故人携我清虛境地主兼逢氣味同

題右山詩卷

南州翠巘鬱紛紛別有仙居向碧雲宇結青蓮浮景色門臨開壑籟氛氳未將矯翮參鴻

代作陳清溪老先生去思碑

湖水張公監溪以嘉靖丁酉令于蕪三年政成化行頌聲喬作當道聞而賢之薦刻交上

皐儁也爰是

廷命以徽徽冀將柄用民則相與謀所以留之者千庸于臺而弗可得廼遮道攀車願留其履示有所貽徵惠愛也已而去士民之所以懷思者日益深廼銘其德伐石刻之樹于麗譙之西南名之曰去思志不忘也屬文于余

惟天理之在人心昭不可泯而秉彝好德夫人之所同也是故孟獎銘孔悝之功棠棣紀賈君之愛古之人其所以感德而弗忘也類如此君侯甫至于蕪詢咨民瘼惠愛溥施終諸燕席時謂唯君子命媚于庶民者矣

顯陵南耐師役繁興君侯愛護周至民以寧居時謂愷悌君子民之攸壁者矣裁無益之費以裕民財戒吏胥之擾以洽民化以澈民心時謂不蔬不絑不剿不桼者矣

氷檗以貞其操勤慎以勵其志孚信以植其誠時謂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矣夫灌鄴者典歌遷濟者頌德凡有以感之也今而君侯之政績著一時德澤流一方也如是則民之所以懷思而不容已也亦宜懷思而不容已也則相與刻銘以紀其德也亦宜故余于是舉見臨溪之治之善曰是可以觀政矣見于蕪之民之思曰是可以觀俗矣合政與俗是可以風矣雖欲勿傳其將能虖用是摛此以鐫諸石公諱永明字鍾城臨溪其別號也舉乙未榜進士筮事于蕪今拜刑科給事

簡命蓋有所云抑茲役也邑民僉與謀之其姓氏不能殫述勤諸碑陰而黃詰沈陵張松寄存仁畢清闢舉方鋭實爲借義者用比其名于石末亦銘之體也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仲春望日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京畿學政邑人赤山周易頓首拜撰